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八十八輯

沈雲龍主編

太平天國佚聞

進步書局編輯

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太平天國軼聞

稗史叢書之四

太平天國軼聞提要

洪楊發難粵西延及大江南北幾有疆宇之
大半爲有清歷史上一大事實太平諸王之
梟雄中興諸臣之功績兩方戰爭之烈各地
蹂躪之慘財物之劫攘士女之污辱遺聞軼
事父老所流傳私家所記述本編搜羅詳盡
分類編纂輯成巨著一大好完全之野史也

凡例

一洪楊之役兵延兩代垂成而敗爲有清歷史上一大事故向無專書其散見者一鱗半爪漏失殊多茲就父老之傳聞他書之紀載薈萃成編雖未敢自謂無遺而事實略具尙足以鑒閱者

二事實之搜采有得諸傳聞者有見諸他書者大同小異不免錯出本編特兩存之以備參考

三本編次序首叙太平人物事迹中興諸臣次之地方之蹂躪士女之冤苦又次之其餘詩文雜錄凡可以爲事實上之佐證者亦復概加輯入

四兩方面之是非本無定論本編記述事實不主偏袒其見貶見褒處祇就當時之輿論與採入之原書爲準非編者之畸輕畸重也

五本編所采大半秘藏之本爲清代所禁刊者與官書所紀載異點甚多事較翔實此野史之有價值處海內大雅當不河漢斯言

六本編告成甄采之書五十餘種纂輯之功頗費時日惟見聞所及容有遺漏搜求之舉仍當繼續不已如有所獲再作補編以成洪楊一代之全史

太平天國軼聞卷一 目錄

洪秀全之歷史(附其子福瑱)

其二

其三

其四

其五

其六

附福瑱

楊秀清之始末

洪楊齟齬靈山宣嬌

風倒東園柳之隱語

東王處魯恭敬極刑

賴漢英等計除東王

天王召北翼二王圖楊氏

傅善祥力諫東王

北翼二王滅楊氏

石達開出走

章昌輝之被殺

翼王入川後獲天王書

石達開之日記

石達開之不死

太平天國軼聞卷一 目錄

石達開就擒後之評論

蕭朝貴馮雲山之始末

韋昌輝石達開之始末

丞相何震川韋朝儀同將軍盧賢拔之文治

蒙得恩之恩寵

洪大全之風雅

其二

大頭檢點

畢三父

陳玉標

李來中

楊輔清

策士錢江

王曉上李秀成陳攻上海策

陳玉成受擒記

李秀成之被擒

某參將軼事

楊大頭

何鏡人

寶福壽

鍾芳禮

何李之獻房中術

洪氏四王

仁發仁達售帖漁利

于王仁珩出使歐美

二王縱吳長崧通款之罪

于王阻李秀成遷都大計

于王與堵王黃文金之朋比

蕭有和殺廖四妹

蔣驥子

胡元煒

宮人楊氏

洪福創三合會於舊金山

李紹熙

開科舉

科舉命題之怪誕

某孝廉科舉途聞

考試女子

新進士朝儀

女館創設之原因

女館設團如軍制

洪宣嬌私縱紅鸞

蒙得恩爲女館新總管

女館中趙碧城之獄

女館解散

太平君臣多嬖嬖

東楊龍幸侯裕寬

侯裕寬黃啓芳陷張炳元

太平天國軼聞卷一 目錄

四

韋昌輝嬖重黃啓芳

宣嬌啓芳謀陷侯裕寬

復閱豎之制

沈良江之筆記

指配

男妾

珠帳

興國人之不義

賄寇之被給

洪秀全日記冊

上帝會

洪氏外交政策

洪楊託名妖術

酒罈之拒洋人

陸建瀛之誤國

杭垣之陷

捏造神兵

蘇州失陷時軼事三則

咸同太平年表

太平天國軼聞

卷一

洪秀全之歷史

附其子福瑱

廣西土瘠民貧。獐獠雜處。林深菁密。久爲逋逃淵藪。有洪德元者。種山課徒。善占卦。及日者術。英吉利初犯廣東之歲。德元私習邪教。傳授鄉里。誘取財物。初無異志。及英夷和議大定。諭知武備廢弛。官兵懦弱不足畏。乃隱有揭竿之心。於是更立名目。益務詭秘。分拆洪字。以三八二十一爲號。出入楚粵之交。廣收徒衆。每歲徵銀五兩。名爲香火。實則供其饕餮浪遊之費。見者皆稱爲洪先生云。方是時兩粵匪徒衆類繁多。而德元藏跡愈深。歸之者愈多。廣東花縣人鄭秀全者。與兄仁發仲達同父異母。皆以種山自給。秀全少嘗讀書。粗識文義。顧體質肥鈍。了無異人處。同學友馮雲山才識明練。常爲秀全演說古今成敗事。教以煽惑人心。故二人深相結。一日秀全

病死而胸腹不冷。七日復甦。自是言語怪誕。問以往事。茫不記憶。但歷稱耶穌神異。上帝命勸世人。皈依耶穌。免禍得福。動輒僵臥一室。禁人窺伺。私攜乾糧。歷數日而後出。出則謂與上帝議事。不食亦不饑也。其荒唐詭譎類如此。雲山又從而衍之。謂人心機詐。大難將至。不拜上帝。則蛇虎螫人。立教之初。不強取。不多求。愚民稍稍從之。至是聞德元傳教廣西。與雲山徒步往投。一見大喜。相倚如左右手。歲餘。德元病死。秀全與其妻子謀。匿德元屍而沉之。詭云昇天而已。冒洪姓。代領其衆。勢益張。

其一

粵逆洪秀全。廣東花縣人。飲博無賴。以演命賣卜爲業。先從上帝會。繼托名西洋天主。教捏造天父天兄名目。撰各妖言書。肆爲煽惑。遠近不逞之徒附之。道光三十年六月。在桂平縣令。倡亂。不過千百人耳。延既久。脅從愈衆。僭僞號太平天國。稱天王。騷擾至十六省。陷名都大城郡縣六百餘處。伊古以來。盜賊縱橫之甚。未之有也。同治三年五月。大軍圍之于江甯城。垂克。乃仰藥死。賊平。搜得其尸寸磔之。後烈

火焚之。其子洪福。次年亦獲于江西之廣昌縣。凌遲處死。逆案遂結。然天下被其毒者已十有五年。攷其行事全無義理。而能作亂如是之久。殆劫運使然耳。逆先改正朔。以三百六十六日爲一年。一月有三十日三十一日者。遂不置閏。而改天干地支之名。如丑爲好卯爲榮亥爲開之類。繼滅人倫。令軍中夫婦不得同處。蕭朝貴僞封西王。其妹壻也。朝貴之父于長沙途中。私招朝貴之母同臥。朝貴卽公訟。斬其父母。警衆揚揚語人曰。父母違犯天條。不足爲父母也。而其妻洪宣嬌與僞東王楊秀清通。嘗共臥起。爲衆所見。乃傳天父令曰。秀清宣嬌同胞兄妹。臥何嫌。我令宣嬌與秀清臥者。爲天下兄弟姊妹贖病也。洪逆乃號楊逆爲禾乃師。贖病主。蓋賊最尊者曰天父。追其所自出。云有叔嫂姦而生耶火華。卽爲天父。天父以一七日造成世界。生五子一女。長爲耶穌。次爲洪逆。次爲楊逆。又次爲馮逆。爲韋逆。女爲宣嬌。卽洪逆之親妹。蕭朝貴殺其父母以示天條。而妻與楊逆通。則不敢言。韋逆之父尊爲國宗伯。然見韋逆亦跪而稱千歲。其悖謬如此。後馮逆被擒正法。韋逆殺楊逆並宣嬌。後

爲洪逆所殺。蕭朝貴于湖南爲官軍擊斬。其起事死黨。遂無一人存者。

賊之最無道理者。曰講道理。每遇講道理之時。必有所爲也。凡擄衆搜糧。則講道理。行軍出令。則講道理。選女色爲妃嬪。則講道理。驅蠢夫壯丁爲極苦至難之事。則講道理。究其所講者。其初必稱天父造成山海。莫大功德。天王東王操心勞力。安養世人。莫大功德。理應供奉歡喜。娛其心志。暢其體膚。爾等衆小。安得妄享天父之財祿。驕淫怠惰。犯天條律云云。以後則宣揚賊將欲爲之事。以一衆心。而復引天父之語以證之。如謂孔子爲不通秀才。天父前日已將其責打手心等語。聞之令人髮指。即在賊中之人。聞之亦不復信也。

其二

洪秀全七歲。就村塾讀書。性嗜學。而資敏復過人。十八歲。卽以史學文學知名。以貧故。設塾於鄉。藉束脩以餬口。會父母相繼卒。除服後。應童試。赴郡考。途次見一星者。爲人決休咎。多奇中。就而問之。星者曰。子非功名中人。然貴不可言。願自愛。秀全笑。

謝之。翌日於雄鎮街遇二人偕行。贈秀全書九冊。名曰勸世靈言。試畢携之歸。初僅閱其封面。未暇及其內容。貯之笥中者經歲。是歲院試落第。明年夏秀全獲病。夢爲人所召。醒以爲不祥。乃召諸戚友至。與之決別。奄奄一息者經旬。病愈後語人曰。病重時我雖不能動不能言。然心殊了了。初夢一龍一虎一鷄入室。繼之者多人。衣美服。奏天樂。昇我登輿而去。至一地。見男女多人。衣皆古製。見我至。咸與爲禮。一媼亟前推我入河中。使浴而後進。入一殿。衆以刀破我胸。取我心而易之。惟不覺痛苦。殿中藏小冊子甚多。皆勸人爲善者。瀏覽畢。入別殿。見一老者據上座。威嚴若神。鬚髮作黃金色。衣玄服。見我入。召之前。垂淚而言曰。世界人類皆我所創造。食吾之食而衣吾之衣。然於其中欲求一眞愛我而敬我者。未之有也。願爾毋效其所爲。因賜劍印各一。以爲降魔之用。且戒其不可妄加於姊妹兄弟之間。又賜黃色菓一枚。啖之。味至甘美。我旣拜賜。懼弗克勝。力辭。老者慰我曰。好自爲之。吾當於冥冥中助汝。我乃拜而去。轉瞬間所歷者已不可復睹。然病亦尋愈。蓋臥病已四旬餘矣。云云。秀全

於病中恒見一中年之人呼之爲兄。授秀全以正道。並降妖之法。其家人每聞秀全在房中擊刺踴躍。如臨大敵。且狂呼斬妖之聲。不絕於耳云。按洪楊之黨。每呼清兵爲妖。不知是何用意也。

其四

咸豐時。有劇盜渾名羅巢德者。極爲猖獗。後以官吏捕之嚴。乃率其黨人及家眷遁往廣西。合於大頭羊大里魚等大股。四出擾民。焚掠甚慘。鄉間乃設立保良攻匪會。卒亦無濟。凶焰愈張。而洪氏乃應運而起矣。洪名秀全與黨人馮雲山亦保良攻匪會內人也。上命林則徐往平西粵之亂。林夙有威望。先聲奪人。盜賊聞之。散去者大半。林未到任而疾作。死於道。時兩廣總督徐廣縉庸而又貪。專以外交藉口。不肯出兵辦匪。性又乖張殘忍。殺沈米義士。監斃梁友竹。怒捉潘鏡泉。妄作威福。人人共憤。多有亡命西走者。故廣西之亂黨復盛。然亂黨雖多。并無大志。唯洪秀全少具胆略。結納英雄。中歲家日落。鬱鬱不得志。聞西人傳布耶穌教。遂於二十八年赴香港。詣

英牧師郭士笠門受業。讀上帝書。心有所得。西人令其入廣西傳道。給以工食。寓於胡以晃之村。故得列名保良會。馮雲山亦於澳門入天主教。其時已返粵西。以訓童子爲業。初年寓居黃宅。次年寓居曾宅。常以其宗教說勸人。有張秀才者。稟訐其邪言惑衆。官卽捕拿馮雲山及黃曾二人於獄。黃曾皆監斃。雲山以用賄得釋。遞解回花縣原籍。不久又復西行。爲貴縣差役認出。索賄不滿其欲。欲擒致之。鄉人咸庇馮毆差。差稟諸縣官。謂該鄉謀叛。縣官移營請剿。大兵圍村。村人危急。罔知爲計。馮洪乃糾合鄉民與官兵相拒。遂舉旗反。上命周天爵向榮剿之。相持久。竟不能克。洪率黨蓄頭髮易服色。不准劫掠民庶。軍令嚴整。行兵又有法度。立志恢復前明。專與滿清爲敵。誓衆文有『奮力協志。比項羽之破釜沈舟。觀變沈機。效漢光武之中興起義等語』。

其五

洪秀全原籍廣東花縣。生於嘉慶十七年壬申。身癡肥。路識字。父國游與母均早死。

秀全飲博無賴。以演命賣卜爲生。先是廣民朱九疇倡上帝會。秀全及同邑之馮雲山。踵師之後。以秀全爲教主。道光十六年。偕雲山游廣西。住桂平。武宣二縣接壤之鵬化山中。傳其教。託名西洋天主教。設天父天兄名目。著書傳布。遠近爭附之。三十年六月。自桂平縣之金田村倡亂。所遇輒焚房舍。絕安土望。脅從甚衆。初踞永安州。號爲太平天國。稱天王。逼桂林。撲長沙。衆呼萬歲。咸豐三年。陷武昌。順流下長江。掠民船萬餘艘。民男婦約五十萬人。勢甚張。自黃州下至安慶城。悉爲洪所有。三年二月初十日。攻奪江寧城。蔓延十六省。得城大小六百餘。造宮室輿馬服飾。封諸官。爲王者制。嘗受制於東王楊秀清。閉令深藏。號令一秀清出。秀清乃自由。而不能籍其下。同治三年五月二十七日。清逼江寧城。垂克。仰藥死。埋尸宮內。洪宮婢爲湖南道州黃姓女子。指出埋處。於六月二十七日。發掘洪尸。遵其教。不用棺木。以繡龍黃緞包裹。頭禿無髮。鬚尙全存。已班白。左股右膀肉猶未脫。舉烈火焚之。

其六

太平王洪秀全頗工文辭。恆以魏武帝橫槊賦詩自況。嘗自撰一楹聯曰。先主本仁慈。恨茲汗吏貪官。斷送六七王統緒。藐躬實慚德。望爾謀臣戰將。重新十八省江山。其府中正廳懸一聯曰。維皇大德曰生。用夏變夷。待驅歐美非澳四洲人。歸我版圖。一乃統於文。止戈爲武。撥亂反正。盡沒藍白紅黃八旗籍。列諸藩服萬斯年。其寢殿聯曰。馬上得之。馬上治之。造億萬年太平天國於弓刀鋒鏑之間。斯誠健者。東面而征。西面而征。救廿一省無罪良民於水火倒懸之會。是曰仁人。不知何人手筆。或曰寢殿聯爲忠王李秀成所擬。正殿聯乃秀全自撰也。傳聞當時外人頗有袒助秀全之意。洎此聯宣布。遂引爲深耻。致成仇敵。

附福瑱

福瑱秀全長子。妻賴氏生。初名天貴。九歲時秀全好異。作三字名。呼爲天貴福。秀全死。羣擁立之。重造國璽。名下橫列眞王二字。人後誤名之爲洪福瑱。時年僅十六歲。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金陵破。福瑱惶急。忠王李秀成讓善馬使乘之而逸。由安徽

之廣德。往浙江湖州。後至江西之廣昌。匿石城荒谷中。爲清游擊周家良搜獲死之。

楊秀清之始末

秀清原籍廣東嘉應州。遷居廣西桂平縣之大黃江。世以種山燒炭爲業。秀清獨游蕩奸譎。初名嗣龍。秀全約爲兄弟。改今名。號正軍師東王。一切軍事取決焉。當攻永安時。清軍勢盛。洪窮蹙有散志。獨秀清堅忍。籠絡羣衆。燼而復熾。且詐力能鈴制其下。秀全託名天主教。造天父天兄名。秀清證其說。自作巫。謂天父下凡附其身。屢託巫語。叱令秀全前跪受杖。使嚴憚之。秀全踞江甯。居督署。閉令深藏。羣賊莫覩其面者數年。秀清出。則陳人衛。張旗幟。鹵簿法駕。而雜以傀儡戲。室中琳瑯錦繡。煥若天宮。供顧指者。狡童艷女。以百千計。貪慾無度。損一目。臥病。以曾私洪妹。妹爲蕭朝貴妻。朝貴死。蓄於宮。具章請治疾。以善抑搔。故洪勉從之。其畏憚至此。咸豐六年七月。向榮死。舉酒相慶。秀清陰有自立意。令其下呼萬歲。其黨有不從者。密助洪召僞北王翼王歸賀。韋昌輝先至。請秀清止而觴之。酒酣。抽刃以刺。洞胸。遂割烹以享其衆。

盡誅秀清族黨。

論曰。自古權臣震主。不能以功名終。況洪楊均爲首事之梟傑。楊之心計才力。尤駕洪而上之。宜其身遭慘禍矣。然烏未盡而弓已藏。兎方逐而狗早烹。洪氏之失計。亦甚焉。名器假借於前。情勢逼處於後。遂至鑄成大錯。論者咸謂權力相敵。實其致命之原因。蓋洪氏本與楊約爲兄弟。又因神道設教之故。惟楊得與於秘密之行動。秀全稱天父天兄。楊卽利用其旨。身自爲巫。雖叱令洪氏長跪。洪氏帖然受命。以取信於衆。積威之下。不得不陽尊之以安其心。故東王之儀制位號。在諸王上。至洪氏萬歲而楊稱九千歲。其勢固足以匹敵。自都金陵。又令洪氏深居簡出。端拱無爲。而自操一切權勢。支配諸雄桀。其制度純爲演義小說上之理想結撰。實爲古來歷史所無。此固敗亡之總原因也。而其曲折演成此惡劇者。則大有異聞。在外間議論及官書紀載。猶不足盡之。

洪楊齟齬釀由宣嬌

初。不。早。妾。既。無。訴。予。面。以。爲。觸。

與也。請逮韋亦弗許。楊大怒。幾致咆哮。會紅鶯輾轉至韋營中。歷訴楊之驕橫很戾。且呈可取狀。韋因得密通洪之國宗仁發等。詳陳楊之不可復縱。洪氏爲之動容。以告天妹宣嬌。宣嬌願爲內應。於是圖楊之志始決。而爆發之機則尙有待。

風倒東園柳之隱語

清咸豐六年秋間。楊挈善祥出巡。陳儀衛。張旂幟。鹵簿擬於法駕。威儀甚盛。其前則雜以傀儡之戲。鉦鼓笙歌節之。宛如各鄉城隍神賽會狀。所過處亦許人民縱觀。但不得橫衝儀仗而過。犯者必捕入禁錮之科。以數十至數百元之罰金。有時或竟殺之。以故東王駕過。人皆相率引避。惟在廡下樓邊遙相矚望而已。是日前導忽有人橫衝而過。騶從左右急捕之。疾如飛猱。竟由人家垣下躍登屋頂而逸。楊命幹役入其家搜捕之。無所得。盡逮一家男女入獄。將科以隱匿罪。忽覺輿中有一小紙飛入。展視之。不能盡識。卽識亦不能解其意。蓋楊雖畧識字。胸中實猶茅塞也。以示善祥。善祥詫曰。此似詩而實謠。實從何來。乃致入輿。此中有懺語。意似不佳。楊使誦之。乃

風倒東園柳。(隱楊)花飛片片紅。(隱洪)莫言橙。(隱陳玉成)李。(隱李秀成)好秋
老滿林。(隱金陵)空。楊雖不甚解詞意。然聞倒字空字。深知其不祥。不覺勃然大怒。
命大索三日。終不可得。因殺輿夫。及是日值役者。以洩忿。善祥諫曰。此必諸王被逐
者之黨羽所爲。徒殺麾下健兒何益。且多殺疑似之人。以重部下之畏懼。使吾黨人
人自危。不亦中彼黨之計乎。妾聞諸王廣購劍術技擊之士。將甘心於吾黨。竊願大
王計防其漸。勿悻悻示人易測也。楊性多忌諱。不喜直言。聞善祥此語。意頗不快。惟
夙愛善祥。亦不加罪也。自是快快者累日。殺人之念爲之稍減。

東王處魯恭敬極刑

當洪楊意見漸深之際。太平軍中舊黨。多半嚙洪而遠楊。其故由於迷信天命。以洪
氏早有眞命帝主之說。傳播人口。不可背叛天道者半。而洪氏姁姁如村嫗。能以小
惠及人。楊則威權嚴密。持峻法相箝制。人皆畏之如虎。因願托洪以求庇護者亦半
也。既有此兩種蓄念。於是楊氏之勢日以孤。特畏其精悍而不敢發。楊方恃其察察

爲明。與天父附身之兩要訣。絕不以他人圖己爲意。雖有匿名書。一動其念。然不勝其自信自尊之故智。未幾而遂忘之。故其假天父作威福。揮斥諸酋。目空一切。迄未稍改。會有指揮官魯恭敬者。本北韋麾下人。洪氏遣之往韋營中。已而復私返天京。實爲傳遞秘密消息計。洪氏固知之。而不令秀清知也。魯有妾頗美。以魯常外出。爲其童某所私。魯適歸。形迹敗露。魯拔劍追童。欲殺之。童卽遁入某天侯室。天侯固楊之爪牙也。得童匿之。愛其姣好。令充龍陽之選。童曲意媚之。侯大惑失志。因問魯之舉動。童詳以告。且故爲信口開河。以證實其秘密。侯大詫曰。彼奉命從征。而可來去自由耶。童曰。彼自云奉天王密旨。雖東府無如我何也。侯笑曰。妄人竟敢蔑視九千歲。吾見其性命家室之不臘矣。卽日往報於楊。楊大喜。立賜天侯爵爲王。乃命部下軍士往搜魯宅。果得魯。且獲其爲北韋與洪氏秘密疏奏。中有刺目語。楊一一取藏之。暫不露布。而聲言魯某受命私返。視軍事如兒戲。實背天父之意旨。宜置極刑。遂不待天王發令。卽以東府手敕。令典刑官處魯某極刑。其行刑地卽東府設獄處也。

魯某呼冤求贖。不之理。竟用點天燈刑。取魯某褫衣裸體。自頂至踵。繞以棉紙。浸以麻油。外復塗松脂白蠟等。宛如一枝巨燭。然後倒植地上。舉火燃之。其始尙能呼號。慘如鬼哭。及燃至脛股以上。聲息漸微。至小腹。若無聲。然時一呼呌。至心坎。而後氣絕焉。魯某既被刑後三日。天王始知之。遣使詰問。楊答以魯背天條。臣弟已辦之矣。洪氏召而語之曰。弟辦此逆臣甚佳。但兄不及知。以後將何以統一天國主權。楊曰。天父以兄勤勞。恐致疾病。偶命臣弟辦事一次耳。何足爲異。若統一主權。自仍在兄之手。非臣弟所能奪也。洪氏無奈。何反乾笑而止。

賴漢英等計除東王

是時清軍之所謂江南大營者。忽生變動。則向忠武之病故是也。洪氏自據金陵後。卽爲向軍所扼。東駐孝陵衛。以次合圍。太平軍頗無如何。及是聞向有疾。軍餉多不繼。東楊乃命羅大綱。賴漢英出擊。三戰皆捷。大營潰。向忠武受傷頗劇。不得已退保丹陽。未幾。以創發遽卒。太平間牒得之。報於東楊。以爲此莫大之功。皆由己出也。甚

至傲然謂洪氏曰。若聽兄計。困守孤城。安能殺此巨勇之妖魔哉。蓋彼等皆以向忠武之死。由於擊敗耳。洪氏意不能堪。然終無併吞意。以東楊狡才可用。且其功自不可滅。故特優容也。惟秦曰。綱羅大綱。賴漢英等不平。立誓相結。以扶植洪氏爲忠義。賴漢英者。天后賴氏之弟。尤與洪氏密切者也。東楊亦知彼等之異己。欲因事除之。未得間。羅賴勸洪氏爲先發制人計。而洪氏慮羅等勢力薄弱。不足以傾楊。躊躇不能決。漢英始進計曰。臣爲天國根本計。不敢不一言。東王楊氏有開國大勳。故特優以位號。至在諸侯王上。情則等於手足。不可謂不至矣。今東楊之意。乃不然。以爲吾尙有一人在上。則吾欲不可肆。吾必令肆。吾欲則吾不可不去。在上之一人。於是其跋扈之迹。不臣之心。日以加積。至是時而已。勃不可遏。故擅殺大將。獨調衛軍。且大庭廣衆間。專恃兄弟之稱。絕無君臣之理。此雖天父所命。而彼之驕心浮氣。必非天父許之使然也。天王若不早圖。彼必漸除忠盡之臣。腹心之士。以自便其私圖。迨其羽翼已成。勢力漸固。雖欲制之而不可得。悔無及矣。若欲制之。非及此時不可。洪氏

曰。朕亦知之。然彼柄政久。守城軍士大半爲其舊部。僅卿等二三人謀之。豈能有濟。若其畫虎不成。多生枝節。吾輩將何以見江東父老哉。無已。朕惟有召北翼二王爲主體。而卿等助之。則庶足操勝券而有餘矣。然無故召回。東府卽先生疑。將若何。賴等進曰。此何難。今妖兵失勢。不日傾覆。吾天軍正可席捲東南。恢復漢人故土。蘇常一路。安可無重臣統兵。天王第下詔言。欲令二王來天京會議。議定卽令出發。則東府知並不留二王於京中。於彼之權利。絕無損失。彼自不橫生阻力。而陛下固得相機行事。何患不濟耶。天王大悅。計始定。

天王召北翼二王圖楊氏

東楊雖狡黠如神怪。而驕心中之視羣類中。皆無足與己爲敵者。又自恃功高。天王必不奪我爵祿。故自信不疑。仍矜詡奢僭如故。無何。偶值宮中朝賀。侍御皆呼萬歲。東楊慕之。歸而謂部下腹心曰。以吾之功業。寧遂不值呼萬歲耶。而必斬我一千。此九千歲之名不佳。吾必不復用。衆皆唯唯。旋侯謙芳等宣言。東王功業與天王埒。我

等宜加徽號。呼萬歲。東黨皆曰諾。會武昌復陷。太平軍中皆稱賀。是時朝中亦大開慶賀禮。諸王侯天將等已舞蹈於洪氏之前。復至東府申賀意。蓋故事。楊特受殊禮。僅稍亞於洪氏。如他王侯須稱臣稱跪。而楊對於洪。則僅稱弟稱立而已。凡軍中上事。天將等告於王侯。例稱稟報。惟對於天王及東王。俱稱稟奏。其餘禮節。漫然無別者。儘多。所存爲告朔餼羊者。獨萬歲及九千歲之階級而已。至是楊竟毅然破除之。是日百官入拜。儀衛森嚴。過於天宮。侍衛軍士旁列。刀戟爛然。諸王侯莫不肅然起敬。方及階。正欲齊呼九千歲。忽兩旁大聲迸發。居然作嵩呼大典。萬歲二字。至爲明瞭。於是諸王侯氣懾心動。萬歲之聲。亦不覺脫口而出。舞蹈既畢。一切儀注。亦復稍稍僭越。總之爲第二之朝廷焉。既散。諸人莫不驚異。於是屬於洪氏黨系者。爭訴於洪。一日。天王與楊計事。正色問曰。弟亦萬歲矣。將置愚兄於何地。楊冷峭作聲答曰。天兄獨不可萬萬歲耶。洪遂默然。賴漢英等大憤。勸天王立召二王。且密令二王先以奏書諂媚悅楊心。翕然稱萬歲。楊果不阻。二王至。先往東府稱賀。而後入朝。楊乃

特爲二王設宴。北韋謂翼王石氏曰。彼黨羽衆多。非預備惡戰不可。吾意須伏甲士萬人於宅後。約定信號。始可行事。石氏曰。東楊果有功於太平天朝者也。特以跋扈不臣於義。不得不誅之。至於其黨。但誅一二魁桀。不順命者已可。安得盡事屠戮。吾刺殺楊氏後。但搜得侯謙芳等數人了之。因宣告於衆。謂罪人斯得。其餘但忠誠歸順天王。皆一家兄弟也。則反側子心可帖然矣。北韋曰。吾向聞東黨桀悍者頗多。一旦推仆其首領。則此赳赳者心豈甘服。若姑息而羈縻之。暫時固可相安。獨不慮養癰貽患乎。且彼之眷屬養子等。苟不盡誅。吾族又烏得一日安。先生休矣。勿以慈祥賈禍。石氏猶爭執不已。北韋曰。當行事之日。我辦其內。而君主其外。何如。石氏始首肯。以爲己既制外。則赦宥部下之令。不啻出諸口矣。議既定。乃各令麾下戒備嚴密。而後赴宴。北韋給石氏而相約曰。刺殺楊後。舉紅旗則舉。白旗則止。石氏唯唯。卽以此令示部下。及入。北韋出小旗二。與石氏而自懷其二。石氏坦然受之。

傅善祥力諫東王

東楊性好恢張。其府中以奢侈爲諸王冠。凡太平諸將皆尙嬖童。處則近侍。出則騁從。鮮衣肥馬。揚揚不以爲恥也。此實彼中陋習。而無敢言者。言之亦無益。北韋之嬖童名黃啟芳者。最美麗。卽以遣逐之役爲東楊所奪。然其存者尙不下十餘人。若東楊則且至百餘人。偶一出庭門階戶席。皆此輩目迷五色之人也。而土木之華亦與是相稱。有賓福壽者。湖北人。操審曲面勢術。而有巧思。東楊因使造邸第。曲廊洞房。窮極綿麗。有所謂洞天春者。以玲瓏山石積成。中間嵌空散虧。僅見天日。錦堆繡窟。曲折數十處。較之迷樓。有過無不及也。宣楊時時與東楊遊戲其中。幾忘昏旦。其他若紫霞塢。卽傅善祥所居。花木環互。魚鳥駢羅。而多寶樓尤爲瑰瑋。所貯珠玉寶器。價不可以數計。陳設縱橫。五光十色。天王宮迥不及也。諸將出身獷武。不知寶貴。古器所至輒殘破。惟善祥好古玉及鐘鼎彝器。東楊欲悅其意。始令部將稍搜集焉。然所得大都爲珠玉等。無骨董家賞鑒之價值。蓋武人之性使然。不可強也。而風雅之盛名已推善祥爲最。東黨皆號之爲女學士矣。至飲食服御之奢侈。何至萬錢下箸。

淫籌滿榻而已。每一宴會。一祝誕。蠟炬之淚。積數石。遺釵墜珥。僕役拾之。往往歸而致富。府中人視之蔑如也。是日。東楊意欲示富於二王。乃命闢府中正殿。典祿官黃某者。主烹飪之事。固楊州名庖也。瓊筵既設。水陸畢陳。賓主方酣飲。而滅門之禍伏矣。先是。侯謙芳等頗聞二王將以衆來。密告東楊。令爲之備。東楊果然曰。吾有天父庇佑。彼無敢奈何。遂不復注意。善祥見宣嬌頻相過從。言甘而態媚。殊異乎平日。又聞二王率兵入城。覺其不倫。乃諷東楊曰。王亦聞二王之所自來乎。楊曰。中朝召之。滅東南角上妖魔耳。善祥曰。妾以爲尙有別情。不然。胡爲盡楊部下入城也。且昔年北韋來京。天王且盡止其兵於城外。今則不然。何耶。王不可不防其變。楊疑善祥挾軍事自重。且性不欲人之窺己。怯。乃侈然以爲彼幼弟耳。何敢爾。吾耶翼彼反。敢圖我耶。子無過慮。吾自能使之速離此間耳。善祥遂無語。

北翼二王滅楊氏

三王叙舊。劍履盈庭。酒數巡。忽兩家皆奔避。東楊呼衛士聲震於外。北韋持刃插東

楊胸貫刃出於背翼石揮其下格衛士則北翼二家之嬖童皆死士所僞飾者也。衛兵不能敵。北韋見東楊已斃。出懷中旂疾揮之。庭外軍士出哨聲伏甲盡起。先殺殿外及門階之士卒。而分其半隊入內捕家屬。石氏急掣懷中白旗欲止之。指揮數四。從者皆叫殺若無覩。一若故爲抗命者。石氏大驚疑其下盡變。已爲北韋所奪。忽忽欲遁。出一從僕固止之。石氏問部下已不復聽命。將奈何。從僕力辯其無。石氏告以故。從僕恍然曰。王固手紅旗也。石氏觀之。果然大駭曰。吾掣此時明爲白旗。安得臨時變色。得毋怪乎。又一從僕曰。否否。王掣旂時。僅白布一方遺地上耳。旂則依然紅色也。石氏思之。憬然曰。然則吾爲北府所給矣。蓋旂固外捲白而內實紅。一飄灑間。白色已去無蹤影也。今軍士泛殺未已。已無術止之。計惟有亟返府中取白旂耳。從僕乃扶石氏上馬疾馳去。反石氏使者至。則惡戰方酣。勢已不可收拾。東府火起。烟燄障天。喊殺聲殷動天地。白旗絕無効力矣。是日直戰至於夜半方息。東楊黨死者至二三萬人。其無辜之官民死於亂兵者。猶不可數計。善祥等皆在灰燼中。或曰。善

鮮固諫東楊不聽。潛易尼裝遁出。不知所往。宣嬌所發之屍。實爲東府之婢所欺耳。

石達開出走

是役也。死者約五萬人。火三日不熄。天王下詔數東楊之惡。而嘉北韋之功。北韋氣張甚。請天王大封將士。隱然有代楊執政意。越日大饗將士。且請石氏爲已副。天王出宮頒賞焉。石氏欲不往。其黨皆勸之曰。毋令韋氏生疑。旣而酒酣。韋氏起爲壽。先以杯羹獻天王。次及石氏。石氏問何羹。韋對曰。此羊羹也。畜養數十年。肥甚矣。其味何如。又徧饗軍士。石氏已覺之。蓋東楊之肉也。心惡其殘忍。起而言曰。吾儕以救世起義。入載於茲。天下未寧。大功未定。方期兄弟同心。討滅妖逆。不幸楊氏驕悍。中道毀盟。不得已而除之。方宜哀矜勿喜。奈何多殺以逞。食肉爲快乎。願吾兄弟謹慎。自持同心赴義。勿恃此同室之戈爲功業也。韋氏不待詞畢。大聲呼斥。且曰。子有異志乎。石氏方欲再辯。天王命和解之。韋氏始悻悻而止。酒罷。石氏馳歸。告其親屬曰。吾不可留矣。子善視吾家室可也。星夜出城西去。韋使召石氏計事。則去甫逾時。韋氏

頓足曰。縱虎離山。吾之罪也。頃若除之。如縛一豕耳。西向恨恨不已。越三日。竟遣部下健男。劫石氏家屬至。凡母妻子女十餘人。盡殺之。與石氏有故而不平者。爲韋所聞。又膏斧鉞者至數十人。

韋昌輝之被殺

天王雖深惡東楊。然以起事之始。贊畫悉出其手。且屢經患難。皆賴楊之支撐。其經營滲淡之功。有不可沒者。不覺惻然動念。又自永安稱號而後。凡軍制官制諸大政。非楊無以規定。靜言思之。不勝兔死狐悲之感。且其黨人才多有可用。何爲駢戮至五萬人之多。我與彼誼同兄弟。乃親嘗其杯羹。此亦何忍爲之。則北韋殘酷過甚。陷己於罪。烏能無憾。且楊甫去而翹然自以爲功。跋扈之狀。有甚於楊。楊以大功積漸所致。尤不免招此尤怨。況韋之驟進而偏處者乎。他日之禍。不言可知。今且殺石氏一家。夫達開之忠勇。誰則不知。今一去不知所之。亦北韋之所偏也。於是乃密授意賴漢英秦曰。綱等。令攻北韋。會北韋以驕盈激怒部下。幾有倒戈之變。北韋知不敵。

乃夜縋城而遁。將渡江入六合。北與捻合。天將某氏者。東楊黨也。適遇之於浦口。要而擊之。遂被擒。親送至金陵。時天王已收其家屬於獄。乃令與韋氏駢誅焉。某天將竟生摘其心肝以祭東楊。距東楊之死才月餘耳。自是四王皆盡。天王孤立無助。勢益衰。

翼王入川後覆天王書

天王既誅韋氏。遣人招石氏歸。且曰。朕無輔弼。惟子才德兼備。且忠誠出於天性。必能鞏固天朝。共享萬世無疆之福。仇讐已誅。王其勿復介意。時達開已由皖而鄂。由鄂而入川。蓋見中朝政亂。洪氏之威德不足以鎮懾。不久且致滅亡。雖韋氏既誅。而僉壬盈庭。求其彼善於此者。無有也。故決計舍去。欲求一立足地。以爲自全計。惟川中交通不便。諸將不屑注意。遂有人棄我取之思。得洪氏書。卽復書以絕其意。略謂臣本無志功名。徒以受天王之特賞。不敢不效馳驅。方舉義旗。吾儕兄弟之血性。何等烈熱。意氣何等激昂。團體何等固結。自取金陵爲都。稍有根據。然此外略地之未

盡括者不知幾何也。方期枕戈待旦。聞鷄起舞。掃待盡之虜。奏統一之功。何意外侮未平。同室先相殘害。操戈執矛。自攻自殺。日尋不已。喋血一家。臣實泣血椎心。不忍再見。雖蒙天王聖明。昭卹冤抑。然從此元氣大傷。十年未可卽復。且此黨與彼黨。尋仇未已。門戶水火。意見益深。臣若再入是非之門。鷄肋不足供人之刀俎也。嗟乎。臣老母年已古稀。慘被殖醢。妻子無辜。並爲鯨鯢。東望國門。心碎已久。尙復何顏。生入哉。要之臣雖西奔。仍爲天朝戮力。苟得於川滇黔之間。揚天朝之旌。而宣太平之威德。則身雖萬里。心猶咫尺。凡此區區。即所以報天王之德於無窮也。西陲待罪。無任悚惶。於是天王惋悵累日。亦遂置之。後達開敗死於大渡河邊。有養子某者逸去。或云卽秀清之子。石氏訪求得之於鄂。携以入川者也。若是則石氏之風義。誠爲個中人所難得者。

石達開之日記

洪秀全諸將。兼資文武者。洪大全而外。惟翼王石達開。達開之入蜀也。意欲由川南

襲成都。寧遠府萬山中有一鳥道。亙古榛蕪。未通人跡。由此北行出山。卽在城都南門外矣。達開偵得此路。輕騎趨之。會輜重在後。迷路相失。士卒皆餓。莫能興。遂坐困。致爲土司所獲。達開在獄中。述其生平事跡。及洪秀全作亂以來。與官軍相持。始終勝敗得失之由。爲日記四冊。紀載最詳。今其書猶存四川臬司庫中。藩庫亦存副本。官書紀載。用兵時事。率多爲官軍迴護。掩敗爲勝。迴非當時實錄。昔李秀成被獲後。手書供詞。凡七八萬言。爲曾軍幕下士。刪存什之三四。計其關繫重要之語。已芟薙盡矣。達開此書。倘有人錄而傳之。其有裨史料者。當不少也。

石達開之不死

石達開被磔於成都。見諸駱秉章奏報。或云其實石固未死也。數年前浙人李君。遊幕蜀中。一日雇舟往他處。將解纜矣。突有一老者。請與附載。李君見其鶴髮童顏。鬚眉甚偉。許之。老者旣下舟。謂舟子曰。頃刻當有大風起。勿解維也。舟子亦老於事者。仰視天空。知所言不謬。談次。狂飈陡作。走石飛沙。歷一時許。始息。少焉雲散。月明。命

酒共酌。老者飲甚豪。酒半酣。推篷眺望。喟然歎息曰。風月依然。而江山安在。李心疑之。叩其姓名。老者慨然曰。世外人何必以眞姓名告人。必欲實告。恐致駭怪耳。李遂不敢再詰。而老者已酣然伏几。鼻息雷鳴矣。破曉欠伸而起。謂李曰。老夫行將告別。同舟之誼。極荷高情。後如有緣。尙當再會。遂舉足登岸。其行如風。瞬焉已遠。李旣送客。比返舟。則一傘遺焉。防其復來。携取爲之移置。則重不可舉。異之。視傘柄。係堅鐵鑄成。傍有羽異王府四小字。始恍然知爲翼王也。茫茫天壤。今不知尙在否耳。

石達開就擒後之評論

石達開與洪秀全楊秀清同起潯州之金田。稱翼王。踰嶺涉湖。乘勝循江而下。攻陷金陵。旋叛秀全。不與通。糾黨踞江西八府。與曾文正公相持連年。旣乃突入浙江。福建江西以擾湖南。聲勢震盪。巡撫左縣駱文忠公多調宿將。與力角於洞庭衡山以南。僅驅出境。達開乃還。辭廣西諸郡。仍繞湖南北。徑窺四川邊境。退入滇黔之交。奔突萬餘里。蹂躪百數城。厥性慣走。過地避實蹈瑕。每爲官軍所蹙。則踰伏山中。倏伺

形便。飄然遠颺。自謂生長嶺嶠。善陟奇險。躡幽徑。恣其出沒。使官軍震盪失措。莫之能防。然卒於同治二年。以輕騎赴大渡河。會山水暴發。爲土司所困。士卒死亡略盡。致遭禽滅。達開到成都對簿時。有司訊其前後抗官軍事甚悉。口如懸河。應答不窮。自稱年三十三。於當世諸將負盛名者。皆加貶辭。惟謂曾文正公雖不以善戰名。而能識拔賢將。規畫精嚴。無間可尋。大帥如此。實起事以來所未覩也。乙卯。礮達開於成都市。是役也。達開不自入絕地。則不得滅。卽入絕地而無夷兵四面扼剿。亦不得滅。然使諸土司中始無得賄縱敵之人。以達開之審於行軍。亦決不肯竟入絕地也。知土司之隱情而善用之。則視乎當事者之籌略矣。至石軍臨渡。而山水忽發。又似天意亡項云。

蕭朝貴馮雲山之始末

朝貴秀全妹婿也。廣西武宣人。從洪楊亡命。以兇惡猛悍稱。每苦戰陷城。屠戮極慘。號又正軍師西王。副軍師南王馮雲山。廣東花縣人。素與秀全習。上帝會。偕游廣西。

爲清桂平令。緝獲其黨黃玉崑。設計行賄免脫。方獄亟時。玉崑歛錢充用費。相識者咸以燒炭爲業。因按炭取資。謂之科炭。後以科炭功加職焉。咸豐三年。均死于長沙。

章昌輝石達開之始末

昌輝原名正。桂平縣人。石達開原籍廣東和平縣。住廣西貴縣。家均富饒。懼洪搜括。莫保身家。獻貲。故昌輝得號北王。達開得號翼王。爲秀全所親。幸然均下秀清一等。秀清啟事稱弟而立。二人則稱臣。跪。凡事其下。先白昌輝達開。謂之稟報。二人揣可行而轉達秀清。則爲稟奏。二人詔事秀清。實陰圖之。及秀清欲呼萬歲。昌輝自皖省回。手刃之。達開後至。責其殲東黨太酷。昌輝欲併圖之。達開覺。縋城夜遁。昌輝悉誅其母妻子女。洪怒。令衆攻北王府。昌輝渡江遁。途遇東黨。縛送移誅。而達開遂孑然入川黔。爲川兵生擒。

丞相何震川掌朝儀同將軍盧賢拔之文治

震川義州人。爲諸生。不獲雋。恃才傲物。憤激投洪。封丞相。洪之語文檄策。均出震川。

手而盧賢拔依附震川封掌朝儀同將軍。凡洪之天條三字經及官職制度皆賢拔草創震川潤色之。

蒙得恩之恩寵

得恩性狡叵測。善會人意。洪在江寧。搜良家女充洪宮嬪嬙。得恩輒密計誘獻之。拜春官正丞相總理女營事。各營女官及女巡查日三至聽令焉。自諸王相屠後。洪最信任得恩。封正掌率。雖宮眷房閨所需物亦關白而行。厭膏粱叢羅綺耳。倦聲目眩色窮極奢慾逾十年焉。

洪大全之風雅

大全湖南衡山人。幼慧。九齡能背誦十三經。粗解詩詞。長而深自負。屢應童子試不售。益狂悖。好大言。時粵中盜賊橫行。不下數十股。大全陰察之。無足語者。乃投洪逆。聯宗誼。洪亦亟加倚任。相與定營制。整軍律。共守永安。而楊秀清忌之。積不相能。會官兵攻永安急。大全囚服出城被擒。隨營丁主事守存等奉檄獻俘於京師。城賊突

出千人謀奪之。鄒中丞鳴鶴飛書促其兼程前進。七日而抵全州。丁知大全衡產。恐爲賊黨篡取。乃陽檄陸路驛站撥兵護送。而改由水程晝夜趲行。置大全內艙。塞其窗無少隙。又八日而抵長沙。大全不知船行之速。每日到衡州。便當陸行。兵役僞應之。至是給曰。衡州到矣。大全出艙四顧曰。此長沙也。不謂汝輩能令我至此。吾其休矣。雖然。秀清豎子。不從吾言。終亦成禽耳。途中題詞曰。寄身虎口運籌工。恨賊徒不識英雄。漫將金鎖綰飛鴻。幾時生羽翼。萬里御長風。一事無成人漸老。壯懷要問天公。六韜三略總成空。哥哥行不得。淚灑杜鵑紅。

其二

洪大全。本世家子也。父母早歿。家財鉅富。少聰穎。讀書過目成誦。稍長。卽工詩詞。性豪放不羈。喜飲酒。不論販夫走卒。流丐僞竊。有善飲者。卽要之共飲。把盞暢談。促膝對酌。歡若平生。酒罷。必貲助之。且極豐厚。或座中有顯貴者。輒作劉四之罵人。酒酣耳熱時。或引吭高歌。時或仰天長嘯。居恆睥睨一切。視世界上竟無一當意者。每有

所觸。常託諸吟咏。既脫稿。即以火焚之。無一留者。同里有張姓紳宦。曾任湖南衡永郴桂道。時以年老告歸家居。值八旬壽誕。設盛筵以享客。當道及各紳富咸集焉。洪先遣人賀以厚禮。值數百金。張宦大喜。立遣僕從請洪赴宴。洪乃挈其素日同飲諸人偕往。皆短褐敝履。見踵露肘。及門。闔者納洪。而揮諸人於門外。洪厲聲叱之。遂挾以俱入。登堂一揖。即指同飲諸人曰。此皆我之至友也。刻承主人招飲。不敢違命。然非得此數人伴飲。不足以盡歡。恐負主人盛意。故與之俱來。祈恕叨擾。言畢。卽揮令諸人入席。洪亦同席而坐。暢飲歡呼。聲震屋宇。時賓客滿堂。咸衣冠濟濟。見洪無不詫異。主人更噤不能聲。洪與諸人盡醉而罷。踉蹌而出。張宦深惡之。而無如何也。及金田事起。洪悉以家財助軍食。至桂林被擒後。於路所作詩詞。更盈箱滿篋。既解至京師。於行刑之前一日。悉付之一炬。及受刑時。猶口誦司空表聖句云。漢兒盡作胡兒語。爭向城頭罵漢人。遂怡然就戮。毫無懼色。

大頭檢點

韋營檢點王大頭名欣。昌輝部下之驍將也。其頭顱之大。較常人殆逾數倍。故軍中皆稱爲大頭檢點。或卽以王大頭呼之。大頭有殊力。勇悍善戰。且有膽識。每接仗之先。常手執長矛。匹馬衝入敵陣。馳至敵軍陣後。相度一週。始疾馳回陣。接仗數十次。從未受有巨創。旣破湖南之江華縣。大頭嘗乘馬出江華之北門。門中懸有一巨木。大頭自下乘。以兩手攀木。兩足力勾所乘之馬。人馬俱起。懸於空際。片時始下。人皆服其神勇。大頭亦常以此自炫。至長沙。聞塔都司亦以驍勇著名。大頭數挑戰。初無勝負。一日與塔都司約。不乘馬。不用器械。徒手奮鬪。兩營軍士均不得助陣。必俟互分勝負而後已。至期兩人互相搏擊。自辰至午。未分優劣。午餐稍息。繼復很鬪。至日斜時。塔都司力漸不支。塔軍中有一親兵。疾趨而前。舉鎗向大頭轟擊。遂中彈而斃。塔都司將主之大頭斫下。權之。重十四斤有奇。古有旁風氏骨節專車。王大頭其旁風氏之苗裔歟。

舉三父

畢三叉者。秦日綱之愛將也。慄驚善戰。性凶暴嗜殺。每破城奪邑。輒大肆屠戮。所過之處。居民無得幸免者。尤喜將襁保小兒。貫於矛首。觀其展轉哀啼。以爲笑樂。好飲酒。每值酒酣。常將擄獲之小兒。一一貫之矛首。藉爲侑酒之物。然極懼內。妻丁氏。貌僅中人。性尤躁暴。蕩逸不羈。喜與帳下健兒調笑戲謔。而獨嚴束其夫。稍不遵依。便叱令長跪。恒於衆軍士前羞辱之。三叉不敢違忤。一日。三叉在帳中飲酒。方令部下刺一小兒於矛首。其妻忽自帳後趨出。摔三叉髮。以鐵杵猛擊之。折其齒。血流被面。三叉雖痛極。惟以兩手掩其口。不敢擺脫。俟其妻怒氣稍息。將打折之齒。從地上拾起。復問見責之故。乃知初無他事。丁氏因在帳後獨坐悶甚。聞三叉在帳前暢飲歡笑。頓觸其怒。故大發獅威。後三叉於武昌城外之洪山下。爲向軍所殺。丁氏亦死於亂軍中。

陳玉標

黃天河云。海屬與東省毗連。盜賊繁多。而陳玉標爲最著。少時遇捕。斷左手。能以利

刃縛臂上。而右手持長槍。馬上衝突。當者披靡。又與營兵縣役相結納。官弁怯懦不敢問。強者或欲擒治。則先有趣之遠颺者。咸豐四年春。玉標率數千人趨海州。把總李步瑤馬蹶被執。賊勢益張。予團練鄉間。以張生樹坊力。得兵民千二百人。二月既望。梁寶生觀察統兵至州。而密約東省道府。出兵會剿。賊竄濱榆沙河鎮。鎮紳孫氏者。故與相識。歛千金餽之。玉標叩首衆賊前。乞勿淫擄。以報孫氏。孫復爲步瑤請。玉標親解其縛。長跽請罪。涕泣具言不敢爲亂。勢非得已。束手則性命付人矣。明日觀察兵追至濱榆。賊竄歡墩堡。揚言將犯邑城。而實欲東趨青口。觀察卽擇要隘。乘夜出陣。賊偵騎從月下望見隊伍靜肅。星火出沒。又聞銃砲聲殷殷。不知其處。偵還報賊不敢東。炊飯未熟。將西行。而山東沂州官兵突出邀擊。我兵截其左。民團鳴金鼓譟。賊棄輜重遁走夾谷山中。迷亂不知所向。山東兵貪得財帛不追賊。民團合禽數十人。予參與驗問。無跡者釋之。有內襲婦人衣袴。懷金臂釧者誅之。又明日遣兵搜山。賊蹤旣盡而返。而玉標卒未就擒。不知所終。

李來中

李來中。南人。曾隸屬洪秀全部。忠王李秀成麾下。秀成敗。來中涕泣呼號。誓必復仇。秀成慰之曰。爾大好男兒。毋自戕。今日已矣。度一二人力。亦不能支。爾往徒速斃耳。余觀滿清氣運。亦不越數十年。爾果有志。當自重。爲後來計也。來中受命。遂投入山東白蓮教。埋匿三十餘年。毓賢撫山東。獎勵拳勇。來中乃詭投以扶清滅洋之說。毓賢納之。由是勢大熾。及聯軍破天津。南人有識來中者。私叩之曰。今八國且聯兵攻京。若以兵力比例。彼勝我當百倍。而曰滅洋。洋何能滅。曰扶清。清焉能扶。適自亡其國而已。來中曰。余何嘗不知。惟余蓄志報仇已三十年。今幸得間。豈敢失此好機會。余所以辛苦來此者。求復仇已耳。成敗非所計也。後遂遁去。

楊輔清

輔王楊輔清。自徽州敗後。知事不可爲。間道至上海。乘西洋船居美洲舊金山。爲美洲三合會開幕之祖。光緒十年。隻身返國。先是羅大春在太平朝。與楊最善。後降清。

積功任福建陸路提督楊。往見之大春。以舊交款。以上賓禮。大春左右武員。多由太平軍降者。識輔清。求輔清珍寶。輔清曰。余昔在太平朝。固多財。今居海外數十年。國破家亡。孑然一身。來依羅提督。有則任爾等取之。諸人不悅。陰告閩浙總督某。某督行文大春。心欲得輔清。羅爭之不得。即與輔清同往。及輔清入。某督留之。羅再四求見不得。輔清居某督署半年。令草其生平狀略及太平戰史。書成即殺之。大春聞之。往撫屍痛哭。爲之安葬云。

策士錢江

洪氏既據武昌。遂在武昌度歲。有策士錢江。闖軍門來謁。錢氏浙江人也。素負膽略。博學多聞。林則徐總督兩粵時。在幕府甚見器重。林既被貶。錢江遂留居東粵。時夷氛正熾。錢氏集衆上明倫堂。鼓勵紳民。聯合上下。以拒敵。當道大官。一主和議。錢氏屢於衆人前攻之。大官命和縣梁星源捕之。至立而不跪。詞氣慷慨。大官無如何。監之數月。遞解回籍。自此居家鬱鬱。適聞洪氏倡義。已破武昌。乃投袂而起。不遠千里。

赴見之。勸洪秀全舍西而東。上書論天下大勢。共數千言。其書力言兩川不足圖。得亦難守。如劉備當日。雖前有諸葛之賢。後有姜維之勇。六出九伐。不得中原寸土。今欲以區區一隅而敵天下。斷斷不可。不若取金陵心腹之地。建爲京都。乃圖進取云云。內尙有興王策數款。不傳於世。秀全覽而悅之。即遵其計而行。

王曉上李秀成陳攻上海策

宋不用張元。而元昊用之。大爲中國患。人多咎宋之遺才。而不然也。此其中固有天存乎其間焉。同治元年春二月。上海中外諸軍。攻克粵賊七堡逆壘。獲蘇州諸生王曉。上忠王書。其陳攻取上海之策。薛觀察堂中丞閱之大驚。疏聞之朝。江南北大爲警備。幸賊不從其計。卒以無事。至四月後。李爵相督師來滬。以上海爲關中。戰勝攻取。遂奏廓清之功。然當曉獻策之時。使賊稍聽其謀。上海一有失事。則後來李相無駐節之所。餉源斷絕。不知又多費若干經營矣。賊平後。曉遁入咪喇壑墨海書院以死。曉先時亦嘗謁吳曉帆觀察陳書。當事者不置意。遂往從賊。此亦張元之流亞也。國

祚中興。彼昏不用。豈非天哉。晚書陳子壯曾於薛中丞幕府中見之。洋洋數千言。略勸賊與洋人和。而藉其勢以圖中原。謂洋人遣使至金陵。以各國貿易所在。請無攻滬。而賊酋不許。洋人遂助中國城守。大爲失策。此時宜亟許其不攻。而要令不得以軍裝火藥資中國。再遣舟師渡江。分擾通泰裏下河完善之區。并於海道劫掠華商。使不敢載運貨物。貿易不通。釐捐斷絕。官軍乏餉。洋人坐困。上海聚數百萬避難之人。無所得食。必且生變。而洋人生理既絕。亦必俯首來求修好。然後脅之使獻上海策之上也。若一時不能與洋人和。而先欲得上海。亦不必調集大兵也。蓋洋人嗜利。近以蘇浙二省避難人。麇至滬地。遂於夷場廣造房屋。重收租息。初不問人之來歷也。宜遣精兵數千人。僞作難民。賃洋屋以居。地係夷場。中國官無從稽察。中夜一呼。應者四起。縱火焚燒。遇人斫殺。洋人計惟登舟逃逸。而上海唾手得矣。上海既得。然後招回洋人而厚待之。不攪其怒。而仍可爲用。策之次也。云云。其慮甚周。其計甚毒。故在上海者閱之。無不髮指。無不失色。乃以梟雄之李秀成。亦如陳叔寶之昏庸。棄

書牀下。此真清廷之大幸也。嗚呼。豈非天哉。按王琬改名韜。字紫銓。其上書忠王一事。邇人多能言之。當時爲太平國大計。殆無逾是書所言者。竊怪忠王求賢若渴。優禮士夫。乃獨遺國士王琬。殆不可解哉。同時香山容先生閔。自美游學回。謁秀全。獻外交購船二策。秀全亦不能用。語云。得士者昌。失士者亡。然哉。然哉。

陳玉成受擒記

玉成既爲苗沛霖所賺。解至勝保營。玉成入。勝保高坐。睥睨曰。威天豫何不跪也。玉成曰。吾英主。非成天豫。奚跪爲。爾本吾敗將。何向吾作態。勝保曰。然則曷爲我擒。玉成曰。吾自投網羅。豈爾之力。吾今日死。苗賊明日亡耳。爾猶記合肥官亭。爾騎兵二萬。與吾戰後。有一存否乎。勝保默然。予酒食。勸之降。玉成曰。丈夫死則死耳。何饒舌也。乃殺之。死年二十六。玉成眼下雙疤。軍中號四眼狗。驍勇富謀略。十九當大敵。二十四封王。初爲檢點。善戰多能。湖北有三十檢點。回馬槍之號。軍強冠諸鎮。與國藩相持數年。國藩深畏之。秀成聞玉成死。歎曰。吾無助矣。時裕朗西在勝幕中。往見玉

成貌極秀美。長不逾中人。二目下皆有黑點。此四眼狗之稱所由來也。吐屬極風雅。熟讀歷代兵史。侃侃而談。旁若無人。裕舉賊中悍將。以繩之。則曰。皆非將才。惟馮雲山。石達開。差可耳。我死。我朝不振矣。無一語及私。迨伏誅。所上供詞。皆裕手筆。非真也。陳妻絕美。勝納之。寵專房。隨軍次焉。及勝被逮。甫至河。德楞額截其輜重。侍妾而去。勝訴於多。始返其輜重。而留其侍妾。謂人曰。此陳玉成賊婦也。不得隨行。勝亦無如何。

李秀成之被擒

淮軍之攻蘇也。秀成盡驅老弱登陣。會糧絕。勺飲不入口者七日。而軍心不散。秀成草一短札寄秀全。遣一親校懷之。出城里許。爲清軍所殺。書入某弁手。弁故敬李人格。潛藏其書。及近年來上海。乃出書鈎勒上石。拓以贈人。書兼行草。氣韻頗類宋人。其辭云。嬰城自守。刁斗驚心。沈竈產蛙。莫餽鞠窮之藥。析骸易子。嚙爲庚癸之呼。傷哉入甕。危矣負嵎。虎金陵主公所定鼎。本動則枝搖。金閶主公之輔車。唇亡則齒

敝一俟重圍少解。便當分兵救援。錦片前程。伏惟珍重。磨盾作字。無任依馳。秀成手
奏。連金陵淪陷。秀成以兩童遁走。皇遽迷路。且憊甚。因至方山頂小憩。突遇樵者八
人來。有識秀成者。陡問曰。爾非忠王乎。秀成乃長跽乞命曰。若能導我至湖州。當以
三萬金爲壽。八人者皆涕泣應之。薄暮相與下山歸澗西村。村者八人之所居也。李
所偕兩童。一卽洪秀全子福瑱。因不諳騎馬。馬復劣。中道相失。已不知所往矣。一童
則秀成心腹也。秀成與童兩臂間金條脫皆滿。又以一騎負箱篋。悉金珠貴重物。直
可數十萬。八人者以秀成歸。匿之複室中。勸使薙髮。秀成曰。我洪氏大臣。國破主亡。
若不能出而被獲。解送清營。自無復全理。若有命逃出。又何以對我士卒。竟不薙。八
人中有陶姓者。頗狡黠。欲執秀成而獻諸大營。冀獨膺重賞。又慮七人者不肯從。將
反爲所害。陶有族某在李臣典營中。將往告之。道經鍾山。飢渴甚。因至蕭孚泗營。尋
其素識之火夫某求漿。因語及秀成事。火夫以語親兵。親兵入告孚泗。孚泗卽使一
人留陶。歛以酒食。不使遽行。而急帥百餘騎之澗西村。執秀成以歸。且盡沒其珍寶。

將并殺陶某以滅口。火夫聞其謀。陰告陶。使乘夜遁去。而分以寶珠五粒。良馬一匹。孚泗竟以獲秀成功。封一等男。越數日。七人者。先殺陶。復以計誘孚泗親兵及火夫二人至村中。寸磔之。詣秀成靈而祭告焉。後曾帥微聞其事。召七人至詰之。皆慨然自述無隱。曾帥獎其義。賞以白金七百兩。皆掉頭不顧而去。孚泗事人多能知之者。至七人之不負秀成。則無人能言其事。且並姓名而佚之。惜已。

某參將軼事

某參將遺其姓氏。清咸豐時人。家于楚。少孤。貧不能自給。依兄嫂以居。磊落豪放。不可一世。日縱酒爲樂。飲輒醉。醉則大號。拔劍起舞。紅燈變色。

未幾。饑饉洊至。民不聊生。兄嫂不能供。參將買酒無錢。不能遂其欲。不得已欲謀生。活旋以販絲爲業。然非其初志也。時洪氏倡業。恢復長城南北。一日樹旗募士。參將適販絲值之途。招募者遙謂曰。販絲客亦樂爲兵乎。遽應曰諾。則盡棄其絲。慨然從命。時人亦未之奇也。

參將既應募爲兵。未幾臥病幾不起。二月餘始瘳。與之同時應募者。僉以功擢職。彼仍一小卒。屈身行伍之間。益悶悶不樂。旋自奮曰。豎子盡成名矣。而余尙一功未建。將相豈有種。必不讓他人先我着鞭也。時清某將驍勇善戰。洪軍不能勝。忌之。欲行刺而難其人。參將毅然請往。主將笑曰。汝一小兵耳。何能爲。勿自輕擲其生命也。參將憤曰。主將勿小覷某。人以某將爲虎。某視之直一犬耳。此去若不得某將之頭者。請以某頭易之。主將奇其言。許之。

參將退。易輕裝。挾利刃。乘夜掩入清營。時月色微明。不甚了了。參將踰垣入。伏于牆麓。偵察動靜。聞擊柝聲自遠而近。瞥見一邏卒與擊柝者遇。擊柝者呼曰。眞眞。邏者曰。建眞。建眞者。今晚軍中之秘密口號也。俟邏者已去遠。參將從牆隅徐步而前。故與擊柝者遇。擊柝者呼若前。彼應之如邏卒。擊柝者弗能辨也。參將乘其不備。出懷中刃。自背力斫其首。首立斷。墮地有聲。棄屍隱處。解其號衣。與己易着。而代爲擊柝。忘其時。柝聲遂亂。軍中已數驚矣。幸擊者多。不能辨孰爲誤擊。後聞他擊者。始悉其

時途遇邏卒。必詢以如所殺擊者語。曰真真真真。答者稍緩。輒斥之人。以是弗之疑也。

且擊且行。至清將帳下。清將已熟睡。鼾聲如雷。帳左置巨砲數尊。彈藥已實。參將四顧無人。卽棄其柝。拔刀猛斫之。須臾清將之首已懸其腰間矣。將出盡燃其砲。聲隆隆大振。軍士自夢中驚醒。以爲敵來掩襲。人不及掛馬。不及鞍。自相踐踏。旣而蜂擁入帳。見主將已亡其首。相顧失色。瞠目撝舌。不敢動。一卒大呼曰。主將已死。我輩將安從。明日敵軍大至。我輩無死所矣。不如去之。遂先遁。衆一哄從之。霎時空其營。裨將某雖遏之。不能禁也。

初參將鳴砲後。於亂軍中掩出。急還己營。徐從腰間解其首下。示主將曰。試認之。此是某將之首否。若誤斷他人頭。曠余盡夜功矣。主將大駭。却走。急答曰。是也是也。徐復曰。君勇過荆卿矣。吾恨未知子也。時天已大明。人方爲參將危。以爲必擒且死。旣聞功就。咸大驚。相與欽羨不置焉。洪王聞之。卽日擢爲參將。昔與之同應募而先選。

職者。今皆隸其麾下矣。參將刺清將時。兄嫂已俱卒。未幾參將亦卒。或云歿於陣云。

楊大頭

楊大頭名成。其父固儒童。年五十。求入泮不可得。生子期成名。故名之曰成。然性奇魯。始數年不能識一字。得間卽竊從屠沽兒遊。父責之。終不改。乃憤死。大頭遂爲屠。其始亦一流氓耳。會所居村。謠傳捻寇且至。村人懼。各棄家而走山。山去村才五六里。而林壑深窈。有石洞可容數百人。當是時。成亦在衆中。事起倉猝。不及裹餽糧。居一日。飢渴甚。登山巔望村中。炊烟縷縷。羣以爲捻果至。益不敢下。夜半大雨。衆掬飲之。得稍解渴。成語其徒曰。賊三日不退。吾儕縱能求食四方。妻子皆飢餒死矣。晝間炊煙不多。捻必未至。恐是土寇。卽至者亦一分隊爾。吾儕壯丁可數百。亦起以制之。今大雨彼必無備。可一戰也。乃持刀而先。衆中有膽氣者從之。得三十餘人。人持竿或斧或刃。至村前。寂無聲息。成獨入村探望。頃之出。麾衆以往。則捻二十餘人方酣臥一巨室中。衆人始驚起格鬪。成手殺五人。餘懼伏莫敢動。遂盡執之。訊知寇將三

日後來。此其偵者也。成得狀。卽刳之如羊豕。而盡遷器具糧糗入山。空其村。三日後。擒果至。成預置酒食村中。毒之。又藏火藥竈中。擒多死。而村亦燬。遂引去。由是得名。歸者益衆。成遂造槍械。治五兵。分其衆半耕耨。而半守望。輪流相代。竟以無恙。渦陽某氏子。方迎娶。及吉期。而寇至。一家皆逃。依成。新郎倉猝。竟爲擒擄去。新婦有色。成強取之。洞房之夕。婦大哭。訴稱有夫。成問夫何在。曰。擒擄之矣。成笑曰。易事耳。卽夕遣歸。不三日。其夫忽自至。自言擒遣來爲偵探。因幸得脫。而不知成所爲也。兵亂之際。有婦姑母子避難來奔者。其子溺婦言。負之行。而棄母於道。追呼之不應。乃息道旁。寇至。見爲老婦。捨之。其隣人見而哀焉。扶以免。他日子復逐其母。且遷怒鄰人。鄰人告成。成召其子。溫酒於壺。篝火於爐。以待之。旣至。不復審訊。親割其肉。炙以行酒。帳下百人。同時舉刀。頃刻肉盡。呼號猶未絕也。執其媳。榜之百。配圉人。而廩給其母。以是衆稱公明。然小小得志。馭下嚴酷。雖故人一言不合。輒行屠戮。又終歲以蓄積耕種爲事。稍有壯心者。不能耐。皆去之。方苗沛霖之敗。其帳下聞之。亦多欲執成獻。

功者。成微知之。故自首以求免。而不知適絀於禍。蓋非始計所及也。

何鏡人

何鏡人相者也。嘗以術遊蘇杭間。大官貴人之門奔走殆遍。然好作奇語。有中有一。以是爲人所稱。其被尋者亦數數見也。杭城有某員求補佐領。賄將軍。將軍將許之。何陰知其事。見某某問吾於相當得佐領否。何曰不定。若能餽我。如將軍之數。可必得。某大怒斥之。何大笑去。因某道謁將軍。將軍問壽。曰福壽兩全。雖然。近有小厄。恐致顛躓。當有人進意外財。不取可免。取之必困。將軍自審無他。或佐領事耶。卽卻某賄。某聞而大恨。然無如何也。撫軍某貪婪無藝。其愛姬某失金簪。何適至。乃使視盜。視家人遍。無語問之。則曰不便言。撫軍大疑。固問之。則曰事由大人。乃不自知耶。問故則曰大人賣某缺得若干。賣某差得若干。冥判以家財准折。此區區者其見端。恐藏庫金銀。尙有不翼而飛之日耳。撫軍怒且駭。卽繫何。將囚之。明日筦庫報大亡其財。賊來無聲。去無踪。並不知何時也。撫軍大駭。疑何與盜通。或知之召而詰焉。何

曰。此管庫者妄言耳。時未至。何急急乃爾。即偕撫軍往視之。果無恙。問衆人皆云。早間果空。頃乃復實。如幻術焉。閱畢。撫軍出。何乘間逸去。撫軍亦不敢更爲窮究。閱三日。庫藏又空。撫軍親視之。信。何仍出入闐闐間。撫軍欲捕之。而調任之旨下。所失皆私藏事。遂已。何終歲居杭。南城古廟中。廟有老儒。鍾姓。長年授徒其間。相處雖久。出入一點首而已。未嘗有往來也。廬龍范三。以技勇豪者也。蘇之某公子師事之。公子年少好事。一日范他出。忽東招赴會者。其地去城二十里之荒野也。公子訝之。范歸以問焉。范支離其辭。公子請從。范不可。固請。則曰。會中禁外人甚嚴。若往。有不測之禍。公子請入會。范曰。此非有身家者所宜。且公子卽入會。亦必不能守規律。他日事發。禍只一身。猶其幸事。公子母以一時之興而自陷也。公子乃止。及期。乃陰偵之所約地。一大林也。縱廣可數里。蓊鬱陰翳。至林側。見憧憧往來甚多。每一人入。輒有要者。舉手按鼻。來人則舉左手按右肩答之。因趨入。頃之。范至。公子踵其後。並如式入。范回顧見公子。顏色陡變。公子仍無言。從以入。時林中已闢地廣數畝。張布幕。衆圍

立以待。面相顧莫敢聲。中間三座空無人。一小時許。林外馬蹄得得。有三人者趨而入。前行者一六十餘老婦。荆素不華。從其後者。何鏡人與鍾姓老儒也。婦中座。何鍾左右座。坐定。婦回顧問有新入會者否。速偕介紹員自投。不爾當以火棗奉客。於是座中起立。自白者十數人。公子不覺亦起立。婦問介紹人指范以對。范至此不得不應。然心極悵悵。不覺形於色。何在左座覺之。顧老婦語所操。非中非外。殆不可解。老婦若相駁詰者。須臾鍾亦前助。何語良久。聲至低。不可聞。老婦頤指示意。即有人趨前手布袋。冒公子首。即負以去。公子不知其意。不敢拒。負者曲折走林中。至一地。乃釋手。公子身首被束縛。殊苦悶。不得自由。傾耳聽外間聲浪寂寂。絕無所聞。約一時許。忽馬蹄聲人聲喧囂。格鬬聲並起。俄而更聞槍聲。十數發。已而聲止。即有數人趨前共牽公子。黑暗中亦不知在何許。惟聞有人叱曰。賊黨速以爾姓名及爾黨魁名氏來告。今事敗。皆爲我輩擒。肯自陳。當貸爾死。公子念范言果應矣。將如之何。乃力持不答。旋聞上座者怒曰。賊如此。非用大刑不可。即聞鎖鍊擲地。聲鏗然。公子仍無

言。須臾復有人近前。手鐵器薄肩背。摩挲如欲擊者。其涼徹心。公子仍力持之。更炊許始解令縛就坐。則會場未散。座中猶向時人也。遙聞老婦左右顧微語曰。斯人尙可用。顧范亦若有喜色。然於時新入會十數人。人給布一方。其上字體蜿蜒。有類符篆。公子受之。蓋入會證書也。授訖。中座三人皆起。迭向大衆演說。悉以安分守規爲會中盡義務爲宗旨。演說畢。衆皆散。范送公子歸。切囑無漏言。公子應之。私問范老婦何人。曰。故太平天國時某王妃子。今爲東南三省正龍頭。何鍾皆其副也。自是有會。公子輒往。習慣不驚。一日范言將有大會。審訊某當被劫案。於西湖某地。公子欣然偕范往。某當者被劫之際。嘗報官。官不能得盜。此一月前。公子固知之。及往。則魁梧奇偉一壯士。鐵索浪鐐繫之以夾。初猶抗辯不承。已而示以證據。遂不能遁。須臾卽有少婦自衆中出。抱壯士大哭。殆其妻也。已而解壯士縛。仍延上座。陳酒肴。演戲劇。衆人盡歡豪飲如無事者。自老婦鍾何以及諸頭目。迭爲賓主。至第三日。劇散筵罷。衆忽宣言某兄弟吉時至矣。壯士至此亦面色慘淡無一言。衆指一室。壯士趨入。

兩人從之。須臾少婦衰絰而來。則棺殮已畢。其如何死法。雖范亦不知也。尋復曳數人至階下。笞數百。流血滂沱。問異日知儆否。應之乃釋。年餘公子漸不謹於言。一日范來索證書云。黨魁以公子不能守祕密。命斥出會。公子欲勿予。范曰。黨規不退證書者死。乃予之。自是遂絕。公子之夫人何所媒也。公子姊嫁浙人。有甥嘗從鍾讀書。故識二人者。不虞皆祕密社會之魁率也。其黨員官寮僕隸皆有之。蓋多爲偵探者。凡東南官吏實缺自大令以上。職銜自四品以上。至少皆有一二人躡迹其間。或爲僕圉。或爲幕友。或即其本身。以是能行其恐嚇眩惑神出鬼沒之手段。而星卜命相尤靈。然於平民則頗有保障之功。卽富商大賈。無號令而擅侵之者。爲首死。餘皆重責。若某當之案。其一例也。皆公子事後爲人言者。自公子出會後。不數月。何鍾皆相繼他往。莫知所向。范猶授徒於姑蘇。更閱年餘。民軍起義。范從民軍戰歿於陽夏。它日公子晤鍾。何兩人於某都督處。皆爲祕書員云。黨魁病歿。遺言曰。中國共和目的已達。吾黨當解散。今已無復組織矣。

賓福壽

賓福壽者。即以巧工爲東楊搆洞天春及紫霞塢之密室者也。爲人便辟善媚。能作威福。待工匠尤酷。當建築時。東楊賜以令箭寶劍。夫役有不用命者。可隨時手刃之。賓凡任事三年。前後所殺不下萬人。每有工役不順其意。輒牽而閉諸空室。積十餘人或數十人。乃於痛飲酣醉之後。令人纍纍列階下。自取手中劍駢劉之。呼號震天地。爲之赤。至快意。仍復飲酒。必酣眠始已。明日問之。不復記憶矣。醒時或亦追悔。然一醉又復如故。誠應劫之妖孽也。或當醉時欲殺人。而空室中無宿囚。或擇工匠之老醜不愜意者。爲臨時之點綴品。然非十餘人。終不快意也。其天生殘忍如此。然軍中見其人者。皆爲佻達軟媚。絕非莽英雄態度。而亦曠惡至於此極。謂之浩刦。尙何說之辭。

鍾芳禮

太平諸將最愛衣飾。凡一命之榮。無不文繡。至析圭儋爵者。悉衣錦繡纂組。金碧綯

爛紅紫繽紛。間以珠玉臂釧。渾如妖女。以爲必如此。乃窮天下之美也。故其服章雖有階級。而按之實際。惟以美富爲最尊。蓋與儒者之所謂以少爲貴。以樸爲尊者。絕對成反比例。此亦足以覘其人之思想程度矣。故太平軍取人。大約以三等。一能作書稟充記室者。（重在普過書札簿記。不必其果有才識。）二能裁縫衣服者。三任力役爲負擔者。三等中除一爲文人。三爲粗人。貴賤本不相侔外。惟位居第二之中材。獨爲太平軍中所極歡迎。則以上行下効。凡遇戰勝攻取。軍弁甫經休駐。必以裁製衣飾爲第一事。紅羅紫綺。紛映於鎗林彈雨中。不必挾美人於馬上。而五采炫耀。彷彿如娘子軍。及近處諦視。則一片穠豔之花。皆健兒也。故凱歌聲中。正舉國裁錦之日。然裁縫雖可叱嗟立辦。而齊紈蜀錦。皆係略奪而來。未能花樣翻新。自謀織造。及金陵建都。既歷有年所。則踵事增華。漸見進步。於是有織工之搜求。金陵本織錦產出地。清曾置滿人織造官於此云。每歲織造龍衣若干襲。東楊聞之首。請求巧匠。設典織官。天王許之。實則織成之錦。十之七輸東府。天王與諸王僅占十之三耳。典

織署工以男女分兩部。每部至千餘人。其長官曰鍾芳禮。本織工。以善媚爲諸王所賞。東楊尤嬖之。初以色進。旣而以心計工巧。能織新樣色錦。特充是職。時諸王競以龍鳳團鶴諸花紋相鬪麗。惟亦有等級。天王金龍五爪。諸王散龍四爪。其餘侯及丞相。或鳳或鶴。王后等婦女則皆鳳。貞人以下則五采花紋。（太平軍中稱命婦爲貞人）及芳禮任事。奏請以龍鳳多少之數爲階級。如天王五龍。東王四龍。南王三龍。西王二龍。北王一龍。諸王則皆鳳。亦以多寡爲等差。其餘鶴虎等皆如制。天王許之。於是官爵高者。衣飾益光怪陸離。令人不可逼視。芳禮亦請用金銀絲夾繡成紋。中嵌珠玉。其衣悉如劇臺上伶人所服。而諸王嗜好所在。反亟賞芳禮之能。以是芳禮漸占勢力。性漁色。旣爲女館所隔離。鬱鬱不可耐。署中女工俱屬女館團帥所統轄。芳禮僅授花樣於團帥。不能出入自由。後乃漸得結納侯裕寬。言於東楊。謂女工不經指授。故成績不佳。宜由芳禮調撥教誨。東楊始命特許女館中能事機織者。就署近地設工作場。由鍾芳禮每日入場教授若干時。其場仍由團帥兼轄。於是芳禮

因得肆毒於良家女子。女團帥知其與侯裕寬密切。曲意媚之。有抱冤而自戕者。不令上聞也。無何。女館遣散芳禮得美女十餘人。裕寬涎之。奪最美者數人歸。因是有隙。不恒與往來。及侯敗。芳禮竟免於禍。人皆歎其爲尤狡焉。

何李之獻房中術

諸王好男色。故多病。日東楊晚歲則竟眇。然漁獵之慾不少減也。及精力不繼。乃咸求媚藥以爲扶助。蓋粵西人素不信醫藥。有病則禱於天主。以爲遂無害。故天京所謂供奉之醫官。皆操房中術以自謀者也。其中最著者。有何潮元及李俊良二人。何本瘍醫。以軍士多暈狎頑童。其毒更甚於花柳。發時輒延何治之。或有效。及女館散牝牡雜收。花柳毒潛滋暗長。侯王多有不免者。何潮元遂得爲諸王上客。李俊良向業婦女兒科。能施避孕法。洪宣嬌尊爲上賓。薦入宮中。婦女皆歡迎之。天后賴氏有疾。本延某醫診治。亦御醫院中之供奉官。頗誠篤。不善僞媚。賴氏服其藥。少加重。宣嬌因薦俊良。俊良視某醫方。佯驚曰。此可服耶。賴氏以加重告之。急崩角道賀曰。此

實天后洪福使然。不然。早不可諱矣。賴氏以告天王。天王立命梟首。並殺其徒數人。卽署俊良典醫官。正後東楊日疾劇。使何李二人合商方藥。服之無效。李曰。吾有秘方。未識東王能否許一試用。楊問何如。李曰。選童男女之未及冠笄者。每晨未飲食時。預以甘露漱口。然後向日上餽之。餽三十六次而易。大約每日易十人。一月必奏效。東楊許之。於是廣徵童男女充是役。有色者或狎之。不如意輒殺。因是致死者頗衆。後卒無效。東楊怒。欲逐俊良。裕寬爲之請求而止。及東楊敗。二醫俱死於亂兵中。

洪氏四王

洪楊起事之初。以宗教迷信之感情。結合異姓兄弟之團體。其時在天王雖稱元首。而四王幾視同一體。故有特別之創格。爲歷史所無者。則所立國宗之制。不獨天王之族。而兼及於四王之族是也。凡天王支派以及四王血統。均稱國宗。無分畛域。此實君臣契合之隆規。足以上軼千古。然而呂東萊氏有言。好奇者實致禍之媒。深斥宋公立弟之非禮。今觀於太平朝之已事。殆亦有然。蓋東楊北韋相殺之禍。推原厥

始。未始非天王之過事尊寵。有以致之。始而倚信之專。繼而積重難返。終必至喋血殿廷而後已。哀哉。股肱心膂之臣。一旦芟夷斬伐。如秋風之掃枯葉。早知今日。何必當初。天王其亦有悔於心乎。然兩虎相鬪。必致俱傷。從龍舊侶盡矣。環顧左右。誰可與謀。孤掌之歎。所由來也。

明祖懲功臣跋扈之禍。遂大封庶孽以衛本宗。天王自謂明之苗裔。每事欲效法高皇。故於東楊北韋既誅之後。遂舉樞密重權。寄諸宗室。而於是五國宗一體之制始破。獨洪氏四國宗封王之例特開矣。四宗王者。仁發安王。仁達福王。仁玕干王。仁政卹王。皆於東楊敗後先後加封。蓋太平舊約。非有大功不王。國宗之位。比於侯相。無爵以王者。東楊手操政柄。雖天王不得假借。豈能私加封號於族人哉。至是一變前日之約法。如漢呂后之自王其兄弟。背漢高舊約不顧焉。天王之於楊。其心理不可揣而知之耶。先是仁發仁達等隨天王入金陵。驚劣無才分。置之國宗之列。食粟漁色。碌碌無所短長。東楊常防彼等逾分求榮。偶因仁達嗜吸煙。遇講道期會。失律後

至東楊勃然稱天父命。指爲大不敬。當立誅。天王爲之代求。且令仁達肉袒面縛。置壇下請罪。東楊不得已。始予杖百而罷。仁達退而欣欣。以爲幸。邀天父憐憫。赦過宥罪。其愚鄙若此。而東楊之威燄若彼。勝負豈可同日語哉。仁發尤蠢陋不識。一丁二人何足以繼東楊者。天王竟以國鈞重任寄托焉。彼後起之雄。咸推李氏秀成。而秀成率無一日得安其位。太平天國之運命。其顛倒蓋已可知。

仁發仁達售帖漁利

仁發仁達既得志。專務貪冒聚斂。舍飲酒食肉。曠比頑童外無他事。天王以爲二人長厚。必無東楊之傲狠爭權。敢作非度等行爲。而不知冒貨濫賞。怙惡縱奸。有一已足亡其國。況四者之無所不爲乎哉。當李秀成奔走蘇杭之際。東南財賦之權。適操太平之手。食貨流通。本可暢行無阻。秀成因欲爲思患豫防之計。奏請天王飭自王侯以下。凡有一命於朝者。各量其力。出家財廣購米穀。儲之天庾。設官督理之。俟關乏時平價出糶。如均輸故事。天王深然其說。事下樞府。仁發輩相謂曰。此亦一利權。

也。彼平糶之穀。止利貧民而已。於吾輩何與。不如乘其入穀時。吾輩科以重稅。在商人欲急售獲利。必不因此裹足。而其價仍攤於購者。在購者皆富貴臣工。豈吝是錢。錢者則吾儕之橐可充矣。衆皆曰善。仁達曰。否。否。設局收稅。以國家名義行之。則利必歸公。吾輩所得無幾。不如用鹽引牙帖之法。但設帖之額數。分上中下三等。上額可販米穀若干石。中下亦如之。此帖以樞府諸王祿秩歲支爲名。直接收入。無須撥解。而稍提其稅入公。大半可入私橐。雖天王知之。亦無所害。販商非執有帖者。粒米不得入金陵城。犯者以私販論罪。如是則法可行而利可獲矣。諸王皆以爲然。是時除安福二王外。其子弟如和元利。元葵。元春。元等。納十餘人。皆封王侯。擅權勢。均瓜分此售帖稅上額售價。有貴至千金者。及商販至下關之驗帖官。更任意抑勒需索。或指爲僞帖。或斥爲逾額。悉令補繳足納。百端挑剔。必取盈而後已。其人皆仁發輩之鷹犬。實與樞府聲氣相通。販商呼籲無門。漸皆裹足。而諸侯王又因販商成本加重。售價過昂。不願多出資金。互相推諉。雖天王下詔勸戒。恩威並用。終無可如何。而

仁發輩之奸。無有敢發其覆者。天王亦不復過問也。既而李秀成直奏其弊。勸天王明察廢除之。天王以詰仁發。仁發竟以奸商每藉販米爲名。私代妖營傳遞消息。設非洪氏帖。誰能辨別其邪正。此實係兄弟輩之苦心。所以防奸。非以罔利也。天王遽信其言。置秀成奏不問。及清同治三年。曾九之兵既圍金陵。糧道頓絕。城中竟至無米可食。天王始放婦女。汰冗員。至在宮中團草以食。卒以不救。苟非仁發等售帖壟斷之爲。必無若是之速。而仁發等竟相終始。未嘗因是受罰。吁。可異哉。

于王仁玕出使歐美

當仁發仁達售帖漁利之際。則仁玕之頭角嶄露。亦卽起於是時。仁玕本天王同祖從弟。自粵西起事時。已以年少多智冠儕偶。天王甚信之。及太平軍出武昌。下安慶。東楊忽建議。謂吾輩旣以歐西宗教爲國教。則與歐西聯絡之感情。自當融洽。今歐西盛強。非古夷狄之比。彼滿虜無識。致遭喪敗之辱。固已。若吾天國肇建。正當與之講邦誼。論平等。或可得其助力。今其人類多在上海。吾國盍速遣使者往。與之訂約。

業成若何酬報。藉可爲他日求助基礎。此誠今日要舉也。但使才不易。亟應遴選。吾視國宗中仁玕。才力過人。言動機警。却中使才之任。特未識彼願遠涉否耳。天王以問仁玕。仁玕欣然欲往。爲具裝以遣之。既至上海。而上海之歐人居停者。方以軍助滿清。白齊文雖反側。而戈登忠於所事。殊無傾向太平意。仁玕不得要領。且一時不得歸金陵。奮然謀爲歐西之行。乃由吳淞乘輪赴香港。旋由香港徧歷歐西。且至北美。復由美達日本。仍歸香港。渡海入粵。幾爲清吏所捕。僞爲乞者跳免。乃間關越贛省。渡江。因得至金陵。（詳後小天王後案中）天王得仁玕大喜。且藉以此知西洋諸國近狀。仁玕去已十年餘。舉朝比之蘇武持節歸漢焉。天王命封爲干王。位在安福二王上。自是干王之權漸重。天王之倚任。亦過於二王。仁發等頗妬之。然無如何也。干王爲人好矜意氣。使酒凌人。不能得士心。貪冒雖較安福二王稍可。而嫉賢忌能。亦其所短。首與李秀成生隙。反助仁發等擯斥秀成。不遺餘力。號稱通達時務。而不辨是非。不識賢愚若此。惜哉。先是干王初歸。傲然以外交大家自命。因以某國之旁

行書招白齊文至金陵。與計事。白齊文許相助。但索十萬金。干王爲之請於天王。立許之。李秀成建議齊文不可恃。其人浮猾。實無戰才。止圖弋利耳。干王大怒。面斥秀成之妄言。阻撓大計。罪當誅。天王念秀成有規取蘇杭大功。僅逐之。不令居金陵。干王遂以秀成爲奸人。請兵請餉俱不與。致有蘇州失降之事。而白齊文竟反側清與太平之間。坐收漁翁大利。絕無一定之傾向。旣而掠財遁歸香港。太平竟擲十萬金。干王猶詡詡然怙過曰。彼將向香港英督借精兵。代復蘇杭也。久之。齊文卒不至。而蘇杭以次歸清。干王始悔且懼。旋爲安福二王所賣。大憤。復逃去。或云。實爲天王作程嬰杵臼。扶嗣主往美國。金陵破。天王竟賴其力。以存後於海外（詳後）則干王之功固不可沒云。

一二王縱吳長崧通欵之罪

當清兵初圍金陵之際。城中糧已不繼。太平官之脅從者。或知其內容。皆存倒戈之念。自張炳元之事敗。偵察綦嚴。至是而四宗爭權。反覺疏弛。又加以糧食不足。人心

皇皇。於是有織營總制曰吳長崧者。本楚人。曾略地皖南北。少有功。天王忽調爲織營總制。蓋有人譖其臨陣不力。而因以調回。察勘之也。吳頗自恃長才。常謂東楊北韋旣死。石王又西去。其餘勇將漸盡。朝中則皆黃口乳臭兒耳。語聞於干王。大怒。拔劍斫地曰。鼠子何敢爾。吾當立殺却。召而侮辱之。吳知勢力不敵。暫事隱忍。然心益貳矣。會清軍有間諜入城。懸賞購獻城者。爵祿甚重。吳心動。乃招其人於家。款以酒食。密計接應勾通之策。往返數四。始獲定約。期且至。部下卒有私受干王偵探金者。得其狀。走報於干王。干王立遣衛兵拘吳。而搜其私室。果得信物若干。秘密盡露。干王乃奏上之。天王亦怒甚。以吳付安王鞠訊。時安王與干王爭權不洽。意大齟齬。惟天王不知。干王聞爲安王審訊。必翻己案。急求請於天王。欲以吳歸己。會天王忽染疾數日。不視朝。安王與國戚賴漢英相善。遂先令賴入宮陳請。吳實捕得干王之嬖童通於清營。方欲奏陳於上。而爲干王所奪。怨其培植擊寵人。特栽贓物以陷之。第問干王某童安在。則底裏不難盡露也。天王以仁發爲兄。且年長矣。不忍使其與干王

互訐。遂命寢其事不問。止令吳罰金數千。調守元武湖民籍庫。且令千王看管之。已。千王大驚。後聞安福二王竟受吳賄銀七萬有奇。遂甘心買已。乃拔劍往二王府尋。欲牽二王衣與之俱斃。以卹王仁政之勸始已。

千王阻李秀成遷都大計

卹王仁政亦疾王兄。年與仁達相若。而同祖分支。權稍亞於三王。然其妻爲天王寵妃。妹誼加姻婭。則又爲近水樓臺之一種。故三王欲探大內情狀。必藉手於仁政。因是亦有沆瀣相投之意。四王之團體乃成。凡天王一言一動。仁政逢迎於內。仁發仁達張揚於外。仁玕則以堅強之腕力。決斷而執行之。故羽翼已成。橫絕四海。雖有善者。莫能以疏間親而進一謀。決一策也。自東楊敗後之七八年中。純然爲四王馳騁之勢力範圍。仁發仁達旣以貪貨蠹法爲世詬病。足以敗亡而有餘。而仁玕剛愎自用。仁卹阿諛取容。其害亦有可證者。當金陵患糧之初。忠王李秀成建議遷都。非武漢即江西。蓋以糧道便利。且退則入川黔。或仍歸粵西。爲計至狡也。天王下其事於

四王令會議。三王俱唯唯否否。無能決擇者。獨仁玕毅然反對遷都議。謂金陵帝王根本地。明高皇帝以此建二百年基業。天命有在此。豈不足爲政耶。且吾天國爲世界眞主。天兵天將擁護洪氏江山如鐵桶。何故勞他人耽憂。妄議遷動。彼議遷動者。蓋皆有所希冀。欲攬權謀不軌耳。設有此心。可執天刑誅之。於是天王令罷此議。秀成聞之大懼。不復敢入天京。或告秀成叛去。已投清軍。仁玕言於天王。彼議遷都已。有異志。若不除之。恐爲後患。天王雖不置可否。然自是恒掣秀成之肘。不令有爲矣。顧忠王爲人誠懇。士卒樂爲之用。至是見其屈抑。頗有怨懟語。騰播人口。至有某某職官相率逸去者。仁玕知其下將解體。乃聳天王特設講道大會。宣布道理。以維繫人心。是日。仁玕爲值壇總管。主持一切會場規條。顏色若揚揚自得者。蓋已操必勝之券。謂此一場講道。必可挽將去之人心也。布置既定。鐘鼓大鳴。天王盛服登座。侈然大言曰。朕奉上帝聖旨。天父天兄命朕下凡。作九州萬國獨一眞主。何懼之有。去留任爾。我鐵桶江山。爾不扶助。自有人來扶助。我之天兵百萬千萬。妖兵豈能飛入。

耶。是時李忠王秀成方自浦口敗回。正欲泣奏天王。求速定補救之政策。乃未及登朝。卽聞此會場之設。趨而聽之。不覺戰栗毛戴。蓋語語針對。疑己之不忠於天朝也。會既散。忠王不敢復留。卽夕出城東去。天王亦置不問。仁玕猶對人曰。我略施小計。卽可驅逐老李於外。彼若不自量。妄思與我爭權。直尋死路耳。其忌克如此。

于王與堵王黃文金之朋比

仁玕雖忌李秀成。而與堵王黃文金頗投契。凡外事接洽。及重要物寄託。秘密消息之傳遞。皆惟堵王是信。時黃文金方在湖州。當同治三年四月間。金陵乏糧。天王憂慮計無所出。仁玕亦色厲內荏。於是排斥遷都議之氣。蹙亦漸衰。一日。天王召仁玕入宮。仁政爲副。小西王蕭有和亦在焉。小西王者。蕭朝貴之子。天王之甥也。寵信有大權。幾在四宗之上。惟仁玕輩行居長。天王之敬禮。似過於蕭王。實則親狎所不逮也。是日。天王便服倚榻。氣象愁黯。凝眸若有淚然。默坐良久。歎而言曰。圍城若此。卿等豈能坐視。若朕則旣受天命。當爲上帝守此天位。雖死不能移動分毫也。蕭王起

奏曰。妖兵一時僥倖。終不能勝過天兵。如今浦口有忠王李秀成。池州有輔王楊輔清。南陵有侍王李世賢。上游一帶。都有重將。一旦得手。此間妖兵盡成甕中之鱉。天王安心。不必憂慮。語未畢。仁玕亦奏曰。臣弟謂輔王侍王固皆可信。然恐勢力單弱。未可倚任。若忠王則心懷不忠。一日終當飛去。惟堵王黃文金在湖州。兵精餉足。臣弟意不如將太子及後宮妃嬪等。暫送彼處就養。設有變。聖駕亦可暫臨湖州。徐圖恢復。不難。幸勿坐困巖城中也。天王聞言。不喜亦不怒。更不置可否。惟有悲傷而已。久之。始曰。黃文金才德兼全。朕亦知之。但朕終不肯依人苟安。朕爲救漢人於水火起見。故欲推翻滿清。此是天道所許。事雖不成。後嗣必有繼朕志而起者。朕不再辱矣。語罷。泣下沾襟。仁玕嗒焉若喪魂魄。又久之。天王始悄然謂仁玕曰。後嗣一軼之存。惟子是賴。黃文金云云。留爲去路可也。仁玕唯唯受命。

蕭有和殺廖四妹

蕭王之羽翼。則以兩駙馬爲最著。一鍾某一黃某也。皆天王婿。鍾某稍和平。而黃則

狼戾如劇盜。年均二十餘。與蕭王馳馬挾彈。鬪雞走狗。絕似古所謂五陵年少。長安游俠者。每出則三人各挾從騎十餘。鮮衣怒馬。市中人皆避之。雖豪貴不敢撓鋒。當女館再設時。三人恒突入觀覽。任意游戲。有當意者。則命從騎扶之歸。館長不敢一阻也。干王知之。命女館長申明約束。不聽馳入。且加派軍士守門。蕭王知之。知爲己事而發。大恚。故命從騎闖入。守門軍士不許。兩相衝突。幾成惡戰。事爲宣矯所聞。責蕭王禁之。始已。蕭王以爲女館渠帥告其爲也。欲報之。時渠帥爲寡婦廖四妹。夙號貞潔。且其人强悍有力。無隙可乘。蕭王心不能平。乃遣其黨日夜偵廖之舉動。一日偵者走報曰。得確證矣。彼固與天將楊起發者有露水緣。起發曾宿其館中數夕。臥室中儘多證據。但掩捕之。不令得爲藏匿。事不難。水落石出也。蕭王喜甚。立遣其黨往搜。果得男子衣履數事。又箱篋中金寶無算。蕭王盡逮以來。姑不用刑。乃偪令廖作書與楊。令其速反。謂已有事面商。廖不肯。強使人爲之。而令其加手印焉。時楊方領兵攻揚州。得信果潛回。蕭王使人匿女館中候之。旣入。執以告。蕭王乃命與廖同。

縛而駢斬之。懸二首於長竿。二人舁之。徧游街市及女館中。甫入館門。諸女方出視。忽廖之首作變態。目口翕張。旋轉如轆轤。髮飄蕩欲墮下。視者大譁驚走。舁者力批其頰始止。衆咸謂死而爲厲。殆冤氣所致。蓋廖本無其事。爲蕭王之偵者所栽誣。而構陷成之者也。噫嘻。以從龍死事。豐沛舊人之眷屬。而又懷貞履潔。恪守其職。徒以得罪貴冑。猶不免殘其體而并污其名。亂世誠可畏哉。而太平朝之失政濫刑。亦可知也。已聞後天王仰藥殉國時。宣嬌已失蹤。蕭有和亦不知所往。據宮中人言。挾妻妾改裝遁去云。

蔣驢子

蔣驢子者金陵土著。乞食於城隅。爲趕牲口（俗稱牧驢者）者收養。卽子之。長而襲其業。洪氏據金陵。彼亦無計避難。仍爲太平軍士牧驢。反獲飽餐。性戇而忠樸。所畜驢較人健且馴。軍中呼之爲驢子。忠王奉朝請居京中。權爲四姓王所扼。意鬱鬱。偶遊清涼山。召驢子將事。忠王稱善曰。明日子至吾府。驢子唯唯。旣歸。驢子果至。忠王

乃命與之腰牌及憑帖曰。子爲驢馬車三行總管。凡金陵城內之驢馬車。俱歸子統轄。子願之乎。驢子拜謝。自是驢子爲趕牲口者領袖。且兼車馬。勢力大張。人皆私謂之天王。勅封大驢子侯。及金陵被圍甚急。四姓國宗及王侯等思他遁。輒命驢子計輜重夫役之費。井井有條。器物無所失。諸貴族無不信之。不俟忠王之推薦矣。及五月下旬。警耗日數十至。諸王欲遁而不可得。乃相與計議。欲括各家所有黃白物。輦致於城隅寂靜之所。俟得間而後出之。推究方法至再四。又求辦此可恃之人。僉曰。惟蔣驢子。乃筐之篋之囊之橐之。是時宮中諸妃嬪聞耗。亦托小西王等附載。凡獲總數至千萬而弱。悉付蔣驢子。令惟所安置。但令報告地址及暗藏符號而已。蔣驢子既受命。乃號召夫役數千人。進其頭目而語之曰。王大人等有金銀數千箱。命吾往埋於石城山某所。汝等各以部分領取。每人名下若干役。取若干箱。歸其資於頭目。先載至某花園池旁集會所候命。諸頭目皆唯唯。集會所者。本平時諸夫役飲博遊戲之機關通信處也。前有大池。諸夫役聞之。皆大喜。蓋希冀至此停駐。則可盡晚

間之樂。且或可窃取少許。以供揮霍。既而鑼鑼轉轉。數千車同時就道。驢子忽又出令曰。宮中頃有急信至。諸王妃等亦聚金銀數千箱。令我爲之埋藏。其物須在某荒僻所取之。爾等既去復來。尙可及也。吾不復招他役。使爾等可獲利。爾等意願否。衆皆曰。諾。於是衆皆踴躍爭先。願犧牲一宵之樂矣。驢子且再四囑曰。非今晚應役者。擯不用。按期不誤給倍價。衆皆爭先至荒僻所。荒僻所者。金陵督署後。即天宮後牆也。衆既至。俟發箱篋出。良久無耗。驢子亦不見。惟驢子之司會計者出語衆曰。驢子方在宮中。摒擋後始得發出。且爲時過早。亦恐耳目不慎也。衆亦爲然。散坐草地間。以待久之。司會計者又令人宣言諸人飢矣。今各給饘饘兩枚。聊以充飢。如何。衆皆爭取。絕無去者。至半夜。驢子始出曰。宮中已變計。各埋藏院內。勿復輦出矣。誤諸君休息時間。致勞久待。請照給運資。略加酒籌。如何。衆聞有資給。亦各願聽命。頭目既與驢子接洽。驢子忽又出令曰。須每人至帳房內領取。恐有冒領等弊。且防頭目侵漁。今遵宮妃之命。另賞頭目若干金。其餘則盡歸夫役自領。又曰。須魚貫而入。否者

捕下致刑官治罪。衆以驢子與宮中常通聲氣。勢力雄厚。孰敢不依。於是一一唱名授受。先領籌。次領金。出者入者。秤者裹者。相呼者。相扶者。擾擾終夜。至畢則天明已久矣。驢子復出。令曰。今日衆倦矣。明日先撥人數之半。往某所開窟。如願往者自行報名。俟夜間始得輦金至某處。衆亦唯唯聽命。是時所謂園池之旁者。驢車數千箱。金千萬。絕無守者。衆亦不計及也。有頭目稍黠者。問驢子金銀箱露置野外。保必無盜者耶。驢子笑曰。如此重載。誰敢輕動。雖野外何害。黠者心始懷疑。窃破一箱視之。則中皆瓦礫。私告驢子。驢子大駭曰。果然耶。吾爲諸王所賣。犧牲一身不足惜。其如衆人性命何。衆皆失色。於是黠者進曰。清軍得城在旦夕間。雨花台外城業已破矣。此甕中鼈。豈復能久。卽傾之池中何如。驢子若佯爲扼腕也者。曰。果如子言。清軍得手。吾輩亦死耳。尙何言。但事宜速。吾輩可卽從此亡命。否則恐爲宮中所聞。衆於是如議。傾之池中。不復往開窟矣。事旣畢。衆皆鳥獸散。驢子亦不知所之。甫三日而城破。清軍竭力搜括。無有及此金者。或知之。撈池中得箱。中皆瓦礫。於是大怒。太平軍

之狡謀欺已。置之不復顧矣。越二年。驢子自皖中挈眷屬歸。云與西商販葯得厚利。願購此廢園地起第宅。並此大池亦購焉。築垣以樊之。漸起屋舍數椽。工程甚緩。衆以爲彼勤樸故態。將省約工資。不之異。逾年。始有門庭。又逾年。漸具井竈。凡五年而規模粗具。又五年。則資本充溢。市塵多有彼之營業品。衆漸知其富厚。顧莫測多寡。又十年而花園住宅始竣工。宏麗與縉紳埒。卽今蔣園是也。其後日益富裕。戚串間始稍稍傳播。彼固得池中物起家者。是時尙有當日輦任之人。親入池中撈箱得瓦礫者。不信其說。往詰驢子。驢子終不言。及驢子死。其子待其僕役稍驕倨。僕役始忿而語人。當時驢子出池中金。實先得瓦礫三箱。而後得金。金反不在箱以內。乃知輦金之夜。實給夫役至他所。傾其金於池。而易以瓦礫云。計亦狡矣。至今蔣氏尙富甲金陵。惟相戒不作官。然每爲督帥注意。輒勒捐賑金至十餘萬不等焉。

胡元煒

胡元煒之初仕也。告貸戚友。得數百金。將入都。捐從九雜職。方在渡口僦舟。忽有一

人來共渡。與語甚洽。因結伴同行。入都後。僦屋共居焉。越月餘。其人忽問元煒曰。子來何事。曰。將捐官。曰。然則盍將履歷示我。元煒示之。數日後。忽謂元煒曰。吾已爲子上兌捐知府矣。子攜來之物。即可作歸費。大丈夫生當斯世。何必齷齪爲小官。且朋友有無相通。我有餘財。豈敢不爲子良圖也。元煒且驚且喜。遂拜謝云。不敢忘德而已。出都到省未久。卽奉檄署理廬州府知府。元煒資望尙淺。忽得權守雄郡。復出意外。蓋亦其人爲之經營。而元煒初不知也。及在圍城中。一日忽有人持名帖入署。元煒視之大驚。蓋卽代捐知府之人也。出都後已久不相聞矣。屬元煒母衣冠迎我。恐涉張皇。令外人知也。元煒迎入。拜述前德。其人謂元煒曰。子母然。吾將以十二月十七日下廬州。子能迎降。必受封王之賞。不然。則命在今日矣。且子受我德甚大。今廬州兵餉兩絀。決不能守。與其執迷而自速厥死。孰若報德以取富貴乎。元煒躊躇良久。旣已無可奈何。乃決意從賊。屆期果由元煒所守之門入城。廬民聞元煒從賊狀。方城破時。相率入府署。滅元煒之家。元僦降賊。賊使擔水執爨。旋授以僞職。後官軍

克安慶。執元煒戮之。

● 宮人楊氏

王老媽陷金陵九年。據述僞天王洪秀全一日到僞東王楊秀清府中。僞東王不來迎接。口出大言。怠慢無禮。僞天王以好言安慰。自怨自艾。許以禪位。退歸天府。卽傳集百頭目。議誅僞東王。令僞北王韋昌輝領兵夜圍僞東王府。殺戮一空。獨不獲楊秀清。越日於土穴上見繡龍黃緞鞋兩隻。因掘穴得獲秀清。誅之於市。梟首示衆。僞天王收秀清之女爲僞宮人。大兵克復南京。搜僞天王屍不得。有僞宮人楊氏指點埋屍處。因掘地得洪秀全屍。不用棺木。只用繡龍黃緞大被裹屍而葬。遂戮其屍而焚之。詢僞宮人楊氏家世。卽秀清之女也。

洪福創三合會於舊金山

輔清旣導洪福由歐至美。西友卽傾其產業以奉養之。凡華人有來美者。皆出資贍其衣食。結爲死黨。其後來者漸多。始創一會曰三合會。華人之在海外秘密結社自

此始。其所在地點。則舊金山也。其黨人相合之暗號。名曰三水共合。始創之祖。則曰齊福天。即顛倒洪福字而成。設會宗旨。純以排斥滿清爲主。蓋絕未變其太平朝之面目。但不能公然訓練兵隊耳。然其機關所在。則規模壯麗。約束嚴明。一如帝者之居。

李紹熙

咸豐庚申大營告潰。粵兵大股東下。旋陷蘇杭松太等處。勢若飛蝗。江浙幾無完土。滬城僻處海濱。以形勢言。是爲絕地。而開軍府。通餉源。竟以一隅翻全局。卒爲江浙命根。此豈言思擬議所能及。且當敵初至時。曾帥援兵未集。西兵亦未來。本城兵勇。以應調四散。城守惟招百姓。敵若力攻。勢難固拒。及聞李紹熙事。而後歎其中自有天在焉。紹熙粵嘉應州人。癸丑之亂。本爲會匪頭目。旋投吉撫軍營。賞六品銜。効力軍前。後加都司銜。派守東壩。及爲敵陷。復降於敵。得據崑山。繼而又思反正。密遞降稟入城。由是臨陣每張虛聲。空放槍礮。延挨幾閱兩月。及爲僞李王所覺。殺紹熙。方

飭下併力嚴攻。而我兵亦已雲集。夫事機之際。不能以寸。矧軍情至變。滬城苟失。則江浙之患。正恐未有窮期也。

開科舉

洪氏立國。不純如漢高所云。以馬上得之。乃雜以宗教迷信之性質。此其所蔽也。故他朝開國。無論其以盜賊以夷狄。一二書生爲之走筆。即可粉飾太平。蓋其勢順也。惟洪氏橫鯁一宗教之意見於中。雖欲粉飾太平。而儒士不爲之用。卽用亦不能盡其才。無他。其勢逆耳。當時天京之情勢。固尙屬武人政體。然豈無一二梟傑。欲借禮賢下士之名。以收拾人心。乃至見諸事實。則終苦於格格不入。何也。亦曰宗教迷信之力爲之。不如其已。強事敷衍。則非直優孟衣冠。乃至如狗升御座。豕人立而啼。適見爲怪孽耳。

科舉之弊。至晚清而已甚。高晚大論者。無不欲廓清而摧陷之。以爲快。奚待者。番之莽英雄哉。故書可焚也。文字可拭也。一切琳瑯秘笈。拉雜摧燒之可也。奚有於啼

晤之帖括。高頭之講章。破爛不正之頭巾。窮酸朽腐之學究老儒。卽微宗教迷信。亦當與天下更始。所惜者。正因宗教迷信之意識卑劣。不足以範圍高等之人物。一旦置身承明之庭。自慚形穢。而又有發揚著作以潤色鴻業之隱念。天然萌動。四顧無何。乃不得已姑藉無謂之皮相粉飾以自娛。於是科舉活劇。乃復演於武人遊戲之場。

科舉命題之怪誕

洪氏既入金陵之三年。宮闕落成。朝班漸整。適計天王聖誕將臨。羣下方共謀慶祝之法。或謂開講道大會。或謂演劇。或謂集女館諸婦女作天魔舞。其說不一。而皆不當。天王意。惟丞相何震川獨密上一奏。言歷朝皆以文章之士揄揚功德。若萬壽祝嘏。尤須搜詞摘藻。潤色太平。昔唐宋之盛。皆以科舉所得之元魁。賦詩奏頌。光照祝釐之宴。前明尤有新科狀元恭祝萬壽之盛典。天王陛下與天合德。同符高祖。豈可無文人學士。稱揚功德。以顯文治之隆儀哉。諸臣或言俳優聲色。以娛聖聽者。其事

皆鄙俗不足道。惟有及此開科取士。既可以收拾人心。且足以表聖明之禮賢下士。是一舉而兩得也。天王覽奏大悅。立召東楊等告之。東楊亦不阻撓。遂命各官預備開科禮儀。又恐一時無人應試。因徧徵男館中之稍通文墨者。給與紙墨犒賞錢。令其負笈從事。卽命何震川爲主試大總裁。有盧賢拔者爲提調。其與試程式亦無歲科鄉舉春闈之別。但大約判爲三場。第一場取中者曰秀才。第二場取中者曰舉人。第三場取中者卽曰狀元榜眼探花翰林進士。以次遞降焉。而所試之題目特爲奇異。蓋洪氏等既以儒書爲妖言。一切摧毀。儼然祖龍之再世。其他詩賦判狀策對等。又非其所習。惟所頒行之天條三字經真言寶誥。奉爲文字上之金科玉律。則舍此更無可以爲試士之具。且充其迷信詭誕之慣性。斷不欲以他種文學變亂其黨之耳目。故雖敷衍科第。仍以不背宗教之僞說爲目的。天王親諭何震川曰。科舉取士。朕能聽汝所爲。惟彼等士人。俱讀孔妖書。將來題目如何出法。若仍照妖朝用四書五經。此實萬萬不能。不如將此科舉作罷。朕但令其寫幾個字。倘書法圓光。朕卽賜

彼爲狀元。亦何不可。震川跪奏曰。天王勿慮。臣自有法。臣深知天條寶誥者。實天朝之士人所當誦法。此次科舉。卽取其中字句命題。亦如妖朝之尊奉四書五經者然。則藉此正可令士人知所尊重。後此欲應朝廷考試者。蓋非夙爲熟讀不可。何患彼等之軼出法外哉。天王始釋然。

某孝廉科舉述聞

某幼時曾從一老孝廉問字。孝廉嗜飲。輒於酒酣耳熱時。道其在太平軍中事。時清季失政。法網反不甚密。且已歷三四十年。言之可無害。然猶非密室中及酒後不肯言也。蓋孝廉固太平某年之探花。親與考場之況味者。先是孝廉教讀某王府中。開科令下。某王語孝廉曰。先生可平地飛昇矣。以先生之才。何患不得狀元。孝廉欲不應。而不敢出諸口。漫然置之。某王以爲默認矣。令從者爲之報名備卷焉。第一試卽爲秀才之元。場中與試者約不及千人。出題卽爲天父七日造成山海頌。又一題爲天王東王操心勞力安養世人功德巍巍論。但其若何評定優劣。某孝廉亦不肯道。

文字之若何矣。監場提調以及差役。無不索賄若干。幸某王已爲預備。尙可敷衍。否則彼等所交之卷。藏匿或毀壞。不得入主試之目也。第二場在首場之一月後。場規索賄更多。孝廉大窘。幸而尙有居停可指。彼等亦許書券以待出場後取償。孝廉卽書某王府取等字樣。胥役皆肅然起敬。立卽將卷首呈。故第二場又得爲解元。其題則爲立整綱常醒世莫教天光鬼迷解。天父爲姦生理人論。孝廉自言絕不解其題意。但鋪張頌揚天朝及天王東王語一篇。彼閱者亦不知若何爲佳。若何爲劣也。既而復越一月。第三場屆矣。此次場規更形巍煥。內外皆懸燈彩。中堂悉供香花。耶穌十字架亦在焉。其卷紙悉用紅綠黃三色爲之。四周描金作龍鳳紋。中作方格。一字大幾方寸。先有提調遣人宣告。此次卷將呈天王御覽。非同常例。須格外寫得工整。文亦不必過長。恰以滿格爲度。宣告畢。復索賄如前。孝廉仍書券與之。此次題目爲四海之內皆東世。眞道豈與世道相同論。孝廉繙視卷格。每葉三十六格。不過十葉而已。乃將所作草稿刪節。然後繕之。是日場中止百餘人。天明入場。午刻已闕無人。

矣。及出榜。孝廉名在第三。一例拜見座主。納贄見。是日。狀元榜眼亦在坐。狀元係一湖北人。貌蠢然侏儒。目灼灼無儀表。榜眼則妖麗如像姑。年僅成童。孝廉慙然有羞與爲伍之意。主司何震川據上座無語。態度絕倨。盧賢拔居次座。謂孝廉曰。子幾作狀元。以書法不佳。恐呈御覽時有碍。故置第三耳。歸幸語某王。探花亦大佳。子以爲何如。孝廉唯唯。旋出卷互視。狀元卷乃全書宋體字。如刊板然。退而謂人曰。雖歷窮千萬年。地盡南北極。斷無如此之考試。亦無如此談吐之主司也。

考試女子

粵賊踞金陵時。旣脅令士子應試。又考試女子。取傅善祥爲女狀元。鍾氏爲榜眼。林氏爲探花。招入僞府。令掌簿司批答。以獻媚。得諸逆歡。獨秦淮名妓王憶香者。爲僞都督施姓所得。佯爲歡笑。醉以酒。抽刀殺之。而自經於後樓。一班之僞科甲。能不愧殺成仁取義。曾不可以品類限也。

新進士朝儀

不可思議之
頒詔召入陛
不知傳臚即
之名爲王藹
陸紹遜。彼竟
二新進士外。
爛如世俗女
人有之。其下
禿頭無冠。進
顛在前。榜眼
遁去者。禮官
中斂之。苦甚

一金者。得食菜一盞。無金者。枵腹露立。雖呼籲無所問也。既而散歸。諸官府亦有來相賀者。或贈金銀作禮。頗有所獲。明日復入朝謝恩。又明日再入朝。則天王傳命有事召見。後此不必每晨入值矣。孝廉見無授職之望。仍從某王掌書記。間私詢某王。某等絕無職事。多此一番考試舉動何爲。某王笑曰。本爲祝壽耳。若授職。爾等文人能作何事。豈若仍作吾之掌書大人爲佳乎。孝廉亦笑領之。後此不聞有他。惟一月後。天王召狀元入爲內閣掌書官。榜眼則充東王之變童如故。餘多逃去者。及明年復開科。考者益寡。然仍取鼎甲如故。及東楊敗。此事遂不復舉云。

女館創設之原因

洪既據金陵。乃布號施令。釐革清成法。有所謂十戒者。此皆東楊欲襲前代規模。俱無足異。所異者。以所掠得之男女。隔離處之。遂籍諸女置一所。名曰女館。揚言天父道理。不許滿城士女相暱處。實千古未有之奇禁也。渠固言天父所命。然天王及東楊以至凡有王號者。皆得擁姬妾。則又何說。右之者則謂有此禁令。於亂軍淫掠之

穢德。不防自絕。似亦彼善於此。然聞圍城中人傳信語。洪軍固時時擢人眷屬者。特爲天將以上之有位號者所聞。則提其所擢者入館。而懲治其人。是禁令未必徧及也。後訪之老於太平洪楊者。始知洪氏之設此禁。亦自有故。

當洪氏設教聚衆之初。本藉天主基督餘緒。旁衍而側出之。教義竊取歐風。男女平等。無論老少母妻。一以姊妹兄弟相稱。並肩握手。法所不禁。於是大庭廣衆之場。多行色授目成之事。名曰親愛。親愛者一致頌爲美德。以故粵西老巢中之豪傑。類多兒女情長。桂林之圍。頓之年餘而不獲奏功。渠魁都携美眷。營壘中脂粉綺繡。薰籠虎子。無所不有。永安之役。始稍稍歛戢焉。然既立法於前。不能返汗於後。會東楊有寵姬者。忽爲某王所垂涎。竟援壑谷易妻故事。結事事無礙。皆大歡喜緣。東楊格於成例。無以相難。而心憾甚。及洪氏建號稱天王。大封從龍諸臣。東楊亦於此時開特別講道會。乃借天父附身。開宗明義發表此計畫矣。略言男女雖屬平等。而互相狎褻。實主所不喜。且主欲使爾等救世。須男女各盡其力。若互相狎褻。則必致力有未

盡轉妨害親愛之真義。自此以後。於言語握手禮節接洽外。不許同室居處。有犯者。天王可代主懲罰之。此者則蹈嚴刑。爾等勿貽後悔。於是出長沙。破武昌。雖亦縱掠。而三日或五日十日安民後。則男女不得同處。軍士眷屬皆別爲一隊。連營數萬。皆婦女。名曰姊妹營。或問東楊何時可遂家室之樂。東楊答以天京奠定。神器有歸。方克弛禁。軍士稍稍傳播。衆皆希望此一着。故自江漢順流而下。軸轡蔽江。勢如破竹。以爲一得金陵。則目的可達也。東楊亦知江南佳麗。所俘虜婦女必多。意欲大肆漁獵。遂其淫樂。在勢自以破除此禁爲要舉。故初入金陵旬日間。絕無重申故禁之議。會東楊心腹侯謙方者。狡黠如狐鬼。眼皆有青色暈痕。衆皆私號之曰青眼鬼。青眼鬼曾爲偵探入金陵。悅秦淮妓紅鶯。誓必娶之。太平軍既踐金陵。以爲必可得志。及訪之。知已爲北王韋昌輝所得。青眼鬼大恚。乃遣使矯銜東楊命往索之。昌輝不肯與。鬼勃然曰。所不使汝空花抱恨者。不足見侯某之能力。因緇紅鶯之美於東楊。并數北韋之惡。東楊信之。果使謂北韋曰。能吾一見。當完璧致汝。北韋先知青眼鬼矯

命。至是亦以爲僞託也。蓋東楊雖素有好色名。然在金陵未破以前。固儼然以講道師自居。故北韋以爲必青眼鬼所爲。益肆然不以爲意。遂答之曰。此禁鬻豈可示人。設易地以觀。某姬亦可來吾府中一供衆覽耶。某姬者。東楊所寵。青眼鬼之所進。云其胞妹者是也。使者歸報。東楊怒。卽欲遣衛兵往攻之。青眼鬼以爲不可。且恐事跡傳播。不足以服衆人。不如立法如此。彼必無奈何。而我則管領之下。囊中取物也。東楊謹之。於是復借天父降神。宣布新條例。洪氏不知其奸。遂畫諾而頒行之。

女館設團如軍制

館制。統天京中婦女約十餘萬人。分前後左右中爲五團。團如軍制。每團中以八方分隊。自東南西北至東北西北東南西南。各成一隊。或繪八卦形。乾坤震艮坎離巽。兌以別識之。每隊皆置隊長。官職如將軍。受節制於團帥。五團帥如天將。隊長下有百長什長各數十百人。一切號令儀制。悉以軍法部勒之。團帥以下皆用女官。得與東楊直接會議處置事宜。東楊以兼銜爲女館總稽察。其制實皆出於青眼鬼之手。

筆令市下。粵西舊部軍士頗譁然。東楊令間諜得其誹謗者。捕逮之。輒置極刑。北韋所寵紅鶯。竟閉入館中。旋由隊長薦升團帥。日出入東王府。而北韋之嬖僕某者。竟遭東黨訐告。指爲私入女館。處以極刑。北韋恨之刺骨。後此計殺東楊之毒。自此始矣。東楊又藉天父神語脅洪氏。盡出諸王於外。北韋亦在出中。瀕行。向東王府誓曰。不出三年。行見汝尸餵狗彘。家陷汙池也。東楊旣無所顧忌。意益肆。

洪宣嬌私縱紅鶯

初館中有金陵女子傅善祥。綽有文才。東楊稽察及之。賞其才貌。擢爲中團團帥。未幾託言選拔女侍史。主簿書批判事。乃量移府中。其缺以紅鶯補代。而女稽查天王嫡妹洪宣嬌者。亦與東楊有私。忌紅鶯妖艷。乃召而詢之曰。子知東王寵子之意乎。曰。不知。嬌曰。姑無論子亦念故主否。紅曰。妾受北王厚恩。匆匆訣別。未能一盡衷曲也。妾所以忍死相待者。正欲一覩故主顏色耳。嬌曰。吾爲子謀之。北王今方在桐廬間。不日有齋密札者往。吾當爲子請於天王而遣之。紅鶯頓首感謝。踰數日。紅鶯果

夜遁。東楊乃徧捕其左右參贊者及隊長等。付獄吏拷治。指爲通謀。罪至死者數十人。衆皆以傳善祥性慈愛。候其來館巡按時。爭求爲之緩頰。善祥允之。旋得末減。罰作苦工者三十餘人。由是善祥之名譽日隆。館中無不頌其恩德。惟洪宣嬌甚嫉之。

蒙得恩爲女館新總管

館址當金陵城西。關居民第四百餘戶爲之。前後左右爲四門。門禁綦嚴。脫無團帥隊長之憑信而私自出入者。殺無赦。男子或私探其母妻亦然。自紅營之遁。東府另加守門總監。每門三人。日夜更番不少休。私逃之罪亦加重。輒用點天燈極刑。將以震懾人心也。然尙時有逃者。逃則或獲或否。會邏者得匿名書。係館中婦女投與某軍士約私遁。事既舉發。株連逮治者甚衆。傳善祥輒左右護持之。大半得脫罪。洪宣嬌聞之。大不謂然。立馳東府。召善祥詬詈。挫辱萬端。東楊意憐善祥。微露不平色。嬌益彪怒。謂東楊輕已。且夙妬善祥之專房固寵也。忿語侵東楊。東楊少抵牾。嬌撫髀言曰。我豈慣仰人鼻息耶。請從此絕。東楊見其恨甚。欲追謝之。嬌遽出。升車去矣。越

日。天王果別任一人總管女館。而去東楊兼銜。東楊聞之。噀曰。此誠所謂三十老娘倒綳孩兒耳。吾能受乎。遣人往探之。則新總管者。洪氏之寵童。蒙得恩是也。得恩姣。暫如妖女。東楊初亦欲之。後爲洪氏所攪去。宣嬌愛其貌。又面首蓄之。東楊常怏怏不平。至是益難堪。乃日令其舊部爪牙伺察館中舉動。於是釀成大獄。而女館之局亦遂以終結。

女館中趙碧城之獄

先是蒙得恩以其嬖媚便佞之身。周旋天王天妹間。均得寵遇。用是盡惑之術。無所不至。當其未入女館時。本常爲天王物色良家秀女。或軍士所掠得者。飾之入宮。以充嬪嬙。天王亟賞其能。雖五虎六友。無以過也。及是益得恣其採掇。著爲例。日閱百人。有恣態過人者。別蓄一所以待時機進獻。凡吳娃越豔。皆爲夾袋中人物。因得於其間。烹鮮染指。女子之遭其荼毒者。不知凡幾。而館中前例之森嚴。破壞殆盡。相傳彼有容成素女祕術。雖雞鶩乳燕。無不入移春之檻。若既經瑕玷之璧。但令一施手。

術無不立成完璞。潔白無疵。是以儘彼淫縱無度。天王絕不疑之。卽優游於宣嬌之間。亦未嘗稍呈破綻也。顧館中正多懷貞履潔。抗志不甘受污者。得恩憾之。輒借他事肆其酷虐。有女子趙碧城者。秀曼殊色。向隸刺繡館中。爲女教師。負針神之譽。與傅善祥爲文字交。善祥爲之調護於東楊之左右。因得保全其志節。東楊雖漁色。然以愛善祥故。頗能信用其言。又見碧城端重高潔。知其非能媚已者。故遂置而不問。碧城因得帖然無寵。感輓之憂。凡宮中繡衣緞及各種屏帳裯褥等。無不取之館中。其次則東府之衣裙繁飾。亦皆碧城所掌。洪宣嬌曾愛其人。欲令拜爲義女。碧城唯諾遷延。卒未嘗如其意也。宣嬌銜之。日爲善祥黨。久思有所中傷。忽一日。蒙得恩召之入密室。云商榷天王新製龍衣事。洪氏故事。以黃緞繡龍爲帝服。適值慶祝千秋之期。將備新製。以邀天眷。故特召碧城議作法。碧城不疑也。無何。碧城顏色憤怒。忽忽而出。而得恩請假不蒞事矣。越一日。錦衣使者率緹騎來。徧捕刺繡一部人。下詔獄。云有謀逆大不道案。發現諸女皆皇皇。手足不知何措。旣入獄。又不卽訊鞫。始

覺狴犴之苦。較居館爲更甚也。碧城以領袖別繫東王府獄。命東楊審訊。東楊卽令丞相某君爲之。碧城極口呼冤。謂並非通情之證據。善祥爲之請於東楊。大約碧城可勿坐。而疑似數人。概與纒首極刑。讞定矣。突中使傳命告東楊曰。王之欲保全此妖女。固亦好生之心。但按其實迹。則萬無末減之理。王亦曾一聞彼之所爲哉。東楊問故。中使者曰。昨有蒙丞相奏稟至。并贓物纍纍。皆錦繡之冠。帔袞衣。而裂縫以便人觀覽者。天王驚問何爲。則片片吳錦。頗染杜鵑之血。斑斑湘竹。疑翻鴻溝之潮。蓋不獨以冠苴履耳。且公然以婦女之穢私。縫入褚中。而佯爲不知也者。殆將恃爲魔勝也。事旣爲同館人所發。刑官三日內。歷數彼黨之稔惡。極刑者二人。纒首罰徒作者。又數十人。讞獄已定。不復改移。幸東王勿爲所蒙。逆徒罪大惡極。不可復留也。東楊聞言。甚表同情。惟以善祥故。特爲碧城祈請免死。蓋原讞固應凌遲也。中使返命。洪氏先入蒙得恩言。促典刑者。卽日駢誅。碧城僅得降凌遲一等。已身首異處矣。東楊大恚。幾與天王大起衝突。蓋東楊擅權已久。一旦處處掣肘。不覺頓生取代之心。

由是抵牾益甚。

女館解散

東楊既惡蒙得恩盤踞女館。致已無可問津。而傳善詳向持女館可廢之議。目的頗堅。日夜伺推翻之機會。而於宣嬌與蒙得恩之行爲。尤爲刺骨。漸訪得蒙之曖昧淫毒。俱以告東楊。且曰。不去女館。此禍終不可止也。妾觀三年來。度支廩給。歲費數十萬金。徒養此十餘萬無用之女子。此種愚劣政策。實千古所無。而闔城之人。舍王侯將相有顯職者外。上自官吏。下至工農。俱不免鰥魚興歎。怨戾之氣。鬱爲荒歉。卽古所謂陰陽不和。雨澤不降也。今大王果能獨斷獨行。恩綸立沛。令館中婦女。各與軍士爲配偶。願尋故劍者聽之。如是而大王之功業益隆。人心益固。彼區區太平位號。豈足慕哉。東楊大悅。於是復借天父立說。逼洪氏畫諾。而一浹旬間。使四百餘戶之巨館。風流雲散云。

女館雖多弊竇。而不以冶容招禍者。安然可保旦夕。卽擇配命下。彼矯兵悍將。如餓

虎貪狼。大肆淫毒。有勢力者。輒擁十餘人以歸。於是中人以下及三十以上之婦女。俱無幸免之理。所恃者懸梁投井與服毒數事而已。清代官書謂女館分配之命下。賊酋皆各占其有殊色者。多至數十百人。雖位卑者亦不減十餘人。雖非實錄。而當時亂點鴛鴦。顛倒鴉鳳。致數年來全貞守潔之婦女。盡遭浩劫。則確有此情事也。相傳洪氏受東楊之請。意不欲施行。謀於丞相何震川者。震川言糜費天庫之巨金。以蓄養此無用之婦女。萬歲何取而爲此。且聞東府恆遣其心腹。至館中索賄。或選其有姿者充下陳。是留之適足爲東府財色之淵藪也。臣心以爲不如罷之。洪氏意始決。

當女館遣散時。洪氏以蒙得恩與天妹宣嬌爲判合總司令。東楊則以傅善祥與侯謙芳副之。蓋東府爭權。事事欲與天王埒。設有不順。輒借天父附身以抵制洪氏。故洪氏無奈何。然意深憾之。異日族滅之禍。實積於是也。時善祥主張恪守教義。令有保證確係一夫一婦者始與之。且略考其才貌性情之高下剛柔而爲之撮合。宣嬌

不然。聲明須重賄。凡納金多者得美婦。不問其已有妻妾及人品優劣若何也。善祥面爭其非。宣嬌老羞變怒。而批善祥之頰。善祥泣訴於東楊。遂不復出而視事。由是配合之權悉操於宣嬌。婦女之被毒者遂無幸免矣。

自女館散後未踰年。東楊敗。善祥殉焉。宣嬌猶命發其屍而焚之。且詈曰。子尙能助妖女斥我索賄否。

太平君臣多嬖嬖

古書有言。美男破老。試觀歷史中龍陽餘桃事。何一非昏騃敗事之君所爲。惜哉。太平天國之開國規模。不令遂室家之樂。而寧使易以嬖嬖之差。豈知俊僕狡童。恃寵讒佞。小則損私德。大則敗公益。其患甚於女寵。而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哉。彼太平天國之君臣。無論文武賢愚。無不廣蓄頑童。徧徵男色。騶從所經。必有幼稚數十輩。喁喁馬後。少者亦四五人。美其名曰公子。如閩人之契弟。如山門中之小沙彌。其爲穢德。又何容諱。且其亂政僨事。尤指不勝屈。姑舉一二以表其凡焉。

東楊寵倖侯裕寬

侯裕寬者。事東楊。卽侯謙芳之族弟。又如近今婦女之時妝。尤善媚術。東之怡。當女館嚴禁時。雖以國家王侯來。常與宣嬌並轡巡於館中。衣飾非縱於館中。婦女惟所欲擇。肥選瘦。指年稚齒者。不足以供一顧也。凡初與雖羞而不至忿。及驟遭污辱。恒以不然守志者。往往於事後捐生。以洩無辜。東楊非彼不歡。能離左右時。殊鮮李壽暉者。進裕寬之黨。飛報於裕寬。僅借吸煙爲名。荷校三日而已。蓋裕

有人求於楊者。但賄裕寬。無不如願以償。

侯裕寬黃啟芳陷張炳元

有廩生張炳元者。金陵世家。既陷太平軍中。眷屬盡閉於女館。孑然一身。爲東楊司筆札。惡裕寬之側媚。不之禮。且時呵斥之。裕寬心不能平。後炳元爲北韋索去。名曰過館。遂不復與東府往來。裕寬亦忘之矣。旋炳元有獻城反正意。密結黨羽至數十人。並親投江南大營。與滿將軍福興相約。且邀清弁田玉梅等入城。議於咸豐四年新正投降。開城門納清軍。北韋府中無知之者。會北韋之嬖童黃啟芳者。欲炳元書純扇。炳元不許。啟芳慙且怒。因事與裕寬遇。互斥炳元之短。裕寬囑令注意炳元劣跡。允藉手訴於楊。以害之。啟芳問其小廝某甲。張先生近日頻出何往。小廝曰。聞常往南城宿陳天將處。陳天將者。太平官陳桂堂也。時守南門。啟芳乃令小廝尾炳元行。探其蹤跡。一日。小廝告啟芳曰。吾儕盡遁乎。聞天將家某童言。張先生與天將連結。請滿兵大營入城。劫奪王位矣。吾儕留此恐遇害。啟芳曰。果有此事耶。他日張先

生復往。卽以告我。逾日。小厮踉蹌入告曰。張先生又往矣。啟芳乃自往尾之。炳元途遇其黨田玉梅。云陳桂堂已天王調守七里洲。事機不順。奈何相與嗟歎。炳元乃令作書致大營。告以須改期。啟芳馳歸告密。適北韋外出。軍士不聽命。乃亟馳告裕寬。裕寬以白東楊。立命衛士往捕之。則田作書已發。而他往營幹矣。惟炳元方坐待。因捕得之。令黃玉崑天侯拷訊。榜掠備極慘毒。不吐實。乃言啟芳私吸鴉片。恐已發其隱。故以是挾嫌。東楊命人搜啟芳之室。果得芙蓉膏及呼吸具。將捕往治罪。北韋另使一人易之。始獲免。於是啟芳與裕寬合謀。必死炳元而後快。因使人謂炳元曰。子必誣指某某。吾當釋汝。炳元笑曰。吾借子手。以毒攻毒。多死一人。則多除一害。寧不甚佳。於是盡誣指忠於天國者。以爲同黨。裕寬乃擇其與己不睦。及有資財可詐取者。悉敲剝之。前後不下數百人。反利用炳元爲虎倀。而炳元亦利用之以殺太平舊黨。久之。北韋大憤。請東楊治裕寬罪。東楊以詰裕寬。裕寬忿曰。彼自罹法網。而饒我耶。試問黃啟芳朝夕在側。將何以正國典。東楊以問北韋。北韋始無言。然恨裕寬刺

骨矣。且囚之與東楊有隙。卒致互傷兩敗。皆裕寬爲之。而炳元亦卒以裕寬故。受點天燈極刑。女館中之眷屬亦駢誅無遺類。其後裕寬卒爲啓芳所譖殺云。（按張炳元即炳垣。已見前編。因與東楊北韋兩府倖臣有關。其說較詳。故並存之。）

韋昌輝嬖童黃啓芳

黃啓芳本蘇人。寓金陵。父爲某宦幹僕。啓芳生而白皙妍美。洪氏入金陵。初爲天將某氏所得。以獻賴天侯。北韋見而索之。遂從北韋。北韋嬖之如寵妾專房。其他莫敢當夕也。啓芳爲人善媚巧言。舉止能得人憐愛。而性狡毒。旣以計陷害張炳元。復以相軋故憾侯裕寬。欲除之以快己意。會裕寬乘女館遣散之際。竊據色美者數人。東楊不知也。而宣嬌知之。心不謂然。而數其罪。裕寬雖投地自責。然寢忤宣嬌意。嗣宣嬌訴於楊。楊怒欲殺之。裕寬族兄謙芳爲東楊參軍記室。胞兄侯淑錢則掌膳夫。精烹調。東楊非淑錢所手製不適口也。二人均爲裕寬祈請。繼以涕泣。否則請俱死。且言裕寬甫娶婦無子。大可憐憫。東楊意稍解。令裕寬囚服人。將自詰問其狀。裕寬乃

泣訴冤苦。妻某氏。色妖豔。亦終
事如故。而納其妻侍左右。盡
相見。詭云已死。宣嬌心不平。乃
掩閣晝臥。宣嬌揭簾走視。則公
之態似甚適。而床頭執拂驅驅。
呼東楊爲兄。今日吾竟見鬼。市
聲曰。彼非鬼耶。吾能擊鬼。語畢。
笑而起翼之曰。吾已赦彼。終自
之。宣嬌持劍不釋。亦無答語。執
時。天父初附其身。頻頻呵欠。此
無算。東楊忽大聲作語曰。宣嬌
彼之主權。爾豈可私心與之。曰。

來爾有何面目。升天面主。爾須速自改悔。如爾所爲某某事。不犯天條。當誅戮耶。我尙赦爾。爾獨不背赦他人耶。須知侯裕寬能一心扶助爾兄。身體強健。亦是將功折罪。何可強爾兄立時殺死。爾若不聽。吾即使爾兄借手殺爾。爾時悔之晚矣。語畢。閉日片晌。宣嬌額汗浸浸。已無人色。手中劍不覺自落於地。鏗然有聲。此實太平軍中獨秘之催眠術。凡一降神。雖至獐惡不循禮者。無不五體如縛。肅然改容。迷信之心。理固應如是。非盡作僞可致也。於是宣嬌不待東楊之詞。畢頽喪欲死。宛似村嫗見偶像。不問其爲十姨髭鬚。體力不覺漸軟。雙膝垂垂。無心自屈。而懺悔之私。傾筐倒篋以出之。平時所不肯語其親愛之良人者。至此亦不容不口自陳述。神哉。迷信之魔力。而東楊之狡獪。能直抉其隱秘。用心亦不可謂不深也。至此則宣嬌妬殺裕寬之心。一天風雨。消歸無有。冰雪連朝。見日則解。其理誠有不可思議者。

宣嬌啓芳謀陷侯裕寬

宣嬌旣歸。不敢怨東楊之稱天父以辱己。然不能不憾裕寬之權力復出己上。中心

憤懣莫可言。宣乃往懇於北。韋適北。韋以事他出。啟芳竭力逢迎。頗足解宣嬌之怒。蓋啟芳本亦宣嬌面首之一也。窺見宣嬌之意。微以言餌之。宣嬌盡舉裕寬事以告。啟芳扼腕曰。以天妹之尊。而見屈於若輩賤人。此誠世界顛倒事。奴才不敏。奮區區之願力。或尙能爲天妹洩忿。宣嬌瞿然曰。小子能盡忠若此耶。啟芳曰。何敢云忠。亦爲天國除此毒害耳。試思北王有大勲勞於國。誰不奉爲福音。乃裕寬細人。竟敢設心陷害。致使東北兩府失和。王常言非殺裕寬。吾畢生之英武安在。故但與王計議。當無不如響斯應。而設有用奴才之處。則請冒死以從。宣嬌大悅。乃許以啟芳爲腹心。令隨時偵察機宜。再定下手方法。旣而北韋歸。聞之。亦爲宣嬌大不平。曰。此子罪惡已稔。東楊若再袒護。吾見伯有之門生莠也。逾月。指揮官魯大封爲清軍敗於豐縣。執奉使之丞相曾立昌送清軍。乞降某將軍麾下。旣而逃回金陵。變姓名曰黃昌漢。輦重金入東府。夤緣結侯裕寬。以先容於楊。竟復得爲指揮。尋升天侯。時東楊以曾立昌爲東黨重要人物。忽遭陷害。方懸賞購魯大封。爲立昌報恨。切齒未已。而不

知黃昌漢時時出入其門。化身術固妙不可階也。府中人雖多知其底蘊者。然以裕寬恃寵。終莫敢發此覆。會裕寬以事撻其廝養。廝養遁入北府。啓芳聞之。大喜。探其隱情。廝養俱告之。啓芳以爲奇貨至矣。引以告北韋。北韋使人私覘黃昌漢。得其實。爲魯大封之證據。且其從者願爲證人。因遽馳白於天王。立飭指揮逮捕。鞠訊吐實。且及侯裕寬得賄狀。於是天王下詔索諸東楊之門。東楊大驚。旣痛曾立昌之死。又恨魯大封之狡。而侯裕寬之累己名譽。乃至底無可庇。蓋北韋已搜得裕寬親筆與大封之交涉。呈諸朝廷。天王更怒不可遏。故事已無可挽回也。東楊縱恨北韋之藉此顯翹己短。然亦知裕寬之罪。萬目睽睽。業已共見。不得已。乃呈裕寬於法庭。天王命立即梟首。置魯大封點天燈刑。東楊旣失裕寬。懊喪者累日。頗有南內無人。雨淋鈴曲之感。卒乃納其妻侍左右。謂慰情聊勝無云。

復閣豎之制

閣豎爲我國帝制上宮闈之大污點。無論其把持權勢。賊害公是而已。且刑餘之人。

謂何肉刑之除。遠在中古。後世尙安得有刑餘司閹之制。太平天朝既知破除一切。奈何復揚此燄哉。聞金陵建都之始。亦已毅然廢除之。乃忽信一二細人之言。嘯枯吸汁。重播大惡。是豈不可以已乎。雖然。皆僉王不屏之害也。先是有李壽暉。壽春兄弟者。以柔媚得天王歡。後壽春事東楊。兄弟俱擅勢。以其無家室。不近婦女。或曰本奄宦。或曰天閹。未知孰是。但壽暉屢銜使命出宮。指揮朝列。威望炙手可熱。且時時巡視軍政。幾如唐時之觀軍容使。壽春亦勢與壽暉相埒。每事必爭先一着。東楊聞之以爲能壯己之聲威。非獨不責。且深喜焉。年餘。天王宮禁中時有宮人對食。事而非閹。監名譽益不佳。東府亦以姬妾多爲僕役所誘。大患之。慨然有復古寺人之意。二李因進曰。奴才少事舊奄人爲師。深知此中穩秘。常見閹割之手術。其事頗易。曾試習之。苟選壯健之童男數十人。供奴才奏技。他日於宮政上裨益之多。未可枚舉。吾王豈無意乎。東王大悅。乃曰。任爾於男館中自由指選。好爲之。如有效。當更爲天王宮徧易此輩。吾不爾靳也。二李因先徵幼童十餘試之。奏刀騞然。立死者至

四五其餘用藥敷治。創口不能適合。負痛至死者又二三。更數日。則十人盡死矣。二李恐爲東楊所知。獲重譴。乃更捉幼童十餘人。有知前次之慘斃者。俱逃遁不肯就。強縛而刑之。宛轉呼號。慘同刳豕。二李見手術寡效。方寸稍亂。刀技益不循理。死者愈衆。而敷藥終不良。縱不卽死。亦難善其後也。乃私訪於典醫李俊良。李躍然曰。胡不早謀。吾有善藥。必能使之奏效。雖然。何以報我。二李曰。千金不吝也。俊良曰。千金乎。卽以爲不吝。爾此事奏效。當得賞萬金。若其無效。身命且不可保。關係重大若此。而曰千金。吝乎不吝乎。二李曰。若然。君如使吾有效。吾卽當遵命。以萬金爲壽。俊良始允諾。及試。則果少死。然創旣合。輒又漲悶。不可溺而死。於是死者又數十人。前後死者計數百人。其存者數人而已。然亦負傷如廢人。不可使用。二李患之。忽某丞相府一竈下養者。云自河間來。其父常爲閹割業。能知其術。蓋河間固閹豎出產地也。二李亟以重金邀之來。懇使奏技。死者果少。二李大悅。報於楊。前後得奄童二百人。分遣天王宮及東府北府。適僅足用。幼童之死者實二千餘人矣。二李恐彼竈下養

傳播已事。爲東楊所聞。必獲罪。乃誘與宴樂。乘間戕殺之。以滅口焉。其殘忍如此。及東楊敗。二李以同黨誅。

沈良江之筆記

粵逆之亂。半天下。事平後。各文人記載。如癸甲撫談金陵記事。可憐集。僞宮記等。無不備錄。見聞以供采擇。而沈君懋良江春夢菴筆記。尤爲詳備。因撮其大略而摘錄之。據云。庚申辛酉間。僞宮婦女不下數千。大半吳越產。處女十三歲外。無完璧者。僞后一人。轄嬪娘一。愛孃二。嬉孃二。寵孃二。娛孃二。位列上等。僞王各有好女四。妙女八。姣女十六。姘女二十。妍女二十四。娉女二十八。媚女三十二。娟女三十六。媚女四十。自一品至九品。以僞妃二十四人。各轄婢女四。姘女四。娃女四。妣女四。始女四。一品至五品。更有則元女十人。六七品。更有妖女十人。僞幼主宮中。僞王妃一人。轄美人四。麗人八。佳人十二。艷人十六。位列一品至四品。僞女司以二品掌率六人。各轄女司二十人。其幼逆之淫。無復人理。處子過十歲。爲污辱而死者。不知凡幾。洪逆在

時。僞宮元女三人。皆以幼而免。洪逆死未及殮。已遍污之。死者二人。復於僞妃女宮中。選百餘人。日夕行樂。而洪逆之兄洪仁達。洪逆之甥蕭全福。洪逆義子四王相。又各乞數十人。以去。餘俱屏入女司。由僞正王娘袁姓主之。爲其擇配。袁本上元人。專司僞宮棄女。出入其手者。以數千計。當洪逆未死。責令各獻婦女。多選者列上考。曾有僞詔云。繼自今。四鄂來朝。萬方一統。東南貢大妹。西北獻嬌娃。太平天一統。天福儘堪誇。又有詔云。你們姊妹休違拗。肯來歡你。是要好。受打受罵。休悔恨。打是恩情。罵是箇。聞係洪仁玕所撰。逆極賞識之時。蒙得恩侯裕寬雅善逢迎。專司被擄婦女。已嫁者充女司。未嫁者充妖女。完璧者充元女。含羞逼辱。日死數十人。裕寬且進醫治元女之說。故八九歲以上。罕倖免者。

洪逆造作邪說。謂天父名耶和華。生五子一女。長耶穌。次卽已。次楊逆王。次韋逆女。曰宣嬌。洪逆義子僞四王相。本嘉禾人。貌姣好。性和平。惟淫荒無度。過於禽獸。五月間。天降大霧。傳僞詔云。現蒙天父降下甜露。繼自令大小文武天兵。大共變喫甜露。

不得喫飯。合郡茫然。不知所解。後又有僞詔云。真神能造山和海。任那妖魔八面來。天羅地網幾重圍。你到弟妹把心開。岳飛五百破十萬。何況妖魔滅絕。該天父好手段。妖魔萬算不當天一算。天兄好擔當。天兵一到妖魔盡滅亡。你們軍士暫行安息。朕今上天堂。向天父天兄領到天兵百千萬。大顯權能保固天京。你們軍士大共享昇平之福。至明日戌刻。竟到天上去了。荒謬不知所云。殊足令人絕倒。其僞詔中謂東王楊有和曰和甥。西王蕭全福曰福甥。干王洪仁玕曰玕胞。侍王李世賢曰賢胞。輔逆楊輔清曰輔胞。翼王石達開曰達胞。忠王李秀成曰秀胞。贊王蒙得恩曰恩胞。章王林紹璋曰璋胞。皆所謂一二等王也。衆逆中惟石達開文理優長。李世賢李秀清權謀機變。蕭朝貴勇藝絕倫。尙有作賊才。餘皆昏昏無能。祇可作刀頭鬼耳。僞試以每年二月初二日。軍帥文試。取信士一人。十二日武試。取藝士一人。三月初三日。監軍文試。取秀士二人。十三日武試。取英士二人。四月初四日。總制文試。取賢士二人。武試。取能士二人。五月初五日。省提學文試。每五人。取俊士一人。十五日武

試。每五人取毅士一人。逢癸酉兩年五月二十五日。集新舊官賢秀俊士考拔。每五十人取傑士一人。逢子午癸酉年七月初七日。省提考文闈中式者曰約士。十七日武試。中式者曰猛士。皆無定額。逢辰戌好末年九月初九日。正總裁文天試一甲曰狀元榜眼探花。二甲曰國士。三甲首名曰會元。以下曰達士。二十二日。武天試一甲與文試同。二甲曰威士。三甲首名亦曰會元。以下曰壯士。其癸好二字。係強改于支卯丑二字。當時有某生借應試爲名。大肆毀罵。先是洪逆聞人道某生才。因令製楹聯匾額。生書匾曰。尖卡斌傀。聯曰。一統江山百零五里。滿朝文武三十六行。後生分屍死。

僞服以黃緞繡龍爲上。黃次之。紅紫次之。青藍黑又次之。僞冠上三等。王用金。僞官用紗帽。鄉官用金。僞袍上三等。王黃緞繡金。三品以上黃緞繡花。六品以上黃緞。九品以上紅紫。以下皆雜色。馬褂上三等。王三品至六品與袍同。九品以上紅緞。以下黃布紅布。僞宮人以搭背代馬褂。以闊平簷垂纓代紗帽。餘皆同。別有縫裳。即闊管

褲鉏裳褲檔不扣縫而用鉏者。開裳卽開檔。褲散裳卽裙。散袍卽斗篷。遮腿分左右後三幅束於腰際。乃乘涼所用。皆僞宮女子之服。

金陵將復時。僞宮屢見怪異。僞巡查陳全發見西逆府前一物。遍身白毛。高二丈許。駭極而奔。婦女每於夜間見有穿號褂或頂帽者至。一見卽口不能言。任其輕薄。女尤甚。醒後卽形若木雞。不許他人入室。既而有無數獼猴。魚貫行城東。有長至五六尺者。旋散去。僞宮夜間曾有紅頂花翎面塗五色及黑衣丈夫多人。汚僞后賴氏等以下十數人而去。蒙逆長女爲一白衣藍頂。遍身皆毛之怪。所崇怪係美丈夫。僅十餘齡耳。來時火光皆作慘綠色。一日午後。有巨聲自東南來。旋聞無數鬼哭。似訴申冤二字。陽逆室中見有一白髮人。遇人卽笑。詰之不應。亦不懼。未幾隱去。僞宮中每見無數紅衣紅面人。立屋脊上指揮。洪仁達巢中見一頂帽蟒服者。叱之。數人皆一色妝束。真異事也。

指配

賊據金陵。立女館。以廣西蠻婦監之。夫妻母子不得見。及賊糧將罄。盡驅無色者出城刈稻。實則縱之使行。踰月。及下指配之令。設僞媒官司其事。凡男女年十五以上。皆報名。高格者配至十餘人。以次遞減。然祇許月晦同宿。餘日不得犯姦。或老夫得女妻。或狡童獲鳩母。顛倒仰勒。飲泣含冤。上元吳家楨詩云。六軍女館重關防。廿五嬌娃聚一房。輪盼今宵逢月建。滿城飛徧野鴛鴦。指此事也。令初下。投繯墜井。自刎服毒者。不可數計。

男妾

賊擄幼童。年十二三以上者。六千餘人。盡行閹割。而誤去外腎。死者十六七。秀清選其姿色麗者。傳粉裹足。着繡花衣。號爲男妾。如侯裕寬。李壽春。鍾啟芳。王俊良等。皆極妍美。有巧思。能以側媚得諸逆歡。久而出入簾幕。漸與僞妃嬪通。狎褻幾不堪言。諸逆縱之以爲樂。

珠帳

署某營都司方君。總兵而加銜提督者也。少陷於賊。投誠後征江陰。匪寇而得婚媾。詢女家世。故士人子也。美靜而能。頗有大家風範。方甚重之。誓將老於是鄉矣。後以積功。故職位漸峻。或言女之歸也不正。無以承誥命而肅家人。乃別聘金陵某氏爲妻。而降女爲側室。女卽以妾庶事其嫡。無愠色。無怨詞。而大婦卒不能容。誚讓谿刻。女惟背人飲泣。自歎實命不猶耳。未幾方病卒。女父明經先生至。欲挈之歸。而大婦兄弟輩不可。偪往金陵。後況不可知矣。方在賊中。嘗見忠王出其所攜金玉寶玩。別爲五等。最上者獻洪。次者自取。餘以分賞諸酋。有飾冠大珠如龍眼。夜置暗室中。光射五尺許。又選一分以上者十數盤。以銀絲聯爲帷帳。獻諸秀泉。謂暑日寢其中。自然清涼爽健也。甲子白門有兵。勇持碧玉如意。而售於市者。問其價。昂然曰。百金。彼固不知百金之未爲多也。

興國人之不義

洪逆之黨攻武昌。洪山時羅忠節守洪山。賊屢攻不下。募能破官軍者。當賞五千金。

興國人獨出應命。盡力攻擊。果破洪山。詣賊酋領賞。賊酋怒罵曰。汝輩不憚自殺。鄉里不義如此。留汝何爲。命盡殺之。興國人至今猶以爲大恥。

賄寇之被紿

道光末年。英軍入揚子江。阮太傅家居。與其徒江壽民等。募貲備盛禮。使人饋其統帶。爲揚城求免。時西兵本無意於揚。揚遂得無恙。已而洪秀全兵至。江亦賄之。如賄英之策。賊匪從旁去。不入城。踰時又至。賊仍入城屠掠。無異他處。而揚民恃有賄故。不遷。被難者愈多。江無以自白。遂投江中死。時丁儉卿晏在淮安。亦欲爲之。並先以棗子栗糕燈籠鷄子。蓋取早立登基之意也。後聞江死乃止。

洪秀全日記冊

日人光安眞益。前年在廈門收得一小冊。乃太平天國洪秀全傳道時所作日記。頁首有小印。篆文爲光大二字。冊中字跡模糊。且多行敬側。所記諸事。俱瑣屑無奇。此後有花縣硃印一顆。旁注細字一行云。教匪洪秀全日記備查。乃知係初時爲他案。

沒入者。其冊確非贗物。惟與後來事無干。故人或不之注目。以今視之。抑亦寶物也。

上帝會

秀全師事粵東狗頭山朱九。至粵西桂平縣。與其妹婿蕭朝桂比鄰。楊秀清深相結。又得廣東花縣人馮雲山。倡上帝會。自爲教主。入會者歲納番銀五兩。聚男女無拘。男不論長幼。概曰弟兄。女不辨婦姑。總曰姊妹。既立上帝會。秀全自以爲天父第二子降下。附會泰西教。謂耶穌爲天長子。已乃耶穌弟。稱天父名火華。諱火爲亮。華爲花。編造讚美經咒。以下元轉運。紅羊劫數已臨。入其會者。受享快樂云云。會規仿泰西教。亦尙禮拜。初每食必禮拜。羣跪合嘍。至金陵。以七日爲率。禮拜必夜半。辭云。讚美上帝。爲天聖父。讚美基督。爲救世真聖主。讚美聖神風。爲神靈。讚美三位。爲合一真神。真道豈與世道相同。能救人靈。享福無窮。智者踴躍。接之爲福。愚者醒悟。天堂路通。天父鴻恩。廣大無邊。不惜太子。遣降凡間。人知悔改。魂得升天。

洪氏外交政策

廈門有黨應洪氏起事。燒燬衙門。殺戮官吏。獨不擾夷人。且以書予之。述其意見。主義夷人心甚悅服。英水師提督派數人乘汽船入長江。三月十五日解纜。十九日抵焦山。越日到江甯。洪黨遙見汽船駛來。以爲夷人助清軍攻己。即然大炮隔岸轟之。破其舵尾。夷人并不還炮。急升白旗。洪黨中有知升旗之例者。乃以小舟赴汽船詢之曰。君外國人。此非商埠。君來此何故。對曰。我國商人雲集上海。南京有亂。恐有殃及池魚之憂。此日之來。欲與君等設法保護商人。道路傳言。多有謂洪黨專與英國爲仇者。故特來一問。今已訪知君等真意。此後釁端于我兩不相助。于爾勿害通商。書曰。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等其圖利之。洪黨見其言甚婉。意皆欣洽。遂送入金陵。見秀全。秀全與歷覽各營。以軍容之盛誇示之。因復之曰。通商大局。理所應然。理之所許。吾必許之。吾黨如果得志。彼此相安。斷無仇視。至若鴉片一物。遺禍中國。不可殫言。勿來爲便。英使者乃於三月廿四日去江甯。溯流而東返滬。天王使弟洪仁玕同行報聘。見英法美各領事。美領事曰。敝國正以解放黑奴。有南北州之戰。天王爲

人民爭自由。實東方大革命也。天王蓋遣使敵國。一通交好。仁玕反江甯。呈美領事書。天王即遣仁玕使美。時美領事歸國。齎國書同行。書曰。太平天國天王。告美國大民主。前上海貴國領事。以貴民主意。上書書達金陵。經東王閱過。承朕覽。以貴民主遠居海外。音問不通。翩然肯來。實洽朕意。特遣朕弟仁玕。遠使貴國。朕聞貴國重人民事。皆平等。以自由爲主。男女交際。無所軒輊。實與我朝立國相合。朕甚嘉賞。一切交涉事件。可與朕弟仁玕往還。凡貴國人民來我國者。皆上帝之子孫。朕必以兄弟相待。以後兩國永久和好。朕有厚望焉。

洪楊訐名妖術

洪楊之變。流俗謠傳。彼黨皆有妖術。然獲訊後。實無此說。不過彼等踵稗官小說之陳迹。假篝火狐鳴。以資蠱惑。而迷清軍耳目耳。當楚兵堵城之敗。逃出者云。親見有洪楊黨徒飛空。致全軍驚潰。嗣鞠老黨始知接仗時。彼乘槍煙迷漫時。各脫紅黃短衣。向空拋擲。清兵遙望。遂誤以爲能飛也。又譁傳有妖婦胡二媚。能呼風喚雨。騰空

指揮所向無敵。後有自彼黨中逃歸者云。彼黨實無他術。當對壘時。彼趁槍烟蔽障。人目。縛幼女長竿上。艷裝綵服。如賽會抬高故事者。烟散卽撤去。又有術名發猖。臨戰時。黨首喃喃誦咒。殺雞滴血。入藥酒。各予一杯。云飲此卽有天父天兄佑助。足避刀劍。實則投以猛烈之藥。令人焦燥。奮不顧身。所謂發猖者。發其猖狂耳。非真有術也。

酒罈之拒洋人

洪兵自北口而出大江。揚帆直下。官兵不敢當。獨上海道吳爽。即吳建章招集廣東頭猛船及民船十餘號。裝有紅毛大炮數十位。據小狼山。竭力相拒。衆寡不敵。卒爲洪黨所克。吳爽又獻策。聘洋兵及輪船助攻守。洪黨夜用酒罈。戴以雨帽。每罈掛小鎗一。浮水而下。黑夜昏闇。清風蕩漾。似人游泳而來。洋人懼其逼近。放炮攻之。連綿不斷。火藥將竭。洪氏伏兵齊出。擒輪船上大伙一名。洋人乃獻兵糧換之。彼此約不侵犯。計洪氏自廣西倡義以來。以南京殺戮爲最。屍骸積壘。淮河之水俱穢臭不堪。

乃修整明朝舊宮殿居住。建江甯爲天京。殿上懸柱銘二。一曰獨手擎天。重整大明新氣象。丹心報國。掃除胡族異衣冠。一曰虎賁三千。直掃幽燕之地。龍飛九五。重開堯舜之天。

陸建瀛之誤國

賊踞武昌久。向軍門晝夜襲擊。逆衆不能安枕。探知襄樊以北。已設重兵。而長江惟建瀛一軍。懦怯不足畏。乃定東下金陵之計。自永安至此。所擄男女近五十萬人。船以萬計。資糧軍火。財帛婦稚。盡置舟中。新舊賊步騎夾岸。旌旗蔽野。帆檣如雲。諸僞王皆衣黃袍。僞侯以下衣紅。繡龍織鳳。間以雲物及麟獅鸞鶴之屬。冠亦如之。時據船樓上置酒會飲。懸燈張彩。夜半照耀如火龍。晝擇男女姣好者。各傅脂粉。錦衣珠飾。俾執役於左右。後艚則鳴金擂鼓。絲竹間作。如世俗之戲。十番者。長江數千里。僅於老鼠峽東梁山兩遇官兵。未及交綏而退。總兵恩長陳勝元中礮落水死。而兩江督陸建瀛縮首金陵矣。建瀛之初出師也。中軍以上屬橐鞬。將弁整隊伍。敬候大師。

祭旗而建。瀛久不出。則與愛姬執手涕泣。不忍遽別也。

杭垣之陷

咸豐年間。賊擾江西安徽等省。浙江之軍。以常玉山昱嶺關四安鎮三路爲重防。其餘則覘賊所趨而調撥之。己未十月。江南借浙閩鄉試。皖南之人赴浙者。率由廣德四安徑從安吉孝豐山中抵杭。蓋小路也。自是人始知山中有塗徑。而賊亦偵探得之。庚申春。大軍圍金陵甚急。僞忠王李秀成欲救金陵。乃以悍賊數百沿路裹脅。由安吉孝豐餘杭越山而至杭郡。巡撫羅壯節公遵殿。以事出倉卒。未暇調兵。不知所措。數日而城陷。賊進攻滿城。將軍瑞昌悉力固守。而杭城內錫箔匠數萬人。羣起擊賊。又值金陵分大軍繼至。賊仍由此路遁走。大會羣賊攻陷東壩。乘金陵大軍之虛。攻陷老營。而東南遂糜爛矣。

捏造神兵

仙桃鎮爲鎮屬。沔陽同知林天眞攻之。殺賊方酣。突有悍賊。徧體插刃。繪面挂鬚。猙

獐若厲鬼。馬上手長矛。狂呼入陣。烟霧迷漫中。遙望從賊有躍身空際。高至數丈者。紛紛然飛舞上下。采色爛然。清兵駭異。天直倉皇搏戰。猝受重傷而死。事後詢之逸賊。則拋擲婦女衣服以疑之。又縛少女長竿上。艷裝綵服。佯作指揮狀。不知者遂驚以爲神。

蘇州失陷時之軼事三則

王貳尹者。需次蘇州。奉檄巡城。丙子夜至闔門。一官踞胡牀。侍者數人。謂曰。此何時。尙巡夜耶。王異其言。不暇詢問。過胥門。亦坐數人。曰。若何自苦。可速歸矣。王益疑之。急詣撫署。衆皆臥。語其閹者而出。則衢市已有呼譟聲。人馬雜沓。王避走小巷。遇賊於館門。問何爲。詭詞答之。且請指示生路。賊予以黃旗。令出葑門。曰。某司馬遣探軍情也。及門。門者果問。如言應之而行。由是觀之。蘇城之失。實內訌。非外入也。六門分守。布置釐然。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先是守城兵役。稽察惟嚴。行旅無金。艱於出入。有賁者不問人也。實求虛應。操縱行奸。遂使繁富之區。失諸寤寐。惜乎。

又婁某者。官通判。巡夜歸寓。皂鞮在足。賊至。倉皇無以對。一賊睨其足下。笑曰。幸遇我耳。若他人戮矣。我亦七品官。候缺湖南者。又聞賊酋納賁爲令丞等官。出入蘇常。藉爲耳目。章服輿馬。多金而豪。儼然與搢紳爲伍。衣冠鬼蜮。誰則知之哉。杭人姜少汀者。販賣古董於蘇州。賊付僞劄數十道。使出招募工匠。實至上海約內。應也。滬人獲而鞠之。姜謂僞忠王李秀成。帥賊四千。駐彭氏宅。新降兵勇不下二萬。則大營領兵官李文炳統之。別有三四品官五六人。皆降賊。領事如故。十日內冠帶出入。炫耀其徒衆。過此則從賊裝矣。

咸同太平年表

道光二十七年。粵西大饑。羣盜起。

三十年。洪秀全起事於桂平縣之金田村。清廷以大學士賽尚阿督師廣西。

咸豐元年。洪氏紀元太平天國。

二年。一即太平天國元年。洪軍解長沙圍。浮洞庭而下。克岳州。十一月。洪

軍破漢陽，入武昌。清湖北巡撫常大淳死之。清廷以在籍丁憂吏部侍郎曾國藩督辦本省團練，治兵於長沙。

三年「即太平天國二年」洪軍棄武昌，劫衆東下，舳舻蔽江，疊下沿江州縣。破安慶，旋下金陵。清江寧將軍祥厚、兩江總督陸建瀛死之。清欽差大臣向榮駐師金陵城外，號江南大營。洪軍攻湖口，湖北按察使江忠源帥湘軍出境助剿。七月，曾國藩創長江水師，以楊載福、彭玉麟統之。洪軍克九江，分股入湖北。清湖廣總督張亮基師潰於田家鎮。十一月，洪軍連下桐城、舒城，進迫廬州。清在籍給事中督辦本省團練呂賢基死之。十二月，洪軍克廬州。清安徽巡撫江忠源死之。洪軍下鎮江、揚州，分軍北徇河南直隸。洪軍克上海。清軍克揚州。

四年「即太平天國三年」正月，清湖廣總督吳文鎔戰沒於黃州。曾國藩帥師克岳州。洪軍棄常澧走。三月，洪軍又克岳州、常德、龍陽等府縣。四月，曾

國藩督師追擊洪軍於靖港。大敗。投水。旋遇救。上疏自劾。奉清廷旨革職。五月。洪軍下宜昌。枝江。松滋等處。清湖北巡撫青麟棄城走長沙。洪軍又入武昌。清誅青麟於荊州。七月。清軍又下岳州。大破洪軍於城陵磯。清廷給曾國藩三品頂戴。八月。曾國藩督水陸軍攻克武昌。漢陽。十二月。清水師捷於湖口。清江蘇巡撫吉爾杭阿克上海。進圍鎮江。洪軍以小艇襲清營。獲曾國藩坐船。並文卷。曾馳入羅澤南營。上疏自劾。

五年。一即太平天國四年。一洪軍大舉攻湖北。清湖廣總督楊霽退入德安。二月。洪軍再克武昌。清湖北巡撫陶恩培死之。洪軍溯漢直窺荆襄。九月。清援鄂之師潰於羊樓洞。江忠濟死之。十月。石達開由崇通入江西。連下新昌。安福。分宜。萬載等縣。袁州。瑞州。吉安。臨江等府。南昌戒嚴。清廷以官文爲湖廣總督。胡林翼爲湖北巡撫。

六年。一即太平天國五年。一清軍攻武昌。湘軍統領按察使羅澤南中槍卒。李續

竇統其軍。二月，清江西軍潰於樂安。曾國荃募勇長沙。北王韋昌輝殺東王楊秀清、昌輝，又爲洪氏殺國內亂。九月，清江西官軍福建援軍大潰於建昌。十一月，劉長佑克袁州，曾國荃克安福，晉攻吉安。胡林翼攻克武昌。漢陽楊載福、李孟羣亦連克黃州、興國、大冶、蘄州、蘄水、廣濟、黃梅，各府縣。曾國藩勞師九江。清江蘇巡撫吉爾杭阿戰沒於高資。金陵大營陷，督師向榮退屯丹陽。

七年「即太平天國六年」二月，曾國藩丁父憂，清廷賞假三月，回籍治喪。三月，清廷仍以曾國藩督辦江西軍務。曾國荃大破石達開於吉水。清軍克鎮江。

八年「即太平天國七年」四月，劉坤一克撫州府。張運蘭克建昌府。洪軍入浙江。五月，清廷以曾國藩辦理浙江軍務。八月，曾國荃克吉安。江西防務解。九月，洪軍連下皖南十數府縣。清湘軍統領李續賓迎戰於三河，死之。

曾國荃破敵於景德鎮。三戰皆捷。江西肅清。曾國藩定四路出師策。漕督袁甲三奏皖中糜爛。請飭曾國藩由河南光固進剿。曾國藩由黃梅移駐宿松。十二月。胡林翼進軍英山。洪軍克江浦。天長六合。儀徵揚州。清張國樑援揚州。又克之。

十年。一卽太平天國九年。一二月。洪軍克杭州。清提督張玉良赴援。克之。閏三月。清江南大營潰。欽差和春總統張國樑死之。四月。洪軍克蘇州。清蘇州巡撫徐有壬死之。兩江總督何桂清退走常州。洪軍乘勝又下常州。清廷以左宗棠襄辦曾國藩軍務。給四品京堂。曾國藩補授兩江總督。欽差大臣督辦江南江西軍務。曾國藩設淮揚水師。以黃翼升統之。清廷以曾國藩兼皖南軍務。八月。洪軍克寧國。清將周天受死之。洪軍進迫杭州。以地雷轟開外城。清浙江巡撫羅遵殿死之。左宗棠破敵於貴溪。連克德興。婺源。二縣。

李鴻章募軍廬州。

十一年「即太平天國十年」正月，洪軍由石埭分二路趨祁門，大營左宗棠鮑超破之。左宗棠大破敵於樂平。洪軍竄入瑞州，祁門路通。曾國藩移駐東流。曾國藩設太湖水師，以李朝斌統之。四月，張運蘭克徽州。左宗棠克建德。八月，曾國荃克安慶。時安慶入洪軍九年，至是始克。肅清東南之基以定。十一月，洪軍再圍杭州。清提督張玉良戰沒。洪軍入城。清杭州將軍瑞昌、浙江巡撫王有齡死之。洪軍克湖州。清在籍道員趙景賢死之。洪軍撲松江。洋將華爾帥常勝軍助剿。

同治元年「即太平天國十一年」正月，清廷以道員李鴻章署江蘇巡撫，多隆阿克廬州。曾貞幹克和州，繁昌。鮑超克石埭，涇縣。曾國荃克西梁山，彭玉麟克太平府。連下金柱關、東梁山、蕪湖等處，進迫大勝、秣陵二關，下之。遂圍南京。清廷以左宗棠署浙江巡撫。五月，都興阿克松江各要隘，進攻雨花台。洪軍克嘉定，進窺上海。松滬戒嚴。李鴻章帥程學啟、郭松林及英法兵，攻克南匯。

青浦、金山、衛各處松滬圍解。李秀成帥二十萬援金陵。曾國荃督諸軍禦之。

十一月，左宗棠克嚴州府。李鴻章克常熟縣。程學啟郭松林破敵於太倉。

二年，一卽太平天國十二年。正月，左宗棠克金華、紹興二府。龍游、蘭溪、永康、武

義、桐廬等縣浙東肅清。曾國藩自安慶東下，視師周察營壘。洋將戈登助

攻福山，破之，擒敵目朱衣點等。三月，洪軍自江浦圍清營。曾國荃遣彭毓橘

禦却之。清軍悉收內河要隘，毀敵舟淨盡。金柱關防務解。劉典克休寧縣。

縣李鴻章克太倉州。清廷以曾國荃爲浙江巡撫，左宗棠爲閩浙總督。四

月，劉連捷鮑超破敵於六安州。洪軍解圍去。鮑超克巢縣、含山、和州、皖北防

務解。五月，曾國荃帥李臣典攻克雨花台外城及聚寶門外石壘九座。曾

國荃會楊載福、彭玉麟攻克下關、草鞋夾、燕子磯各敵壘。劉連捷會水師克

九洑州敵壘。長江上下一律肅清。六月，鮑超移紮金陵神策門。李鴻章克

吳江。曾國荃克長干橋、印子山、上方橋各敵壘。八月，李鴻章克江陰。程

學啟破敵於寶帶橋。毀其石壘一。土壘三。郭松林克無錫。李鴻章克蘇州。誘殺降將鄧雲官八人。程學啟克濟墅關。陳提克江東橋。蕭孚泗克上方門。高橋門。七寶橋。土山。方山。各壘。

三年。一卽太平天國十三年。曾國荃克天保城。分兵扼太平神策門。金陵圍合。二月。李鴻章克溧陽。宜興。各縣。李鴻章克嘉興府。程學啟中槍卒。

左宗棠克杭州。曾國荃破敵附城月圍。挖地道。安放地雷。四月。李鴻章克常州。左宗棠克德清。石門。各縣。六月。曾國荃督諸軍。用地雷轟開城垣二十餘丈。清軍蟻附登城。克金陵。太平幼主洪福瑱遁。擒李秀成。洪仁達等誅之。

左宗棠會李鴻章攻克湖州。左宗棠克安吉。浙江平。九月。江西浙江清軍會破敵於廣信。洪福瑱走石城。席寶田擒洪福瑱。送南昌斬之。

太平天國軼聞卷一終

太平天國軼聞卷二目錄

肅順之心折曾胡

肅順之贊助中興

駱秉章爲襄尙阿所劾

祁文端之嫉賢愛不肖

翁文端議撤楚軍

胡文忠善用官文

閩朝邑之調和

官胡之乖牾

胡文忠之能用人

多炮之任用

黃開榜陳國瑞合傳

成功將軍之殉難

李帥戲稱文蝦

江忠烈公之殉難

科爾沁郡王之武勇

金陵之攻克

得勝口之戰績

陳國瑞之暴戾

錢江之創釐捐

王武愍公之殉節

太平天國軼聞卷二 目錄

二

曾文正之屢瀕於死

三河死事之慘

何桂珍之冤死

勝保之死當其罪

捻亂統兵大臣表

殺降之無理

賈令之先知

賊畏烏公

武昌之初陷

清河令之權術

九節銅縣

樓船

楊彭嶺

左舍人薦江忠烈

兩文節之取義成仁

江南大營死事紀略

吳文節被害堵城

朱伯韓之識張忠武

多龍鮑虎

李愍肅之流芳

好官殉難

馬生角

勞崇光之饋砲

崔提督之使酒復諫

林剛愍公是好男兒

朱洪章爲破金陵之首功

張晉祥言利之奏

幕僚爲中興將相

天青緞

鐵鎖

蛇山

雷再生。

王壯武張宴九嶷山

鄧亞魯之勇武

胡林翼之遠慮

溫紹原守六合記

江南大營之二次失陷

張國樑逸事

張玉良之顛躓

杭州之陷

假馬總鎮

卞令之死戰

何制軍之畏葸

官弁之分米

盤子壘之膠船

兩軍門之垂成死綏

炊飯太守

曾文正公知人

太平天國軼聞卷二 目錄

張阿寶

多隆阿之將略

客將戈登事略

洋將之儒雅風流

長勝軍始於客將華爾

太平天國軼聞

卷二

肅順之心折曾胡

肅順於咸豐年間。始爲御前大臣。貴寵用事。後遂入值軍機。頗擅威福。以驕橫獲罪。然其人機警敏給。實爲滿大臣不可多得之人才。是時粵賊勢甚張。而討賊將帥之有功者。皆在湖南。朝臣如祁文端公。彭文敬公。多瞢焉不察。惟肅順知之已深。頗能傾心推服。平時以座客談論。常心折曾文正公之識量。胡文忠公之才略。蘇常旣陷。何桂清以棄城獲咎。清文宗欲用胡公總督兩江。肅順曰。胡林翼在湖北。措置盡善。未可挪動。不如用曾國藩督兩江。則上下游俱得人矣。上曰善。如其議。卒有成功。左文襄公之在湖南巡撫幕府也。已革永州鎮樊燮控之都察院。而官文恭公督湖廣。復嚴劾之。廷旨敕下文恭密查。如左宗棠果有不法情事。可卽就地正法。肅順告其

幕客湖口高心夔碧湄。心夔告衡陽王闔運級秋。闔運告翰林院編修郭嵩燾筠仙。郭公固與左公同縣。又素佩其經濟。傾倒備至。聞之大驚。遣闔運往求救於肅順。肅順曰。必俟內外臣工有疏保薦。余方能啟齒。郭公方與京師潘公祖蔭同值南書房。乃挽潘公疏薦文襄。而胡文忠公上敬舉賢才力圖補救一疏。亦薦文襄才可大用。有名滿天下。謗亦隨之。之語上果問肅順曰。方今天下多事。左宗棠果長軍旅。自當棄瑕錄用。肅順奏曰。聞左宗棠在湖南巡撫駱秉章幕中。贊畫軍謀。迭著成效。駱秉章之功。皆其功也。人才難得。自當愛惜。請再密寄官文。錄中外保薦各疏。令其察酌情形辦理。從之。官公知朝廷意欲用文襄。遂與僚屬別商具奏結案。而文襄竟未對簿。俄而曾文正公奏薦文襄以四品京堂襄辦軍務。勳望遂日隆焉。此事爲高碧湄所述。碧湄與級秋皆嘗在肅順家教其子者也。

肅順之贊助中興

清咸豐十一年。各國聯軍入京。文宗挾后妃等走熱河。未幾崩。及梓宮還京。那拉后

遂斬戶部尙書宗室肅順於菜市。清祖制。凡宗室有罪。皆於宗人府賜自盡。不刑於市。此次不遵祖制者。以叛逆論也。肅既伏法。京師人莫不以爲大奸之除。非那拉后不能有此剛斷。頌聲徹上下。嗚呼。豈知肅順有大功於國。實隱成中興之業哉。咸豐間。左文襄會試入京。伏闕上書。痛陳時事。多觸忌諱。文宗大怒。革舉人。命順天府五城逮捕治罪。旨未下。肅陰命文襄逸。次晨旨下。而文襄已出國門矣。肅與文襄初未謀面也。曾文正皖南之敗。退守祁門。劾者紛起。廷議將改補。肅大言曰。勝敗兵家之常。臨敵易帥。兵法大忌。不如使之帶罪立功可也。文正遂與一心於兵事。卒平大亂。當欽差大臣向榮之沒于軍也。肅力舉張忠武國樑繼其後。文宗將許之。時長洲彭文勤蘊章在樞廷。文宗問彭曰。爾以爲如何。彭曰。張國樑究係反賊投誠。其心叵測。乃簡和春繼向任。而江南軍事大壞。庚申大營潰敗。張忠武陣亡。和亦畏罪自盡。兩江總督何桂清亦逮問伏法。向使從肅言。則張武忠必能支持。待曾軍南下。合圍金陵。決無江浙兩省之糜爛矣。肅之才識。非有大過人哉。直至今日。天下無知左曾二

公隱爲肅所用者。徒薪曲突。功人無功。千古傷心矣。

駱秉章爲賽尙阿所劾

咸同間用兵。楚材蔚起。其識拔而獎成之。展轉推挽以應名世之期者。駱文忠公也。公鎮楚蜀。經畫儲胥。論者以蕭何關中。寇恂河內爲比。以湖南復湖北。以湖南北復東南諸行省。雖勛望不逮曾胡之赫赫。而功亦偉矣。當賽尙阿之授鉞也。軍過湖湘。供張獨薄。賽因奏湘撫吏治廢弛。駱遂奉命內召。時粵軍業已躡及轄境。暫留籌防。嗣以力完危城。清帝亦知公可倚任。仍畀封圻有益於時局者甚大。設當日楚疆不警。文忠被劾入都。非列開曹。卽淪廢籍。二三豪俊。未必盡出風塵。賽尙阿一言。不幾長城自壞歟。

祁文端之嫉賢愛不肖

祁文端公累掌文柄。門下士私相標榜。推爲儒宗。以學問淹雅負重望。一時攷議辭章之士。與講許氏學者。翕然稱之。道光季年。以尙書入爲軍機大臣。與首相穆彰阿。

共事。無齟齬。咸豐初。遂爲首相。粵賊之踞武昌漢陽也。進陷岳州。以逼長沙。曾文正公以丁憂侍郎起。鄉兵逐賊出湖南境。進克武漢黃諸郡。肅清湖北。捷書方至。文宗顯皇帝喜形於色。謂軍機大臣曰。不意曾國藩一書生。乃能建此奇功。祁公對曰。曾國藩以侍郎在籍。猶匹夫耳。匹夫居閭里。一呼蹶起。從之者萬餘人。恐非國家福也。文宗默然變色者久之。由是曾公不獲大行其志者七八年。侍郎呂文節公賢基疏論天下事。頗忤政府。是時皖北全境糜爛。祁公請派呂公還籍治團練。無兵餉以畀之。呂公自陳書生不知兵。陛辭日痛哭而出。未幾遂殉舒城之難。刑部員外郎邵懿辰以經學文章名於世。性慤直。好議天下大計。與祁公學術不相中。又素與曾公善。時爲軍機章京。會粵賊北犯。祁公請遣懿辰出防河。人謂懿辰。黃河縣互千里。縱有勁兵數萬。且不易守。而況徒手無一兵者乎。此政府欲置君死地。否則以疏防罪君也。已而粵賊果渡河。輜輳輻輳。懿辰坐是鐫秩去。寇氛日棘。祁公乞病。予告。同治初元。徵用耆舊。復以大學士銜補禮部尙書。入值鴻德殿。適兩江總督何桂清以玩寇棄

城逮入刑部獄。輿論皆謂死有餘罪。祁公獨上疏力救。爲言路卞寶第等所糾。士大夫誦其彈章。交口稱善。由是清望益減。蓋好賢惡不肖。宰相職也。祁公於賢者嫉之如仇。於不肖者愛之若命。觀其好惡。可以卜其相業焉。

翁文端議撤楚軍

翁文端以咸豐初年入政府。後遂爲首相。力薦何桂清兼資文武。必能保障江南。迄蘇常告陷。猶不悟。力庇桂清。謀貲其罪。與端華肅順等共事。肅順尤橫恣。公未嘗迂之。庚申之變。乞病予告。亦以同治初元徵起。公條議時事頗備。不自上疏。詣軍機大臣請代陳之。其大旨謂楚軍徧天下。曾國藩權太重。恐有尾大不掉之患。於所以撤楚軍。削曾公權者。三致意焉。是時曾公負朝野重望。天子方倚以平賊。軍機大臣見而哂之。由是不獲再用。但有旨暫權都察院事。以疾篤辭。遂卒。（下略）

胡文忠善用官文

伯相遼陽文恭公官文總督湖廣時。宮保益陽胡文忠公巡撫湖北。文忠才氣卓犖。

以一行省之力。經綸天下事。文恭拱手以聽。遂成大功。海內兩賢之。然二公離合之始末。議者或未之知也。咸豐五六年間。粵賊陷踞武昌漢陽。蔓及旁郡。蹂躪數千里。是時文恭由荊州將軍改總督。凡上游荆宜襄鄖諸郡兵事。饒事悉主之。文忠駐軍金口。進規武昌。凡下游武漢黃德諸郡兵事。饒事悉主之。二公值湖北全境糜爛之餘。皆竭蹶經營。各顧分地。文忠尤崎嶇險阻。與勦寇相持。獨爲其難。督撫相隔遠。往往以徵兵調餉。互有違言。僚吏意嚮。顯分彼此。牴牾益甚。文恭於鉅細事不甚究心。多假手幕友家丁。諸所措注。文忠尤不謂然。既克武昌。威望日益隆。文恭亦欲倚以爲重。比由荊州移駐武昌。三往拜而文忠謝不見也。或爲文恭說文忠曰。公不欲削平巨寇邪。天下未有督撫不和而能辦大事者。且總督爲人易良坦中。從善如流。公若善與之交。必能左右之。是公不翅兼爲總督也。合督撫之權以辦賊。誰能禦我。文忠亟往見文恭。推誠相結納。謝不敏焉。文恭有寵妾。拜胡太夫人爲義母。兩家往來益密。饋遺無虛日。二公之交亦益固。文忠於是察吏籌餉。選將練兵。孳孳不少勸。文

恭畫諾仰成而已。未嘗有異議。每遇收城克敵。及保薦賢才。文忠輒陰主其政。而推文恭首尸其名。朝廷以文恭督湖廣數年。內靖寇氛。外援鄰省。成功甚偉。累晉大學士。授爲欽差大臣。寵眷隆洽。文恭心感文忠之力。而文忠亦益得發舒。凡東南各省疆吏將帥之賢否進退。與大局一切布置。每有所見。必進密疏。或與文恭會銜入告。文忠所引嫌不能言者。亦竟勸文恭獨言之。訐謫所定。志行計從。人謂文忠有旋乾轉坤之功。不僅澤在湖北也。

閻朝邑之調和

胡文忠遣太夫人喪。得旨賞假百日。營葬後。卽起視師。駐軍皖鄂之交。省中大政。皆歸文恭公主持。文恭聽已革總兵樊燮之訴。奏劾湖南巡撫幕賓。今侯相左公。左公爲文忠同學友。文忠嘗薦其才可大用者也。旣被嚴劾。文忠慍不言。貽書曾文正公。密解其獄。且薦左公襄辦江南軍務。文恭有門丁頗爲姦利。奔競無恥者。多緣以求進。文忠所素欲參劾者。文恭薦之。得居要地。府中用財無訾省。不足則提用軍餉。耗

費十餘萬金。文忠積不能平。獨居深念。若重有憂者。當是時。今協揆朝邑。閻公以戶部員外郎總理糧臺。兼運帷幄。往謁文忠。請問言事。文忠屏人以督府事告之。曰。方今籌餉如此艱難。而彼用如泥沙。進賢退不肖。大臣之職也。而彼動輒乖謬。今若不舉實糾參。恐誤封疆事。爲朝廷憂。吾子以爲奚若。閻公對曰。公誤矣。夫本朝二百年中。不輕以漢人專司兵柄。今者督撫及統兵大臣。滿漢並用。而焯有聲績者。常在漢人。固由氣運轉移。亦聖明大公無私。剗刮畦畛。不稍歧視之效也。然湖北居天下衝。爲勁兵良將所萃。朝廷豈肯不以親信大臣臨之。夫督撫相劾。無論未必能勝。就使能勝。能保後來者必勝前人耶。而公能復劾之耶。且使繼之者或勵清操勤庶務。而不明遠略。未必不顓己自是。彼官至督撫。亦欲自行其志。豈必盡能讓人。若是則掣肘滋甚。詎若今用事者胸無成見。依人而行。況以使相而握兵符。又隸旗籍。爲朝廷所倚仗。每有大事。可借其言以得所請。今彼於軍事饒事之大者。皆惟公言是聽。其失祇在私費奢豪耳。然誠於天下事有濟。卽歲捐十萬金以供給之。未爲失計。至其

位置一二私人。可容者容之。不可容則以事劾去之。彼意氣素平。必無迂也。此等共事人。正求之不可必得者。公乃欲去之何耶。胡公擊案大喜曰。吾子真經濟才也。微子言。吾幾誤矣。由是益與文恭交驩無間言。文恭亦敬服之終身。迨文忠薨於位。未幾而文恭劾巡撫嚴公澍森去之。威毅伯曾公巡撫湖北。又劾文恭去之。湖北從此多事。其閔整富强之績亦稍隕矣。後人於是益以文忠之能用文恭爲美談云。

胡文忠之能用人

胡文忠以道員募鄉兵擊賊。隸曾文正公部下。追賊至江西。文正密薦公才可大用。俾率師援湖北。當是時。羅公以甯紹台道赴援湖北。公一見。執弟子禮甚恭。雖僚屬語必稱羅山先生。事無鉅細。諮而後行。詢其軍將吏之勇怯材鄙而擢汰之。羅公亦稍稍分其衆隸公。俾部勒其士卒。由是盡傳楚軍規制。變弱爲強。自此始。羅公力攻武昌。被重創。三日薨。公哭之慟。以弟女妻羅公長子。舉其裨將李忠武公續賓代領其軍。勇毅公續宜佐之。時李公父母皆篤老。方事之殷。以不能歸省爲憾。公爲迎養。

其父母晨昏定省。如事父母。日發書慰二李。二李皆感激。願盡死力。忠武既克九江。鼓行而東。師銳甚。會援賊大至。戰沒廬江三河鎮。公方奉太夫人諱。有旨百日後起視事。公具疏懇辭。忽聞忠武死。綏遂投袂起。以大事屬勇毅公。俾鳩潰散。修守備。弔死療傷。期年而後用之。且謂之曰。迪庵。自任滅賊。而賁志長暝。吾誓爲竟前功。以報死友於地下。當與弟勉之。迪庵者。忠武公字也。勇毅於是日夜訓厲其衆。衆益奮。南解寶慶之圍。北奠淮西地。大敗悍賊陳玉成之衆於挂車嶺。賊再竄湖北。再平之。勳望隆然。不數年。超擢安徽巡撫。

多鮑之任用

曾文正公素有知人鑒。所識拔多賢俊。胡文忠公常從問士大夫賢否。聞曾公有一言之獎。輒百方羅致。推轂惟恐不盡力。或畀以軍寄致大用。是時公所擢任於儔人中者。又有忠勇公多隆阿。今一等子提督鮑公超。多公性頗忤。而老於兵事。饒智勇。鮑公後起。以饒果克敵功尤多。二人不相下。公因激勵而兩用之。謂多公曰。鮑超蠢

悍。非兵家所貴。賴吾子庇廕。以有今日。超之功。皆子之功也。幸始終左右之。謂鮑公曰。多公言。汝勇而無謀。汝能奮功名。無蹉跌。則可以間執人口矣。勉之。二。郎河之戰。賊來益衆。超將退矣。公遣騎馳書告曰。寇深矣。如林翼輩。生死無足重輕。君威名蓋世。宜自重。盍少退。超益力鬪。遂大捷。

黃開榜陳國瑞合傳

黃開榜字殿臣。湖北人。所行無賴。不齒於鄉里。流寓河南沙溝營。王都司奇其貌。王無嗣。以女妻之。隨營差遣。得額外。未幾王卒。宦囊數千金。盡爲黃有。日縱淫博。同伍逐之。被黜除名。年餘聞皖營募勇。遂往投軍。閱三年。累積戰功。得參將。臨淮關克復時。其部長於俘虜中。得一少年。充火兵。黃出巡營。見火兵狀貌奇偉。問其姓名。少年對曰。小人姓陳。湖北人。陷於賊中。今幸逢大人。重見天日。願效犬馬之勞。以供驅策。黃大悅。收爲義子。命名國瑞。字慶雲。易姓黃。隨黃擊賊。屢立戰功。年餘。黃統水師鎮高郵。國瑞官陞副將。晉總兵。吳棠爲漕督。奏請幫辦軍務。未幾山東白蓮教匪作亂。

國瑞時奉僧王命。進勦教匪。兵出隊。盡賜以酒。誓不克。母生還。時賊鋒大熾。寡不敵衆。全軍覆沒。逃回者僅四十餘人。盡斬之。明日雷雨大作。國瑞身先士卒。直逼賊壕。礮梯將半。賊以撓鈎鈎住國瑞辮髮。危甚。陡然霹靂一聲。賊驚鈎落。國瑞一躍而上。衆隨以登。三晝夜掃蕩長城七十墟。于是國瑞威震海內。僧王代爲奏請歸宗。苗霈霖叛。國瑞奉命出征。山東父老牛酒競餞。爲立陳將軍生祠於剡城之陽。陳軍攻苗匪。一晝夜盡破數十墟。苗霈霖帶數卒遁。爲王萬青總統執而戮之。苗匪平。天子嘉之。欽賜國瑞黃馬褂頭品頂戴。加黃開榜提督銜。爲其爲國得將也。陳督兵嚴而好殺。罰罪不顧親朋。不好婦女。喜與僧人交。嘗言功成名立之餘。退隱名山古寺。爲方外遊。終其天年。於願足矣。其出兵身先士卒。戰無不克。攻無不利。性燥急。與人論事不合。當面斥之。酒後使氣。嘗統親兵百人。帶刀直闖吳漕帥署。大門閉。拔刀劈門。吳漕帥調兵禦之。陳兵潰散。漕帥奏參陳瘋癲亂法。陳由此休職。奉命入都云。

成功將軍之殉難

副將周公鼎熊。字輔臣。四川成都縣人也。性惠愛。喜聲詩。有古儒將風焉。粵匪之踞鎮江也。犯公營。圍數匝。公遣裨將出。詣金陵節帥求援。與賊相持五日。擊殺過當。會水道斷絕。軍士求飲不得。渴死者相繼。賊攻益急。公度援不可待。乃布火藥帳下。具衣冠危坐。暗然火繩藏衣袖間。命壯士彈琵琶。調久不協。公笑曰。爾方寸亂耶。乃從容手自揮弦。賊疑不敢進。久之。知公虛實。遂蜂擁而入。公發火自戕。一營皆燼。賊衆之先入者。亦隨而殪。實五月五日也。向節帥以聞。詔贈公武功將軍。公之遣裨將也。裨將謂公顏色不至被禍。公笑曰。臣之死忠。臣之不幸而幸也。豈有顏色或異者。子有老母。子爲我求救可乎。裨將歎息泣數行下。遂躍馬突圍而出。裨將姓蘇。名如松。丹徒羅志讓爲之紀略如此。

李帥戲稱文蝦

粵賊十餘萬自蘇來。分十二枝。四面馳突。圍程軍門學啟新橋營數十匝。李帥聞之。親勒兵馳救。所部卒離皖數月。不得一當賊。至是勇氣百倍。軍門望見帥旂。亦突圍

夾擊我兵無不一當十。賊大敗奔還。是役也。有一卒殺數十人。最後遇一悍賊。鏖戰良久。兵刃俱折。至以手相搏。互殞於地。賊取其斷刀。刎其頸。卒亦以拳搥其胸。正危急間。忽見賊失其首。躍起驚視。則一卒手斬賊頭去矣。李帥嘗言前數年以編修從軍。每親出擊賊。軍中呼爲武翰林。我戲應之曰。僕乃文蝦耳。蓋滿洲中稱侍衛曰蝦。新武進士入侍衛學習者曰拉蝦也。先是外國人輕中國兵以爲無用。至是戰乃稱中國有人。

江忠烈公之殉難

新寧江忠烈公忠源。生平忠孝大節。出於天性。猿臂長身。目炯炯有神。顧盼磊落。與人交。披肝瀝膽。終始不渝。尤愛才服善。聞人孝友節義事。務成就闡揚之。嘗以公車至京師。曾文正公目送之曰。此人必立名天下。然當以節烈死。是時天下尙承平也。後江公知浙江秀水縣事。卓著循聲。丁憂歸里。會廣西洪楊等賊。勢熾日張。江公出參副都統烏蘭泰公軍事。甚相契洽。烏公旣遇伏殉難。江公遂自募楚勇千餘人。與

賊搏戰。楚勇出境勦賊。由此始。廬州知府胡元煒具稟告急。詭言廬州糧械極富。團勇多而得力。江公以爲廬州重地。有可守之資。而棄之可惜也。乃分所部之半留守。六安自率其半。馳赴廬州。問元煒以守具。則糗糧軍火一無所有。守城兵僅元煒腹心徐淮所募勇。及公所募六安勇各數百人。皆新集不足恃。廬州城大而圯。兵勇人數不敷一門之守。江公悟爲元煒所紿。且知廬州城萬無可守。然旣已至廬。不肯爲棄城退守計。又怒元煒不能布置於平日。復詭詞貽誤於臨時。每見必斥責之。元煒遂伏匿不敢出。江公巡城。見水西門枕高阜。環城一面皆山。度賊必據山俯攻。因部分文武吏守城。而自守水西門。下令有能助守城者。悉聽廬民赴之者。萬餘人。部署稍定。越日賊大至。環城急攻。駕雲梯攀堞。官軍屢擊卻之。賊穴東城威武門爲隊道。公募死士迎隧出。有賊黃襦據隧口下窺。外委馮貴引刀劈削其面。賊驚譟。官軍自城上擲火彈擊之。皆反奔。公守水西門。賊據山引矢射及公幄。公久病益不支。衆力請公宿城下。賊復穴水西門。伏地雷轟城崩數丈。公躍而起。手大旗緣堞上督衆連

斃賊目。堵築關口。會援師數道。皆爲賊所敗。城中勢益孤。元煒部勇分守北城拱宸門。勇首徐淮故縣役也。素無賴。與賊交通。夜開門引賊。城上兵與賊鏖戰。竟夕。天且明。霧蔽。鼓如雨。江公左右擁公行。公手劍自刎不殊。都司馬良勳負公疾馳。公留其耳。良勳負痛因墮地。至水關橋。自投古塘死之。從公死者曰布政使劉裕珍。知府陳源。兗同知鄒漢勳。胡子雋。副將松安。都司馬良勳。戴文濶。縣丞艾延輝。興福。時咸豐三年十二月十七日也。

科爾沁郡王之武勇

粵賊洪秀全之陷金陵也。遣其僞將吉文元。林鳳翔。李開方等。率悍黨萬餘人北犯。由皖入豫。由豫入晉。由晉入畿輔。連陷郡縣。裹脅日衆。而欽差大臣勝保躡擊其後。頗有斬獲。圍之靜海。及獨流鎮。科爾沁郡王僧格林沁統領蒙古諸部兵。及京營各將軍都統等。馳往會剿。適金陵賊遣其黨黃生才等。率衆北援。陷臨清州。脅從至五六萬人。勝保與領侍衛內大臣土默特貝子德勒克色楞等。督兵迎剿。賊無食可掠。

脅從者解散大半。沿途復被鄉團截殺。勝保晝夜窮追。至豐縣勦滅全股。黃生才被山東官軍擒獲伏誅。其靜海獨流鎮之賊。南竄阜城。僧邸追圍之。賊聞黃生才一股爲勝保所滅。相謂曰。莫余援也已。遂并力突圍。奪越三濠三壘。竄至連鎮。立木柵掘深濠守之。復分其馬隊竄踞高唐州。當是時。吉文元已被吉林兵射死。林鳳翔在連鎮。僧邸圍之。李開方在高唐。勝保圍之。高唐賊衆皆百戰精銳。糧食充足。緣城複立木柵。悉用土壅。週挖濠溝陷坑。又挖地窟。賊皆潛居。并有地道直通城外。每黑夜劫營。官軍頗有失利。勝保鑄大礮樹雲梯攻城。皆不能克。遂築壘挖濠以困之。僧邸以咸豐五年正月十九日。攻克連鎮。搜捕餘匪悉數殲滅。惟不見林鳳翔。擒賊供稱在窟室中。官軍窮搜得之。則見林鳳翔方在地洞。挾二美人宴飲驩呼。已將長髮薙去。蓋欲乘間潛逃也。遂與其黨十一人。一并生擒解京誅之。僧邸晉封博多勒噶台親王。卽移得勝之師。馳赴高唐。自德貝子以下俱受節制。勝保以師久無功。逮京治罪。僧邸故撤高唐南面站牆兵勇。誘賊出巢。賊果出城棄其馬隊。全數步行。竄踞馮官。

屯。屯距高唐四十五里。距荏平十八里。賊脅民夫用各種大木器週圍堵住。內又掘
掘陷坑。排列槍礮。守禦嚴密。屯內本多豪富。皆高樓大廈。外甬甃牆。十分堅固。礮不
能入。僧邸追至屯外。用馬步隊圍賊。圍自持旗登樓眺望。見清兵近前。卽放槍礮。勢
難驟進。僧邸相度地勢。知非水攻不可。卽擬引運河水以灌之。衆謂屯中地勢墳起。
恐非水力所能及。僧邸內斷於心。神機密運。先於屯外週築圍牆。牆外掘濠溝甚寬。
廣。又以掘濠之土加倍內牆布置周匝。旋據巴革廣西左江道張晉祥稟稱。願捐貲
獨任其事。僧邸許之。遂挑挖運河。自東昌三孔橋起。至馮官屯石橋止。共一百二十
三里。計長二萬二千一百七十六丈。口寬一丈七八尺。底寬六七尺。深五六尺不等。
計需工價京錢五萬二千餘貫。自二月初旬起。至三月初四日工竣。竟引水入濠。僧
邸旋即飛飭僱集民夫二三千人。或用水車。或用巴斗。灌入牆內。牆外築墩。排列鎗
礮。一面令兵勇站立瞭望。防賊突出。挖牆倒浸。一面督役晝夜輪流。灌注不息。由是
漸灌漸滿。牆內水深三四五尺不等。賊穴糧草火藥盡涇。賊聚居樓上。清兵用礮不

時轟擊賊之柴米漸乏。勢甚窮蹙。四月十三日已刻。李開芳遣其心腹百餘人混入難民內。泅水出降。意欲藉爲內應。僧邸心知其僞。訊出被脅難民。遣回原籍。其餘賊黨一百四十餘人。分撥各營。乘夜盡誅之。遂令兵勇越牆逼近土堰。放火燒燬賊巢。賊萬分窮蹙。十六日黎明。僧邸又令兵勇越牆四面進攻。忽大風驟起。飛沙揚塵。瞬息不辨。南北僧邸卽命撤隊。已刻李逆遣一賊呈送降稟。僧邸諭令限本日午時先繳軍器。方准投誠。約半時許。果來繳軍器。遙見賊隊數十人。高張紅傘。擁李逆前進。志在乘此脫逃。僧邸偕德貝子等逆探其詐。暗令馬步隊數萬人。張左右翼以待之。李逆旣入穀中。遂與其黨八十八人。俱在濠邊擒獲。僧邸傳令將八十八人撥入各營。其賊目八人在營外帳棚守候。但令李逆進見。李逆頭戴黃綢繡花帽。身穿月白綢短襖。紅綢褲。紅鞋。年約三十二三。攜兩賊童。身穿大紅繡花衣褲。紅鞋。年約十六七。美如女子。左右揮扇。隨李逆直入帳中。李逆僅向僧邸德貝子等各屈一膝。卽盤腿坐於地。兩童東西侍立。帳內總兵以下。皆持刀環立。怒目視之。李逆與二童仰面。

四顧毫無懼色。但稱能寬貸其罰。願說金陵諸賊來降。並求賜飯。遂開懷大嚼。笑語如常。旁若無人。僧邸知其心叵測。飯畢遣出。又令八賊目進帳。皆跪見求赦。亦卽遣出。遂將李逆與八賊目解至京都。凌遲處死。僧邸查明連鎖高唐馮官屯三處陣亡官弁兵勇八千餘人。設立祭案。將就擒餘匪八十人。並二賊童。細縛挖心祭之。作祭文曰。爾官爾民。爲國忘身。沙場戰死。陰靈未泯。天鑒爾志。振我軍聲。渠魁旣殲。賊黨悉擒。剖其心肝。慰爾忠魂。尙饗。僧邸放聲大哭。官弁兵勇無不墮淚。僧邸前經晉封親王。於是奉旨世襲罔替。並賞肩輿。其餘文武各員。賞資得秩有差。

金陵之攻克

宮保威毅伯曾公之圍金陵也。猛攻二年。盛暑鑿兵。迄不能下。自朝陽門至鍾阜門。開地道三十三處。篝火而入。地崖崩而窟塞。則縱橫聚葬於其中。賊或穿隧以迎我。薰以毒煙。灌以沸湯。則趨者倖脫。而愬者就殲。蓋每穿一穴。爲賊所覺。而將士須臾殞命者。率常數十百人。一日穴地已過城根。賊尙未覺。會賊有以槍插地者。穴內軍

士見槍首入地。疑賊已覺而刺之也。急以手引槍入地數尺。賊始知官軍在地下。復迎擊之。官軍或退或死。復開地道。或爲山石所隔。或將近城根。賊酋李秀成登陴遙望。見其上草色。輒知下有地道。官軍既克僞天堡城。卽所謂龍膊子者也。在太平門外。高踞鍾山之頂。俯瞰城中。提督李臣典等與公密商。排巨礮三層於其上。晝夜對城轟擊。無一息停。城堞皆頽。賊不能立足。曾公始下令軍士。各持柴草一束。擲之城下。高與城齊。示將由此登城者。賊併力嚴備。不暇他顧。又隔於柴草。不能瞭望。官軍於近城龍膊子山之下。覓得一隧。乃前數月所開。爲賊所覺而中廢者。曾公知賊不復防此道。派千人由此挖至城下。實火藥三萬斤於其中。封築完固。填以大石。口門留一穴。以粗竹數丈爲引綫。貫入穴中。竹內用大布數匹包火藥實之。及期各軍嚴陣以待。火始入時。但聞地中隱隱若雷聲。約一點鐘之久。俄而寂然。衆又以爲不發矣。忽聞霹靂砰訇。如天崩地坼之聲。城垣二十餘丈。隨煙直上。萬衆屬目。咸見是城聳入雲霄也。大石壓下。擊人於一二里外。死者數百人。諸軍由缺口衝入。其上有黑

雲一陣隨之。既而城中火起。共見火光中有若金星一箇。騰入雲端。繼有白光一道衝上。蓋皆寶氣所化也。先是咸豐三年。粵寇之陷金陵也。募得一黔人善掘煤者。掘地道自儀鳳門入。及官軍圍金陵。黔人復在軍中。曾公使挖地道自太平門入。噫。一省垣也。而得失係於一挖煤者之手。亦異矣。曾文正公既至金陵。修治缺口。鑽石識其處。銘曰。窮天下力。復此金湯。苦哉將士。來者勿忘。

得勝口之戰績

咸豐三年。粵賊北犯。畿輔長蘆鹽運使楊霈。爲防禦計。捐廉製洋槍五百桿。招募壯丁在署教演。號曰蘆團。旋奉旨派前任浙江巡撫梁寶常等。協同天津地方官辦理團練。闔縣紳商立義民局二十八處。每局五六十名。按期訓練。縣人張錦文者。前爲麟見亭河帥家丁。爲司庖政。繼以鹽筴致富。倡捐團練經費。並上守禦策於鹽政文謙。鹽政善之。發令箭一支給錦文。俾籌布置。錦文自練壯丁三千名。號曰鋪勇。當是時。天津鎮協各兵。連年徵調在外。城中惟有蘆團鋪勇。而義民二十八局。散布一縣。

通計惟有數千人。天津地平衍無險可扼。悍賊七八萬由南而來。自春徂秋。寇氛日逼。民心大震。八月朔夜。疾風甚雨。城西芥園河隄驟決。天津道張起鵠督率官弁馳往堵築。見有紅燈隱隱前導。奔流隨之。此隄高與城齊。地勢東窪西仰。乃水不東趨。反灌西南。居民廬舍無恙。而城南彌望汪洋。倏成巨浸。靜海滄洲來路及諸歧徑。皆沒於水。僅存大道而已。決口前一日。隄上有二人徘徊往來。一人曰。當在何處。一人指曰。此處即可。衆咸異之。次夜隄潰。卽所指處也。九月二十六日。偵知賊已入滄洲境。錦文夜謁縣令謝子澄曰。寇逼矣。當奈何。謝公曰。無餉無以辦事。爲之奈何。錦文獻票錢四千緡。爲募勇費。且謂賊勢鴟張。非遏其銳氣不可。明日募夫萬餘。掘長濠於小稍直口。復以席裹土如鹽包然。疊成礮臺。置礮盤六座於臺上。卽日工成。錦文入見。縣令告之曰。昨夜獄犯喧譁。恐生變。奈何。錦文曰。莫若擇其罪不至死者出之。激令殺賊贖罪。從之。回民劉繼德者甫出獄。振臂一呼。回民奔集者千餘人。遂率赴教場聽令。適錦文豫引鹽課銀二萬兩至。儘數易錢。分寫小票以絡勇糧。官紳議誰

可督隊者。謝公奮然請行。衣短後衣。持槍上馬。率練勇至城西小園駐焉。先是邑人賈慶堂獻策。恐賊於水淺處偷渡。村民有弋鳧者。善用排槍。置小舟上。覆以席。推行水中。百發百中。僉呼之爲雁戶。宜招募設伏以備不虞。官紳皆以爲然。倉猝募五百人。是日使慶堂率往。伏於稍直口之東南。二十八日。闔郡文武齊集教場。忽一老人來營曰。賊已在城西黃家墳造飯矣。言訖不知所往。登臺瞭望。果蜂擁而來。謝公率衆迎勦。蘆團擡槍。乘勢堵截。縣民數萬。持械相助。賊首名小禿子者。矯健絕倫。賊中呼爲開山王。手執黃旗。左右指揮。迅奮剽疾。清軍以火槍擊之。擊上則鼠伏。擊下則揉騰。槍甫止。則隨煙而進。有大沽老卒。喑曰。是賊狡猾。非巧取不可。乃以兩槍上下交擊之。立斃。則氣奪。猶奮突而前。至設伏處。呼渡。雁戶佯應。推舟前行。拒前數武。號鑼一聲。排槍轟發。賊紛紛倒地。驚以爲水雷。遂大潰。是役也。賊因水阻迂道東走。僅遲至一日。而稍直口得以爲備。且歧徑皆淹沒。可豫料賊所至。而以全力專備一路。斬賊五百餘級。而清兵勇無一傷者。由是小稍直口改名得勝口。旌戰功也。是時惜

無大軍夾擊。不能一鼓殲賊。又以賊衆我寡。未敢遠追。賊遁至楊柳青。旋據靜海之獨流鎮。十月十七日。督師大臣勝保。始統大兵由深州至天津。旋赴獨流鎮。勦賊。並調公至大營。辦理糧餉。帶練殺賊。十一月二十三日。副都統佟鑑擊賊獲勝。殺數百人。因拽取濠板被賊擁圍。手執長矛。殺賊數人而死。謝公馳往援救。身受七傷。赴水而死。勝保奏聞。得旨。謝子澄著贈布政使銜。卽照布政使陣亡例賜卹。並給騎都尉世職。入祀京師昭忠祠。准於四川原籍建立專祠。佟鑑謝子澄並准於天津陣亡地方合立一祠。謝公旋予謚忠愍。而天津紳民先於西門外雙廟街建立謝公祠。光緒六年始合祀。修公改號雙忠祠。

陳國瑞之暴戾

已革記名提督處州鎮總兵陳國瑞。年十餘歲。爲粵賊所虜。旣而降於官軍。總兵黃開榜養爲義子。隸大帥袁端敏公甲三部下。未及弱冠。積軍功至都司。然慍悍不馴。動輒犯法。是時吳勤惠公棠以漕運總督駐節清江浦。索將於臨淮大營。端敏乃以

國瑞予之。始將七百人。與捻寇追逐於淮楊徐海之郊。每戰輒勝。威名日隆。吳公既倚爲長城。壹切順其所爲。如奉驕子。漸增募其衆至二三千人。復隸故科爾沁忠親王麾下。掃蕩練匪苗需霖。及山東白蓮池教匪。皆以國瑞爲首功。積官至記名提督。處州鎮總兵。幫辦清淮軍務。國瑞益自鳴得意。令軍中稱己曰大帥。自謂名位與吳公相並。有輕之之意矣。忠親王戰沒曹南。諸將皆以不能救護主帥獲罪。國瑞獨以戰功素著。免予議處。時曾文正公督師北上。適劉省三軍門銘傳克復濟甯之長溝。國瑞率軍後至。見淮軍將士所攜洋槍精利。心獨豔之。國瑞向以黠悍自雄。諸將無敢與抗者。既惡淮軍之先入長溝也。又思奪其利器。自率親兵五百人突入長溝。見淮軍勇丁卽殺之。凡殺數十人。劉軍門聞變。親督所部與戰於塞中。淮軍盡攜火器發無不中。國瑞親兵多執長鎗。狹巷中不能轉掉。五百人皆殲焉。國瑞躍登民屋。劉軍門使其衆梯而執之。置之空樓三日。給以糜粥。使饑而不至於死。國瑞見軍門泣曰。此五百人皆數年來所糾合四方之精銳。一旦爲君所殲。吾軍從此衰矣。軍門乃

憐而釋之。於是劉陳二人皆稟訴於曾文正公。互相指訐。文正惡國瑞之獷也。欲摧其盛氣。而磨勵陶成之。凡批牘數千言。大旨獎其長而戒其短。歷舉其罪惡十餘事。俾速自悛改。且明白稟覆。並勸其去欽差字樣。勿與英康兩軍同紮。勿擾民。勿梗調。勿私鬪。勿虛報勇額。國瑞具稟。詞多巧飾。不肯任過。文正歎曰。是真不可教也已。乃具疏彈劾。撤去幫辦軍務名目。革去提督。褫去黃馬褂。仍留處州鎮總兵。以示薄懲。而觀後效。國瑞悚息聽命。馳往徐州。謁見文正。受約束維謹。旋復還駐清江。國瑞馭下嚴酷。手刃膳夫不下百餘人。將士無罪被殺者不可數計。國瑞有養子曰陳振邦。亦積功至總兵。一日國瑞忽欲殺之。振邦求救於漕帥吳公。爲之緩頰。國瑞不聽。振邦乃走匿漕帥署中。國瑞再三索之不得。自率親兵數百馳赴帥署。欲掩執振邦。時已二鼓。署中聞變。急閉大門。國瑞督兵攻之。守門者在內叱曰。汝輟漕帥卵翼扶持。以有今日。乃敢反耶。國瑞怒曰。以子叛父。非反而何。吾捕反父之子。且討匿反賊之人耳。力攻久之。破大門而入。復攻二門破之。署中人退守宅門。其堅過於大門。國瑞

猛攻不克。然署中人情愈急。罵愈厲。國瑞益怒不可忍。自以頭觸門。痰湧氣厥。頽然仆地。吳公乃命開門。使數人舁國瑞置一古廟中。派員看管。而檄別將代統其軍。疏劾國瑞革職。永不敘用。越二年。捻酋張總愚馳突畿輔山東。是時醇邸方領神機營。密薦國瑞欲倚以辦賊。復召爲頭等侍衛。俾募數千人討賊。國瑞之復出也。頗染鴉片烟癮。兼有好色之稱。銳氣已大不如前。而性情驕暴如故。倚恃邸眷。凌侮諸將。遇欽差大臣恪靖伯左公。營中所運餉銀軍械於中途。擅自截留。左公具疏劾之。請以都司降補。奉旨留中。而命國瑞歸左公節制。國瑞上書左公。歷數其短。如排擊曾文正公爲背恩。裁抑鮑超蔣益澧爲攘功等語。指摘不遺餘力。而密致其稿於醇邸。醇邸奏之。朝廷慮國瑞不復能爲左公用。乃命改歸安徽巡撫英公翰調遣。越日復改歸山東巡撫丁公寶楨調遣。旣而連次改隸。大學士官公文將軍都公興阿部下。最後隸欽差大臣肅毅伯李公部下。國瑞軍實無戰功。而捻寇適全股蕩平。國瑞亦獲受上賞。開復記名提督黃馬褂花翎勇號。并賞雲騎尉世職。諸軍旣皆凱撤。國瑞往

來南北。庚午天津焚燬教堂之案。洋人以其激怒津民。至殺領事豐大業。檄索陳國瑞甚急。賴曾文正公嚴詞駁斥。倖得無事。國瑞乃寓居揚州。與提督李世忠過從遊。先是國瑞在清淮時。嘗截留李世忠營中餉鹽值銀鉅萬。又殺世忠部將之攻下蔡墟者。取其軍械而誣其勾通苗黨。世忠皆不敢與校。及是欲洩宿憾而陽與爲驩。國瑞不悟。日與狎飲。時時以戲言謔之。世忠積不能平。一日清晨。率親兵數十突入國瑞之舍。擒國瑞以出。聲言解往金陵。聽總督曾侯相處置。挾以登舟。揚帆南下。國瑞之兄子陳澤培率衆追之。是時湖北連銅船數百號停泊河干。其水手皆楚人。國瑞同鄉也。澤培號於衆曰。孰能追奪吾叔者。賞以萬金。於是應募者數千人。追及世忠於瓜州之四里鋪。圍其大舟。世忠乘夜挾國瑞登舢板礮船。潛行出口。溯江西上。黎明澤培登其大船。取世忠妾婢三人。以歸揚州。扶以遊街。官吏馳往彈壓。送歸世忠本宅。而船中尙有二女。於紛呶之際。懷金寶赴水以死。曾文正公既接世忠稟。嚴批責令先釋國瑞。來轅聽候訊辦。世忠泊舟蘆葦叢中。先自來謁文正。文正拒

不見遺武弁以一令箭。偕世忠同至礮船。釋放國瑞。始於船底掖出之。饑憊幾無人形。時同治十年閏四月十八日也。李陳二人同交營務處委員訊具供詞。文正衡情。剖斷。世忠以擅執大員被劾。職。國瑞累次滋事。又濫殺世忠部將。因事在赦前。劾以都司降補。均交地方官嚴行管束。澤培革去監生。時議允之。越數年。國瑞復以詹啓綸殺人之案。讞有唆聳主使等情。發往黑龍江充當苦差。其後廷旨密詢吉林將軍云。陳國瑞是否尙堪起用。將軍覆奏。謂陳國瑞兇暴桀驁。不堪復用。論將材者皆以爲定評焉。

錢江之創釐捐

錢東平江者。浙之歸安人也。負才使氣。跼弛不羈。有俯視一世之概。故無鄉曲譽。薄遊廣東。亦落落寡所合。會林文忠禁煙。英夷肇釁。江心憤其事。遂集衆舉義。與夷爲難。所作檄文。多所指斥。大府惡之。坐以法。遣戍新疆。當未至之先。新疆諸人固已聞其名矣。既抵戍所。自將軍以下。皆折節與交。江口若懸河。議論激昂慷慨。同人皆推

服之尊爲上客。未幾遇赦歸。歸後又遊京師。出其縱橫捭闔之說。遂名動公卿間。或勸以仕。江不應。頗以魯仲連自命。時值粵賊陷金陵。世事孔亟。江曰。此吾錐處囊中脫穎而出之時也。遂乘薄笨車出都。出都日。送者車數百輛。極冠蓋之盛。其時副都御史雷公以誠辦理糧臺。開府邵伯埭。江懷刺上謁。抵掌而談。雷公大悅。辟至幕府。幾於一則仲父。再則仲父之契焉。當是時。江北屯兵數萬。儲胥甚急。公以轉餉爲職。而各省協餉不至。空手不名一錢。庚癸頻呼。行有脫巾之變。焦愁仰屋。莫展半籌。江爲之畫策。疏請空白部照千餘紙。以勸捐軍餉。隨時隨地。卽行填給。與從前繳銀累載。奏獎不聞者。迥然不同。富人朝輸貨財。夕膺章服。歡聲載道。踴躍輸將。不旬日。遂得餉十餘萬。又創立抽釐法。於行商坐賈中。視其買賣之數。每百文捐取一文。而小本經紀者免。居者設局。行者設卡。月會其數。以濟軍需。所取甚廉。故商賈不病。所入甚鉅。故軍餉有資。源源而來。取不盡而用不竭。不期月。又得餉數十萬。資用旣裕。兵氣遂揚。江上諸大帥倚雷公若金城。而公亦視江如左右手矣。當是時。江之名聞天

下。然江恃功而驕。使氣益甚。玩同幕於股掌。視諸官如奴隸。咄嗟呼叱。無所顧忌。於是上下交惡。譖毀日至。雷公亦稍稍疎之。膠漆而冰炭矣。江愈怒。卽於雷公亦面加譏斥。雷積忿日久。第飲其才。姑含容之。一日飲次。議論相左。雷加誚讓。江使酒大罵。雷怒甚。在旁者又慫恿之。立卽斬首。乃以江跋扈狂肆。將謀不軌奏焉。錢江旣創立釐捐法。各直省皆仿照行之。曾文正公尤以爲善。謂軍餉無出。與其病農。不如病商。蓋擇禍莫若輕之意。非真以釐捐爲必可行也。軍興二十年以來。不加賦。不勒派。而卒成勘定之功者。釐捐之力居多。余自咸豐初年。奉檄餉局。首則捐輸。繼而助餉。又繼而米捐。舌敝耳聾。異常困苦。恨聲不絕。所得無幾。自釐捐法行。商賈不無怨謗。其有以刻爲能者。尺布斗粟。併計起捐。碎物零星。忘報卽罰。此是關市之暴客也。其有營私爲己者。得費免捐。公然賣放。收錢不報。暗地侵吞。此是國家之盜臣也。兼之設卡已多。立法益密。大小委員。一局三四輩。巡丁司事。一卡數十人。人數猥雜。局用益大。所入不敷。則不得不加意搜求。再人之賢者少而不肖者多。查察不及。弊端百出。

既爲暴客。又爲盜臣。而商賈徒耗其財。餉需仍無有濟。言之可爲痛恨。雖大吏時加檢攝。有犯必懲。而吞舟之漏者。又不知凡幾。此固非江創法之初心。然江則爲其濫觴矣。

王武愍公之殉節

無錫王武愍公恩綬。年少爲蘇撫林文忠所賞識。招入節署讀書。文忠稱爲篤實君子。道光二十九年。舉北闈。充宗學教習。時惠邸奉命稽察。語人曰。不視此職爲具文。孜孜不倦者。王教習一人而已。年滿。以知縣揀發湖北。咸豐六年二月。抵武昌。值粵賊上犯。城閉不得入。胡文忠方帥勇駐沌口。留公於營。已命支行帳矣。公曰。爲楚吏。義當入楚城。遂縋以入。當是時。饟匱援絕。巡撫以下。皆束手待盡。屬吏多借符檄出城。公入謁撫臣陶文節公。及武昌守恭節公多山。皆咄咄驚咤曰。此旦夕死地。人患不得出。君獨患不得入。此何時。有此義烈男子耶。仍令出就胡營。公涕泣持不可。翌日。城破巷戰死。公子燮。二僕丁吳。皆從殉。

曾文正之屢瀕於死

咸豐四年春。粵逆陷湘潭。圍攻長沙。曾文正檄塔忠武帥師復潭。復躬率水師。及賊於靖港。戰失利。投水者三。幕客掖以起。公終以事不可爲。遂止。妙高峰。草疏及遺屬。凡二千餘言。密令公弟靖毅公貞幹市櫬。將以是夕自殺。會湘潭捷書至。乃再起視事。然仍以師不全勝。自劾。時詆謗叢集。湘省藩臬糧鹽諸使者。至會牘上。巡撫劾公。公姑忍之。按公仗鉞十四年。九江祁門。及是役。皆屢瀕於死。設當日竟如公志。成仁取義。公則何憾。藩臬諸君。亦所快心。其如東南百萬蒼生何。

三河死事之慘

咸豐時。湘楚二軍崛起。楚軍健者爲江忠源。湘軍則羅澤南。及其弟子李續賓也。李少受學於羅。咸豐三年。羅募勇出征。李從之。羅將中營。李將右營。解吉安太和等處。圍五年。信州告警。又與羅自潯馳援。克廣信府城。及弋陽等四縣。東路甫定。遂建西援武昌議。大捷於義甯。下崇陽通城。抵武昌。巡撫胡林翼大喜。事無巨細。惟羅李二

人是聽。六年。羅中槍不起。李接統全軍。再克武漢。援九江。九江守將林啟榮者。堅忍得衆。內與小池口湖口梅家洲諸處。首尾相救。外與皖廬諸處。互爲聲援。李旣築長塹以圍潯。又分軍援江左。襲湖口之背。立下兩城。明年卒克九江。於是浙人官京朝者。疏請敕李東兵以紓浙難。而胡林翼以皖中糜爛。請留李軍。圖皖以固鄂。廷議許之。李乃整旅入皖。連下潛山太湖桐城舒城四縣。師次三河。時李所部僅五千人。洪軍健將陳玉成李世賢等。共十餘萬。連營數十里。先截清軍糧道。而四面環擊之。李軍銳氣日渫。師半潰。諸將議退守桐城。李曰。軍有進無退。當死戰。俄敵揮兵蟬集。李自度事不可爲。夜半。怒馬陷陳死之。時八年十月初十日也。諸將堅守營壘。又三日俱敗。又六日桐城守兵亦敗。前後死者殆六千人。曾國藩弟曾國華。知府何忠駿。知州王揆一。楊德闇。道員孫守信。丁銳義均殉焉。

何桂珍之冤死

曾國藩何君殉難碑記云。軍興十載。士大夫橫死者多。獨我友何君丹畦。尤深痛不

忍云。并謂自古以來。未有行善獲禍。如是之烈。按何師宗人。由翰林出爲徽甯道。時皖中糜爛。何當之官。不克南渡。巡撫福濟檄何募勇出征。公私匱乏。最後得二百餘人。帥以西招降捻股李兆受。馬超江等。先是大府檄何援廬州。檄未至而廬陷。劾何落職。以孤軍轉戰英霍間。八閱月。僅支餉三百金。不足供一夕炊。又益以李兆受降衆。絕糧久。怪何無以活之也。而各疆臣又恐兆受反復。陰使何圖之。書爲兆受得。以何賣己也。戕之焚其尸。

勝保之死當其罪

胡林翼致曾國藩書云。勝帥以招降爲得計。亦今之熊文燦耳。勝帥者勝克齋也。以庚子舉人。外班翰林。洊至內閣學士。文宗登極。上書論南北形勢。上嘉之。委以軍務。豐縣之役。頗著戰功。迨督師數省。漸露跋扈。在皖招降捻股張澂。澂妻有姿色。出入轅門。達旦不出。醜聲四播。四眼狗擒後。餘黨不多。勝不擊。安坐潁州。致賊勢蔓延。擾及關內。苗沛霖橫行江淮。勝養癰貽患。由皖而豫而秦。貧劣不可勝數。同治十年。奉

旨革職拏問。供詞狡展。給事中趙樹吉。御史劉其年。連疏糾劾。清帝動容。賜勝自盡。其纓首也。大學士周祖培。奉派傳旨獄中。勝直前牽衣哭曰。中堂許某臨刑呼冤乎。周窘甚。退門外曰。我不管。我不管。初內外諸臣。交章劾勝。而首先舉發者。光祿卿潘祖蔭也。

捻亂統兵大臣表

名姓	官爵	年份	駐紮地
周天爵	欽差大臣	咸豐十年	宿州
呂賢基	工部左侍郎	同治二年	安徽原籍
陸應穀	河南巡撫	同治二年	開封
舒興阿	陝甘總督	同治三年	陳州
袁甲三	欽差大臣	同治三年	宿州周天爵卒代之
曾國藩	欽差大臣	同治三年	江甯

英 桂	河南巡撫	同治四年	開封
武隆額	安徽提督	同治五年	亳州
勝 保	欽差大臣	同治七年	督江北軍
史榮春	提督	同治八年	曹州
田在田	總兵	同治八年	兗州
邱聯恩	總兵	同治八年	兗州
伊興額	都統	同治九年	宿州
關 保	協領	同治九年	河南
德楞額	協領	同治九年	曹州
毛昶熙	團練大臣	同治十年	河南原籍
僧格林沁	蒙古親王	同治十年	山東

殺降之無理

當洪軍大挫蘇州也。李秀成大舉圖恢復。使部將合無錫宜興各處兵八萬。船千餘。屯運河口。而自領精銳據金匱。援蘇。與清兵連戰。互有勝敗。李鴻章親督大軍。程學啓戈登爲先鋒。進迫吳門。破其外郭。秀成與譚紹洸入內城死守。既清軍水陸合圍。城中糧盡。秀成稗將郜雲官汪有爲等八人。潛通款於學啟。學啟與戈登乘輕舸。造城北湖濱。與八人面訂降約。使殺秀成。許以二品賞。戈登爲保人。然雲官等終不忍害秀成。乃斬紹洸。開門降。秀成夜出城去。時八人所部尙十餘萬。學啟既許以總兵等職。求如約。學啟與鴻章謀。終以此等狼子野心。久後難制。乃設宴坐艦。邀之。號砲一起。伏兵殪之。並殺其黨千餘。蘇州定。戈登聞李之食言也。大怒。欲殺之。携短砲伺李。知而避之。數日怒漸解。乃止。（按八人一爲納王郜雲官。二爲比王伍貴文。三爲康王汪安均。四爲寧王周文佳。五爲天將軍范起發。六爲天將軍張大洲。七爲天將軍汪環武。八爲天將軍汪有爲。）

賈令之先知

道光丙午丁未間。西南近事孔棘。貴州民苗雜處。盜賊接踵。以燒香結會爲名。而黃平天柱等寨尤著。苗人滾山越洞。曲折相通。官兵不能深入窮搜。故猝難剿滅。湖南則貪黷之吏。抑價平糶。致奸民李沅發揭竿而起。桂平富民韋正室。懸登仕郎額。屢遭差役訛詐。亦倡亂。僭稱爲王。故永昌新甯之間。囂然不靖。而廣西洪秀全陰與聯絡。聲勢日盛。某縣令賈公。知其不軌。將爲大患。誘而禽之。並搜獲逆書數卷。人教名冊十九本。白狀大府。語治其黨。時巡撫鄭祖琛高語鎮靜。專尙慈祥。每戮一人。誦佛三日。至是得賈令稟。躊躇不能決。賈曰。秀全耳目甚衆。公視其罪可殺。卽請殺之。不可則不如釋之。若久繫獄中。防不勝防。某等性命不足惜。如城池百姓何哉。鄭曰。窮治株連。人命至重。宜且釋之。賈歎曰。購捕經年。釋之頃刻。此所謂縱虎入山。爲患無已者也。秀全旣出。如獲再生。自以歲值丁未。適應紅羊之劫。造具火器。反志益堅。始與官兵爲難矣。鉢池山農曰。吾聞滑縣之亂。知縣事強公克捷。密捕賊首李文成下獄。刑斷其脛。故衆賊以倉皇起事而敗。四川新兵之變。道府營弁皆遁。知達縣事余

公永齡朝服升堂。諭令釋械出城受約束。而倉猝之亂以平。濟時應變之才。卓乎不可及已。強公既死於難。詔贈布政使銜。建祠予謚。蔭及子孫。而余公亦受朝廷特達之知。洊擢府道。賞雙眼花翎。酬功之典。可謂懋矣。若賈明府者。獲展所長。事平論賞。雖與強余兩公。後先比烈可也。不幸而遇疲輓上官。避咎包荒。畏葸成性。遂致釀成巨患。塗毒十數省。傷殘數百萬億生靈。糜餉之數。不可稽。歷十四五年而後定。而賈公之不幸。其末焉者也。予故謹著其始。涓涓不塞。流爲江河。事機之來。間不容髮。惜哉惜哉。

賊畏烏公

咸豐元年閏八月。廣西賊目洪秀全。攻陷永安州。據之。始建僞號。盡封諸酋爲王。王以下勳爵凡七等。設六官丞相司馬軍師旅帥等職。女官等次亦如之。行營五將軍。接水火金木土各司其事。僞天德王洪大全所定也。先是賊據金田。裹脅日衆。與鄉團兩不相下。僞東王楊秀清懼其離散。設計籠絡之。每自作巫。謂天父下凡附其身。

調人陰私。發奸摘伏。羣驚爲神。又託天父言。挾制秀全。令前跪受杖。已則高坐。歷數其罪而責之。責已。仍奉秀全上坐。己有不韙。慮不足箝制其下。亦伏地令人杖之。不少貸。由是諸酋篤信其說。以爲真有天父鑒臨也。會官軍屢易大帥。惟提督向公蘊爲楊忠武部曲。老於軍事。謀略素優。此外則都統烏蘭太公。忠勇奮發。總兵秦定三。果敢善戰。故新墟雙髻山。莫家村。三捷。戰功爲最奇。賊之由金田移屯新墟也。定三自官甲潛行渡江。偵知竹園村樹木叢雜。斷樹截竹。拋棄各要隘。而伏兵村中。僅留一路。遣兵百人。僞爲樵採者。引賊入伏。前者突出。賊倉皇且戰且走。急從村後竄逸。則隘路竹木阻塞。後伏又起。大呼追擊。四面合圍。於是一日七勝。殲禽二千五百餘名。賊乃退據雙髻山。前此兵賊相遇。避道而行。其追逐官兵。顯與爲敵。自此始。雙髻山前以新墟爲門戶。後以猪仔峽爲藩籬。向公使諸軍圍其東南西三面。而自與都統巴清德合攻後路。既登猪仔峽。奪其要隘。賊自高擊下。銃礮木石如雨。清兵奮力抵禦。勢正不支。而前路諸軍已抵賊營。呼聲震山谷。上下夾攻。賊衆大潰。及據永安。

以大股分屯城外諸村。阻官兵進攻之路。距莫家村十餘里。有高嶺三。其中曰秀才嶺。尤爲險峻。烏都統相度形勢。遣隊誘賊。戒以俟賊漸近。沿左右二嶺。緩退過脊。嚴陣以待。而自率火器營。建中軍旗鼓於秀才嶺最高峯上。預埋地雷等火具。植紅蓋於帳前。賊至。左右營及中軍皆退。衆賊競前。拔其紅蓋。火機忽發。全嶺崩裂。燔賊以數千計。大隊乘之。生禽無算。自是賊見烏公旗幟。輒不敢近城。賊亦有離心。獨大全秀清狡獪堅忍。死守不下云。

武昌之初陷

桂林。長沙。武昌。同爲省會。同議固守。追賊者。同爲向江諸公。而有陷有不陷。則機會利鈍異也。初粵賊竄攻桂林。向軍門自永安帥衆。介馬疾馳。繞出賊前。先一時入省會。賊營象鼻山。礮丸入城如雨。又製雲梯。呂公車。薄城平攻。公與諸將晝夜守禦。以長竿縛火炬。竝煎松膠瀝糠爲餅。火之。煙障眯目。賊多墮死。此先聲奪人也。及入湖南。得船於全州。而賊勢一縱。結營於長沙之鰲山。廟天心閣等高阜。江公忠源望見。

驚曰。賊據此長沙危矣。急率所部爭之。賊少卻。遽趣移壘。壘距賊營數十武。共汲一井。擊柝聲相聞。自是長沙止南門受敵。向軍門又與部將張國樑等多方擾之。追賊巢背水面城。當絕地。壘有斬擒賊自彬州得採煤夫千人。仿鰲翻法穴地攻城。城蟄數十丈。副將鄧紹良大呼躍出城闕。手刃悍賊。後者復登復刃之。鏖鬪間。礮穿紹良右膊。屹立不動。弁兵奮力壘上築城。賊始退。此銳氣制勝也。方是時。僞王七人。大全已成擒。雲山及洪逆妹夫蕭朝貴。先後斃於礮。秀全慮人心渙散。取玉雕璽。謬稱天賜。脅衆呼萬歲。大搜民船。由臨資渡洞庭。而賊勢再縱。其鋒不可遏矣。岳州舊存吳三桂軍械礮位。盡爲賊有。漢口爲數省通衢。百貨山集。焚掠五晝夜。以浮橋徑達武昌。向軍門又自湖南倍道追至。營於洪山。兵士戰轉三省。未嘗一日息。銳氣少衰矣。時大營與省兵爲賊壘所隔。勢不能合。軍門旣燬賊壘數十座。殺斃及驅溺死者無算。屍骸枕藉。河水爲之不流。日遣敢死士縋城而入。約兵策應。鄂撫常公大淳欲出戰。而守令以民志未孚。慮其驚潰。欲俟客兵抵城下始出。軍聲旣鈍。示賊以弱。已而

寒雨大沛。火藥不燃。兵士攻剿經旬。亦極疲困。向公命收隊而城不保矣。

清河令之權術

粵賊既破金陵。鎮江繼之。卽渡江陷揚州。遊騎於邵埭之南。淮人將遷。貴者歎於室。富者憂於門。貧而強者喜於道。奸謀詭計。至有不忍言者。清河宰吳公仲仙曰。是不可口舌爭也。戮二人。率數百人。疾趨至郡城。且曰。大兵至矣。偏張示諭。備供具以待之。清河人見之。曰。賊從南來。縣主方迎往。吾無憂矣。郡中人聞之。曰。吳公不妄言。必有大兵。姑且止。賊退。遷者反嚮之。強而喜者。嗒然釋械而歸。

九節銅轟

粵賊初陷金陵。聲勢極壯。環城皆堅壘。自大勝關至七里洲。賊舟聯絡不絕。向大臣結營孝陵衛。大小百數十戰。奪壘焚船。遣散難民水手以萬計。賊始斂戢。一日大霧。公令軍士僞爲賊裝。趨其前。而伏兵於壘後。戒以聞礮齊發。腹背夾攻。賊大驚。自相蹂躪。死者無算。千總某左挾長戟。右持虎頭鉤。率衆躍馬登土城。盛氣剿洗。霧爲之

開及歸。袍袴皆赤。六人扶掖入營。向公大獎異之。親爲進食。又加九節銅轟於鍾山高阜。護以排銃。更番迭進。清兵乘勢攻儀鳳通濟門。城中火藥崩震。人聲沸騰。勢將驚潰。公望見賊衆如蝗如蟻。兵勇不敵其半。慮攻剿太急。則困獸竄突。所傷實多。且金陵殘破已甚。而蘇常完富。定計以力保東南爲上策。於是揮兵使退。築長圍以困之。尤專意扼守東霸。并會合鎮江軍力護下游云。

樓船

揚州城臨運河。城外地狹者。不過二三丈。鹽知事張翊國。使卒肩卒。梯城而登。賊衆自焚跑馬樓。受傷而返。營務諸員遣勇士密量城垣高低。距河遠近。取上遊空運糧艘於船尾支板。斜出二丈餘。累級而上。若雲梯然。預遣參將馮景尼伏兵東岸以待。屆期令總兵雙來力攻北城。游擊師長鎮駕船至城東。船尾適倚便意。門女牆東岸亦直接船頭。賊衆初見船與城平。大駭而散。而景尼兵無一至者。賊復集。縱火焚船。雙來右腋中礮。昏瞶中再呼殺賊而殞。是役爲揚州軍第一奇策。誤於景尼一人。革

職不足蔽辜也。

楊彭嶺

征討粵寇。自長江。設水師。軍事始有歸宿。而水師統帥。惟陝甘總督善化楊公岳斌。原名載福。兵部侍郎衡陽彭公玉麟。忠勇樸誠。始終其事。其功績爲獨多。咸同二朝之詔令。曾胡諸公之章奏。及中外士大夫。婦人。儒子之稱述。莫不以長江千里。再造於楊彭手。祺康按京口。爲長江咽喉。其地夙有楊彭嶺。康熙間。湯文正公嘗作游記。今載集中。惟公亦不解命名之何義。由今思之。偉人未生。嘉名先錫。青山無恙。戰跡常留。事皆前定。不信然歟。

左舍人薦江忠烈

湘陰左舍人宗植。今大學士恪靖伯兄也。少豁達。好談時務。歷贊大府帥戎幕。與伯相齊名。咸豐初年。洪楊起事。上命故相賽尙阿經略粵西軍務。時舍人方官京師。以賽相參佐非人。亟草牘力薦江忠烈。公於壽陽相國。壽陽遂上達天聽。忠烈之轉戰。

數省豐功勁節。爲中興諸將眉目。實自舍人識拔始。

兩文節之取義成仁

錢唐戴文節公。以侍郎乞休。殉庚申粵逆之難。其絕命詩云。傷心蒿目。挽時艱。八載籌防。總汗顏。撒手白雲堆裏去。從今永不到人間。越歲辛酉。杭州再陷。時張小巖編修。洵奉諱家居。相助城守。城破。率妻子殉焉。張與公同縣。公投池。張亦投井死。張絕命詩。並有白雲堆裏吾將去。前輩風流有戴公之句。後經朝官請卹。亦諡文節。二公皆無守土之責。就義成仁。前輝後映。足爲湖山增色矣。

江南大營死事紀略

湖北提督向榮。四川成都人。由行伍從楊遇春。平滑縣賊。有聲。積功至提督。粵西盜起。以宿將被命。與都統烏蘭泰分統左右軍。屢躡屢起。咸豐三年。督師江南。始至營鍾山。遏賊東竄。時兵不滿萬。又分援揚州東壩。徽甯等處。勢益單。六年四月。鎮江師潰。賊橫溢不可制。歛營次丹陽。圖後舉。會病發。薦張國樑自代。卒諡忠武。署江甯將。

軍蘇布通阿。滿洲人。隸向榮左翼長。從征江南。署江甯將軍。卒於軍。諡果勇。甘肅涼州鎮總兵馬龍。四川人。忠勇善戰。隸向榮右翼長。日夜謀攻。復不克。憤毆血卒。諡剛愎。候補知府謝繼超。廣西人。倜儻任俠。隨向榮征江南。總理營務。咸豐四年。粵人劉麗川踞上海。官兵攻之久不下。奉令招撫。被賊誘執。脅降不屈死。江蘇巡撫吉爾杭阿。滿洲人。咸豐二年。由工部郎中奉旨以道員揀發江蘇。署按察使。青浦民人周立春。鉤扇粵人劉麗川。連陷蒲東西六縣廳城。奉督府檄。率師復其五。授常鎮通海道。旋擢布政使。駐上海。勦賊。四年六月。授巡撫。斷賊糧運。五年正月克之。賞一品服。勇號幫辦。向榮軍務移攻鎮江。六年四月。僞東王楊秀清由金陵悉銳至。薄總兵虎嵩林壘甚急。聞報輕騎突圍入。賊繞之數匝。糧盡。手發火鎗洞胸卒。諡勇烈。候補道江甯府知府劉存厚。四川人。上元江甯志作山東人。入貲爲刑部學習主事。咸豐三年。以侍郎王茂蔭薦。奉命從軍江南。八月。上海事起。率偏師克復青浦。功第一。以知府發江蘇補用。賞瑚松額巴圖魯名號。軍興文職。錫勇號。自存厚始。旋補江甯府。留勦賊。上海平。

以道員用。隨征鎮江。六年四月。吉爾杭阿既死難。護屍突圍出。遇害。江甯將軍和春。滿洲鑲黃旗人。深沈有將略。由湖南參將從廣西軍。升總兵官。與向榮分統漢滿隊。咸豐三年。奏派專攻鎮江一路。尋奉命赴皖督師。六年。向榮卒。由江南提督。佩欽差大臣關防。視師句容。始至。薦張國樑可大用。俾總統諸軍。壁壘一新。堅城迭拔。每報捷。推功讓能。其下樂爲用。七年。鎮江既克。用張國樑計。會師搗金陵。圍城築圍。賊屢撲屢却。勢窘甚。會浦口黃池溧水甯國諸軍失利。分兵往援。死傷略相當。士氣稍弱。十年正月。賊間道陷杭州。尋由廣德掠東壩而西。饒道中絕。外圍壞。環營火起。與張國樑走鎮江。冀收合餘燼。未幾。聞丹陽失守。總督何桂清棄常州逸。殘軍瓦解。憤甚。手火鎗貫脅未殊。行至潯關。仰藥卒。諡忠壯。江南提督張國樑。廣東高要人。起椎埋中。按有作以降賊。受撫者非也。從勦兩粵土寇。洊升都司。隨向榮東征。先登陷陣。戰功冠江南。名滿天下。擢漳州鎮總兵官。咸豐六年。向榮卒。中外交章論薦。命幫辦軍務。總統諸軍。尋授湖南提督。改江南。會師金陵城下。以恢復自任。十年師再潰。憤功業不竟。投丹

陽尹公橋下人馬俱沒事。聞賜諡忠武。其事詳見碑記。浙江提督鄧紹良。湖南人。由行伍起家。咸豐二年守長沙城。功最。從征江南。分援皖南。徽甯諸郡。晉提督。九年。灣址失守。遇害。諡忠武。直隸通永鎮總兵戴文英。廣東人。同死難。諡武烈。湖南提督周天受。四川人。由行伍從征江南。派援甯國。累著戰功。督辦軍務。咸豐十年。江浙相繼失守。甯國孤懸賊中。苦守數月。城陷遇害。諡忠壯。湖北提督周天培。四川人。天受弟。由行伍從軍。累功至提督。駐守浦口。咸豐九年。師潰遇害。諡武壯。直隸通永鎮總兵庾坤元。四川人。趨捷善戰。輕財募死士。有名將風。咸豐六年。鎮江下蜀街之役。以七百人走劇賊數萬。擢總兵。年甫二十四。八年。攻溧水。中礮卒。諡忠壯。總兵熊天喜。湖南人。隸和春親兵。洊保至壽春鎮總兵官。十年閏三月。賊攻丹陽。師潰。中礮卒。諡勤勇。廣西提督張玉良。四川人。由行伍從征江南。曉暢軍事。屢獨將破賊。威名亞國。樑人以小張呼之。咸豐十年。杭州告急。率三千人馳援。至則城破已三日。鼓行先登。賊出不意。棄城走。既蘇。常相繼淪沒。潰兵趨杭州。勢洶洶。幾變。巡撫王有齡令玉良

招合亡散。攻嘉興不下。賊趨浙東。移師克嚴州城。進拔常山。江山二縣。十一年五月。賊渠李世賢自江西東犯。江常復陷。總兵李定太方統三衢軍。棄浮石渡不守。賊掠龍游。破金華。窺諸暨。全浙大震。時巡撫主兵柄。有黠貪而驕懦而復以市僧竊高位。諸忠橫被摧陷。兩浙大局全壞於一人之手。朝廷憫其死事。知兵雖倉猝遇害而滿營姑弗深求。而輿論至今唾罵。至有塗牛馬矢於其專祠者。將軍瑞昌擁總統虛號。唯諾受成。玉良以客將孤寄。提殘卒不滿五千。崎嶇撙括。危苦萬狀。省中又時時齟齬之。玉良憤歎扼腕。意氣彌厲。所至挾朝衣一襲自隨。識者早知其必死。十月。杭州再被圍。由桐廬浮江下。孤軍深入。破賊壘十數。抵鳳山門。遣人請兵出紮通饒道。不應。越宿。外圍合。玉良駐師江岸。猶日夜問瘼傷。勉忠義往來部署。忽飛礮集右足。折股。卒。杭人至今哀之。諡忠壯。內閣中書陳克家。元和人。王詩得山谷神髓。甲辰舉人。從軍金陵。爲張國樞掌書記。保中書舍人。十年師潰。遇害。山東直隸州州判吳士諤。沭陽人。己酉科拔貢生。以本班就職。分發山東。奉檄解江南軍火。投効和春營。與陳克家同日被害。內閣中書馬釗。長洲人。甲辰舉人。習小學句股。喜談兵。先以籍紳理。

劉存厚營饒。紱青浦功。保中書藍翎。十年。從總兵熊天喜爲幕客。死丹陽之難。

吳文節被害堵城

吳文節公文鎔之督兩湖也。粵賊方由江西回竄。田家鎮師潰。省城戒嚴。時咸豐三年九月。公受任甫三日也。巡撫崇綸懼欲逃。揚言督兵營城外。公策馬往詰。則曰饒細兵單。城豈能守。公正色曰。汝朝廷二品官。何出此語。此時吾輩舍城存與存。城亡與亡。八字外。豈有他策。撫臣曰。公欲死節。博美名耳。軍興疆臣多併節。吾二人頭顱。儻再落么麼手。如國體何。公忿不能遏。拔佩刀斫几上曰。誰再言出城者。汗吾刃。撫臣齒戰。面土色。惕惕然驚。不復能正視。公嬰城固守。數十日。竟擊退劇賊。城賴以完。撫臣則大憾。所籌畫悉反。公所爲。檄饒徵兵。百計齟齬。十一月。公遵旨督兵。攻黃州。賊少有斬獲。明年正月。移駐堵城。距城五里賊縱火焚營壘。士卒驚潰。公遂被害。公雖以同舟非人。賜履淪沒。而建祠錫謚。卹典崇優。彼撫臣者。旋奉嚴旨逮問。畏罪自盡。同一死也。而有泰山鴻毛之分。人亦何樂而不爲吳哉。

朱伯韓之識張忠武

桂林朱伯韓觀察。居諫垣。與蘇廷樞陳慶鏞齊聲號稱三直。又從倭文端唐雅慎李文清諸公游。與聞道學之統。其經術考據。則與曾文正公何子貞張石洲諸君相切。劇其工詩古文。與梅伯言邵位西張端甫吳子序余小頗陳藝叔劉椒雲馮魯川六七君子。及其鄉人龍翰臣王少鶴。同時各成一家。蓋道光朝魁偉振異人也。粵西賊起。方在籍辦團練。張忠武公之來歸也。官吏多疑之。觀察獨謂忠武可任事。毅然以十口保其無他。忠武卒爲名將。盡臣論者謂李白之識郭汾陽。殆遜之矣。按收降張忠武事諸說互歧。平定粵匪紀略屬之銅山制府馮氏。桂芬李氏元度集屬之勞文毅公。朱後以道員游浙。浙撫王有齡駭不知兵。假籌饟名恣苛歛。觀察每有言。嫌其迂闊。賊旣圍城。觀察守清波門。督士卒守禦甚力。食將盡。偶得米。猶分數斗饒舉人伊樂堯。樂堯經生。觀察道義交也。城陷罵賊死。觀察忠孝大節。炳若日星。而力保張忠武公功績尤偉。其圍城饋粟一事。亦見平生風義云。

多龍鮑虎

中興名將。塔羅彭楊四公。隨曾文正。創立楚軍。實開果毅堅貞之風氣。稍後則滿臣惟忠勇公多隆阿。漢臣唯子爵提督鮑公超。驍勇敢戰。與之齊名。軍中呼爲多龍鮑虎。

李愬肅之流芳

咸豐三年六月。武昌不守。署按察使糧道唐縣李愬肅公。卿毅隨藩司剛介公岳興阿。臬司曹公懋堅殉難。李公之死。自縊於寓館之後樓。屬官僕從數輩亦同死。賊目踞其室。每欲登樓。必有異香襲人。頃刻頭痛欲裂。遂封閉之。公子武愬公孟羣。時由廣西卽用知縣。積功至道員。聞變後。營膽枕戈。誓不與此賊同戴日月。自湖南勦賊至湖北。從胡文忠公克復省城。武愬先縊而入。匍匐尋父屍。至寓樓。見髑髏白骨。縱橫布樓上。獨愬屍。面色如生。豪髮無損。泣血殯之。居民述其靈異如此。文忠以入告焉。後武愬署皖撫。殉廬州之難。營破猶持矛屹立圍牆。厲聲高罵。手刃悍賊數名。

力竭死。一門大節。青史長留。祠廟巍巍。楚皖士民。椎牛雪涕。以祭者不絕焉。

好官殉難

軍興以州縣殉節者。不可枚數。而上元縣劉公同縷。烈聲最著。公初權吳縣。善捕盜。移治上元。兩年。尤得士民心。咸豐二年。聞武昌警。嘗上防江策於總督。不能用。自九江師潰。總督喪氣歸。布政祁公憂憤疾篤。公羅掘得五千金。穀二千石。爲民倡儲粟。運石修火械。召義民登陴力捍。三年正月。至二月。守十餘晝夜。不稍懈。地雷陷城。突入賊數百人。公揮衆戮之。城復完。賊緣梯而上。如蟻集。衆寡遠不敵。守者驚散。公還署。殺二妾。朝服坐堂皇。賊望見顏色。凜然。皆嘆曰。若好官。吾儕勿相害也。公大罵。躍入署後潭中。以死。後潭旁。每夜見神鐙旗旐。賊甚怖之。相傳公智深勇沈。志節遠大。罵賊而賊不忍害。賊且知公好官矣。而奈何防江策之不見用也。

馬生角

粵逆石達開之擾四川也。朝命兩湖總督駱文忠公督師援勦。穆宗登極。調公督四

川公方攜湘中兵隨征。而以記名道黃忠壯公醇熙。記名按察使蕭壯果公啟江。分統之二公先後陣亡。公率所部卒以同治元年四月禽石逆於紫打。蜀亂始平。先是蜀中謠云。四川地土薄。硝磺用不著。若要太平時。除非馬生角。蕭俗書作肖。蕭黃同勦石逆。猶加二字於石旁也。治賊無效。故曰用不著。角各音近。馬生角。馬旁各字。指公姓也。然則前史所紀諸謠。非盡秉筆者之好採異說矣。

勞崇光之饋砲

洪軍圍桂林。先後三年餘。時撫桂者爲長沙勞文毅公崇光。城中守禦者。惟撫署親兵三百餘人。武巡捕某弁統之。又民團五百餘人。紳士張某統之。城外駐湖南援軍千餘。洪軍圍城雖久。實未嘗進攻。蓋其精銳悉北趨。此間僅留老弱者。以爲牽制耳。城中局三門。惟開西門以通出入。土人初猶畏懼。日久漸相忘。民或過其壘。亦不查問。壘中或缺食物。入城購買。披髮紅巾。游行街市。不以爲怪。官軍將校多與往來。通款曲。團統張紳。酬酢尤密。令節朔望。常置酒招官紳飲。諸官紳坦然赴之。亦時時於

城外置酒奉答。惟不敢公然延客入城耳。桂城被圍久。餉源斷絕。主客軍不滿二千。人欠餉皆積年未發。軍士知不可得。亦相與安之。文毅一日怒某弁。詬之甚厲。弁不能堪。快出語軍士曰。當此時世。猶向我輩使上官身分耶。吾將辭差去。不能鬱鬱久居此矣。衆曰。君去固不敢留。但所欠我輩餉如何。弁曰。我已失歡於大帥。安能再索欠餉。汝等自向大帥理論可耳。於是衆人據撫署大堂。各訴飢苦。俄而聚愈多。噪漸厲。勢在內聞之。自出彈壓。甫及門。鋒矛已自門外入矣。卽悚然退歸。召某弁至。譙讓之。使以大義安慰衆心。弁辭不往。勢大怒。坐以激變軍心。而下諸臨桂獄。另簡一人爲親軍長。一面令司道府縣安撫變兵。許以餉至卽發。諸軍本無意爲難。聊抒憤懣而已。遂亦散去。如是又數月。某弁在獄。意忽忽不自聊。一日上書文毅。自言從公多年。一無建樹。中路蹉跌。實所不甘。與其羈死囹圄。毋甯戰死沙場。倘蒙恩釋出。當率所部殺賊致果。以報文毅得書。笑曰。某特欲出耳。然果能出戰。亦大佳事。卽召之出。獎其勇敢。謂曰。汝所部僅三百人。安能與戰。弁曰。尙有張紳所統團練五百人。可

太平天國軼聞 卷二

令彼爲後勁。某當死力効前驅。乃言戰耶。惟不敢違撫令。姑許迎謂曰。彼此無猜。相安久矣。今眞戰。遂蜂擁拒敵。不食頃。某已全軍覆沒。我何面目復命。城中無賴子。惟張能馭之。張既皆辭不能。文毅無如何。思謀暗四尊紅綳十疋。爲交易之媒介。敵外人聞之。其將笑我爲何如。尤必欲得砲而可。往返數次。該在彼一也。惟勿令士民知之耳。人但見爲綳。不知爲砲。昇諸城。

大事者也。如其計行之。而張紳得歸。

崔提督之使酒復諫

崔名大同。咸豐初。廣東記名提督。會洪楊難發。粵中土匪四應。省會戒嚴。制府檄崔督師東門外。時崔方篆某鎮。奉檄返省。制府授以方略。畀以軍械。乃辭出東城。崔性疎狂。尤豪於飲。日必吸汾酒數斤。醉則據座大罵曰。跳梁小醜。乃足擾吾酒興耶。將校稟事。偶不慎。輒遭笞責。其軍令然也。既辭制府出。乃告將校。詰朝首途。命弁勇束軍械。先昇出東郭。一將校曰。賊氛甚惡。恐將要截。宜使弁勇執械。以備不虞。不宜捆載以往也。崔大怒曰。若輩何知。乃敢亂我軍令。賊果要截。我當奮臂捉之。若輩多備鐵索。佇看縛賊可矣。將校太息而退。翌晨。使軍官押械先行。崔則扶醉乘馬。十餘親兵隨其後。既出東門。崔忽仰天大笑。顧謂從者曰。大好江山。殊足供我憑眺。顧安得有賊乎。復前行。未及一里。忽有數田夫。手持鋤鍤。直趨馬前。疾聲曰。賊在前途要截。提督其鋒甚銳。不可當也。請速回。崔大駭。亟勒馬返。而數田夫忽要其前。舉鋤鍤刀。

擊之。崔不及備。親兵以無軍械。皆潰散。崔遂遇害死。時罵賊猶不絕也。賊去。親兵乃徐集。負崔尸而返。各官大驚。馳往驗之。鱗傷百餘處。腦漿迸裂。血涔涔透重衣。死狀慘極。顧以其使酒愎諫。咎實自取。又未及抵營視軍。不能援死於王事之例。以議卹。故僅由家族備殮而已。

林剛愍公是好男兒

漳州瑞香亭之役。林剛愍公文察兵敗被執。不屈而死。漳之父老相傳。多謂侍逆李世賢在浙東時。數窘於公。啣之次骨。特以鼎鑊烹之。非也。當公之以全閩陸提領兵平賊也。侍逆震其威名。集衆籌對付之策。僉議須以計取。不可力敵。後公果以假降被給見執。時同繫凡五人。都面無人色。獨公神色鎮定如平時。侍逆屢溫言勸其降。頃且誘予以重權。公怒叱之。謂我乃堂堂大將。豈屑降小賊子。舉足踢之者再。侍逆於是知公之志不可奪。遂遇害。傳首至。侍逆拱手揖之。且嘆息爲好男兒者累日。此事有南靖張茂才鳳藻在侍逆幕中所親見。張以秋試自省會歸。行次郡城。爲賊獲。

以善醫禮遇之。尋以計脫歸。屢爲人言此事甚悉。張君又言侍逆年四十餘。素不近女色。一日有部曲攜一絕色美女獻之。侍逆曰。我輩從事疆場。惡可以尤物自累。立資遣之。而戒獻者以後勿復爾。噫。盜賊如此。亦足多矣。

朱洪章爲破金陵之首功

曾忠襄之克秣陵也。大將李臣典。蕭孚泗。咸膺上賞。錫封子男。而不知悉黔將朱洪章一人之功。李蕭皆噲伍耳。洪章黔之鎮遠人。胡文忠爲鎮遠守。洪章以親軍隸摩下。文忠壯之。及陳臬湖北。遂挈以自隨。肅清武漢。實爲首功。文忠太夫人壽。洪章使酒罵座。忤其曹偶。文忠慮不爲諸將所容。因遣從曾文正軍。文正使帥精銳數千人。隨忠襄搏金陵。忠襄部下皆湘將。洪章以黔人孤立其間。每有危險。輒以身當其衝。以此知名。忠襄益倚重之。初開地道於龍脖子。垂成而陷。健兒四百殲焉。皆洪章部下也。兩地道成。忠襄集諸將問孰爲先入者。衆皆默然。洪章憤願一人爲前驅。從烟燄中躍上缺口。以矛援所部。肉薄蟻附而登。諸將從之入城。遂復。臣典於次日病

卒忠襄好語慰洪章。使以首功讓臣典而已。次之。洪章慨然應諾。及捷報至安慶。文正主稿入奏。乃移其次第。以洪章爲第四人。於是李蕭皆封子男。而洪章乃僅得輕車都尉。殊不平。謁忠襄語及之。忠襄笑而授以佩刀曰。捷奏由吾兄主政。實幕客李鴻裔高下其手耳。公可手刃之。洪章一笑而罷。其後終雲南鶴麗鎮總兵。張文襄督兩江時。洪章猶在。然閑廢久矣。文襄爲奏起之。使募十營駐守蘇浙間之金山衛。軍紀肅然。市廛不擾。未幾以積勞觸發舊創卒於軍。吳人至今猶盛稱其惠云。

張竹祥言利之奏

給事中張祥晉上奏云。粵西軍興以來。不過兩載。所費不下三千餘萬。請急籌經費以濟時需。一擬抽收內地鶯粟花稅。比照茶酒等物。一律從重徵取。一擬將內務府宮內舊存金器。改鑄金錢。與紋銀一律通行。一擬將京城現收舖租章程推廣於各行省。一律辦理云云。上命交部議覆。部議駁不准。

幕僚爲中興將相

中興人物。多由辟幕起家。其最著者。如合肥二李之客曾文正。左劉二公之客駱文忠。尤爲表表。祁文端公寓藻。漫剏亭集。載文敏節相百齡督兩江。林文忠及陳芝楣中丞。變均爲幕僚。文敏均許以封疆之才。後果不謬。陳中丞佐文敏時。居署西偏池。上百八十竿精舍。嘗作小篆。榜於亭曰。個中樂。及陳權兩江督篆。復居此亭。舊同幕友顧薰。爲作個中真意圖。僚屬多有題詠。

天青緞

段廉訪初官浙中知縣。累擢按察使。勤於爲治。深得民心。陳臬時微行酒樓茶肆間。緝訪奸宄。遠近稱神。民赴州縣訟者。或累數十日不得一決。廉訪得狀。卽鞠問。判訖釋去。案無留牘。百姓感之。稱曰。段青天。及杭州初陷。倉猝出城。將軍留之。不可。曰。同困城中無益。不如出而圖之。猶可爲恢復計也。百姓不知其意。遽改其稱爲天青緞。以譏之。

鐵鎖

斬黃以東。有半壁山焉。孤峰突峙。俯瞰大江。一夫當之。百人沮愕。賊於山下。置橫江鐵鎖四道。北達田家鎮。護以木牌。夾江築堅壘以守。羅公澤南率諸軍攻之。賊酋坐將臺督戰。龍旂黃蓋。勢張甚。公戒士卒勿輕進。待賊銳既竭。突起急攻。賊多觸石崖墜死。水師乘勝。以洪爐大斧。鎔鑿鐵鎖。燔賊舟以千計。火光夜照數十里。賊潰田鎮平。

蛇山

粵賊三陷武昌。副將王國才。自九江率隊來援。夜半抵省。不知城之已失也。呼於望山之門。賊啟門納之。亦不知爲官兵。真至蛇山前。彼此問訊。始悟殺聲大起。國才慮孤軍深入。寡不敵衆。且戰且退。退至城外結營焉。

雷再生

枕亞言。靈隱有僧老矣。貌奇而古。鬚白如銀。蓬蓬若結雲氣。見客不甚爲禮。與言禪理。頗奧妙。問其名曰再生。問命名何義。則笑不答。再問之。瞑矣。

再生雷姓。夏名豫。產也。富甲一郡。其父震。仗義疎財。鋤強扶弱。以任俠名於時。母陳氏。慈善家也。能相其夫。廣周貧乏。時人稱彼夫婦。一爲金剛面目。一具菩薩心腸。佛弟子而衆父母也。年四十餘。猶抱伯道之戚。禱於某寺彌勒像。生夏。種善因而得善果。天道固無訛也。

夏生五歲。父攫劇疾。將死。囑其妻曰。余乃不及見此子成人。有櫬書在。卿善教之。第勿求仕進。以蹈不測。若能奉母隱居。斯爲最善。不出十年。世將大變。一入宦途。則若敖之鬼餒矣。父死。母如其命。延明師課夏讀。夏慧甚。七歲畢五經。未幾。母死。彌留時。重申亡父遺命。夏涕泣受教。又三年。學大進。師固科名中人。憇慮應試。夏亦自負。頓忘父訓。一戰而霸童軍。煙霄得路。穩着祖鞭。南宮再捷。出宰溧陽。宦興初濃。驚魂旋斷。夏蒞任甫五月。適太平軍起。乃決棄官。星夜馳歸。又以故鄉非樂土。貶價盡售其產。子身挾巨資南下。夏之來吳。依其戚也。戚包姓。時方爲某縣令。夏至。歡迎甚。館之外舍。虎口餘生。幸逢賢主。夏固深自慶。幸包更曲盡殷勤。流離顛

沛之餘。客情快慰。

包小人也。工於夤緣。而嗜財如命。夏雖與有戚誼。已疎遠不相聯屬。平日不相聞問。今事急相投。乃深蒙覆庇。金錢之力耳。夏旣德包。亦欲稍圖報効。以五百金爲包壽。包力却之。侃侃數言。激昂慷慨。夏益感涕。且謝過曰。吾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矣。雖然。施而不報。事胡可久。行將別君而他往耳。包曰。遍地烽烟。行將安適。吾意君且住爲佳也。嗚呼。夷齊其口。盜跖其心。包所計者。欲借端傾陷。死夏而盡攫其貲。而夏固懵然罔覺也。時戰禍方亟。羣盜乘之蠭起。會民家有被刦者。盜殺僕婦二人。傷一人。遺刀於地。席捲所有而去。次日報驗。包見刀柄刊有四字。曰雷氏家傳。忽心動。問傷者以刦時情狀。傷者言盜共十餘人。執刀者二。一殺人。一爲之助。餘皆手持木棍。搜括財物。後乃呼嘯俱去。包亟下令捕盜。獲其一。鞫之。則殺人者。而助者不得。下盜於獄。豐其飲食。陰遣人唆盜。誣指夏爲同夥。并許以不死。盜如其言。包乃逮夏。夏大駭。問何故被拘。包語之故。令與盜對質。盜直言汝乃不識我耶。汝爲雷某。與我同刦。

某家。汝忘之乎。夏大譁辨。而盜喙如鉤。堅啄不釋。且兇器具在。柄字鑿鑿。更無夏伸喙地。包勸其實供。當爲設法輕減。夏極口呼冤。包大聲曰。雷某。此爲何地。鐵證如山。汝猶狡賴耶。我不忍見汝穀觥。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嚴刑逼之。夏不能堪。遂誣服。至此始悟包陷已。則大怒詈包無言。但指揮羣役曳之出。

獄上。大吏不省。盜以正兇論大辟。夏以從擬絞。同日刑於市。蓋盜亦爲包賣矣。時亂後。乏刑者。每決囚以營兵代。兵未諳絞法。行刑之際。大雨適至。倉卒畢事。夏氣不絕。如縷。夜半復蘇。見死屍在旁。驚憶前事。知己未死。力脫其縛。匍匐前行。約里許。路黑如墨。四無行人。惟聞前巷犬聲撲撲。戰栗不敢前。正趑趄間。瞥見一黑影迎面來。夏急隱避路旁。來者似已覺。卽止不前。撮口作異聲。夏大懼。從昏暗中審視其人。短衣窄袖。背負一巨囊。悟其爲夜遊將軍也。自顧身衣囚服。襤褸之狀。適與相類。乃亦撮口作聲以應之。其人卽招與同行。問從何來。得利也未。夏僞曰。我運大惡。連夕鑽營。乃無所獲。不知子也。且子何名乎。其人曰。我鄧七也。夏曰。聞名久矣。且談且行。抵一

茅舍相將俱入。蓋鄧家也。鄧留夏宿。夏固無所之。卽亦不辭。因相與藉藁臥。

明日失絞犯屍。兵懼獲譴。不敢聲。以埋復命。夏匿身主寶。惴惴焉恐邏者之至。繼知無事。則轉念此讐必報。知鄧七前行竊被擒。捉將官裏去。備受酷刑。幾斃杖下。亦恨包刺骨。因利用之。欲與鄧同窺縣署。鄧果諾之。夏更向鄧假一匕首。頗銳利。藏之於懷。魚更三躍。兩人從署後穴壁入。鄧注意黃白。已入他室搜檢。夏徘徊於庭堦之下。忽見上房燈火熒熒。似有人語。躡足就窗隙窺之。則包方與其妾喃喃情語。未睡。不覺嗒然。逡巡間忽得一計。卽散其髮。赤其足。出懷中匕首。擎於掌。悲嘯一聲。飄忽而入。包驚起。大呼冤鬼。夏已至前。舉首直貫其胸。砉然倒矣。其妾欲逃。并殺之。急棄刀遁。纔出穴。署中人已聞聲麤集。知鄧必無幸。歎曰。吾乃亦賣是兒耶。雖然。急迫之際。寧復能相顧者。屏息前奔。天明已出縣境。

夏雖出險。而囊金不返。撲被無存。於是歷盡苦辛。由吳而浙而楚而秦。足跡遍大江南北。

旋復崎嶇入蜀。至成都市。變姓名曰夏雨田。蓋以名作姓。而兩分其姓爲名。見江湖論字者。日獲數百青蚨。夏書法固精。間作一二長聯。入市求售。筆飛墨舞。見者嘖嘖歎賞。以其取潤至廉。爭相購致。以是硯田收入頗不惡。

一日有富商某過市。見夏書奇之。曰此名人筆墨。非江湖下技也。就與語。大悅。更詰身世。夏約略語之。商爲扼腕。謂之曰。余正欲覓一善書者。爲掌簿記。兼司出納。君能從我歸。當以一席地相假也。夏聞言大喜。收拾偕行。

夏素工心計。既入商家。從事持籠握算。較錙量銖。商倚爲左右臂。且夏誠樸忠謹。儉約無所欲。涓滴歸公。從未一染指。如是數年。鮮有過失。商嘉其勤慎。分以餘財。使營什一。蜀產固饒。貨殖之益。無不利市三倍。夏以所得者權之。三年而獲萬金。卽以蜀爲根據地。分途出發。南通滇粵。北達雍涼。旁及京師齊魯。皆貨販往還。無投不利。數十年中。積金百餘萬。娶妻納妾。生子三。長承父業。次登仕版。幼則侍父家居讀書。時豫境久平。而夏年亦老。浩然有歸志。摒擋數日。挈眷而東。夏以是痛定思痛。燕居深

念兀自寡歡。

一日夏謂其子曰。我自逃刑離吳。迄今五十寒暑。儉生已匪伊朝夕矣。不知吳中父老有能談往事者否。我欲一游吳市。爲再來之人。爾可隨行。子諫不聽。遂買舟南下。入吳後游行於市。城郭如故。人民已非。詢包令被刺事。已無有能道其詳者。偶經司獄監門。指而謂子曰。某年月日。我含冤入此中也。及臨通衢。又指謂子曰。某日某時。我就刑。縛而過此地也。淚爲暗下。再至一廣場。指左側曰。此停我囚車。牽身出戮處也。復前十餘步。曰至矣。指一塊土。可丈餘。慘白不生寸艸。泣曰。此我受刑橫屍之地也。言訖。嗚咽不復成聲。子勸且慰。并戒勿屬人。曰。夏猶徘徊自弔。不忍遽去。旣歸舟。掩泣良久。忽大笑曰。奇哉。我以區區一身。而官而盜。而囚而賊。而乞丐。而傭書。復由傭而商。而巨富。而封翁。生而死。死而生。富而貧。貧而富。前後過渡。輾轉如環。變幻乃至不可思議。凡此者皆魔耳。今群魔已盡。萬緣皆空。煩惱場中。不容再駐矣。於是願爲緇流。命其子返棹回里。且語之曰。爾歸寄語家人。各自愛。我不返矣。其子苦諫不

從。乃涕泣而去。夏初名再來。後更再生。其由天甯而金山。由金山而靈隱。意在避其家人之物色。時其次子方游宦吳中。求其父不得。聞靈隱多名僧。姑往一問訊。至則再生已於先日去。殆已能前知矣。其子大失望。歎息爲衆僧述其事如此。枕亞述。

王壯武張宴九嶷山

咸豐五年春。王壯武鏐由楚邊追敵於粵境。假道寧遠。張老人者。年一百十八歲。縣中不知有老人。饑寒鮮調恤者。公入其縣。卽遣人存問。爲置田宅資其子。使娶婦。且召飲之。比公破敵還。復途過省。老人。老人即已抱孫矣。乃邀之登九嶷山。合賓客部曲張宴山上。是日爲公封翁生朝。客以次奉觴遙爲壽。且慶公功。酒酣。公起望山東故里。不覺悵然曰。鏐常有三恨。恨任事太早。學業太淺。用心太苦。而多忤人。身遭時變。以士卒用力。人號爲勁軍。吾常恐世亂未已。將無以畢三恨。奉養二親。爲將奈何。老人起執爵。慰以大義。合席舉酒極歡。公班師回楚。卽乞假幕府省親。於是離家已四載矣。迹公九嶷張宴一會。覺驅車九折阪。置酒三垂岡。叔子游峴首。梁公陟太行。

前史風微猶可頡頏也。

鄧亞魯之勇武

鄧亞魯者。粵西武宣人也。有殊力。家貧。常爲人傭。食量兼人。所得傭資。每苦不給。咸豐元年二月。洪軍由桂平趨武宣。攻據東嶺村。城中戒嚴。當時守兵不滿千人。遂招募壯丁。以厚城守。亞魯時在城中。往應募。乃因襁褓如乞丐。被斥逐。時有候補知府張敬脩。管帶東勇二百名來援。駐師北城外之關帝廟。亦以兵力單薄。就地添募。亞魯復往應募。門者叱之曰。今者添募勇士。非丐食之所。盍速去。亞魯乃自炫其勇力。央懇再四。自辰至於日昃。終不得通。憤甚。覲門首有石獅二。遂手各一獅。奮擲數十步之遠。揚長而逝。斯時也。適有戎幕某自內出。見其狀。大異之。立飭門者追之。使回。導入內。見張守。張守奇其狀貌。并知其有勇力。擢爲隊長。時署粵西巡撫周天爵。親督師援武宣。洪軍乘夜抄襲。閩勇管帶吳貽書陣亡。都司譚紹良。鄭魁士。皆受重傷。周署撫被圍不得脫。張守聞警。遂會合城守之兵。同往救援。亞魯以銅錢結成之半。

臂披於身上。左執長矛。右握朴刀。率死士四人。大呼陷陣。往來衝突。電閃颯馳。斬獲不少。時洪軍主將韋大孫立馬陣中。指麾鏖戰。亞魯顧其從卒曰。擒賊須擒王。今日正我輩立功時也。遂馳入陣中。韋見亞魯等僅四五人。殊不在意。既近。遂以大刃砍亞魯。適中銅錢所結之半臂。鏗然有聲。而亞魯之長矛已刺入韋之胸部。矛鋒自背後透出。復用刀向上一擡。韋之屍身挑起丈餘。洪軍見之。皆大駭。狂呼散走。東軍及城守之軍。俱乘勢奮進。周撫之軍亦自內突出。洪軍大潰。委棄輜重。及擄獲之婦女無算。兵士正在追逐之時。一見婦女。遂欲大肆淫污。亞魯見之。大不忍。馳白張守。索取周撫令箭。馳往禁止。諸婦女始得免污辱。周撫見亞魯之勇敢。欲羅而致之。麾下辭曰。亞魯一武宣之長傭耳。不遇張公。何以有今日。亞魯受張公知遇之恩。不願捨去。周撫曰。我嘉汝勇敢。欲令汝獨當一面耳。亞魯曰。果蒙大帥栽培。惟須仍隸張公屬下。始可應命。周撫嘆曰。真義士也。乃奏署綏寧營把總。改名鄧貴。夏四月。洪軍自武宣東鄉入象州之中坪。據之。張守奉檄命援。亞魯率兵士百人。乘夜突入中坪。焚

其營壘。復大呼奮斫。洪軍驚潰。遂大勝之。張守以功陞署右江道。亞魯亦實授綏寧把總。八月。洪軍攻入永安州。知州及副將皆死之。張道會同貴州鎮秦定三。都統烏蘭泰。圍攻永安。相持頗久。二年二月十六日。永安之洪軍。乘夜焚燒廨署民房。啟城突出。城外之圍軍大潰。張道屢瀕於危。亞魯以身翼蔽之。始得脫。而亞魯以頭額受槍彈傷。遂殞焉。時年二十有三歲。

胡林翼之遠慮

有合肥人劉姓。嘗在胡文忠公麾下爲戈什哈。旣而退居鄉里。嘗言楚軍之圍安慶也。文忠曾往視師。策馬登龍山。瞻眄形勢。喜曰。此處俯視安慶。如在釜底。賊雖強。不足平也。旣復馳至江濱。忽見二洋船鼓輪西上。迅如奔馬。疾如飄風。文忠變色不語。勒馬回營。中途嘔血。幾至墜馬。文忠前已得疾。自是益篤。不數月薨於軍中。蓋粵賊之必滅。文忠已有成算。及見洋人之勢方熾。則膏肓之症。著手爲難。雖欲不憂而不可得矣。閩丹初尙書在文忠幕府。每與文忠論及洋務。文忠輒搖手閉目。神色不怡。

者久之曰。此非吾輩所能知也。噫。世變無窮。外患方棘。惟其慮之者深。故其視之益難。而不敢以輕心掉之。此文忠之所以爲文忠也。

溫紹原守六合記

溫紹原字伯平。湖北江夏人。少負異才。性孝友。咸豐元年。權知六合縣事。下車脩城垣。屯義穀。期年集事。二年冬。粵兵初犯武昌。公曰。六合雖小邑。然濱江屏蔽淮泗。賊乘風而下。日可千里。此要地不可玩也。於是招募壯勇。製器械以備不虞。三年春。粵兵據江寧。陷揚州。果以千人犯六合。又分隊竄擾鳳泗間。邑城四面受敵。公率衆與戰。敵少卻。繼以大隊夜至。或議閉城拒守。公曰。不出戰不能守城。預戒兵勇。不及賊母發火器。夜行宜靜。毋譁。遂出縱馬前行。衆請所之。公曰。惟予馬足是從。賊初由長江鼓行東下。屢陷名城。大帥遇之輒潰走。勢燄方張。既至。見城小。內外寂然。心易之。公忽由間道繞出賊後。銃礮競發。以暗擊明。敵衆驚潰。清兵奮前追殺。無不鼓舞爭先。一以當十。敵自相衝擊。死者無算。四年。粵兵冒難民謀入城爲內應。公偵知。稽核

市塵。凡城內士民。皆給符驗而出入。外至者。問所投舍。守城兵引往質對。以故奸宄無所容。敵掘地道。公自內掘出。先發擊之。城圯。隨時堵塞。先後十數戰。賊屢挫衄。積功擢江寧府。加道銜。縣事委於李君守城。公獨任防勦。時紳士信公既深。倚公爲柱石。居民客商。及遠近避難入城者。皆助守。不願遷徙。誓與城爲存亡。六年。江北大帥德興阿。以蜚語入奏。褫公職。敵釀酒相賀。七年。何制軍疏復原官。加運使銜。任事如故。一不以升黜爲念。八年八月。敵由廬州大舉東竄。城中兵祇二千餘。請於制軍。益兵數千。而德帥調赴浦口。甫至。而大營潰。粵軍裹脅兵勇。直趨六合南關。公與宣化鎮軍羅玉斌等。晝出擊殺。夜入巡城。婦孺皆運磚石以助。歷二十餘日。都司王家幹力竭陣亡。糧盡援絕。公集紳士張位中等。曰。諸公爲紹原力已至矣。我死無憾。何以對闔境生靈。語未畢。邏者報東城且破。公趨東城。而敵從西北隅入。格鬪良久。身受數創。既仆。猶奮臂握拳。唾罵不絕。至胸腹破折。頂頸斷裂而歿。夫人王氏投水死。子輔才同時遇害。城中百姓以萬計。僅見宣化軍踰城東逸。餘者殲焉。先是公母就養。

署中。公使弟奉母出。而留王與輔材不遣。曰。不令吾民婦子獨死也。又陳桂伯云。賊之初犯六合也。孫賓三等率衆八千攻城。公令士卒飽食出戰。而預遷城南民於城內。空室中廣積薪草。灌油其中。竈底皆布火藥。旣戰歷數時。佯敗入城。追兵至城南。餒甚。各就民舍炊飯。竈突火起。遠近同發。公急開城。截其去路。四面伏兵兜勦。饑疲不能拒敵。殺死溺斃者過半。自武昌以下。未有如此受創者。

江南大營之一次失陷

王雪軒方伯之擢任浙撫也。藩庫實存銀一百餘萬兩。代公者愛惜小費。探船偵騎。皆汰減。時金陵大營積欠軍餉甚鉅。和帥慮補給無期。議每歲祇發八月。遇閏減半。軍士大譁。閏三月己酉。敵集諸路死黨圍攻和營。前後同時火起。遺金及礮位兵械。率齎寇。總統張公拒戰十晝夜。力不支。遂退丹陽。飛書調餉六十萬。冀以收拾人心。再圖進取。司財者祇發六萬。衆志益攜。賊僞爲官軍裝束。數道並進。公冒雨出城。護築營壘。墜馬傷脇。而前敵提督王浚。總兵熊天喜。力竭陣亡。公率小隊百餘人禦擊。

良久。及橋。百姓爭涉者。擁塞橋口。公勒馬衛之。俟其去。躍入河死。和帥去之。常州。常州無人。又去之。潯野關。乃卒。

張國樑逸事

張國樑。謀勇兼優。戰無不勝。保障蘇浙。郡縣垂七八年。吳越之人。至今尸祝。其後以兵餉大權。爲共事者所掣肘。功敗垂成。卒以身殉。其年少時逸事。有人所未盡知者。茲特采輯一二。以著英雄之氣概焉。公初名嘉祥。廣東高要縣人。美秀而文。恂恂如儒者。然喜任俠。跡弛不羈。年十五之粵西。從其叔父學。賈顧心弗喜也。日與輕俠惡少年游。其黨有爲土豪所困者。公往助之。殺人犯法。官捕之急。遂投某山盜藪。盜魁奇其貌。以女妻之。女嫌其疏賤。不可。盜魁欲拔爲己副。其黨又不可。山中例呼魁爲老大。其支黨皆爲兄弟。稱自二三四五以下。各以才能之大小。爲次之先後。乃呼嘉祥爲老么。么者第十也。然每出劫。必倍獲。抗官軍。必告捷。羣黨皆驚服。一日山中糧匱。因往刼越南邊境。名爲借糧。越南人驅象陣來禦。盜馬皆奔。嘉祥使其黨捕鼠數

百明日復戰。擲鼠於地。縱橫跳踉。象見之皆懾伏。不敢動。遂獲全勝。大掠而歸。頃之盜魁病死。羣黨推嘉祥爲盜魁。嘉祥有衆萬人。以兵法部勒之。與之約曰。凡劫官商。毋得殺人。財貨必留還十之一。俾得爲商之貲本。官民之旅費。旣而官軍討之。山中倉猝無兵器。嘉祥使人揭一竹竿以禦兵器。戰益久。則愈削愈銳。以刺人。無不死。且傷者。又獲大捷。然兵吏爲所執者。皆禮而遣之。且具書自陳。不得已爲盜狀。苟蒙赦宥。願盡死力。及洪秀全反於金田。遣黨招之。嘉祥拒不往。曰。吾之爲盜。非得已也。豈從叛賊者哉。向忠武公榮提軍廣西。使紳士朱琦爲書招之。嘉祥約官軍壓其巢。出禦而僞敗。乃悉招山中財物散遣其黨。使歸爲良。而自降於布政使勞崇光軍前。改名國樑。得旨賞千總銜。歸向公差道。由此戰必爲士卒先。威名聞天下。蓋公年十八而作盜魁。二十八而折節從軍。爲國虎臣。三十八而致命遂志。生平大小數十百戰。善以寡擊衆。每出已意。坐作進止。率與古兵法暗合云。

張玉良之顛躓

與國樑同統江南大營。而戰功與之齊名者。厥惟張軍門玉良。張玉良者。四川人。由行伍從向忠武公自廣西轉戰至金陵。積官至廣西提督。賞穿黃馬褂。短小精悍。驍勇善戰。威名甚著。咸豐庚申。杭城被圍。軍門奉檄來援。至則杭城已失。軍門以三十騎乘城而上。既登。則周麾而呼曰。大軍至矣。賊狼狽奔逃。不費一矢。杭城遂復。於是聲望大振。浙省倚之。有若長城。未幾金陵大營告急。檄之回救。杭人留之。幾於攀轅臥轍。將軍瑞公學政張公挽留之切。竟至跪求。而軍門以令嚴不敢少止。遂率師去。乃到中途。大營已破。常州蘇州均不能守。仍返於杭。所存親軍僅數百人。巡撫王壯愨公招集潰散。悉軍實以予之。俾進規嘉興。以固浙江門戶。乃連戰失利。軍械遺棄殆盡。而所將之卒。均是敗兵。逃勇銳氣盡墮。已不能軍。不得已復歸於杭。杭人已自輕之。兼所部不能斂戢。時有騷擾。杭人恨之。詈之。至斥之爲通賊。巡撫亦不加以禮遇。任其飄搖江渚。庚癸頻呼。無人過問。較之前日跪留之款密崇重。若天壤矣。未幾嚴州被陷。巡撫檄令往援。軍門率所部五千餘人至蘭溪。之大洋鎮扼守。蒐卒簡陣。

力圖攻取。時陳子壯太守。奉檄佐松百川太守辦理軍米糧臺。因時與軍門相見。談次每以兵勇不能用命爲恨。陳曰。何不重賞罰以激厲之。軍門曰。此等屢敗之卒。一言及賊。卽心膽墮地。非獎勵所能振作。因頓足痛恨。何制軍棄常州不肯守。不然同死於彼。豈不光明磊落云云。又云。杭人謂我通賊。我以一走卒蒙拔擢。官至一品。花翎黃馬褂。皆邀異數。就令降賊。安能如此。此時亦不必辨。正當一死報國。明吾心耳。然其勇大率驕悍。擄掠不可制。營官亦無如之何。商民怨之切齒。嗣後援金華復敗走。攻嚴州克而守之。旋又爲賊破。威名沮喪益甚。久之杭州被圍。奉檄回救。駐師江干。餉援俱絕。人無固心。軍門志氣銳厲。每日出隊擊賊。出必珊瑚冠黃馬褂。以自表異。時陳子壯避居富陽。會掉小舟往見之。以高敖曹旗蓋爲戒。軍門慨然曰。力竭勢窮。杭城必失。我軍必潰。與其草間求活。孰若先死於行陣之得所哉。會報賊出隊。卽麾衆持矛而去。陳知其志在必死。太息而歸。越數日。果爲賊礮攢擊。折其左股。昇至營。以軍事屬總兵況文榜而瞑。況統其軍。逾月城破。軍潰。況間行至上海。投李鴻章。

軍。鴻章用之。擊賊有功。竟以功名終。聞軍門歿後三四日。中夜士卒忽聞號令出隊。殺賊一軍。驚起。開營欲出。忽悟其死。皆大驚痛哭。同時將帥援浙有名者。曰江長貴。李定太。周天受。皆不能成功。後江李著績他省。周則戰死寧國。

杭州之陷

咸豐十年二月。金陵賊初陷杭州。先是張總統國樞威名遠著。賊畏而忌之。議由廣德進犯杭州。分清兵力。浙撫盡以軍事委諸運使某公。某所募勇多與賊習。或於城上相問訊。卜士王道平者。賊謀也。獲而詰之。則賊衆冒入。隸名鄉勇者數百人。當事慮激變不敢窮治。僅斬道平以徇。賊舉西湖殯棺積城下。累級而登。無以一矢加遺者。甫入六七十人。鄉勇遽帕首呼譟。滿城鼎沸。遂陷。將軍瑞昌公聞變欲自殺。左右曰。公死。吾輩無噍類矣。不如固守。駐防城以待外援。若援絕力盡。死未晚也。會總統飛檄張提軍玉良救杭。道過蘇州。蘇藩王雪軒方伯曰。江浙猶唇齒也。杭州不復。蘇州必危。君能於旬日內克復杭城。必以十萬犒軍。軍士聞之。奮迅疾馳。勇氣百倍。瑞公

拒守三晝夜。而提軍至。約期並舉。令先鋒僞爲賊裝入城。展旗大呼。賊見張家軍。驚爲總統。炊飯未熟而奔。瑞公縱兵合擊之。獲賊輜重無算。方伯得報大喜。犒之如其言。當時有七賊破城三十人。復城之謠。蓋杭人怨之極言其易耳。

假馬鎮

徐中丞守蘇。初有清野之議。不果行。四月丁卯。有馬鎮軍至。不知所從來。趣燒城外民房。中丞不可。馬曰。野不清。城不可守。乃予二萬金爲清野費。適城外火起。益令軍士縱火焚之。而鎮軍不知所往。時天雨氣寒。百姓謂賊已至。從水火中踉蹌而奔。兵搜於途。勇括於室。婦孺投河。及踐踏死者無算。越兩晝夜火熄。而真馬鎮軍乃至。守城兵以爲僞也。殺之。

卞令之死戰

賊初至蘇。以省垣四面受敵。不欲據守。日驅丁壯運物蒔橋爲去計。時制軍方伯不知所在。大營潰官寂無影響。後十日丙戌。賊分衆南下。與皖南鎮江長貴戰於吳江。

之勝墩。長貴兵敗入湖港。遂陷嘉興。由是兩旬之間。破州縣二十八。五月癸卯。由青浦進犯松江。知婁縣事卞乃譚欲出戰。華亭趙某欲守城。卞曰。不戰胡以守。時提標各營先期登舟。弁兵存者寥寥。卞獨率勇迎擊。戰少却。已而後隊蜂擁。火器不給。乃譚敗回。欲閉城拒守。賊追之急。中銃於馬上。猶據鞍馳數里。入署而卒。乃譚之外有秀水令彭君。溧陽令尙君。是三十州縣中同時殉難者。尙名拉布。彭佚其名。

何制軍之畏蒞

何制軍初履江督任。王雪軒方伯實左右之。虛心下士。延攬英豪。凡爲物望所歸。不惜口齒獎借。如致清河吳公書云。側聞政績。每思相遇何疎。偏閱時英。益歎此才不易。致六合溫公書云。有不戰戰必勝。居然儒將風流。不言功。功最高。信是中流砥柱。此外若張殿臣總統。馮提軍子才。或誼結師生。或禮分賓主。誠哉人才之總匯。幕府之宏規也。及方伯升任浙江。頓失常度。常州之亂。莫知所之。沿途滅騶從。去旗幟。無有識爲宮保船者。而奏報掩飾各情。謂蘇府奉撫臣文。商借夷兵。先期赴滬。藩司三

縣均受重傷。其是否朝廷不知也。又謂撫臣設立機密房。任用戚友小人。署外不得與聞軍事。其是否死者不知也。自謂巡視江口。安輯夷務。調赴江靖如臯防守。有某省某提督。分守瓜儀諫壁。有某鎮某總兵。累累言之。矢中而固外。其是否天下後世不知也。善哉言也。

官弁之分米

初滬上大憲。遣英吉利呂宋兵。助清兵勇。收復松江。賊遺米萬餘石。夷取其千。故華亭邑令帥勇急入。比戶按驗。適新令營弁復至。顧米而爭。觀察吳公。命予官弁千石。有差。餘以實倉廩。嚴筭鑰。謹出入焉。先是賊驅百姓中壯者出戰。老幼廢疾者。日給升米養之。至是米歸於官。窮民轉不能望撮勺。踰月。攻青浦。清兵失利。賊衆衝出。復陷松江。焚米毀城而去。遠近農民。各擢小舟入城。裝運梁柱窗几之屬。墮牆掘地。搜括一空。巨室重門。洞見前後。而得米之官弁。又莫知所之矣。或曰。賊以豺狼蛇蝎之資。魚肉百姓。惡矣。然亦觸矢石。冒水火。瀕險而得之。官吏毛髮無所與。各分米千百。

石拱手而享其成。不言而喜可知也。

鰲子臈之膠船

浙江甯紹既陷。賊以重兵圍杭州。期於必得。時餉道斷絕。城內斗米千錢。窮民至煮箱皮食之。朝廷責蘇撫坐擁重兵。不急進剿。致賊全力攻浙。乃急籌餉金二十萬兩。米穀數萬石。以輪船運往浙江。將及鰲子臈。遇淺船膠。盡棄所有於溟渤之中。杭城困守月餘。餓死者日以千計。王中丞朝服自縊。遺令開城。縱放百姓。賊遂掩入。時辛酉十一月也。僞忠王李秀成棺斂中丞以下殉節諸員。餘官願從者留。不願從者給發資斧。卽令護送遺櫬而還。以爲生與爲敵。死不與爲讎也。

兩軍門之垂成死綏

初粵賊蔓延江浙間。中丞李公以上海一隅地。遠攻近剿。如風掃簞。恢復蘇常。餘賊聚守金陵。明年曾公大兵屢掘地道於金陵城外。或半途遇水而止。或已成爲賊所覺。衆力竭矣。獨提督李公臣典曰。合諸營之力。費鉅萬之財。歷數百晝夜之勞苦。所

望者復城而後。仰報國恩。將士亦邀獎敘。不及今一鼓作氣。攻敗垂成。後欲圖之。非可歲月計矣。乃復從賊守嚴密處。掘隧築藥。破城垣二十餘丈。李疾率諸提鎮冒火衝入。立奏膚功。而公亦由此受病不起矣。中丞之肅清吳中也。深得陳軍門學啓之助。僞慕王等降後。心懷反側。桀驁不馴。中丞用軍門言。乘勢駢誅。以消後患。後陳以嘉興中礮創重捐軀。奏疏中歷敘勲勞。至今猶有生氣。兩軍門足千古矣。

炊飯太守

洪軍之初陷杭州也。有候補府者。著矩衣。躡敝屣。將行被執。賊問何爲。詭曰炊飯。賊曰善。即使炊飯而守。故執袴子。不諳烹庖。乃密使蒼頭代役。而太守獻之。及張提軍克復杭城。官吏多亡去。即檄炊飯太守攝某篆。守感蒼頭惠。令其司閤。而苦不識字。復爲置一明黠小僮。代司文書出入。阿堵物一歸蒼頭焉。同時有觀察某。伏匿堂額上。賊至。戰栗墮地。問何爲。曰種菜。賊即使種菜。已而備兵嘉湖。時謂之種菜觀察。

曾文正公知人

近世士大夫多稱曾文正公能知人。非妄語也。江忠烈公忠源。初謁公於京邸。既別去。公目送之曰。此人必名天下。然當以節烈死。時天下方無事。衆訝其言之不倫。後十餘年。忠烈果自領偏師。戰功甚偉。嗣殉難廬州。公東征時。滬上乞師。公奏請以相國合肥李公赴滬。而以參將程忠烈公學啟從。臨發。公送之登舟。拊忠烈背曰。江南人譽張國樑不去口。君去亦一國樑也。行聞君克蘇州矣。勉之。李公至滬。由下游進兵。自青浦崑山轉戰至江蘇行省。拔名城。殲大慝。雖嘗借助英法兵。而西人獨推忠烈功爲淮軍諸將最。其聲威殊不出張忠武下。嗣克嘉興。先登中鎗仆地。卒不改其以死勤事。亦與忠武同。蓋昇平之際。物色人才。危急之秋。激昂忠義。精神所感。誠至明生。文正儒臣。豈有相人術哉。嗚呼。洵天人矣。

張阿寶

洋槍隊之有統帶。蓋舉當地人領之。至教習進退坐作之法。以及臨陣督隊。則仍另雇西人。當江浙諸城克復時。頗得其力。然所招多無賴。易滋事。甚如聚黨搶掠。亦或

不免。而於所謂統帶者。飄翠羽。乘暖轎。騎從如
亦有倚勢凌人。武斷鄉里。意稍拂。卽帶勇嚇詐。
標右營下藍翎千總張鳳祥者。原名阿寶。以娼
惡不作。不僅私設公案。錮人勒贖已也。經丁日
者。紛紛呈控。提訊明確。請令正法人。皆快之。

多隆阿之將略

中興名將帥。隸旗籍者。必首數塔齊布及都興
勳。與兵事相始終。尤以多隆阿爲入旗勁旅中。
慶援賊。一日粵軍犯鮑軍。急來請援。公辭不赴。
備遽舍鮑營。乘夜來襲。公預伏兵要隘。賊至十
湖連營數十里。公命佯敗以誘之。稱病甚。不能
言。如弗聞也者。如是數日夕。敵終疑之。尋獲我

十營於左右路。敵至夾擊。皆棄械奔桐城。嗣是追逐截擊。捷報日聞。一夕公登轎車。遠眺曰。賊衆十倍我。連戰皆挫。今知我所在。夜必來劫營。乃潛徙其軍。敵夜至。得空營。大驚。自相踐藉。死無數。引去。安慶之克。公功最多。蓋天授將略。其神勇尤出塔公都公上云。多治軍二十年。所得廉俸。悉以賞健士。恤傷亡。官文知公貧。郵寄三千金。贍其家。公知之。馳卒追取。爲戰士購征袍。方公盤屋受創時。清帝發內府珍藥敷治。並命黑龍江將軍傳知其子雙全。馳驛往視。而忠勇無家。其子絮衣葛屨。寄食親串。將軍資以行裝。始得上道。忠勇遺疏有云。不使家有長物。身有餘財。確非虛語。

客將戈登事略

戈登英國名將。名查里斯若耳治。道光十二年春。生於烏利刺城。父爲御軍礮隊大將。娶婦宴德庇氏。名以利撒畢。生四子。戈登爲季。戈登之先。出於巴克邑之民族。卽今英國侯爵亨特利氏之支派也。戈登初在塘墩就學。年十四歲。進烏利刺武備館。十九歲授御軍工營校。咸豐五年。英人伐俄羅斯。始從征至俄國。圍西拔斯拖浦海。

口。在此晝夜守城濠督戰。自咸豐五年春至城陷始罷。嘗受微傷。先城南既陷。戈登即調赴梗盤。尋仍回西拔斯拖浦。城陷令毀城中礮臺船廠。英俄事平。從勘定俄突新界。咸豐十年中外搆毀。英人犯我順天。戈登從英軍陷京師。焚圓明園。事平。適中國粵匪亂。同治二年。江浙兩省上游在滬設洋槍隊。將校用歐美人。乃向英官商使戈登領之。戈登遂與賊轉戰於江浙兩省。二年間凡三十三戰。克復城邑無算。江浙爲中土最富繁之地。數年經賊蹂躪。至是兩省強寇始悉殲平。是役經時一十八月。僅費軍需一百萬金。人皆以爲奇功。稱戈登爲當時名將。戈登謙遜曰。平此烏合之賊。豈足稱耶。但緩以時日。中國官兵亦可以平賊也。然中國上官急奏膚功。遂在上海招募外洋無業亡命之徒。欲借以平賊。不知此輩既以利應。反復無常。幾將貽害中國。較土匪之禍尤烈耳。鄙人得統此輩。嚴加約束。事後設法遣散。不使爲患。此則鄙人所以有微功於中國也。當時蘇州克復。江蘇巡撫李相國李公殺降賊。戈登不義之。中國賜戈登萬金。戈登辭之曰。鄙人効力中國。實因憫中國百姓之荼炭。鄙人

非賣劍客也。同治三年自中土回國。遊橐索然如故。尋擢補格列弗司恩海口軍領工程隊。居此六年。每於公餘之暇。籌給貧乏。遇有病疾者施醫藥。民間流離無依小兒。皆爲收養。教之讀書。或薦至各船傭工。不使失所。先英俄諸國。議開潔扭河。准各國商船出入。各派使守河口。同治十三年。戈登解任。簡赴渤波勒卞利亞國。爲潔扭河河口使。光緒元年。戈登應埃及王之聘至蘇丹。先是埃及國沿尼羅河南邊近赤道之境。總名曰蘇丹。皆沙漠荒野之地。無此域土地寬闊。極南近又尋得大湖數處。埃及王曾令英人伯客沙謬往開闢。二年未竣事。辭職去。王聘戈登仍令往接辦其事。戈登在此煙瘴絕域三年。竭力任其事。凡地理之險阻。天時之惡劣。以及土人之悍梗。皆以堅心毅志勝之。沿尼羅河一帶。皆設汛兵。又自埃及定造輪船。使上駛尼羅河。遇灘水淺。卽將船折爲數段。過灘後仍行合攏。於是蘇丹南境大湖曰亞勒伯坭恩舍。始有輪船行走。戈登在此苦心竭力任事。其意不在徒得土地之利。蓋此域土人之強者。向劫掠人口販鬻爲奴。戈登至此。卽欲化其俗。禁販奴事。然蘇丹西境

有二省曰哥爾多番曰達爾夫。此皆爲販奴者澤藪。兩省不歸戈登一人統轄。則販奴之事實不能禁絕。埃及王乃不授此兩省。故於光緒二年。戈登遂辭職回國。光緒三年春。經埃及王再三重請。戈登乃復至埃及。授蘇丹全境總督。凡北自尼羅河之第二灘。至南境之大湖。東至紅海。至西境。又特湖諸水發源之處。皆歸戈登統轄。三年之間。徧巡諸地。居無定所。時或至東境。與啞比西尼亞國諸部。勘定疆界。時或輕騎滅從。驟至西境。達爾夫省。捕拿販奴暴客。並以懾服部酋之倔强者。常竟月在駱駝背上。未嘗解鞍。政令一出。志在必行。境內強暴雖多。沙漠烈日雖酷。皆不能稍抑其堅力銳志。又四出無常。土人視之。猶鬼神出沒。無所不至。故諸部蠻夷皆爲震服。而蘇丹境至此始有王法。政令行焉。當時外人在埃及。獻說干預政事。王大臣不能鎮定。遂聽外人遊說。紛紛更改法制。以致政令朝出而暮改。於是戈登在蘇丹。覺事事掣肘。於光緒六年。遂又解職回國。此年英國簡命子爵黎本爲印度經略大臣。黎本辟戈登爲參軍記室。同至印度。無幾戈登與經略幕僚意見不合。卽請解任。適中

國與俄國爲伊犁事牴牾。中國洋關總稅司赫德。逕電請戈登至中國商量事件。戈登此行。英國政府因戈登係英國職官。干預中俄軍。恐貽俄人口實。故電止戈登。令即時回國。戈登復電曰。我至中國爲排難而已。如朝廷因我係職官。恐貽口實。請悉除銜職。則萬無誤事。戈登至北京。見總理各國事務大臣。力陳中國武備不修。戰爭無力。不如遷就以護大局。大臣問曰。如事決裂。肯相助否。對曰。事如決裂。皇帝肯遷駕內地。鄙人當爲中國效力。任疆場事。後事遂解。當時戈登行至天津。見中國北洋大臣李文忠。文忠對外人怨北京諸大臣主戰誤國事。有某國公使勸中國李文忠。借戈登力。擁兵至京師。黜諸大臣。廢皇帝。自立爲皇帝。戈登聞之。歎曰。鄙人雖一武夫。作事何肯鹵莽至此耶。戈登回國。是時英國阿爾蘭島富豪世族。兼并貧戶私歛重於公稅。民庶困窮。亂人充斥。戈登因往徧歷阿爾蘭諸郡。目覩田疇荒蕪。農夫凍餓。遂條陳變田租法。朝議不可。然所建自皆切時弊。後數年。英廷竟改阿爾蘭田租法。本戈登意也。戈登條陳多忤朝臣意。自知在朝必不得大用。適英屬地毛里西亞。

島統兵大將出缺。毛里西亞在印度洋大海中一孤島也。英人置戍兵。英官畏遠戍。皆不願往。戈登遂自請往署焉。戈登官斯島一年。軍民稱之。會阿非利加洲極南有英屬地曰岌朴。或曰好望角。英人建埠頭。關地利。英民與鄰境番部時有爭鬪。官吏不善處置。各部遂叛。英國駐岌朴大臣因請英廷特派戈登往調停其事。戈登即由毛里西亞航海至岌朴。檢察情由。即上書大臣曰。番部之叛。皆由官吏不能約束本國人。使侵害番人。今擬先簡嚴正之員。令其約束本國人。然後可以服番衆而保無虞也。乃條陳處置法。然所議皆爲大臣幕僚梗阻不行。戈登遂請解任回國。戈登既在閒散之列。請假往遊猶太國。猶太昔西人教主耶穌生育行教之地。多古名勝。戈登至此。感古今興衰滄桑之蹟。徧歷流覽一年。始回國。是時埃及國南境之地。自戈登去後。官吏貪酷虐民。各屬回部皆叛起。殺官吏。攻官兵。有大酋自稱救世主。奉天命復回教。誅無道埃及官兵。竟被困在噶墩城。於是埃及王乃請於英廷。借一大將使救出困兵。英廷仍派戈登。隨帶將校二員。至噶墩城。時圍尙未迫。戈登即欲率被

圍官兵出城。然城中避難官吏及家屬老弱婦女萬餘人。戈登不忍棄之。故留守先將婦女二千餘人護送出境。逮及城圍既重。英廷有電催戈登率部曲棄城。戈登復電曰。軍民爲我抗賊守城。今事迫乃棄之。此豈丈夫之所爲耶。戈登在圍已五閱月。外援已絕。糧食將盡。然猶從容督率軍民拒守。於是英廷乃撥兵合埃及官兵。溯尼羅河赴救。兩月後救兵始至。然城已陷。戈登卒被害。時年五十三歲。喪耗至英國。官民皆哀傷之。英廷賜其家屬十萬金。並爲鑄銅像於都城。以誌其忠烈云。

洋將之儒雅風流

英國總兵丟樂德克奉其國主之命。駐防寧波。以保衛國之商旅。同治元年四月寧波之復。丟與有力。及九月中賊大隊攻撲寧郡。丟率洋兵五十人入城助守。出奇制勝。嗣綠頭勇滋事。丟復會同我官軍靖其難。爲人恂恂儒雅。和衆而識大體。寧之官紳皆親愛之。十二月我軍之洋將買忒勒攻紹興城中礮死。李帥所遣之德克碑未來。在紹之洋鎗隊無統帥。史士良觀察請丟往權代之。丟不可曰。我國法駐防官不

能出百里外。觀察強之。其國之領事繙譯等官。亦相爲聳恿。丟乃以打鳥報其提督。而率衆行。蓋打鳥則可出百里矣。既至與賊戰。大破之。俟德克碑至。乃退。明年正月。紹城克復。丟只因擅離汛地。爲其提督劾罷。寧人大戚。公籲留之。不可。觀察與衆紳士籌商。餽白金萬兩以贖。丟不受。固與之。則曰。我國法人臣不能受鄰國贈賄也。無已。則留二千金以犒其軍士。是蓋從我與中國捍患者。其八千金斷斷卻之矣。臨別流涕。謂觀察曰。我與寧人相處久。承相愛。歸後雖死亦不忘寧人。更有一言相告。洋鎗隊勇丁訓練已成。不可以賊平而遂撤之。留之不特以自衛。亦可備意外警。須切記之。遂揚帆去。李文忠聞之。爲之感歎不置云。至今寧波人士言及丟總兵者。未嘗不畢然思也。買忒勒。法國人。受中國總兵官銜。臨陣奮不顧身。遂殞於紹興城下。頗讀華書。吳春泉刺史冬日嘗往訪之。會北風大作。買執吳手曰。北風其涼。雨雪其雱。惠而好我。攜手同行。洋將也。而頗有中土儒將風流之概矣。

長勝軍始於客將華爾

清咸豐末。粵兵陷蘇常。分股竄松郡。青嘉川南等處。先後失守。滬城危如累卵。時有華爾者。美國人也。長於粵。嘗來申江貿易。乃招精壯數百人。以花布纏頭。服青呢小袖短衣。狀類西兵。各執洋槍。教以進退布陣之法。凡八十人爲一排。挨次而進。步無錯亂。號長勝軍。人又呼爲洋槍小隊。其後攻城奪邑。長爲諸軍冠。賊甚憚之。時各國助勦兵未集。曾帥大軍亦未至。滬城實賴以安。迨賊棄松江。大憲卽飭華爾往守。廣招勤習。所謂洋槍隊者。共得四五百人。值賊勢方熾。浙之嘉湖。松之青金。奉皆爲賊窟。去郡又不及百里。而賊始終不敢犯。且嘗分軍協擊。所到必克。清廷獎其功。授職總戎。卽鎮松江。蓋中國之練洋槍。實自華始。後以攻慈谿陣亡。松郡士民思其戡守之績。無不悼惜。同時又有法蘭西提督卜羅德。協勦柘林。受槍殞命。華爾旣沒。復有夷人白齊文統其衆。不久從賊。旋爲清兵所獲。遂回本國。繼又私入中國。在漳州助逆。爲閩浙總督左帥宗棠所擒。時英國福州領事。仍請解回審辦。左帥不允。差官押赴蘇城。詎惡貫已盈。以舟覆蘭谿溺死。

太平天國軼聞卷三目錄

包立身

張炳垣之謀內應

張炳垣傳

金陵汪馬二秀才事

布衣胡文忠

金陵之士節

陳貞卿

神童馮福基

趙枚不愧其先

琴秋畫倩之殉主

蘭麟之佐包仙

劍灶村胡氏却敵記

四冊子

地道中之死士

摩什道人

令狐康之先知

黃公俊死於曾文正

僧俠

老僧之神勇

道姑之神勇

太平天國軼聞卷三 目錄

二

張一瓢竟是神仙

譚鐵臂之難遇

女將李素貞

黃婉黎效法費宮娥

半截美人

三女之殺賊

文武兼備之奇女子

沈夫人佐守廣信

李方伯姬人殉節

潘慧娘報告決水

奮足傷賊

潯衣嫗

四姑娘

李秀成妻

楊二姑

雲娘

聽王妃

江采霞

桐城孫世昭妻

傅善祥

朱九妹

趙碧孀

洪宣嬌之歷史

碧娘貞烈記

太平天國軼聞

卷三

包立身

包立身。居紹興諸暨之包村。世務農業。而曾習奇門遁甲術。能料敵之進退虛實。而制其命。咸豐辛酉。粵兵擾浙。包聚村人練兵籌餉。竟以一隅之地。當數十萬方張之敵。屢挫兇鋒。終不少屈。於是人始知其有異能。依倚者日衆。時吳曉鵬觀察。方以蘇松兵備攝藩篆。吳亦浙人。聞其異。欲招致幕中。以爲己助。因於佐雜班中。訪得包之姑表兄弟馮仰山。潛令蓄髮三月。乃備文書。改衣裝。命赴包村致意。時浙境徧地皆賊。馮逡巡不敢遽入。適遇被擄逸出之素識某。探知前路賊守將性暴好殺。手下盤詰最嚴。斷難混過。惟包村有勇目某。常雜處賊中。現居某地。然必繞道二百餘里。始能曲達。馮晝伏夜行。三日夜至某所。既見。卽述來意。某以此去包村雖不遠。然賊守

其衆去必成擒。因藏馮密室。不令外出。一日謂馮曰。今已覓得路憑。且有賊卒二。賄令護送。然文書當留此。斷不可帶。即日付憑促往。馮行果有二賊前導。途中屢經要隘。鋒刃奪目。心膽幾碎。歷數日夜。去村不過二。三里。二卒辭去。馮單身前進。過村中。巡勇疑爲賊細作。欲殺之。馮以包某至戚告。遂引馮入見。各道艱苦。馮見眷族亦在。包村皆無恙。喜甚。因備述吳公所招意。包歎曰。我亦知孤村無援。勢難久守。緣無長策。勉酬衆志耳。刻下軍糧僅支二月。幸有賊之通我者。私接濟。不然斷已久矣。今承吳公美意。奈賊衆我寡。恐難突圍出也。因與掌案某共議。某以賊勢甚大。媚賊者衆。馮某雖親。遠出已久。又無文憑。君雖信之。奈衆人何必使人隨馮出村。取文書示衆。衆志既堅。然後刻期衝圍。并約吳公統兵接應。始爲萬全。事關一村民命。斷不可草草從事。包是之。馮因暫留包村。閱二旬餘。值夜大雨。包忽命護勇六人。身穿賊服。送馮出村。馮欲挈眷。包卜曰。可。遂帶家屬冒雨行。黑暗中見無數皂衣紅帽人。僵立村外。似守護者。而寂無聲息。馮怯甚。私問送者。此何兵。勇但搖手。遂繞小徑行。至舊處。

卽取文牒付勇。囑包速定行期。而馮自歸。包旣得牒。邀衆密議。則皆願從。包大喜。卽布卦以占。卦成。又大驚。曰。細察卦象。惟今夜二鼓可出。若交子正。卽無可出之日。且有大禍。衆皆失色。僉曰。今浙地四處皆賊。又未約有援兵。縱使突圍而出。將何所歸。時有掌文案某曰。離此百二十里。地名岔河口。某處地僻。可以屯軍。河闊可通海道。聞無賊守。若暫紮營彼處。卽由海道通信吳公。使以輪船接應。或可轉危爲安。除此恐無良策。包曰。我方寸已亂。不能自主。但今勢已至此。不出亦難持久。姑從某先生言。死生命也。諸族可速歸。各自收拾。時已薄暮。雨方霽。而陰雲未開。村路尙濕。遙聽賊營寂靜。號礮無聲。卽傳集團勇四千人。按旗色分作五隊。隊各八百人。選勇敢者入紅旗隊爲前鋒。令西初出隊。各帶衣糧鍋被。由西北方進攻賊北營。衝透賊圍。於某村取齊。白旗繼之。皂旗殿後。中權青黃兩隊保護衆家族。傳令旣畢。時值戌初。紅旗隊已發。遠聞金鼓震天。鎗礮聲不絕。而一村之人亦遽亂如潮湧。聚哭包門。曰。包君若去。我等從亦死。不從亦死。惟留包君。或可苟延旦夕。一時人聲鼎沸。包欲出而

爲衆所阻。歎曰。天乎。命耶。時將錯過。不能逃也。因令後隊且勿進。時白旗隊亦已出村。以聞令欲退。致前後不相顧。隊伍遂亂。忽見四野火光燭天。殺聲動地。敵衆大至。亂拋噴筒。火箭。鎗礮。齊發。鉛丸如雨。村勇各無鬪志。又值村衆擾攘之際。敵遂乘勢衝入。見屋卽火。逢人便刃。頃刻間。煙燄滿村。屍如山積。時惟紅旗隊已衝圍而出。白旗生死參半。餘衆鮮有得脫。而包與同事諸人皆死與敵矣。先時賊患包甚。檄調各路精銳。誓破包村。是日調兵適至。入夜陡聞村中人聲四騰。賊慮乘夜劫營。方發號聚衆。而紅旗隊驟然衝至。敵賊素聞包有異術。且以月黑路滑不敢追逼。又意村人絕糧。夜遁。村中必虛。因而并力進功。致爲所破。然後知數之難逃。有如此云。此皆聞之友人。友蓋得諸馮某。及是日幸免者所述。并云馮在村時。每晨起。見包必登高望氣。旣下。卽令衆曰。今日賊來自某處。將攻我某方。當撤他防。并力禦之。繼而果然。屢試不爽。所練之勇。能禦敵者三千餘人。以五色旗按五方分五隊。進退有常。臨陣不亂。常邀馮共瞭賊營。忽推馮倒。身亦伏地。方伏而霆震一聲。礮子簌簌從上飛過。旣

免。謂馮曰。此礮在良方。月神適犯我村。當去之。馮見礮架前山麓。約遠四五里。有賊守衛。私忖如何可去。繼見包脫帽散髮。跣足仗劍。如道家步罡狀。選勇曰。衣皂隨行。包口喃喃若誦咒。其行如飛。將及而遙見一賊忽撲地。餘賊盡退。瞬息間礮已取歸。約重四五百觔。不知三人之力。何能勝任如此也。時方涉冬。天久不雨。包忽令衆曰。久不與賊戰。賊必謂我兵單怯敵。明日某時。當有大雨。賊守必怠。可衝破其行營。雖不能大勝。亦可殺敵數百。獲牲口器械。以挫凶鋒。乃預傳令。何時出隊。何時攻營。何時收隊。明日果大雨。破敵一如所言。時敵欲由溫台攻閩省。患包牽制。願以紹興府城與之。請其不助官軍。或言若得府城。足資守禦。勸包姑從。包笑曰。此誘我也。無論江浙俱陷。孤城難守。且入城則如困囹圄。糧草更易斷絕。扼吭之勢。恐無一人可逃也。遂斬其使。馮嘗竊問包曰。弟與君自幼同堂共學。弟以薄宦。遠離鄉井。聞君素守田廬。罕至城市。何時得靈飛六甲十二真傳。而道妙至此。包曰。余於念年前。曾遇異人。授我祕冊。雖非全帙。然上觀天象。能知風雲雷雨。時運變遷。下察地理。則可安營。

布陣縮地驅山。而凡卜易算數之類。吉凶禍福。皆可預決。前取敵礮。即六丁縮地法。故三人能得數十人之力。但我所學。不過顯易數端。若能盡其底蘊。則此小醜。指日可除。何至困於此耶。馮又問賊勢至此。何日得平。包曰。我曾觀星象。兼占易數。江浙之賊。不久當滅。惟自占此村之吉凶。家族之安危。反不能了了。是豈學之不精耶。抑所謂馬前易數。近易明而遠難驗耶。及包死。馮始知數有前定。故占而不明。因爲之歎詫累日。後嘗以其所聞見者述於人如此。方蘭太守垞云。紹興包立身實農家子。初無異人處。但形體甚長。高於常人者幾二尺許。食粟而已。不識一字。其他更勿論也。咸豐間。紹興有趙氏者。富人也。生一子。廣穎方頤。耳垂肩。手過膝。術者諛之。謂有帝王相。趙翁因之蓄異志。見立身奇其狀。曰。此可藉以惑衆也。乃密招之來。寘諸後園中。人無知者。乃日課以識字讀書。并啖以大力丸。又使人教以諸兵器用法。如是者兩年餘。乃以夜半縱之出使歸。其家久失立身。一旦忽得之。宗族鄰里咸集問訊。立身曰。吾遇仙人。招入山中。授我兵書戰法。異日當爲大將也。其言蓋亦趙翁教之。

者衆咸不信。試授以神仙之名。從此而紀。

張炳垣之誡

張繼庚字炳垣江寧名葉子法處之機匠吳亦陷賊而趙公擢言於向公許之炳垣處而別遣廣西長髮築土城防範甚密於乃復與張鵝頭約稍定炳垣託故出城至之公付以免死牌石

予我千金。不爾當發其事。炳垣曰：吾安所得千金者？沛澤果以白賊立逮炳垣。拷掠備至。同館人曰：內應首謀實爲張氏繼庚。此葉子法。非爲叛者。獄稍緩。而秀清改命賊酋胡元偉承審。元偉故廬州太守。陷江忠烈公於死。而以城降賊者也。嚴刑酷法。至燒鐵烙體。刺猪鬣乳中。炳垣憤恨不能忍。曰：他人問吾無可承。公乃大清堂堂四品官。吾亦公祖部民也。當以實供。內應事大。非一二江寧人所能。皆由廣西老賊首謀。且人多吾不能記。請以簿至。胡顧左右取僞官冊。炳垣指一廣西人曰：此同謀者。卽逮其人殺之。又指一人曰：此知情者。又殺之。殺至三十餘人。秀清曰：已矣。墮其計矣。彼所指皆老兄弟。非實情也。勿復問。遂用車裂法。繫炳垣手足及首。鞭五馬而馳之。左手右足先斷。首次之。餘體又製爲二。觀者皆掩泣。鴉頭聞之曰：嗟乎。吾旣以死許張公。畏禍食言。非丈夫也。且張公以數言殺賊數十。而不一語及我。望我成其志耳。我必圖之。時賊衆稽察嚴密。各城增設木柵數重。及期。鴉頭率其黨殺守門賊七人。而無計越柵開城。官兵夜至不得入。明日賊中大索殺人者。久之無左驗。事將寢。

矣。鴉頭過所善沈獸醫飲酒酣大言曰。前日大難。七人者我所殺也。獸醫首其事。復殺鴉頭。自是城中無敢謀內應者矣。後獸醫以事出城。鄉民戮之。沛澤卒亦見殺於賊云。天河生聞諸李芝生曰。張先生上軍書。率由芝生代傳。三十六函存其廿四。他日謀爲刊之。當夫嚴刑逼供之日。豈不知一死無所逃免哉。無而骨肉齧粉。忍死不承。冀萬一獲全。猶有後望。卒用計殺賊多人而後罷。可不謂烈丈夫哉。機事不密。英傑淪亡。又爽無失矣。

張炳垣傳

管小異所撰張炳垣傳。與金陵癸甲撫談所紀張炳元事詳略互異。蓋小異與炳垣素交。故知其家世名字踪跡甚悉。癸丑秋出城。雖在此事之前。而事後得之逸出之。同志所述甚確。癸甲撫談据小異言。爲蕪湖諸生謝某字介鶴者所箸。初亦陷賊。其出城後于小異一年。然與炳垣不相識。事由傳聞。容有異辭。其書已刊行。世當有見者。今錄小異傳文。以備後之紀事者參攷焉。傳曰。張繼庚字炳垣。江寧府學廩膳生。

性深多謀。自幼善會計。貧而能自振。湖南布政司使潘公鐸。與其父故湖南桃源縣知縣介福。爲同年生。君往依焉。潘公甚器重之。值湖南軍興。君以省母辭歸。未幾賊犯武昌。東下金陵。戒嚴布政使祁公宿藻。聞君諳兵事。呼與語。大悅。凡祁公所舉防堵團練諸政。君陳說爲多。無何城潰。君陷賊中。里人吳偉堂。賈漢上。久楚賊。多素所識。佯受僞職。而實陰圖反正。君值知其情。遂因吳君與諸僞官結納。爲忘形交。一日謂諸僞官曰。公等毀家室。去鄉里。身經百戰。攻下數十城。以有今日。然祿才足果腹。父母妻子不相見。以公等之才。何事不可爲。乃鬱鬱久居此也。皆不答。有泣下者。君知其心動。遂反覆勸以反正。且曰。事成。公等受上賞。不成。請殺我與吳君。以爲說。皆感諾。於是君與吳君糾合鄉人數千。諸僞官又許各率所部以應之。君密陳欽使向公。請期進兵。而已爲內應。欽使許之。四年二月壬辰。君率衆登城。殺守城賊爲號。時官兵已抵城下。適賊新設木柵。襲城門內。肩鑄甚固。君啟城稍遲。官兵疑慮不敢進。整隊而退。君知事不就。急令各向賊館。以泯其跡。爲後圖。時賊亦倉猝不知起事端。

倪無從究詰。有劉鴉頭者。君所募健兒也。隸賊官沈獸醫下。慮事泄。禍且不測。欲逸去。賊法凡因事出入。皆有僞官符券。以爲憑信。謂之關憑。非是。則守城賊拒不令出入。劉恃沈素同里閭。當援已。密以情告。冀得關憑。爲脫身計。沈賺得事實。遂以報于僞東王楊秀清。拘君至。詰同謀。鞭撻炮烙。備極慘酷。君詭承楚粵黠賊。不與其謀者。秀清疑曰。汝所糾。獨無江寧人耶。君應曰。江寧人素軟弱。不足與圖大事也。于是賊誤殺其黨百數十人。然卒斃君於杖下。復裂其尸。以徇上元諸生賈鍾麟。與是謀。聞難逸出。投大營。陳君死狀。欽使聞之。嗟嘆泣下。許以其事聞于朝。是役也。炳垣糾合六省之衆。謀之半年而後發。親至大營。陳說機宜。書狀絡繹。賊中竟無知者。幾事可謂密矣。時會不至。卒隕其身。哀哉。余至西善橋。聞村人言。劉鴉頭被執事。謂人曰。事泄由我。願以一身當之。寧死不波累人。所以報張君也。及被撈掠。無完膚。矢口不吐。同謀一人。炳垣至。教之曰。汝盡誣稱沈獸醫同謀。賊必並殺沈。不猶愈于徒死乎。劉從之。沈聞劉反。曦已急遁去。賊信沈果與謀。購捕甚急。時城外官民間沈媚賊債時。

事皆切齒。亦懸金購之。沈夜伏林箐間。皇懼無措。自投村民求救。村民縛送大營。支解之。賊亦殺沈黨與在城內者數十人。炳垣事雖不就。然自是羣賊互相猜疑。輒自戕殺。勢始渙散。旬日間。反正者不可勝計。厥功亦偉矣哉。按反正之謀實發端于吳

中未叙及此
失于檢點處

金陵汪馬二秀才事

汪君星垣。性好清潔。與清涼寺僧稔交。城陷後。屏居寺中。一日僧報曰。賊至矣。君危坐不爲動。與僧並爲賊所執。僧獻所有獲免。并欲救汪。給賊曰。是吾寺中供糞除者也。賊將釋之。君厲聲曰。否。吾秀才汪某也。賊以戈擬其喉。僧又給賊曰。是。是有心病。君厲聲曰。否。我無病。我秀才汪某也。賊奇而禮之。且曰。吾視君非凡人也。髮斑白矣。猶困于諸生。方今天下大亂。豪傑有爲之時也。盍變計從吾乎。君大罵曰。狗奴。吾所以困躓者。爲不肯變計諸俗也。況肯從賊乎。遂遇害。氣垂絕。猶自呼殉難者。上元縣秀才汪某也。同時又有馬秀才者。販牛爲業。素不齒于鄉里。聞城陷。慨然誓死。謂其弟

曰吾聞功不在大。吾與若匹夫也。殺一人而死。足以自償。若殺二人。則是爲國殺賊而死也。可謂立功矣。因詭迎賊入。使其弟守外戶。乘賊不意。取所用屠刀潛殺之。投之于井。賊續至。復然。日殺四五輩。以爲常。既謂其弟曰。戮有罪而不使人知。不武。因榜賊首于門。爲他賊所知覺。遂與其弟皆遇害。此二事亦小異所記。小異謂汪君順受其正矣。然不如馬君立功爲尤難。余意汪義不從賊。馬志在殺賊。以史例論。並可附張繼庚傳後。無容軒輊也。

布衣胡文忠

安徽布衣胡文忠。當賊破定遠時。家毀於難。鬻其女。隻身赴京師。謂林遠村侍御之望曰。督師者久無功。又驕縱好聲色。皖名城多陷。苗沛霖跋扈。反形日露。督師者若不知。民無生望。使前督師者終不去皖。何至是。前督師者袁甲三也若有言責。當入告。侍御唯唯。胡不及待。遂自縊死。死猶懷書責林。語益激。林乃並書疏聞。未幾。督師者以母喪詔許來京。而復以前督師者往。見許宗衡玉井山館筆記。

金陵之士節

洪楊踞金陵。士夫陷其中者。多以節烈著聞。楊秀清嘗設策開科。逼多士賦詩。題曰四海之內皆東土。有諸生鄭之僑者。作詩痛詆。起句云。四海皆清土。安容鼠輩狂。人皆思北闕。世忽有東王。楊大怒。支解之。廩生張繼庚。佯與賊暱。結爲內應。七上書向忠武公。復親謁公營。圖反正。會大雪失期。會事洩。被拘。賊窮治黨。與榜笞刺。蔡身無完膚。終不累一人。賊復餌以甘言。乃請示官冊。指其悍者三十餘人。賊皆立斬之。既而悟。始磔君。君臨刑作絕命詞。有云。拔不去。眼。下釘。嘔不盡。心。頭。血。吁。嗟。窮。途。窮。空。抱。烈。士。烈。殺。賊。苦。無。權。罵。賊。猶。有。舌。詞。及。上。向。公。書。江甯人至今猶傳誦。又諸生夏宗銑者。賊脅就試。終卷有罵賊語。亦被磔。又張君同謀。金和賈鍾麟。李鈞祥。何師孟。皆諸生。韋布。嘗引官兵入伏城中。夜起殺賊。以有備不得逞。後不知所終。

陳貞卿

賊首李天福攻打青巖山。賊夥萬餘。紮營王欽庄。兵董陳貞卿。字燮煌。年未弱冠。智

勇過人。選擇精兵數千。分地把守。共分一百七十五隊。每隊精兵三十名。歸董理兵董數人。出令立法。不得退避。落後。如不遵令。軍法從事。以肅兵規。并辦抬鎗數十具。與髮賊死戰。將臺鎗放去。打死李天福賊首數十人。又戮殺賊夥數十人。賊遂喪氣。退敗。董理議賞兵董陳真卿銀洋千元。真卿不受。曰。同衛鄉里。此是吾分。何敢言賞。鄉人皆高其義。賊乘三更時。到馬安岩邊偷營。真卿時在城巡守不懈。隨時將台鎗開放。賊知青岩終不可破。卽遁去。未幾而東陽之賊退矣。又未幾而金華與全省之賊亦俱退矣。海內肅清。復見天日。而是山之靈異。賴以全活者數萬人。其爲功於民何如也。

神童馮福基

馮福基。代州人。幼隨父焯潛山縣天堂巡檢任。九歲解周易大義。衆稱神童。咸豐七年。賊犯潛山。福基年十四。匿母他所。藏利刃奮身出。賊執之。思刃其酋。弗得。隨賊至黃梅。宿藥肆。夜竊藥置賊飯裏中。賊中毒死者十七人。懼事泄。吞餘藥而瞑。賊委去。

越二日。福基蘇自度必不活。寓書訣父母及天堂諸父老。父老得書。遽召兵故執役。巡檢署者。走訪得之。福基猝見益悲慟。創裂腸斷。臨死猶握弓兵手。厲齒曰。我大清人。殲以大清服。勿效賊爲也。弓兵與尸行九日。達天堂。面如生。

趙枚不愧其先

趙枚。字子式。邑人也。世居南邑澧溪鎮。祖文哲。官戶部主事。殉金川難。贈光祿寺少卿。父秉淳。任湖北監利令。有政聲。枚生而剛躁善怒。不能容物。每遇權要客。常白眼不與通一語。見田舍翁作富人態。輒漫罵之。父素性落拓。不治生計。中年家漸落。而意氣如故。咸豐辛酉。粵兵陷浙江。破川南。四出焚掠。十二月二十日。賊離鎮僅十餘里。居民紛避。枚安然如平時。越日晨起。家人促之行。枚曰。汝輩惜命。可速去。無煩顧我。衆不復言。稍頃。聞門外奔走聲。繼聞號哭聲。衆出探之。見賊騎已入市。則皆驚遁。而枚獨置若罔聞。旋羣賊至。枚堅坐勿爲動。賊曰。汝何人。枚不答。又問之。曰。汝輩皆小賊。何足與語。速喚賊頭來。我當責以大義。賊怒。拉之行。至一處。已有被擄數十人。

在枚至大罵。衆駭曰。詈如此。使怒激而盡殺以洩其忿。則我輩皆死數矣。內有丁某者。與枚居近。而素相識。乃以足躡枚。且低語曰。此何地。尙如此耶。枚大聲曰。汝輩小人。惟知偷生。安知大義。我家世受國恩。肯效爾等之搖尾乞憐乎。丁又牽其裾。枚怒甚。踢以足。傷脅。丁負痛伏地。枚益厲聲罵。賊爭抽刃刺之。遽傷臂。血濺衣襟。潄潄然。而神色不稍變。遂牽出殺之。衆聞枚罵聲。至死猶不絕也。夫賊以烏合之衆。搆亂邊省。凶焰所至。殆多弭首帖耳。莫敢誰何。自楚鄂諸師出。而賊始稍稍有所畏憚。然且蘇松數十州縣之失。曾不旋踵。意其間豈無世受國恩者。不知當時亦有奮身罵賊而殉節如枚之烈者乎。明年亂定。事聞。大吏請於朝。奉旨優卹如例。嗟乎。若枚者。真是繼其光祿公之烈而無愧矣。同時有鎮猗某。迎賊者也。初媚賊目。信之。繼親賊帥。益寵之。終恃帥寵而輕所媚之目。羣賊遂妬而殺之。乃亦妄報殉難。濫邀卹典。不知枚於地下見之。又何如也。余曾遇丁於他所。爲述其事甚悉。且見其脅傷猶未愈云。

琴秋畫倩之殉主

范德鄰。武進人家。巨萬。未當事貨殖。蓋其家本號素封。歷有十餘世。至德鄰而益富。有者也。德鄰性好施與。恒以其盈羨。濟鄰里族黨之窮。家居多暇。日對詩書。簡編而外。雅善鼓琴。兼工繪事。

德鄰蓄侍姬二。一教之琴。一教之繪。即其所藝而名之。曰琴秋。曰畫倩。維時太平軍已由武昌漢陽。掠取巨舟數萬。蔽江東下。連陷九江安慶蕪湖各城。遂破金陵。據以爲都。向榮之師。先屯駐金陵。號爲江南大營。已而退守丹陽。向榮死。而張國樑爲總統。築長圍以抗太平國之軍。一軍兀峙。遮蔽東南。以故蘇常之間。尙未遭蹂躪。句吳無恙。倚道濟爲長城。敵騎不前。日敖曹爲虎地。德鄰家住金陵。方消受人間艷福。聞張國樑守丹陽。躍然喜曰。此江以南之萬家生佛也。張公在。吾蘇常之民。其不至糜爛矣。於是潑墨鼓微。閑情自遣。左顧右盼。賞此名花。浩然不復知有干戈之事。已而大營之軍。四出救援。太平軍乘其營壘之空虛。十道並進。國樑死難。由是而江南大營倉皇潰散。不可收拾。德鄰聞之。仰天歎曰。張公亡。吾屬無噍類矣。

德鄰知敵騎之將至也。亟出金萬以備軍實。是時總督何桂清駐常州。德鄰上言。願括其家資以保常州。然是時何桂清已萌去志。竟愒置。德鄰之言而不報。同郡有管敬伯者。名士也。與德鄰爲密友。一日走相告曰。寇深矣。總督將亡。誰與守此城者。德鄰曰。此言果曷爲來哉。吾不之信。朝廷以疆土之重。寄之若人。身爲大吏。豈有委其疆土。掉頭不顧而去哉。敬伯曰。吾且與君探聽之。相將而出。至轅門。桂清方怒馬出城。敬伯叩馬哭而諫止之曰。吾公三吳之保障也。吾公而去。上無以對朝廷。下無以對三吳之人民。軍校呵叱之。敬伯不顧。仍叩其馬不釋。拔佩刀斫之。頭顱破。血淋漓。猶叩馬不釋。再斫之。敬伯踣。桂清策馬去。

德鄰見其狀。哭而歸。呼兩姬至其前曰。吾與若得樂此朝夕者。張帥力也。今張帥死。桂清無賴。棄城去。我與若此樂盡矣。天壤間。噫。吾生不如死。琴秋曰。人孰無死。我將效死於君前。以媿天下有守土之職而逃其難者。德鄰曰。善。琴秋乃焚香展琴。鼓河滿子闋。淚下如雨。頃之。君弦絕。歎曰。此妾致命時也。碎其琴。觸牆而死。德鄰則大哭。

顧畫倩曰。若將奈何。畫倩笑曰。吾從公於地下耳。德鄰亟起。將自縊。畫倩曰。與公痛飲而死。可乎。當是外城已潰陷。家之中僕僕已逃亡盡。舉室無他人。兩人則覓酒肴。酹其盜。痛飲而死。太平國軍至。第見三尸縱橫而已。

蘭麟之佐包仙

蘭麟者。字瑞夫。世居邯鄲。爲蘭相如嫡裔。麟母懷妊時。夜夢奇獸觸懷。大驚而寤。白其狀於其父。父以爲麟。因名之。冀其爲門庭之瑞也。麟幼時。讀書輒逃塾。聞人談神仙事。傾耳而聽。若有所會。及長。益好談玄理。視詩書若仇。父頗惡之。一夕遁去。不知所之。家人徧覓無蹤。不歸者數十年。人咸疑其已死。一日。倉皇返里。告其父曰。太白晝見。自鵲首掃軫角。及漢而止。鵲首。秦境也。軫角。齊魯之分野也。漢臨趙地。邯鄲。古趙都也。兵劫兆矣。不遷。必罹其禍。時東省賴軍。方由山東攻畿輔。西省張軍。又於陝西趨洛陽。清軍孤峙其間。二軍合而未合。所存之地。不絕僅一綫。父正憂之。見麟。驚且喜。問所從來。麟曰。兒之蹤跡。不必問。今所急者。家人避亂之所耳。父欲居京師。曰。

帝都也有重兵在輦轂之下。可恃以無虞。麟曰。京師射之的也。不可。父又欲居淮北。麟曰。淮北。釜之底也。父曰。淮北上達燕晉。下通吳楚。齊魯在其右。秦越居其左。四達之區。可以任我馳驅。麟曰。是須審勢。今吳楚已爲洪軍所逼。秦越有石達開。齊魯有李紹壽。陳國瑞等。軍士失律。擄掠紛爭。而淮南又有苗沛霖。條順。條叛。反覆不常。倘一旦東西兩軍合股南下。達開上竄。李陳擾其右。沛霖興於左。長淮之北。豈非釜底。吾屬居之。殆所謂釜底魚乎。是亦未見爲可。父曰。出門四望。帶甲滿天。帝鄉不可居。淮北不可住。茫茫大地。子將於何處覓桃源耶。麟請備車馬。挈眷曰。隨麟所向。自有樂土。父不得已。姑從之。甫出門。麟卽仰天嚔水。口中喃喃作誦。旋見大霧迷漫。咫尺不能辨。而馬驟車馳。疾若躡風。不識其何往。少焉霧散。衆人張目而望。則車馬已停於一巨宅之前。宅中婢僕成羣。爭出迎客。似預期者。父問何鄉。麟以浙之台州對。父怒其誑。曰。邯鄲去浙千里。黃河限之。長江阻之。非舟楫無以濟。豈車馬瞬息所能達。及聆婢僕語言。悉係台音。猶疑其故用台人。以相朦混。數日後。出觀山川城郭。入包。

村見團練軍營。始信身在浙東。於是詰麟之術。麟曰。寇氛甚惡。天下幾無乾淨土。惟此一隅。恃包村爲保障。可儻旦夕安耳。父問包何名。答曰。名自強。與麟同受袁公之術者也。父問袁何人。居何所。曰。袁公一老翁耳。隱現無定在。莫迹其所。父曰。爾與包術同乎。曰。不同。袁公之授術。必先令其抽架上符籙一卷以呈之。卷分上中下等名目。視所抽之卷。以授其術。麟得中包得下。故不同。父曰。有得上者乎。曰。有。營中梅某。卽得上者也。父默然良久。歎曰。上術不足恃。何況中下。我恐終不免於難。奚能幸脫兵劫。子其慎之。勿恃術而自貽伊戚也。

時包村方強。每戰輒勝。洪軍悉衆來攻。隊整則無故自亂。營立則不火而焚。及戰。軍皆未進。先退。礮皆不燃。咸謂有金甲人迎擊者。後又發精銳攻村。期在必破。旣至而馬蹶人病。刀矛斷折。火鎗碎裂。反傷其後隊。遂不血刃而迭獲勝仗。皆麟與包之所施。而梅某則尙未輕用其術也。洪軍不戰自潰。屢受大創。旣忿且畏。包仙之名大著。遠近避難之民。聞風來附者數十萬。麟勸包編其健兒入伍。選其壯士成軍。築上城。

建石堡。以爲持久之計。立大小七十餘營。威震浙東。杭城之清軍。倚爲聲援焉。閱年餘。杭州光復。洪軍遣使。請以杭易其村。蓋得包村。則可進擾溫台等州也。包欲許之。麟曰。此秦張儀商於之約。不可許。包遂斬使。函首以絕之。洪包愈忿。糾合各路十餘萬衆。阻截村口。困之。相持半年。卒未能下。適清蘇藩吳煦。由上海密齎書。令幹僕間入包村。以鄉誼召自強。煦亦浙東人。欲延自強。從上海進兵攻杭。仗其術。冀克復省城。可以邀功。自強得書。謀於梅。梅以勞師襲遠爲非計。而麟則以村口被截。樵汲不通。糧食且盡。與其守村餓死。何如潰圍出走。是亦救趙存魏之一策也。包意動。梅切諫曰。安土重遷。必不能速。稍有逡巡逗留之情。則事去矣。麟曰。逡巡者。斬。逗留者。棄。兩言可決。何猶豫爲。包卒從麟言。布卦推算出發之期。於某夕某時吉。過則凶。因盡起其軍。定前中後三隊。前護老幼。中衛婦女。後運緇重。及時發礮衝洪軍。梅仗劍作法。借霹靂風雨以突陣。麟剪紙人書符爲鬼兵萬餘助之。洪軍陣脚移動。紅旗前隊一閃而出。白旗中隊欲繼其後。而婦女有緩至者。爲之少待。時已半。亟繼進力衝。洪

軍張兩翼。截中隊爲二。中隊之軍。出者半。未出者亦半。遂自亂。洪軍以污穢迎。潑槍礮刀矛。一時俱集。中隊多死。其未出者。遂不能出。皂旗後隊。因之倒退。洪軍乘勢追殺。而吉時過盡。凶時已臨。遂被大戮。洪軍蓄憾已深。一旦得志。合村數百里。戶口數萬家。焚殺無噍類。尸骸山積。鷄犬不存。所得脫者。惟紅旗前隊。及老幼數百人。白旗中隊百餘人而已。各村家屬悉殲盡。麟死於村口。包歿於陣。而麟父并眷屬亦皆遇害。梅某則不知所之。或云死於亂軍中。或云見之於浙撫左宗棠營。然究未有所聞。有謂其得袁公遁甲真傳。身已遠颺焉。

劍灶村胡氏却敵記

距包郵百餘里。有村名劍灶。相傳爲歐冶子鑄劍處。胡氏爲劍灶村大族。累世簪纓。家聲夙著。咸同間有名世雄者。生而岐嶷。讀書過目成誦。髫年入泮。才名藉甚。鄉里譽之。顧世雄不特奇才邁衆。兼以膂力過人。學文之餘。喜習武事。輒揮拳弄棒。與兒曹作技擊戲。上下往來。悉中程式。兒輩咸畏之。奉爲童子隊中之魔王。其父名水雲。

以名進士出身。爲一村之耆宿。世雄幼時。常施以嚴厲之教育。稍長。知其非凡品也。不欲以帖括之學束縛其心思才力。縱其所爲。莫之或禁。世雄常慷慨語其父曰。兒之功名。願於馬上得之。不願於紙上弋之。父奇其言。指以語人曰。此子氣雄而心壯。志大而言夸。他日苟不自棄。蔚爲全材。縱不足爲萬里長城。亦一鄉保障也。世雄得其父之褒許。心竊喜。益發憤自勵。藝遂大進。未幾。鶴書勸駕。水雲以宰官資格。游宦蜀中。世雄亦隨往。時年已弱冠。真才實力。與歲俱增。態度閒雅。心志和平。絕無少年純袴氣。窺其外表。溫然一瘦弱書生。若力不能勝匹。雖然。遇不平事。輒怒目裂眦。挺身排解。雖險阻有所不避。隱隱有古俠士風。於是胡公子之名。遂藉藉成都市上矣。一日。水雲於退食之暇。欵步私室中。侍者報有野人請見。召之進。其人長身鶴立。飄飄有仙氣。其行如風。若足不着地者。向水雲長揖。視其刺。署曰紫髯野叟。水雲知非常人。命之坐而問所事。答曰。野人慕公子大名。願得一瞻丰采。水雲未及答。適世雄自內出。短衣窄袖。玉立翩翩。有太原公子不衫不履氣象。雲曰。此卽豚兒也。野人起。

立致敬曰。今日見面勝聞名矣。公子仗義行仁。口碑載道。豈惟心術之美。抑由技術之優。野人嚮慕已久。不揣冒昧。願一較優劣。不識公子肯屈尊賜教否。世雄辭曰。僕雖有小技。無名師指授。何得云優。適聞君言。知必精於此道者。小子無知。未敢班門弄斧也。水雲以其人指名相索。必具絕技。亦婉辭曰。兒輩幼時好弄。弋得虛名。何得與高人較手。野人笑曰。毋過謙。野人欲觀公子技果何如耳。世雄疑其輕己。心竊憤憤。遂允其請。乃相偕至庭前。野人挺身立。兀如山峙。呼世雄曰。來來。世雄握拳直進。運動如風。將及胸。野人呼曰。止止。世雄以爲怯也。益猛進不已。野人微笑。伸一指輕點其肩。仆世雄出數步外。亟扶之起曰。公子幸無恙。死罪死罪。世雄大驚服。野人曰。公子身手亦佳。惜誤其途徑。公子拳術之所以不足恃者。非拳術家之拳術。乃跑馬戲劇之花拳耳。野人幼得異傳。確是少林嫡派。願以相授。公子其有意乎。世雄大喜。請於父。留野人署中。北面執弟子禮焉。野人精拳棒。兼善劍術。世雄專心學習。不期年而盡所能。身輕若飛鳥。體矯如遊龍。雖千仞之高。頃不難一躍而過。又能於壁上。

作蛇行於簷頭作蛛挂使雙劍作落花舞白光閃爍繞身數匝數十人從旁撥之以水點滴不能入也一夕野人忽辭去臨行謂世雄曰公子技成矣野人尙有一言願爲公子告公子才華茂盛豪氣縱橫將來仕進仍須從文字一途若馳馬試劍作游藝觀可耳方今海內騷動遍地萑苻浩劫之來近在眉睫莽莽神州舉步皆荆棘矣公子剛俠成性身抱異術恐爲禍胎宜養氣斂鋒沈機觀變用之於萬不得已之時若妄自矜詡輕相嘗試則天下之大技高出於公子者何得云無願公子無作噬臍悔耳世雄唯唯受教問何往曰野人無定蹤山水卽家鄉耳有道友期我於黃山將往一遊世雄問再見期則曰是難知也贈以金不受而去世雄惘然雲亦嗟嘆不已世雄懷師戒自此深自韜晦不輕與他人事一改從前攘臂按劍之習此時已娶蜀中名媛爲婦伉儷綦篤其父暮年碌碌歷盡宦海風波而功名之心未淡對於世雄期望良切世雄體老父之心乃轉而致力於文事冀以博青紫而慰斑白未幾束裝北上秋闈一戰歌鹿鳴而歸意甚得也詎料甫入門而弔者盈於堂居者號於室垂

老之水雲已作遊仙之夢矣。世雄撫棺大慟曰。我此行非爲微名。爲老父也。早知其如此。雖萬乘之卿相。又豈足以易我一月中隨侍之光陰乎。今休矣。親愛之老父已棄吾而逝。吾焉用此誤人之功名爲。歸與歸與。此後不願復問人間事矣。錢塘江畔。蟹子門前。遙見一雙白鴛鴦。比翼登岸。蓋世雄已偕其婦奉柩南旋。爲老父正邱首。村人聞之。咸來弔問。嘅老成之凋謝。感富貴於須臾。相對淒然而已。世雄自是讀禮家居。與世隔絕。不出戶庭。藉占無咎焉。

光陰梭織。荏苒三年。思親之念稍衰。用世之心欲動。閉門養晦。閒煞英雄。世雄此時。蓋不免有髀肉重生之感矣。蟄伏之餘。頗鬱鬱不自適。則日驅山林間。與狐兔之屬相角逐。小試於晚風落日之中。以開放其沈悶胸襟。消磨此幽居歲月。亦英雄失志。無聊之寄也。

無何舉一子。頭角嶄然。英英露爽。容酷肖乃父。世雄亦頗自慰。從此撫抱提携。享家庭幸福者數年。未幾而呱呱者已將成人。取名在之。世雄自課之讀。暇則授以技擊。

又數年在之不特才藻可觀。男藝亦盡授。乃父衣鉢矣。而世雄此時精神未改。年事已高。長髯垂垂。皓如霜雪。默思幼時自負之語。及紫髯野人臨別贈言。歷歷在目。而顧影已作龍鍾老人。暮景忽忽。且晚且將就木。虛生一世。負茲七尺矣。所幸有子象賢。尙非景升豚犬。異日能自樹立。成老父未竟之志。已死之雄心。或可以少慰矣乎。村有儉兒名馬飛者。著名巨竊也。能走善躍。輕捷若猿猱。晝夜入人家。取室中密藏。百不失一。其來無聲。其去無跡。村中素豐之戶。小康之家。無不爲其所擾。而無術以擒之也。一夕飛將軍自天而降。枉顧胡氏之廬。時世雄獨坐室中。夜深未寐。秉燭觀書。飛從窗外竊窺之。見其鬚髯如戟。老態頽唐。意謂是翁可欺也。竟入西廂。取緡錢數百串。駕肩上。思卽踰垣出。而肩重足輕。作勢欲躍。急切未能起。方徘徊間。而東廂門呀然啟。老人拈鬚徐步出。指飛笑曰。技不過爾爾。妄思在老夫家行竊耶。飛大驚。長跼請罪。世雄曰。毋恐。吾試爲汝負之。卽取其錢加諸己肩。一躍而據高垣之巔。招手使飛上。飛去錢覺肩輕。亦隨登。世雄就牆上語飛曰。若亦好男兒。何爲作此卑賤。

營生。卽窮無聊賴。尙有他事可爲。今卽以此錢畀汝。將去作小負販。亦可自活。其戢汝心。改汝行。勉爲良善。若再至吾家。死無葬地矣。飛感泣曰。翁神人也。小人知罪矣。謝翁厚賜。自此不敢再蹈前轍。將來倘有用飛之處。願效前驅。以報翁惠。俾翁知區區馬飛。尙非絕無人心者也。言已。受錢逕去。

初。世雄自蜀中歸。村人但知其翩翩文士。初不知其有驚人絕技也。世雄亦深自隱匿。蟄居數十年。未嘗一露圭角。授子時亦甚秘密。外人無知者。自黑夜馴伏馬飛後。稍稍傳播於外。於是人始知世雄固以書生面目而具英雄身手者。益嚮慕不已。村有好事者。欲觀雄技。要於途。世雄辭不能固。請之不獲。已回顧水濱。適有載草舟一。乃謂諸人曰。老夫末技。請嘗試之。諸公幸毋齒落。遂解其外衣。以一足立岸畔。一足跨舟舷。使數人分立船頭。投篙入水。力撐之。如下錨然。未能移動分寸。衆咋舌稱異。曰。鄉有異人而不知。我輩之眼。其皆肉乎。公旣具此絕技。令郎亦必紹箕卓羣矣。世雄曰。犬子亦略知一二。老夫髦矣。衣鉢之傳。惟藉此子。然此小技。殊不足恃。故數十

年來未敢以是自炫。恐爲黔驢所笑耳。居無何。粵軍發難。海內崩潰。東南各省。次第淪沒。渡錢江。據紹興。聲勢之盛。屠戮之慘。道路傳聞。魂飛魄散。會嵎邑有包立生者。率村民扼守。前後死敵數千人。其後敵軍精銳咸集。村遂破。蹂躪益甚。計包村距劍灶尙隔百餘里。而風鶴之警已來。居民洶洶。不可終日。橐載塞於途。一日之間。十室九空矣。而胡家父子坦然自若也。

一日寇至。世雄先令家人避山谷中。己與子據樓頂屋脊作瞭望臺。下視民居。惟見鱗瓦參差。街衢寂靜。已絕人跡。並平日熟聞之鷄鳴狗吠。亦闐然無聲。荒涼之狀。殆難寓目。再視己家門首。則見有一人蹲踞堦石上。異而審之。馬飛也。呼語之曰。寇且至。汝胡不逃。答曰。我願爲翁守此門。不願逃也。世雄曰。汝不逃亦佳。可助余一臂矣。因使上。共坐以待敵來。至金烏西墜。暮色暝茫時。世雄忽向東遙指曰。至矣。彼山麓松林中。憧憧人影。非敵之先鋒探隊耶。吾去即來。一躍而下。僞作避難失路狀。甫半途。見掛刀兇目大漢數輩迎面來。世雄忽止步。佯問曰。長毛在何處。今夕至此村否。

其人大怒。揪世雄於地。呼曰妖。妖。速將花邊來。否則予刃。渴欲思血。當送汝老頭顱作西方遊也。時在之待父久不歸。恐有失。偕馬飛馳至。見世雄爲數人所窘。大聲恐嚇。知世雄僞敗以誘敵。馬飛眼快。忽見一人從世雄背後抽佩刀。勢將加害。急趨至前。以身翼世雄。而曳其人之臂。其人怒。刃洞飛胸。倒地遂斃。俄聞大呼一聲。執刀者仰仆於地。世雄已躍起。奪其刀而戮之。餘人驚愕不能動。在之助父一一殺之。如切瓜然。驗視地上。流紅翻紫。血泊中有落齒無數。蓋世雄方躍起時。乘其不備。以掌力擱其人之頰。而齒爲之盡落也。世雄笑曰。如此膿包。亦足污乃公手耶。所惜馬飛爲我而死。我殊不足對彼也。乃與在之就山麓掘坎埋飛之屍。復投諸屍於斷澗中。事竟謂其子曰。今日敵軍少數受創。多數人馬尙在其後。不可不作準備。寡不敵衆。包村之所以敗也。況今村中祇有余等二人。卽一可當百。亦有力竭之時。萬不能與彼對壘。隨機觀察可耳。

夜闌。父子枕戈臥。破曉卽挾刃囊彈。相將隱身蘆葦中。良久而敵不至。方欲探首出。

忽聞呼嘯聲自遠而近。遙見紅巾煊赫漫山遍野而來。刀光旗影中。不知數凡幾許。前隊迤邐行經隴畝間。與世雄父子所伏之處。相距不越百步。似已知蘆葦中有人。各拾出中泥塊礮石遙擲。二人在蘆中。以手揮之。幸未中。繼而密如雹雨。在之曰。兒不能耐矣。願決一戰。似此烏合之衆。殲之亦易耳。世雄曰。毋遽出。當先飽之以彈。於是父子各以連珠彈射之。連珠彈者。一彈甫出。而再而三。而四。連續不斷。又名流星趕月。絕技也。世雄得其技於紫髯野人。復以授其子。至是各竭其技。風聲激耳。滴瀝可聽。不啻機關鎗也。彼軍猝遭彈擊。不及掩避。死將過半。時兩人囊彈均罄。乃運刃從蘆中躍出。直衝敵陣。當者無不靡。刀光過處。頭顱滾滾。如風掃敗葉。雨打枯荷。俄頃間。無數斷頭鬼。葬向麥隴間矣。

是役也。敵軍生還者。不過一二而已。世雄父子。馳騁於千軍萬馬之中。如入無人之境。求之古名將中。當陽救主之趙子龍。庶得其彷彿。在之笑謂父曰。此大快事。不知沙場鏖戰。有此爽利否。世雄歎曰。殺人如草。流血成渠。既干天和。復傷人道。子不自

以爲過。反以之自矜耶。吾非視生命如兒戲者。今日之事。不得已耳。俯視長髯。爲血花所濺。點點作桃花斑。乃掬溪水洗之。使淨。旣畢。復謂其子曰。此次敵軍受創殊深。彼聞警。必遣大隊來。以爲復演包村故事矣。此地不可久留。吾輩其行乎。

越日。洪軍果大至。見死屍無數。堆滿野田荒谷中。不知與何種生力軍接戰。致全隊覆沒。大搜村中。無一人可得。恨恨而去。後數年。粵難漸平。浙垣復舊。避難他鄉者。紛紛旋里。世雄父子。亦於此時挈家人。過返故居。重享太平之福。偶至前與敵軍交綏處。髣髴見燐光血影。隱約出沒。回憶當年一場春夢而已。至今其子孫。藏有向所用之彈囊劍鉢。遺澤猶存。而乃祖乃父之風。不復尙矣。

枕亞曰。此事余聞之於囊野。囊野爲劍灶村人。先代與胡氏爲世交。族中且有聯爲姻婭者。故知之綦詳。而所言之確。更無可疑。包村故事。盡人皆知。雄武如胡氏父子。反湮沒而無聞。意者英雄之奇功偉績。殆亦如文人之斷簡殘編。傳不傳各有命存耶。

四舟子

粵賊以十軍由皖豫渡黃河。躡太行。而終踞直隸之靜海縣。有舟子四人。義而智。初秀清既得江甯。卽議分隊。由清淮北趨。有舟子大言曰。北省無水。乏糧。遇困莫解。今據長江之險。擁財賦之地。計無有便於此者。乃止。清淮以北。獲安。又在皖北。擄船數千。以所得財帛子女。實之。環結爲水寨。一舟子言於賊酋曰。百貨恃船流通。今環結於此。他船聞風者。不敢復至。布帛菽粟。無由而來。是自困之道也。乃舍之。難民乘間逸去者甚衆。及攻開封。不克。以二船滿載火藥渡河。賊日十餘人監之。舟子爲兄弟二人。密議曰。賊勢之熾。專恃銃礮。北去何堪有此。放舟中流。私鑿沉之。賊目俱溺。二人亦滅頂而死。

地道中之死士

江寧賊又分數軍。泝江而上。圍攻南昌。屢掘地道。一日掘甫半。城中人埋甕於地。伏而聽之。尋其聲而對掘。一隧令敢死士。携利刃。懷兩洋銃。蛇行而出。適有賊酋服黃

袍紅披風者。據地道鞠躬俯視。問左右何時裝藥。何時封門。士突出。遽以利刃劈其面。自左眼以左。顙輔骨肉皆飛去。衆駭散。不知其何自來也。士復以洋銃左右擊。縱身入隧而回。

草付道人

咸豐己未之夏。東省賴文洗。以數十萬衆復晉地。既乃北窺清都。與清帥僧格林沁及勝保等。連戰失利。乃折而竄秦。與西省張總愚合股。入甘肅境。攻涼州。甚急。清涼州總兵鮑超。悉統精銳。從兩江總督曾國藩。禦太平軍於江南。聞涼警。亟回師援之。而太平將陳玉成。方糾大股阻其前。累戰不能進。陳又密遣將洪仁幹。率兵斷其後。鮑軍腹背受敵。進退兩無所可。涼州由是被圍。斯時城中所有者。老羸之兵三千而已。游擊林士瑞。權攝總兵篆。統此羸卒。竭力守禦。鏖戰兩晝夜。死傷過半。賴張悉衆薄城。城幾破者數次。相持十餘日。糧盡援絕。火藥亦罄。城外復發地雷攻城。雉堞東西崩裂。正萬分危急之時。忽有道士長軀黑面。碧眼黃鬚。羽衣鵝結。手執短赤色小

旛登陴。以旛遙指城外軍壘。口內默有所誦。旋連拂其旛。但見濃烟如墨。自軍壘中起。俄而霹靂一聲。紅光燭天。火焰四射。所至則旗幟弓矢芻米器械。無不焦爛。賴張二軍大亂。人仆馬翻。互相踐踏。林軍自城上望見。乘勢出擊。城外軍大潰。追殺三十餘里。斬獲無算。賴軍不能營。悉遠遁。是役也。無道士。城必不守。於是軍民交慶。疑道士爲火神。翌日蹤跡之於市。共擁入總兵署。林肅衣冠降階迎。道士長揖而謝曰。山野異端。未習禮貌。不敢冒昧晉謁。懼失儀獲戾。林延以上坐。行賓主禮。請留於軍。道士謙遜無謀。不足襄軍事。且軍中有道人。尤爲人所觸目。辭欲去。林固留。推重其法。願相助。道士蹙然曰。法不可恃也。況鄙道之法。淺等諸幻戲。偶用欺敵。出其不意。則可。若專恃之。安保無更優於我者。卽不然。或行離間。或逞暗兇。我將保首領性命之不暇。遑問法術哉。林哀懇不已。道士始允暫留下榻。署中曲相敬待。道士飲食甚簡。日需飯半盂。酒半杯。不御殺饌。問其姓氏。自號草付道人。蓋分姓爲名。知爲苻堅後裔也。道士習靜。時閉目趺坐。偶與人談。皆養氣凝神事。林不能解。久而厭之。道士自

入署後。足未嘗出室。而廣衢曠野中。有見道士蹢躅獨行者。或同此一時而見於兩處。人以告林。林詢之道士之近侍。皆云未嘗越雷池一步。林疑之。道士好奕。林乃擇日。召幕客數人。輪轉與之奕。密令人四出偵視。及暮。局未終。諸幕客皆困乏。而道士無惰容。未幾偵者歸。各述所見。則於市於巷。於舟車山林村落。言人人殊。然要無不見道士者也。由是林益疑之。而道士若不覺者。暇則奕。靜則坐。不改其常度。賴張二軍。經此大創。恨道士刺骨。後聞道士已爲林延入署中。則大懼。有隊官某獻計曰。林某爲人。剛愎而多疑。可間也。請僞降以探之。賴張從其計。林果納隊官降。隊官既入林營。偵知林已有疑道士之心而未發。而諸幕客中。亦有嫉道士者。因與之協。乘間進言曰。道士嘗遨遊彼軍營。與某酋結好。不可信也。客之嫉道士者。亦譖曰。道士胸無韜略。恃其法術。出入清捻間。非挾清以制捻。即通捻以欺清。是反覆之徒。不可使知軍事。林本蓄疑。聞二人言。頗然之。然猶以未出爲辭。客曰。彼之不出。正欲取信於公。幸公已偵得其分身之妙用。否則墮其術中。永不悟也。林默然良久。歎曰。召之易。

退之或難。客曰：是不可退。退之必怒。怒必助賊。是爲虎傅翼也。林曰：然則奈何？客乃獻謀曰：不如置毒以除之。林召庖人置毒於酒食以進。道士食之果死。乃厚殮之。昇棺出城。軍民皆執香跪送。中途棺忽自碎。片片墮地。內空無一物。惟棺底大書十六字曰：水京三刀。去刃之曹。犬豕門日。魚包走召。昇者不解。持以報林。林亦茫然。諸幕客均咄咄稱怪事而已。是夜僞降之隊官宵遁。此後亦無有見道士者。其明年賴張與太平軍卒復涼州。軍士失律屠戮無遺類。清同治紀元。鮑超始捷於上江。移師回援。奪取涼州。破賴張及太平軍於城下。賴張二軍分東西竄。甘肅境內乃清。至是始悟道士之留言。水京三刀。涼州也。去刃爲刼。之曹爲遭。謂遭刼也。犬豕者。於年屬戌亥。合門日爲間字。意爲戌亥之間。魚包走召。合作鮑超。蓋指取涼之歲。與取涼之人也。噫。道士能前知而不能全其信用。蓋劫數已定。道士之術僅足解一時之厄。終莫能出涼州官民於死也。一朝隱去。留示數言。畢竟有何裨益。祇自全其身而已。吾以是知術之終不可恃也。

令狐康之先知

令狐康。蜀之夔州人。初未知其姓氏。年約五十許。冬夏一白衿。亦不見其飲食。徃狂揚州市口操蜀音。棲止無定。爲人言休咎。多奇中。人皆異之。後有蜀僧來揚。與叙契闊。人私訊僧。僧曰。此吾鄉夔府之令狐康也。少入峨嵋山學道。遇異人授辟穀術。因而不畏寒暑。能預知未來事。時洪秀全稱太平天國於金陵。將由鎮江取揚。風鶴頻警。揚人議送款策。釀銀十萬兩犒師。約弗殺掠。即獻揚城。謀既定。募寄書者而難其人。有以此事問吉凶於康。康以筆書紙上。左爲水字三。右爲工字一。即塗去。又書一王字於其旁。書山而兩字。又塗去。再書一泯字。即抹去其左三點。觀者不解。乃別取一紙。畫一城門大開。有衆騎如太平軍狀。結隊而進。城內街衢寂靜。民不啓戶。市無一人。旋以筆畫無數男女老幼。咸備斷首破腹。仆地縱橫。畫畢。復大書一火字以蓋之。或詰其詳。不答。手碎其紙。擲筆而行。人有追問之者。不顧而歌曰。莫問余。問善人。莫詰余。詰兩夕。予以去。不知所往。後不再見。閱旬餘。揚有江甯民者。生平茹蔬。佞

佛樂善不倦。衆目爲江善人。聞其事。毅然挺身。獨任致款之行。乃持書赴金陵。求見洪秀全。秀全允如約。及入城。師不用命。閉門大索。擄掠一空。焚殺三晝夜。無異屠城。初瑞民送款回。揚人聞洪許約。皆恃爲可信。附郭居民。爭遷入城。及後背約。悉爲灰燼。迨清將多隆阿移師入揚。場城已如懸磬矣。然後悟三水者。三點水也。合工乃江字也。王旁有山而合之爲瑞。字無疑。泯去三點。則爲民。蓋指江瑞民也。所畫之城。始則衆騎。中法軍之入也。繼而老幼男女。狼藉滿地。指被害之民也。大書火字。指一炬之無噍類也。其歌善人。疑卽指江善人。歌兩夕。蓋多字之意。其在多隆阿乎。令狐康之術。與草付道人同。而無術以救揚民。亦與草付道人。之不能救涼民同。大劫之遭。夫豈偶然。此蓋欲不迷信而不可得已。

黃公俊死於曾文正

黃公俊。初不知何名。湖南人。少負才名。慷慨有大志。放蕩不羈。鄉里多忌之。乃剃度爲僧。不能守戒。見逐於老僧。會洪金田起於廣西。黃改名公俊。徒步數千里。走粵謁

洪進策萬言。洪不能用。拂衣去。曰。豎子不足與謀。行見爲滿人戮耳。旣去。洪慮其爲滿廷用也。使人急騎追殺之。無及。後旣得金陵。聞公俊匿跡皖北。遣使奉書迎之。黃曰。金陵之帝業數年耳。秀全不聽吾言。今又豈能用我哉。竟不出。未幾。洪氏果敗。黃有先見之明焉。曾國藩旣殲洪氏。聞黃名。招之不應。執之至。曰。我山林野人。何害於爾朝。使輔秀全。則爾等不足平。吾知秀全得志。亦無異於滿人所爲。故不爲之助也。國藩囚之。數日。竟死。搜其居。得立國論。治兵篇。孫子詩稿。各書。國藩閱之。斥爲妄人。乃焚其書。曾之幕友有記其詩稿中四律者。初不敢爲人言。後乃稍言其事。並述其詩。詩中最工數聯。如最痛有人甘婢僕。可憐無界別華彝。世上事情如轉燭。人間哀樂苦迴輪。周公王莽誰真假。彭祖顏回等渺茫。凡物有生皆有滅。此身非幻亦非眞。綱常萬古惡作劇。霹靂青天笑煞人等句。噫。此殆曾國藩所謂荒謬者歟。

僧俠

松江婁縣之泗涇鎮。有汪吳二生者。佚其名。刎頸交也。汪居鎮。吳居鄉。相距不出數

十里外。時相過從。此外更有一方外交。爲城內普照寺主持僧名是月者。二人均與友善。時或聯坐禪榻。作竟夕談。僧固不俗。無酒肉氣。亦無勢利心。二人雖爲檀越。僧並不受其布施。反時以蔬食享客。促坐歡然。二人固不以常僧視是月也。咸豐之末。洪軍逼鎮。紳董捐資。團民扞衛。汪爲之首。出資獨多。大吏委員督其事。委員以汪首捐籍。知爲巨富。遽誣以通洪。下之獄。家產盡沒入官。而汪卒不釋。吳聞汪被逮。大駭。一棹來鎮。詢知其由。百計爲之營救。無效。請盡傾其家以贖汪罪。不許。求進探。亦不可得。獄之後。牆毗秦氏荒園。乃厚賂秦氏。由園後梯垣而與汪語。汪無他言。祇以老母幼子爲託。吳涕泣諾之。汪復出一紙付吳。汪方有言。而察獄隸至。吳亟避。已爲隸見。告之委員。員怒。命高其堵。厚其墉。嚴其防範。自是而二人交接之路遂絕。吳歸出汪所付紙視之。則命妻改醮書也。書中慰勸殷勤。曲盡賢夫之語。吳覽而心酸。乃匿之。忽憶是月。往普照寺。欲與共商救汪之策。至則是月於五日前携錫去。悵惘而返。輾轉終夜。無所爲計。次日卽迎汪母妻子三人至其家。飲饌衣著。供給不少怠。流離

顛沛之中不克令汪子就外傳。乃置案頭自課之。飾言受汪贈金。依汪所囑而行。汪母問汪安否。出獄約何時。吳必僞應之曰。安行且歸矣。終不肯以真消息傷老人心也。年餘無耗。汪母思子成疾。吳侍湯藥。及母卒。匍匐治喪。哭拜盡禮。迄於汪氏祖塋。益善視其妻子。以待汪。而是時汪已瘐死獄中。吳未之知也。一夕吳夜讀。漏三下矣。聞門有剝啄聲甚微。呼童啟視。無所覩。童退。吳仍讀。稍有倦意。隱几假寐。恍惚間見汪拱立於前。吳起揖汪坐。欣問何由出獄。汪慘然無言。以指蘸墨書於牆。遂不見。吳訝甚。豁如夢醒。四顧無人。驗牆上書。爲速行二字。吳疑洪兵夜至。急携眷并汪妻子登舟遠避。不知乃委員以吳黨汪捕者在途矣。至是吳方知汪已死。哭之慟。又不敢告其妻子。但曲相慰喻。虛計歸期而已。吳由是泛宅浮家。不遑寧處。而委員四發偵騎。志在必得。蓋因吳財豐於汪。欲以汪罪罪之。用卞莊制虎一網打盡之計也。會有舊友自滬召吳。吳往。道經閔行鎮。被獲械送泗涇。中途天大雨。平地水深尺許。不能行。旁有廢寺。捕磨衆役挾吳入寺避雨。日暮而雨不止。捕者楊姓。亦泗之富室。而汪

之故人。素亦知吳。徬徨間忽一僧自後出。則是月也。是月故識楊。相見叙契闊。設蔬筵。遍飲楊等。奉觴伸故舊歡。楊問是月何居此。是月以募緣修造對。轉詰楊何往。楊因備述汪事。且指吳所以桎梏赴程之由。是月慨然曰。汪以被誣死獄中。人視誣汪者。不啻司馬之心。路人盡知。君汪之故人也。吳汪之舊交也。連帶言之。皆汪黨也。今不執君而執吳。豈愛君恕君。置君於不問哉。不過如庖丁解牛。先其醜髀而後其腠理耳。夫己氏何厭之有。前日無汪。故今日無吳。今日無吳。竊恐明日將無君。吳爲號而君爲虜矣。君試思之。德性之純。孰如汪。謹慎之矢。孰如汪。以汪之爲人如此。而且獄斃。待人之善。孰如吳。修己之勤。孰如吳。以吳之爲人如此。而竟械執。鬼死狐悲。物傷其類。可以人而不如獸乎。楊憬然曰。師言是也。爲之奈何。是月曰。古人不云鳥則擇木乎。洪馱方熾。涸涇一鎮。終被其殃。彼雖得汪吳之財。亦如鵜鵂爲漁者捕魚。能入口不能入腹。君盍不出幽遷。喬保身以立功。縱吳以行義。異日鳴汪冤而慰其魂。收汪骨而安其室。豈非大丈夫之所爲哉。楊猶躊躇。是月曰。需事之賊也。昂藏七尺。

何地不可以容。而必爲虎狼作倭耶。况汪平昔待君不薄。而吳之待汪。亦猶汪之待君。君若捕吳。是負汪也。君卽忍心於吳。君其能忍心於汪乎。吳亦泣曰。吳某死。則汪之妻子。其將焉託。楊意遂決。乃去吳。縛偕吳宵遁。

越夕。委員忽亡其首。方欲大索刺客。洪軍大至。一鎮騷然。此事遂置不問。及事平。吳楊皆返。同至廢寺。闕其無人。復往普照寺。是月在焉。相與款款。話劫後滄桑。并謝當日勸縱事。是月茫然不解。並言未嘗居廢寺。二人大訝。備言當時情事。是月沈思良久曰。是矣。前聞秦氏荒園。素多怪異。廢寺之僧。或秦園老狐感吳之義。假老衲之形。以救吳耳。吾方以不及救汪之死爲恨。何敢貪人之功。以爲己有。二人信之。沐浴更衣。赴秦氏園。焚香虔祝。爲祝淨室三楹。顏其額曰仙殿。實則秦園安有狐。狐復何德於吳。爲之解脫。此實是月之託詞。卽彼仇人之首。亦是月取之以報汪者也。溘死者於地下。拯生者於將危。名成而不居。託狐以自晦。如是月者。殆古俠非今俠也。

後吳上書大吏。白汪冤。入獄收汪骨。厚其棺槨。瘞汪氏塋。吳又分財畀汪妻子。後十

餘年。汪子已貴。一日相與慨談前事。吳乃出汪命妻再醮書以示之曰。此汝父遺跡。其善藏之。余所以不先出此書者。恐汝母之殉夫死耳。今無憂矣。汪母子驗汪字跡。跪吳前。大慟不能起。吳避而答跪。始忍慟謝曰。活我母子者。吳某也。自是益感吳德。不能置。後聞汪子妻吳女。兩姓世爲婚姻。人以比古朱陳云。

老僧之神勇

曾天養者。洪軍中有一無二之驍將也。勇猛冠三軍。人皆稱爲大力天將。曾亦自負。常曰。我生平未逢敵手。一日至大別山入僧寺中。有一老僧。長眉覆目。鬚髮已白。坐蒲團上。偃蹇不爲禮。曾怒叱之曰。汝知有大力天將乎。何敢傲慢。乃爾。僧微睨之曰。固聞之。特未曾與之一較。優劣致令後輩得負此虛名。曾愈怒曰。汝敢與我角力乎。曰。何不敢之有。請各奉一拳。則高下立判也。乃坦其腹倚牆而立。令擊之。曾憤甚。奮力猛進。揮拳擊之。如著敗絮。僧晏然若不知者。曾大驚。因思若被著手。必致破腹流腸。遂長跪於地。自陳弟子冒犯大師死罪死罪。願拜投門下。求大師勿吝教誨。僧笑。

曰。孺子洵可兒也。遂揮之去。

道姑之神勇

曾天養性雖殘暴嗜殺。然遇避難之婦人女子。輒哀憐之。猶能警其部下。不許姦淫。并不許殺害婦女。違則殺之。既破饒郡鄱陽之後數日。城中已大定。忽見其部下多有頭破手折者。問之初不敢言。怒將責之。始言城外山中觀音菴。有一道姑。具好身手。某等往刦之。均受創而返。曾不信。至菴見道姑方坐蒲團上。見曾入。即起合十爲禮。年約三十。狀貌清癯。曾曰。聞菴中一姑子有絕大神通。故特來一試。道姑曰。將軍欲來較藝。本無不可。惟我已作佛門弟子。煩惱捐除。不願與人爭勝負也。曾曰。姑子既已捐除煩惱。何以傷我部下。道姑曰。刻來暴客。即將軍部下乎。幸遇我。僅受微傷。若遇我師。恐不復能爲將軍驅策也。曾問其故。始知適有多人入菴索錢物。道姑無以應。遂大肆搜括。一無所得。衆復逼問道姑。道姑指己之首示之曰。無已。即將此去。衆大怒。欲褫其衣以辱之。道姑手執一椅向衆麾之。皆頭破手折而仆。大驚駭。相將

遁去。曾聞之。知曲在部下。遂謝過不遑。然尙欲一試其技勇。因問尊師何人。曰長眉老衲也。曾知即爲大別山所遇之僧。遂不敢與角而去。

張一瓢竟是神仙

張一瓢者。不知何許人也。科頭跣足。冬夏一布袍。手竹杖而行。佯狂江浙間。言多奇中。所到之處。男女老幼。咸擁繞之。叩問休咎。所占輒中人隱。授以錢。恒散擲於地。人或拾之者。張必搖手驚呼曰。動不得。動不得。這是吮人精血的惡東西。人多笑之。浙人金士貴者。幼與烏程徐有壬同學。及徐任蘇撫。即遣人持書招之往。時粵事已起。士貴持疑不決。聞一瓢善斷吉凶。急走問之。適一觚持杖立高阜。衆人環擠不得前。士貴方欲行。一瓢忽遙指以杖。大聲叱之曰。行不得。行不得。去便送死。士貴聞之。悚然而歸。後聞蘇城破。徐撫殉難。遂疑張爲神仙。往尋之。已不知何往矣。

譚鐵臂之豔遇

譚鐵臂者。洪軍中勇士也。能掣牛尾。倒曳數十步。善拳術。人莫能敵。洪軍旣入金陵。

糧運每爲官軍所襲。乃令譚督運之。官軍莫敢忤視。一日至秣陵關。過一村。日已向午。方欲造飯。忽來一少年。問誰是譚鐵臂。譚問何事。曰。久聞大名。願屏騎從。一角勝負。譚見少年。恂恂如書生。叱之曰。汝欲覓死乎。少年曰。姑試之。遂相鬪。移時。少年不能敵。因止。譚曰。欲勝將軍。須我妹來。將軍敢在此稍待乎。譚笑應之。少頃。一女子年可十七八。貌頗姣好。問知是譚。卽與奮鬥。良久。女仍不能勝。乃曰。且止。腹中已餒。盍至我家共飯。飯後再鬥。必決勝負而後已。將軍敢隨我去乎。軍校皆勸譚勿往。譚恃其勇。不聽。竟屏騎從。與女偕往。比至。則一巨室也。僕役如雲。少年正在廳事。指揮張燈掛紅。見譚。卽呼曰。妹夫來矣。以紅巾蒙其妹頭。卽有儀相贊禮。令與譚交拜。譚不知所措。皇駭問故。少年曰。吾父爲人所殺。仇家乃精於拳術者。我兄妹與之鬪。皆不勝。因立志遍求精拳術者。以報父仇。今得將軍。我願償矣。譚遂贅於其家。別命裨將督糧之金陵。譚竟不復返。

女將李素貞

粵軍洪秀全自廣西竄長沙也。其妹洪宣嬌稱元帥。常騎馬率粵之大脚婦出隊。服五綵衣。備極怪狀。官軍望之奪氣。然第炫人耳目。其實不能衝鋒決鬪也。其時唐縣李方伯孟羣有妹名素貞者。知書工騎射。熟孫吳兵法。於天文占驗之學。靡不窮究。父兄皆奇之。咸豐四五年。方伯以知府奉楚撫胡文忠公檄。督師討賊。招女至軍中。女戎裝往。代爲畫策決勝。累建奇勳。殺賊逾萬。方伯常勦賊失利。被圍十餘里。他將軍皆不能救。女怒馬獨出。於鎗林礮雨中。突圍而入。手斬數十人。護方伯歸。甲裳均赤。賊衆萬目注視。驚爲天神。後胡中丞攻漢陽。城堅不能下。女與方伯謀夜襲之。孤軍深入。中伏。救兵不至。遂血戰而死。年二十耳。報至。舉軍皆哭。後二載。方伯亦於安徽戰沒。女子從戎。百戰捐軀。軍興二十年來。所僅見者也。陳子壯有詩弔之曰。百騎連翩襲賊營。紅妝血戰獨捐生。漢陽若舉褒忠祀。先拜英雄李素貞。

黃婉黎效法費宮娥

江寧黃婉黎女史。名淑華。早失怙。歲癸丑。髮逆陷金陵。女甫五齡。兄乃珪邑諸生。以

母老且病。弟妹幼。倉卒不及避。匿農圃以免。女天資聰穎。從兄讀。漸能文。間作韻語。稍長。有令姿。母兄深以爲憂。女曰。無慮。兒讀書頗明大義。決不貽父母羞。甲子六月。官軍復金陵之前二日。有兵至。殺兄於庭。索女出。弟牽其衣。母跪哀之。并殺其母及弟。掠女行。女悲哭痛詈。求速死。兵笑曰。予愛汝。不殺也。挾之登舟。屢欲犯之。以計免。有金姑眉壽者。亦被掠。被逼不從。躍江死。女念茫茫大江。非無死所。惟大仇未報。姑隱忍伺隙。至湘潭。舍舟登陸。女將因此殺之。適有與兵偕行者。不得間。夜投關王廟旅店。張燈鬪飲。乃計誘使醉。殺兩兵。自縊於梁。明日見者。莫解其故。有旅人曰。昨有二男子攜一女止宿。飲酒嬉笑。雜以歌曲。夜半獨未止。既聞若推拒聲者。俄而寂然。想三人之死。必有故也。鳴諸官。驗而殮之。一中毒死。一被創死。女周身縫紉。懷中得一帛書。自述顛末。並附十絕。又一紙糊壁間。與帛書同。此同治甲子九月十八日事。時女年十七也。葛隱耕有長歌詠其事。載寄庵詩鈔中。余不奇官兵之死於女手。而獨奇女母及兄弟之不死賊手。而反死於官兵之手。而更奇女因計死官兵。遂縊而

死亦不啻死於官兵之手。然則當時官兵之爲官兵可知。而所以使之爲官兵者更可知矣。

半截美人

半截美人宋氏甘泉人。歸某甲。甲粗蠢。貧不能養母。賴美人爲商家保母。得資奉甘旨。生有殊色。不施脂粉。不作時樣妝。以裙下雙趺。不作弓月樣。故人皆呼爲半截美人。其實卽清季所謂黃魚。所謂門檻裏。又所謂大脚仙也。鹽商某慕其容。厚值致之。所孔子多肥白。又善伺主人意。惑之深。主婦偶譖之。逐美人。子輒呱呱啼。美人轉子反咕咕然喜也。故得值恒倍於常。甲善博。資耗則索美人值。無怨也。咸豐二年。粵軍踞金陵。揚州震恐。議降議禦。紛紛不能定。美人私說於主人曰。降禦皆非善策。揚俗奢。必遭災。盍早營窟乎。已而城陷。美人先夕出。將奉姑遠徙。一黃衣賊日突至其家。殺姑及夫。擁美人上馬。鍵巨室中。將污之。美人含笑甘語以媚之。曰。郎在天朝何官。賊屈拇指示之。曰。占天侯。曰。位已列爵。尙未經人道耶。長夜漫漫。盃酒相樂。若。

畫活祕戲。得母爲將士笑乎。賊大喜。開筵張樂。須臾月上。美人艷妝出。歌吳歈。侑觴韻可銷魂。蕩魄。忽覩甲仗手戰而股栗。賊醉睨曰。卿何怖。曰。妾小家女也。見兵革。能勿驚乎。賊立命撤卻。頃又抱賊耳語曰。麾下將士。耽耽虎視。霎時我兩人赴陽臺。渠等穴壁看。得母大掃興。賊卽傳令。各歸伍。退三舍。不喚汝不入也。賊醉。乃代弛褻衣。裸而仰臥。昵聲促美人寢。曰。少緩。乃自注水於浴器。一絲不挂。徐徐濯下體。漬漬有聲。聽賊鼾息已十數轉。慮其詐。故試以褻語不應。遂柳眉倒豎。粉黛生殺氣。視窗明月。朗刁斗遠鳴。急索翦刀。就鞋底磨再四。跳登榻。跨賊身上。覷定咽喉。搥之。賊瞋目。視美人。奮欲起。壓之不得動。血噴出。滿裯褥。霎時斃矣。復拔劍刺其腹。腸出乃止。展衾復之。聽漏已四鼓。潛浣手。整衣出。鐺戶宵遁。望門投宿。不敢言。第詭云。逃難者。賊中繪圖索之。不可得。嘗讀元史。至正年。濮州薛花娘殺賊一事。如窺讖鼎。如玩祕戲。半截美人。何其不侔而合耶。因思揚州女僕果艷冶。傭於商家。憑官媒。寫靠身紙。必預書刻己身懷六甲。防後患耶。近日宴客多招以侑觴。否則客座不歡。纏頭之錦。竟

多於纏足者。又一女陳姓阿脆。眞州人。浪甚。寇陷時。女逸出。踽踽走西山。晝伏夜行。將奔大儀。尋伊姊妹行討生活。至秦欄鎮。以爲距賊遠。放膽行。偶思遺。遂循大溪。意入蘆葦中。私引憩。突一黃巾賊目。負鎗佩刀。貿貿然從溪右來。兩面皆水。不及避。反坐以待之。賊拉與亂。女正苦無川資。瞰賊腰纏纍纍。欣然就之。賊脫女衣。一絲不掛。仰臥溪岸。而已則僅持窮袴。女佯笑曰。急色兒可笑。男女歡合。全賴裸抱。肌膚磨擦得趣。若此。則終是隔靴搔癢耳。賊笑從之。甫近身。尙未解鈴。女故作浪態。乘不意。遽摟之。滾入溪水中。女本江邊產。向習流而善泅者。賊入水。四肢浮泛。女力捺下沈。三冒而三捺之。已作尾生橋下死矣。女抽刀斷其頭。取臂上金跳脫。席捲囊中黃白。著衣打包。從容負之去。臨行復回顧水際。詈曰。狗賊快樂耶。後人安宜。嫁一少年郎。頗稱伉儷。遂小康。移家秦郵。已爲子納粟。稱太母矣。又一周姓婦。吳縣東鄙人。自恃足大善走。難將及。先出囑良人挈子女潛遁。已則摒擋長物。甫就緒。郊外邊馬已四出。無已。懷一利剪出門。將覓小道。尋親串家。暫避其鋒。忽一賊目自遠道瞰婦。似有風。

致。揚鞭追及。喝之止。婦亦不懼。含笑相迎。宛如舊識。下馬推婦於地。將淫之。婦佯解褲帶。而笑露其齒。嗤形於鼻。賊問云何。曰。我惜子愚耳。子等跳梁。全賴驥足。設與我苟合時。馬遽逸。奈何。賊思其言頗近理。又能慰己。然四顧荒郊。無一樹一石。可以攬轡。頗籌度。女云。獻一策。然後爲所欲爲。賊求計甚急。大聲曰。急色兒。盍以韁繫於爾足乎。賊撫掌稱善。乃灣腰頰首。牢縛不稍鬆。時婦之剪刀已在手。乘不意。驟以剪刺馬股。馬負痛遽咆哮。拖賊墜奔。翦在股肉中。愈走愈搖。愈走愈痛。痛則狂奔如躡電。如追風。十里外猶不輟。而賊已膚裂額爛。骨折氣竭。不似人形矣。婦徐徐整衣裙。拾賊遺之包裹。遙望馬拖賊去。覓路始行。及尋得良人。相與翦燈夜話。吃吃笑不休。真快心哉。

三女之殺賊

揚州朱九妹。年二十。才色雙絕。兼善書算。粵軍得之。獻於秀清。寵愛備至。朱私誓不與俱生。暗以砒霜毒之。未遂而死。又金陵李氏女。選入東王宮。藏寸許小刀於髻內。

伺秀清被酒酣睡。直刺其喉。秀清適轉身。誤中左肩。立呼左右剝女皮。懸竿焚之。烈哉。閨閣之英也。秦淮妓女王憶香者。爲僞都督施姓所得。佯爲歡笑。醉以酒。抽刃殺之。而自經於後樓。則尤爲罕見者矣。

文武兼備之奇女子

咸同間。軍興以來。豪傑之士。摩厲戎馬間。建功立名。人才輩出。而世間奇女子。不願以閨幃終老。若杜氏女者。乃亦以勇略著於時。杜名憲英。河南人。父爲名諸生。藏書數千卷。幼從少林學拳法。技擊絕精。及生女。愛若掌珠。盡以藏書及拳擊進退諸法。授之女。亦聰穎。自輯古今兵事爲一編。藏之枕中。父病。戒之曰。吾晚得汝。不及爲汝訂姻事。汝母年老。須自具特識。參決可否。百年事重。勿似人間小女兒。羞澀不言也。遂卒。母自外家見兩生。一周。一鄭。才品相類。皆內親也。密商於女。女歎曰。文武兼備。世罕其人矣。鄭當以文學進。而無大成就。周福較厚。特武功耳。母曰。河決年荒。盜賊四起。武亦良善。遂字於周。旣嫁。伉儷甚篤。踰年而粵兵北犯。開封以大隊攻城。而游

騎四出擄掠。開歸間。囂然不寧。周集鄰村二百人。夫妻分爲二隊。領之。二人者各分其隊。爲二三正二奇。敵至。初見數十人。易之。直撲女陣。女佯敗。退至叢林間。周突起大呼於林東。敵方錯愕。其西路銃礮又作。山坳木杪旗幟飛揚。不可數計。敵大驚潰。距叢林四里許。故有破廟。廟中伏兵伺賊過。復譟而出。倉皇追殺。如宰鷄鵝。女縱騎獨追騎馬賊酋。戰數合。顧女而笑。女亦笑。乘間以長鎗刺其腰。傷脇墜馬。憤而大吼曰。左山虎三十年驍勇。豈意死於女子。爲兄弟笑哉。時衆賊去者已遠。日已近暮。鳴金收隊。而周生窮追不止。偵者謂馬陷泥淖。蹶而被執。察其衆。合少四人。女怒。率二十騎飛馳救之。不及。敵已縛生入營矣。女乃返視山虎。創不深。猶可支拄。急取創藥傅之。親裹其傷。又饋以酒食。而置毒其中。殷殷然勸餐者再。且曰。吾謂君泛常賊。今乃識其英雄。陣上不能相讓。君合諒我。扶之馬上。使人送之。距敵營里許。而後返。山虎歸營。極贊女賢。不恨而轉感之。以故釋周生縛。使掌簿籍。得不殺。明日山虎毒發死。村人請於女曰。縱之歸。而又置毒何也。女曰。飲我之刃。而虛言慰之。其感激可暫。

不可常久而念怨終殺吾夫。使之踰時而亡。則他賊不復措意矣。皆服曰。非所及也。女候生三年不歸。杜母又歿。乃以錢數萬買得一婢。闊面長身。膂力甚壯。教以武事。從已出遊阜城連鎮間。密訪周生消息不得。又由皖北間道至江南。一日泊舟江港。有富室子弟。結商人賁貲販運。而冒爲士人赴試杭州者。繫纜於女舟之左。岸上一僧寬衣大笠。趺坐擊木魚。別以短杖擔衣鉢。置之身旁。目耽耽視女。轉視羣商久之。太息去。遠聞聲栗數聲。已而岸上有二三士人散步徘徊。羣商方欲結納士人。爲僞漏關稅計。揖而邀之舟中。煮茗閒話。各通姓名里貫。已。士人縱論天下事。雜以文字科名語。農商語。兵語。青樓諧謔語。羣商於賣買經紀外。瞪目不能發一辭。士人曰。我輩一見如故。意氣亟相得。公等果將赴試者耶。一商曰。實不相欺。薄有貲貨。前途關多。擬仰藉大力庇蔭。苟得免稅金。抵浙必厚報也。士人曰。飲啄前定。萍水因緣。此小事。何論報乎。拱而別。注目女舟。羣商返舟喜甚。各以言語相調笑。亦目女。時婢在後艙假寐。女怒自語曰。身死財喪之不知。猶竊視人家閨眷耶。商大驚。密語久之。疑女

爲盜船。長跽請救。女哂曰。吾船無盜。適與君等共語船中。及向之。跌坐岸上者。乃真盜也。君等家擁鉅資。日處醉夢中。不見天日。豈知世路險巇哉。衆諾諾。又曰。處世需才。即兵戈擾攘中。挾貲遠行。亦非大有才者不可。苟自度無其具。寧坐閨中弄稚子。毋以買命錢。空餌虎狼也。今身死財喪之不知。猶竊視人家閨眷耶。商曰。且爲奈何。女呼婢出曰。此吾前鋒燕支將軍也。諸君畏怯者。請避岸上。否則安臥以待。慎勿露聲影。吾二人盡力當之。視諸君時命何如耳。及夜。又聞櫓栗聲甚近。女曰。是矣。羣商不敢出。亦不能臥。急閉艙門。滅火屏息。團縮榻上。時下弦殘月初出。繁星麗空。略辨人影。兩岸蘆葦風瑟瑟作聲。女念迎鬪。則彼衆我寡。不易制勝。不如待其來。出不意以刺之。與婢約曰。昏夜不辨彼此。以髻上明珠映月光中。記未幾。賊果先登商舟。前二人不可識。其第三人顯然僧也。昂首四顧。遽奪商船門。女手利劍。徑前刺之。應手而仆。其二人大叫曰。上則競趨女舟。女揮劍旋繞如練。婢下雙鐵椎。自女後突出。光耀上下如毬。賊方避劍。不虞婢椎之出也。左右撲刺落水死。鬪方急。商船後艙呼

賊至。婢躍登篷頂。左臂適中賊槍。忍痛棄椎。易刀連斫之。賊亦負痛狂奔。東西分竄。去。於是發火四照。船頭篷頂。皆血漬。諸商聞言。始出謝。人人面土色。女叱之去。使婢裹創臥。而猶坐待旦。以備之。明日將解纜。逆風大作。及午。有樓船十數。自上游乘風而來。亦泊港外。諸商大驚。謂賊衆復讎至。探之。始知某營總兵官王姓。帥師巡緝盜賊者也。軍士先詰商船。諸商曰。赴試。曰。赴試何以載貨。母乃盜乎。商曰。我非盜。乃遇盜幸免者耳。次詰女船。女未多答。商曰。是即殺盜救吾屬命者。軍士見兩女子。無一男丁。羣商又不類士子狀。疑其蹤跡。瑣瑣盤詰。女怒曰。何必多言。我乃手殺左山虎之中州杜憲英也。問我何爲。語未畢。忽有一人自樓船躍而登女舟。問曰。杜家英娘何在。女茫然無以應。其人又曰。英娘不識我乎。女目之。方面偉軀。貌似相識。而鬚鬢有鬚矣。其人曰。我卽河南周生。與卿爲伉儷者也。今帥兵緝盜過此。不意遇卿。女猶不敢遽應。周乃曰。卿不憶嵩山射虎時耶。女曰。弓衣金彈。何在。周曰。置之洛水犀腹中。蓋當時閨中隱語。問答旣合。女不覺泣下曰。妾爲君子力已至矣。幸神明垂佑。相

見於此。顧何以不周而王也。周乃告以被虜後。說賊投降。主將王公愛之。使從己姓。授守備。從征江皖。歷保今職。賞花翎。賜勇號。且以提督記名矣。周問女何時渡江。婢爲何人。女言未半。諸商請見軍門。叩首船頭。謂受夫人活命恩。願獻五百金爲壽。女堅不受。謝之去。屬以後此小心。不能復遇我矣。諸商皆感泣。周生旣了巡緝事。即日引疾解官。攜妻階隱嵩山。讀書種菜以爲樂。婢歸。適某千總。勇過其夫。所稱鄭生者。以秀才終。

沈夫人佐守廣信

沈葆楨以御史典郡。咸豐六年。守廣信。楊輔清由吉安長驅直入。所過輒陷。公激厲兵民登陴死守。城卒獲完。其受知大用。肇始於此。相傳當圍城岌岌時。林夫人爲文忠公女。撤內署金帛犒士。列巨鍋於大堂。親職炊爨。以飽饑疲。時公臥起睥睨。閒督士卒守禦。幕僚已星散。軍火芻薪。文檄判牘。咸出夫人手。咸豐八年某月。葆楨分兵一枝援武康。洪軍趁虛圍之。兼旬不克。城內守者。爲葆楨婦。婦故文忠林則徐女也。

幼隨其父讀文。亦秀雅兼通武事。膽識頗不凡。會攻久。無糧餉。遂脫簪環以助之。遲之又久。四無援兵。葆楨又厄于外。單軍不能入。情急刺指血作書。致其父故部浙將饒軍門。書曰。將軍漳江戰績。嘖嘖人口。里曲婦孺。莫不知海內饒公矣。此將軍以援師得名於天下者也。此間太守聞吉安失守之信。預備城守。偕廉侍郎往河口籌餉招募。但爲勢已迫。招募恐無及。縱倉猝得募而反。驅市人而戰之。尤所難也。頃來探報。知昨日貴溪失守。人心惶惶。吏民鋪戶遷徙一空。署中僮僕紛紛告去。死守之義不足以責此輩。只得聽之。氏則倚劍與井爲命而已。太守明早歸郡。夫婦二人荷國厚恩。不得藉守以報。徒死負咎。將軍聞之。能無心惻乎。將軍以浙軍駐玉山。固浙防也。廣信爲玉山屏蔽。賊得廣信。乘勝以抵玉山。雖孫吳不能與謀。賁育不能爲守。衢嚴一帶。恐不可問。全廣信卽以保玉山。不待智者辨之。浙大吏不能以越境咎將軍也。先宮保文忠公奉詔出師。中道輟志。至今以爲心痛。今得死此。爲厲殺賊在天之靈。實式憑之。鄉間士民不喻此心。以輿來迎。赴封禁山避賊。指劍與井誓之。皆泣而

去。太守明晨必歸。歸後再當專牘奉迓。得拔隊確音。當執爨以犒前部。敢對使幾拜。爲七邑生靈請命。昔睢陽嬰城。許遠亦以不朽。太守忠肝鐵石。固將軍所不吝。與同傳者也。否則賀蘭之師。千秋同恨。惟將軍擇利而行之。刺血陳書。願聞明命。讀此亦可見女界百年來。未常無秀出者。特拘拘泥泥。爲宋儒誤耳。

李方伯姬人殉節

仁和李方伯本仁。開藩皖江時。以千金至吳門。聘一姬。美而慧。方伯寵之專房。又於蘇州招一老伶工。教度曲。花晨月夕。檀板金樽。極聲色之娛。僚屬多竊議之。安慶不守。移省廬州。軍事又急。方伯誓以身殉。姬請隨死。不許。請益堅。則謂之曰。汝欲死。歸至家死可也。遂遣人護之出。又陳金几上。集家衆諭曰。我受國恩。自當城亡與亡。爾輩願同我死者留。否則各持金去。于是衆皆懷金哭拜而散。老伶奮然曰。衆皆去。誰侍主者。擲金地上。遂獨留。方伯歎曰。歲寒知松柏。不圖于伶人遇之。越二日城陷。方伯戰死。老伶掩其屍。已亦吞金死。時姬行尙未百里。迴望城中。煙焰燭天。慟哭欲絕。

遂曉夜過行。不匝月抵家。發喪成服。衆方幸更生。姬獨詣夫人前叩首請死。夫人勸之曰。若已脫難。我亦善視若。若何必死。姬對曰。主人命我到家乃死。我不可負主人。遂不食數日而卒。于是向之竊議方伯者。至是乃共哀方伯焉。嗟乎。慷慨赴死。從容就義。不圖于弱女子中見之。惜不知姬之姓氏也。卽如老伶者。亦人所難能也。

潘慧娘報告決水

潘慧娘浙江嚴州府壽昌縣人。父母俱亡。有一兄名虎臣。武孝廉也。狀貌奇偉。且善射。及洪軍破縣城。兄妹失散。慧娘爲洪軍驍將張大全所得。大全欲以爲妻。慧娘乃僞爲有病。辭曰。待我病愈。惟將軍之命是聽。且曰。婢子已在將軍掌握中。豈能插翅飛去。乞憫其病羸。稍緩時日。大全初不允。慧娘婉轉哀求。始從之。及十年二月二十七日。大全隨忠王破杭州之外城。巡撫以下皆死之。時守內城者爲將軍瑞昌。嬰城悉力固守。不能拔。至三月朔日。張鎮軍玉良率師至。駐於武林門外。密遣員改裝自北門縋城而入。與將軍瑞昌定內外夾攻之策。且訂師期。遂於初三日大破洪軍。忠

王遁走。當張軍初至時。大全出城戰。負傷而回。謂慧娘曰。我今日對陣。遇一汝之同鄉。竟爲所射。慧娘心動。因問敵將年歲狀貌。宛然其兄虎臣也。乃令一親信之僕婦。密爲探問。始知其兄果在張軍中。及忠王遁去時。命大全退守萬松林。相機進擊。大全乃密議決西湖之水。以灌杭城。慧娘聞之。自念苟策行。則玉石俱焚。我兄必不能獨免。乃探明口風。同一僕婦。改男子裝。至城司管鑰者。擬之以刃。慧娘告以有密事求見主帥。張軍門疑其詐。乃集諸將而使之入。慧姑入內。見其兄虎臣亦在帳中。乃悲呼曰。阿兄苦煞妹子也。虎臣驚視之。始知其妹改裝而來。遂相持而哭。虎臣因以故白軍門。慧娘復以決水之策告。軍門遣人往視。則洪軍數十人已在湖邊起關矣。卽殺之。復命虎臣亟率師往擊之。遇於橫山。大破之。洪軍乃向餘杭而遁。

奮足傷賊

松江初陷。賊困婦女十數空宅中。脅而淫之。一婦不從。賊褫其衣。將以利刃刺乳中。婦乞哀。乃已。次至某氏女。憤前奪賊刀罵曰。任賊何刑。我不懼。賊怒。擢女髮懸諸屋。

梁鸞割肢體。女揮肘奮足。傷賊左目。血濺數尺外。卒刺其喉。始絕。蓋當賊未至之先。預存僥倖心。而自願辱身玷行者。天下無是。人生死之間。一念之動。遂異霄壤。噫。豈獨女子然哉。

潞衣嫗

濟南逆旅。有潞衣嫗。年六十餘矣。無兒無女。無親族。時時來逆旅中。爲客潞衣。自給。嘗自述其生平。爲浙駐防旗人。父曰毓麟。嘗兩署佐領。生二子三女。嫗其季也。兩女皆嫁。二子亦宦京師。嫗獨依父膝下。年十五。母卒。自以父年老。矢不復嫁。已而洪楊難作。忠王李秀成克杭州。駐防旗兵多死。嫗父自縊不得。而外兵至。執以見忠王。忠王問能降否。曰不能。問願去否。曰不願。願就死。忠王曰善。乃解帶經於堂。忠王嗟曰。好男兒。不可以褻。命軍中斂而殯之於佛寺。先是城陷之際。嫗知父必死。亦自投於井。而保母援出之。匿嫗於外舍。父既死。忠王問尙有一女。乃榜求之。遂得嫗。忠王命爲父成服。且給以薪米。蓋當時諸殉難之家皆有之。不獨嫗也。是時忠王部下。皆奉

令惟謹。莫有敢犯者。未幾而湘軍下浙。所至焚掠一空。嫗與保母方坐竈下。湘軍猝來擁之以去。保母牽衣哀哭。兵怒。白刃一揮。而人仆矣。嫗駭慟而暈。亦不知身詣何所。久之少蘇。是夜有偉丈夫強污之。蓋蕭姓營官也。嫗涕泣求自殞。而婢守之嚴。逾數日。乃以情告蕭。求收葬保母。蕭許之。蕭既以軍功起家。閱歷數年。遂至開府。部下以有津妓小紅獻者。殊色也。蕭甚嬖之。而小紅妬悍淫縱。恃蕭寵。相凌藉至無人理。嫗不勝其忿。愬之於蕭。仍不得直。後娶某提督女爲正室。蕭不識字。而女則略解文義。能覽傳奇演義之屬。取兩妾皆嚴厲。而嫗以識字。尙有時稍假詞色焉。小紅不能受。則終日勃谿。無何。小紅忽竊蕭所愛僕遁去。蕭知之。亦不甚追究。顧蕭自得志。建高牙。擁旄節。前後侵蝕年餉。不下數十百萬。小紅逃時。挾其底冊並去。一日方高坐衙中。而革職拿問之旨已下。蕭茫然幾無所措手足。尋欽差大臣與三司會審。擲底冊以示。蕭不能辨。但叩頭稱死罪。於是遂藉蕭家。讞定。遣戍軍台。性素剛。不能堪獄吏之摧折。未及行。已自縊。嫡室乃歸母家。母家武人。不復拘執節義。卽欲嫁之。嫡室

初執不可及。三年喪畢。仍嫁一京曹爲繼室。復攜嫗去。京曹被酒。誘嫗閉空室中。將強污焉。嫗大窘。齧其鼻。流血不止。京曹怒。以大杖扶之。血肉狼藉。嫗自分求死。竟切齒無一言。京曹酒醒。撫之冰矣。大懼。潛使人負之。啓後戶。棄於野。乃在一尼菴前。老尼晨起。開門灌以水。竟得復甦。

四姑娘

四姑娘者。桂陽韓氏女也。名寶英。父一老貢生。寶英生而聰慧。三歲。父授以唐人詩。琅琅上口。七歲解吟咏。鄉里稱女神童。十四歲而洪楊之軍起。湘桂之間。遂爲戰場。兩軍而外。復有無數土寇。竊發其間。當時流離荼毒之苦。有不可勝言者。韓氏一家。倉皇出走。不幸與土寇遇。盡殞於兵。寶英匿草間。亦被執。將迫以行。而翼王師至。遽捨之去。寶英稽首王馬前。慷慨陳家難。聲淚俱下。并詳陳土寇根株。乞爲勦除。以安鄉里。翼王大感動。使偏將以千人掩土寇山中。悉俘之。使寶英自辨其仇。而後屠之。以祭。更令具棺木殯斂其父母兄嫂。使三百人任土工。半日而塚成。寶英感恩。願委

太平天國軼聞 卷二

身事王。王不可曰。吾戎。所以兩全也。無已。其以女行四。稱四姑娘云。四運三寸不律如風。左右刻千言。文不加點。翼王於當權者而出走。獨四姑娘免焉。上饒馬監生。似翼王。非觀其氣宇。不能爲。而賞識之耶。吾軍欲選壻。奚難者。而必此王。亦不更詰。卽下嫁焉。翼王治軍書如故。年餘

曰夷性反覆。恐不足恃。且蜀道巖險。進退不易。鍾鄧之功。不可倖也。翼王曰。是言吾亦知之。特以窮年用兵。勝敗得失。從無定局。近來朝廷於我。猜忌既深。而君臣亦自相疑阻。恐非佳事。吾與爲從。彼偕亡。不如別樹一幟。冀獲一逞。吾聞蜀西藏衛。外險而內腴。地廣而民懦。吾倘得據之。亦一扶餘也。今併力疾走。過城不攻。不過一月。瀘雅之隘。皆爲我有。敵兵雖至。庸有及哉。同時諸將。亦多諫阻者。翼王皆不聽。遂入蜀。初戰頗利。已而入險。土司果背約。相持於紫打地。翼王所部。不悉塗徑。首尾被截。翼王猶力戰。潰圍走老鴉漩。從者才二千人。清軍合土司軍。三萬餘。急圍之。翼王度不支。謂四姑娘曰。不從汝言。今果困矣。將自刎。左右急持之。四姑娘謂馬生曰。王平日厚吾儕。將何所爲。寧至今日。自惜身命耶。馬生方躊躇。四姑娘曰。咄庸奴。尙戀戀妻孥耶。時手中抱兒。立投階下。呱呱一聲。兒碎其首。馬大錯愕。顧四姑娘刃自陷其喉。猶咽其將斷之聲曰。速與王易馬。始悟從王入帳後。少頃。軍中傳呼王以衆降清矣。其實王已偕心腹數人。變服遁去。王既脫。走入印雅山中。欲收集所部。圖再舉。聞馬

及軍中健將數人。皆爲清殲。餘衆潰散。不可復合。王歎曰。事敗矣。奈何。青神山有老衲。年九十餘。王之來。迎門而候。王訝其前知。與語大契合。同時從王披剃者五人。衲云。翼王是維摩後身。而四姑娘散花天女也。其信耶否耶。

李秀成妻

蘇州張申伯。太平天國朝之解元也。當時見重於李秀成。李有寵姬。金陵董氏女。名琬。風流嫵媚。女子也。見張甚有意。張謁李秀成時。董氏女左右立。秋波流盼。宛轉令人魂消。卒以內外隔絕。不得如願。中秋夜。張館於秀成府左側。忽有垂髫女子。送詩一緘。署名曰薄命琬。啟而視之。五言律一章。其詩曰。秦淮無限恨。佳節况中秋。俠骨紅玉高才。秦少游。花開三月暮。人到五更愁。相見不相識。長江滾滾流。張得詩。思想無已。後不復見。李秀成至蘇。與李鴻章決戰。董氏乘隙逃出。張亦時隨秀成在蘇。秀成敗。董氏尋至蘇州。寓金閶。訪張不遇。流落爲妓。後有人見之。自述此事。

楊二姑

楊二姑者。輔王楊輔清之妹也。勇敢果決。勝於男子。夫江得勝。爲輔清部下。都亦甚驍勇。每遇戰陣。二姑輒以黃巾裹首。繫大紅戰裙。與其夫並轡而出。衝鋒人莫能敵。又能於馬上擲刀刺人。百發百中。中者無不立倒。刀長七寸。鋒厲無臨陣。胸前垂一革囊。囊中紫纍者。皆利刃也。自稱爲飛刀神手。且粗知文墨。江夫目不識丁。以其妻能文墨。一切簿書。皆委任其妻。其安民告示。甚堪噴飯。卽二姑之手。告示云。開造王勳。右輔總裁。頂天扶朝綱。輔王威千歲。楊殿下。都江爲封刀安民。不可恐怕逃亡。天兵到者。一天二天。洗城殺盡妖魔。止除天父。暫息雷霆之怒。今日天兵到者。到有兩天。妖魔殺盡。天父天兄。不殺百姓。看顧今日封刀安民。就此不許殺人。不聽我言。強搶硬買。殺百姓。打先鋒。斬首號令。恐怕逃亡。大家投降。信天父天兄聖教。大膽做生意。不許變妖。看看斬首號令。天父急急特示。二姑自命通才。所以營中不留文士。凡被擄之人。知了通文。二姑輒命殺之。是亦文人之浩劫也。

雲娘

雲娘姓喬氏。松江人。生而貞靜。長更麗則。適同郡鄒芙江。芙江名諸生也。結褵而後。伉儷情深。家本小康。頗足自給。生子曰玖兒。

是時太平軍已據有蘇常。由崑山青浦而下。九峯三泖間。居民奔竄。芙江挈其妻子。流離轉徙。不恒厥居。體素羸弱。又經況瘁。因而遘疾。患難之中。何處求醫。芙江於是一病不起。彌留之際。雲娘泣而語之曰。時事若此。君棄我而去。我當相從地下。以完我清白之身。芙江曰。卿爲自全計則得矣。我家三世單傳。今止此一塊肉。卿從我去。呱呱者其將安託。若敖之鬼。不甚餒而。卿其母死。雲娘曰。撫孤義也。脫遇強暴。將忍辱以偷生乎。芙江曰。完一身之節。使我鄒氏之血系。從茲而斬。其罪不更甚於失節乎。汝善撫之。汝勉爲之可也。雲娘泣然應曰。謹聞命矣。芙江曰。卿能若此。吾其將銜感於九京。言已。遂瞑。俄而雲娘母子。卒爲邏騎所得。獻之於渠帥。雲娘有殊色。渠帥甚愛之。挈之至蘇。雲娘抱其子玖兒。無一日離。語渠帥曰。若愛妾者。兼愛此兒。此兒

死妾亦死矣。渠帥戀其色。竟不能奪。相處既久。遂以雲娘爲貞人。貞人者。太平國婦女之有名號者也。玖兒以雲娘故。特加寵異。咸呼之爲公子云。

方是時。太平軍踞蘇城久。村聚焚掠殆盡。日用所需。購自大江以北。江北諸貧民。爲牟利計。競以小舟載雜貨。售之軍中。有張大潮者。與其婦操是業者久。往來軍中。與軍人相熟識。咸托之購物。江北予以徽識。出入太平國境。有詰之。示以徽識。無有不可至者。雲娘耳聞其人。私計曰。是可以行吾計矣。使人傳貞人命召張妻入內。欸以酒食。使買江北諸物。往來既稔。張妻載物至蘇。必入見貞人。雲娘乃以情告之。謀俟機而與之偕亡。未幾。渠帥奉檄至杭州。雲娘喜曰。時至矣。不可失也。乃於某日。僞言已至生日。自婢僕以至門者。皆賜以酒食。夜半侍者咸醉。遂挈玖兒潛登大潮之舟。揚帆而去。雲娘至此。私心竊喜。謂今而後脫離苦境矣。孰意惡魔纏繞。又從而投諸火坑也。張大潮者。固巨猾也。載雲娘至江北。與其婦謀曰。彼從渠帥久。必齎多金。投身入我舟。乃天賜我也。婦曰。然。夜半大潮持刀入。勸雲娘曰。汝懷中金可獻我。我貸

汝一命。否則血吾刃矣。雲娘解衣示之。實無所有。大潮失望。將舉雲娘母子投之清流。其婦曰。姣好若此女。鬻之勾欄。百金可致。奈何拋擲此多金而不惜也。於是載之至揚州。鬻雲娘於娼家。雲娘既陷身火坑。猶手抱玖兒不釋。語娼家曰。汝家買我來。將以我爲錢樹子也。然吾所以顛連困苦而不辭者。止爲此一塊肉。此兒死。我必與之俱死。汝家人財兩失。安所責償。倘能保存此兒。我乃失行之人。又何名節之可言。娼家然之。聽其撫養孤兒。雲娘素美麗。自入北里。高張豔幟。枇杷門巷。車馬之跡恆多。雖送舊迎新。殊非雲娘所願。以玖兒故。遂強忍爲之。雲娘在娼家久。玖兒漸長。雲娘自以纏頭資爲束脩。俾玖兒就塾師讀。至同治初年。大江南北。一律肅清。雲娘乃自蓄錢償娼家。贖其身。挈玖兒言歸故鄉。及歸廬井蕩然。鄒氏故居已付焚如。不得已乃從兄弟以居。及玖兒長而授之室。雲娘曰。吾事畢矣。乃致祭於其夫之塋。曰。奉命存孤。幸不辱命。然婦人究以節孝爲重。我本土人婦。失身辱行。受貞人之號。繼又入娼家。尙何面目儼生於人世哉。遂自經以死。悲哉雲娘。身經患難。以不死存其孤。

仍以一死明其節。不愧爲巾幗之完人哉。

聽王妃

清光緒初年。錢涇有肆。酒瓶列列。排比於廚中者幾滿。乃楊久牧之藥酒店也。其地市廛寥落。顧問者絕少。其主婦日坐肆中。佐其夫理店事。常述其姊之遺事曰。吾姊乃聽王陳炳文之妃也。吾母家陸姓。杭州人。父早卒。無兄弟姊妹二人。依母氏以居。我年尙幼。姊與母氏藉針黹以自給。零丁孤苦。未嘗一日離。未幾洪楊事亟。太平軍蜂屯蟻附於杭垣之外。吾姊上奉母氏。下挈幼妹。倉皇奔避。途遇健兒數十人。睨視吾姊曰。此好女子。可以當王心矣。遂擁之而去。吾母因是日夜椎心號泣不已。哀痛之情。時形夢寐。孰意事隔數月。忽有輿從自嘉興來。迎吾母以去。吾亦隨之而行。由是知吾姊已爲聽王妃矣。當杭城之破也。聽王陳炳文令其部下。遴選民家女子。以充嬪御。及得吾姊。嘉甚。嬖愛之。已而鎮守嘉興。遂以吾姊備正妃之位。姊因謂之曰。家有慈母。自生我以來。提攜保抱。歷盡辛苦。以至於今日。妾今在此。身享安榮。吾母

在家。悲苦萬狀。零丁弱妹。尙未知侍奉慈親。每一念此。泣下霑襟。王曰。可遣僕婦迎之。挈汝弱妹俱來。與從之來。實銜王命。母女二人。於是相率至嘉興。至則甲第巍峨。雲棟駢列。雕甍繡闥。敷藻成文。觀其所居之壯麗。雖擬以西漢王根之宅。南陽樊崇之第。無是過也。入門則骨肉相逢。悲喜交集。由是一家團聚。懽愛逾恒。吾母素多疾。始猶旋作旋止。歲月久而病漸加劇。遂致床席沈綿。吾姊奉事之。日夜憂恐。王爲之徵求和緩。收集參苓。醫藥之費。雖數千金弗惜也。然臥病多時。竟溘焉長逝。王又爲之治衣衾。視含殮。喪儀之盛。不可縷述。窆棺之日。助葬而執紼者。竟達千人。母氏旣歿。我孤苦無依。一惟姊氏是賴。王亦善視我。將俟我長大而爲之擇壻。無何左宗棠之軍。已由衢州而下。進取杭州。李鴻章取蘇州。令程學啓攻嘉興。王知孤城不可守。謂吾姊曰。大事去矣。吾將以戰死。汝毋從我死也。然汝在此。城破後。恐終不免。可避去。王無子。養民間子以爲子。乃囑之曰。挈此兒去。汝不忘我。撫養之使成人。歲時祭我。吾其瞑目於地下矣。吾姊於是屏去衣飾。挈其養子。與我避之民家。自是不復知。

王之蹤跡矣。未幾城破。清兵入城。吾與姊竄伏民間。因得無恙。事既平。姊守義不嫁。撫其養子。長而習賈。今已有室矣。我及笄而嫁。爲貧家婦。回首前塵。增人悲愴。

江采霞

江氏女。字采霞。浙江嘉善楓涇鎮人。父名諸生。采霞無兄弟。幼時其父嘗教之讀。一日而盡數十行。七歲父歿。母氏沈教之針黹。嫻習女紅。顧性耽翰墨。手拋針線。即書卷自攜。一燈熒然。猶吟哦不輟。年甫十二。卽能五七言詩。女之舅氏曰沈鐵山。亦名諸生也。中年逝世。膝下遺一子。名曰縵雲。尙在襁褓之中。賴母氏葉茹荼教養。先業克承。縵雲長采霞一歲。采霞恒隨其母至舅家。姑嫂共處。寡鵠互彈。彼此憐憫。縵雲之與采霞。亦性情淡洽。兩小無猜。兩家之母。知兒女之情。締婚姻之約。未幾。洪楊事亟。金陵大營已失。蘇常淪陷。縱橫敵騎。已由青浦松江而下。其自杭而來者。又已據嘉興。而有之楓涇。在江浙之間。地當孔道。彈丸之地。墨守爲難。是時縵雲已遊於庠。采霞年及破瓜。婚有日矣。佳期既及。喜氣盎然。百兩盈門。三星在戶。時

則賓朋畢集。僕從如雲。咸以爲璧玉成雙。紅絲共綰。孰意天緣方合。好事多磨。方夫鼓樂喧闐。彩輿戾止。新人扶出。立向氍毹。突騎紛來。喧傳街里。一時喊聲如沸。賓從皆亡。俄有健兒數十人。蜂擁入門。見此粲者。遂擁之而行。獻之主帥。潘雲章。潘故驍健。忠王李秀成之部下也。潘年近三十。尙未有室家。得采霞。揭巾視之。良愜有懷。因語之曰。若從沈郎。不過一民間婦耳。若肯從我。錦繡千純。珠玉盈篋。恣若所取。不勝於從窮措大以終身耶。舍此目前富貴。願作民間之婦。計何左也。采霞曰。沈郎我夫也。我義不二天。將軍或見憐。縱妾去。得從沈郎以終。妾將日夜瓣香。以祝將軍。如不見諒。必欲迫之。妾將碎首於將軍之前。潘對此麗質。欲強迫之。意殊不忍。因顧女僕戚氏而謂之曰。姑娘性太執。汝其婉言勸之。

戚氏者。采霞之乳母。媵采霞至沈。牽率而來此者也。戚素嫻應對。能伺候人意旨。聞潘言。因告之曰。姑娘年幼。又在驚恐中。宜其不肯從也。倘需以時日。婉言勸之。未必不意轉心。回請將軍母。譟婢子事姑娘久。識其性情。乘間言之。或有以報命。不然彼

或激於一時於將軍無益也。潘曰：汝言良是。此事我一付汝矣。潘於是掃除沈氏之居，令一如其舊，而遣采霞居焉。潘自居別館，留女僕四五人爲之供役使。日令健兒守其門，毋許人窺伺一切服御之物，所以供給之者良厚。采霞入室號陶大哭曰：天乎！我采霞何罪，而竟至於此乎？號哭不已。意圖自盡。戚勸解之，謂可少緩須臾。采霞曰：汝勸我不死，豈欲我受辱於犬羊耶？戚曰：我窺渠意，甚憐愛姑娘，甘言餌之，不至遽遭污辱，容我徐圖。與彼役使之人相結識，伺機觀變。天或見憐，幸而得脫。姑娘終有日見沈郎也。采霞曰：我以名門之質，陷身犬羊之窟，雖得脫，我無面目見沈郎矣。不死何爲？戚曰：沈郎之與姑娘相處非一日，豈不知姑娘之心？姑娘卽決意棄沈郎，吾恐沈郎不能棄姑娘也。且姑娘死而何以慰慈母也？姑娘無弟兄，夫人守節十餘年，愛姑娘若掌上珠，甚願姑娘得快婿，相倚以終其天年。姑娘而死，將置夫人於何地耶？言至此而采霞益慟哭，念母氏之劬勞，欲死而不忍遽死。潘自居別館，日日至采霞所，敦迫戚氏，戚結之曰：姑娘體弱，又飽受驚恐，今者形容

憔悴。夜間心神不寧。不能安枕席。蓋其病矣。驟言之。恐彼益傷悼。或生意外之虞。凡事欲速者不成。將軍其知之乎。請稍安毋躁。有婢子在上。敢不負將軍。下亦不使姑娘失所也。潘曰。姑娘病乎。汝其爲我調護之。遂去。自是潘不復敦促。日至其室問候而已。

事閱一月。潘奉急檄。調往蘇州。星夜挈旅而行。別雇舟令健卒數人護送。采霞由內河至彼。采霞不得已。留書於沈氏之鄰。囑覓沈郎而致之。遂行至則所居巍煥。庭宇深邃。亦不知其爲誰氏之居也。室之中燦然備列。一切服御之物。無不具。卜居甫定。潘之意。以爲彼姝者子。已傾心向我矣。我得此佳耦。可謂美滿姻緣。但冀其病體速愈而已。孰意未及一月。又奉急檄。調往鎮江。繼由鎮江至金陵。又由金陵至蕪湖。倥偬戎馬。不恒厥居。初猶遣急足至蘇。問采霞近狀。數月後。遂不知其蹤跡之所在。采霞在蘇。自潘去後。心稍寧貼。病亦漸瘳。第潘之音問既疎。一切服御之物。無復有饋貽之者。僕從亦漸散。日用飲食。日形支絀。賴有戚氏相依患難之中。拚擋一切。聊以

度日而已。然是時洪楊之勢已稍殺矣。曾彭諸軍已水陸俱下。李鴻章在上海。遣程學啟率師往攻。破太倉。下崑山。新陽。屯軍唯亭。進偪數州。未幾而盤門外之長城又破。蘇城震恐。李秀成潛遁。程學啟用誘降之策。勾通邵雲官等八人。與之折箭設誓。乃殺譚紹洸。而以城降。城下。又恐雲官諸人之跋扈也。佯設筵宴雲官等。舉杯趣壯士殺之。而事遂定。居民之轉徙流離者。稍稍來集。戚氏見之。喜告采霞曰。官軍來敵騎去矣。江浙之交。想先已廓清。道途或不至梗塞。第不知沈郎與兩家母夫人無恙否也。歸與歸與。慎毋濡滯。於是東裝就道。相與言歸故鄉。

方縵雲之遇變也。奉其母竄伏村落間。已而轉徙他鄉。備嘗辛苦。嗣聞官軍克復。乃遂奉母歸來。入里門。粉榆古社。風景依然。舉目間有今昔不同之慨。抵家則鱗蛇在戶。冷落堪悲。入其宮。不見其妻。猶憶桃夭載賦時。渡星燦銀河。一霎時雨急風狂。此境此情。有爲之悽惋欲絕者矣。縵雲於是長吁不已。情緒乖違。一日有鄰翁來。出采霞手書。縵述遇變後之事。縵雲爲之泣然者久之。織錦之詩。情瀾不竭。其詞曰。天乎。

禍變之來。至於此極。前事尙忍言哉。妾與雲郎。生小無猜。憐愛之思。伸紙莫罄。情絲互縛。繭是同功。歡帶雙環。禽原共命。迨夫親迎有日。筭總來歸。方期鸛翼齊飛。蛩麝儷影。同心駢穗。契蘭臭於房敖。緝雅調風。協琴絲於伉儷。何圖昊天不弔。浩劫頓生。機槍四散。驚敵騎之紛來。鞞鼓聲喧。打慈雅而忽散。妾本孱軀。何堪磨難。賊渠潘雲章。包藏禍心。多方譖說。屢欲肆其淫威。玷此清白。烏乎南山有鳥。不樂宋王。林下採桑。不知五馬。彼何人斯。強梁若此。以妾遇此。其何以堪。戚媽在側。甘言餌彼。渠頗信之。尙不忍施其強暴。又以戎馬倉皇。無心防範。偷機緣幸遇。或解脫可期。妾本欲捐此殘軀。所不忍遽死者。念母氏之劬勞。妾死而母將奚堪也。如天之福。得離虎穴。行將長齋繡佛。奉佛以終天年。君或見憐。第當視妾爲膩友。妾何敢更憶前塵。珠還可望。月缺難圓。傷何如哉。近者渠又迫妾至蘇。家山遠別。回首奚堪。事或不測。妾將效綠珠之墜樓。貞義之刎頸。保此潔素。下見吾父於九京。妾不敢負吾雲郎也。君不忘妾。異時一至金閨。登虎阜之巔。訪貞娘之墓。臨風翦紙。以招吾魂焉可也。若以妾故。

而傷懷。是重妾之僇矣。母氏垂老。念之酸心。君能推愛。妾將銜感重泉。舊夢成塵。不堪回首。和淚書此。以當永訣云爾。

縵雲讀此。一字一泣。悲咽不成聲。良久。拊膺而言曰。傷哉采霞。乃至此乎。我與之相處久。豈猶不知采霞之心。采霞不負我。我安忍負之。縵雲白諸母。乃迎養采霞之母於家。日引領以待彼美之歸。已而兩家之母。憂傷成疾。相繼而亡。呼天搶地。痛甚椎心。歲月駸駸。悲哀未已。俄而蘇城克復。露布喧傳。縵雲聞之。躍然起曰。我將遊姑蘇之臺。一訪采霞蹤跡。忽忽携僕被而行。行未幾。日采霞忽歸。與縵雲相左。采霞既返。猶望縵雲之遽歸。孰意三生石上。緣已盡於此矣。

縵雲至姑蘇。不數日而病臥客館中。經月不痊。一暝長逝。采霞樓頭凝眺。盼望不已。輾轉成疑。如是者數月。因使戚氏至蘇。詢之。迨戚氏歸而凶耗傳來。采霞仰天呼曰。雲郎之死。爲余死也。我其何顏偷息人間。由是不食者累日。戚氏在旁勸慰之。采霞終無語。隔數日。言笑如常。戚氏不意其有死志也。一日偶出。至更深人靜。采霞潛啟

後戶投身於河。及旦而人始覺。里人哀之。爲之歛而葬之。逾歲有縵雲之戚張翁者。傷心前事。返縵雲之遺櫬。與采霞合而葬之。嗚呼。魂返故鄉。應化青陵蛺蝶。抔來黃土。竟成香塚。鴛鴦戚氏恒道其事於鄰人。言之不勝嗚咽。至今楓涇人猶能詳言之。

桐城孫世昭妻

烈婦趙氏。桐城孫世昭之妻也。孫故桐城望族。道咸之間。一門鼎盛。躋卿貳參朝列者。有人。身應民社。典州郡者。且十餘輩。名門華閥。世人皆爭羨之。以爲桐城仕宦之盛。自張氏而後。無有過於孫氏者。世昭生而嘉蔭當門。餘光在壁。溫文爾雅。丰致灑然。其締婚於趙氏也。趙固名門。婦又賢淑。是時世昭方肆志青雲。究心竹素。負此才華。方謂富貴我所自有。取青紫如拾芥耳。無如文章憎命。時數厄人。屢試不遇。於是志氣頹喪。喟然而歎曰。屏棄舊業。復事佚遊。趙氏恒苦勸之。世昭終莫之顧也。未幾。太平軍起於廣西。其明年又犯武昌。至咸豐三年正月。洪秀全棄武昌東下。破九江。總督陸建瀛師潰。烏穴。按察使張熙宇屯小孤山。不戰而還。至三月而安慶陷。

巡撫李嘉瑞。徙治廬州。張熙字扼集。賢關。又棄之奔桐城。太平軍躡至。馬三俊之練勇潰。而桐城遂陷。由是襲舒城。破廬州。淮南北千里之地。不復爲清有。世昭與其妻趙氏。淪沒其中。謂趙氏曰。時事若此。愛新覺羅氏之祚。其盡於此乎。自覺羅氏入關。假復讐之名義。篡宋明之祚。而有之。傳之至今。歷年二百。其亦可以已矣。趙氏曰。君爲名家子。孫氏又世受國恩。乃忍出此言乎。今時事雖非。朝廷用人。尙不至方正倒置。曾胡諸公。提兵逐賊。自上游而下。賊勢將不支。官軍來。我與君必重見天日。蛾伏於此。以俟寇氛之息可也。世昭聞是。爲之嘿然者久之。已而太平蓄髮之令下。世昭易其豚尾。束髮效古代裝。曰。此真爲漢官儀乎。我今而後爲新朝人物矣。趙氏聞而諫止之曰。君母然。君乃大清孫氏子孫。身卽不幸淪陷賊中。不得已而蓄髮。然終不可作此言。然世昭竟漠然罔顧。觀其所爲。竟甘心爲太平之民。不復知有孫氏累世之舊德矣。

先是桐城有鄭子經者。佻達子也。世昭曠之。與之狎游者久。桐城旣陷。子經遂投身

太平爲之效力。上游頗信任之。一日與世昭遇於某所。謂之曰。子窮困甚矣。奈何鬱鬱久居此也。今者太平國定都金陵。行將開科取士。子其可彈冠相慶矣。子不得仕於滿清。天其或者特留此濟時之器。使之効用於新朝。子行矣。吾將爲子作曹邱生。游揚子之名於太平。世昭曰。諾。吾將歸而圖之。世昭歸。以子經之言。述之趙氏。趙氏曰。君真妄人。彼草竊之徒。豈足以成大事。君乃欲筮仕於新朝耶。君誤聽宵小之言。彼事不成。孫氏之禍且不測。大之將赤族。小之亦災及一身。卽不然。天命已改。覺羅之燄終燬。君背祖宗之訓。反顏事仇。孫氏累世之清德。其掃地盡矣。世昭聞是言。爲之嗒然喪氣。匿不出戶。累日。

積悶經旬。家居不耐。偶出外遊行。以舒憂鬱。又與子經相值。子經曰。金陵之行何值。何濡滯乃爾也。世昭曰。吾固欲行。家之人有以大義責我者。其將奈何。因以趙氏之言述之。子經曰。子奈何以出處之事。謀及婦人。君其速行。毋爲婦女所誤。世昭無語。子經遂強刼以行。

趙氏在家。不見世昭歸。心知其往金陵也。因喟然歎曰。自我爲孫氏婦。與良人相伉儷。見其翩翩年少。腹有詩書。深幸所適得人。飛黃騰達。乃意中事耳。乃日夜盼望良人。而良人之無行。竟至於此。此不第爲門戶羞。異日恐禍罹不測。烏乎世昭。我孫氏中無此人已矣。吾與若數年之恩愛。自此絕矣。自是趙氏生兒甫數月。哺乳之恆泣。然曰。汝父有禽獸行。吾不願作賊人婦。并不願汝作賊人子也。由是憤恨填臆。日夜歔歔。又不肯明告之人。惟暗中飲泣而已。

世昭至金陵。一戰而捷。蕊榜題名。洪秀全頗賞識之。未及二年。卽拔擢至尙書。世昭至是。志氣發舒。於是溯大江而上。歷蕪湖安慶而抵桐城。

趙氏家居。孤棲兩載。潔清自矢。身如未亡人。已不復知有世昭矣。一日。聞有叩戶聲。出而啓關。見有人昂身直入。首上冠。燦然作黃色。噫。此何人哉。豈賊中之渠魁耶。審視之。此非他人。卽孫世昭。世昭謂之曰。我今富貴。故來逆汝。趙氏憤甚。直前唾罵之。曰。若何人。吾所嫁者大清國孫世昭也。孫氏爲桐城望族。文武仕宦不絕。吾夫爲世

家子。讀書知大義。豈有失身於賊哉。若何人敢辱我。世昭笑而言曰。汝向者恆以功名事勗我。我今富貴。汝乃詈我耶。趙氏曰。汝無行若此。猶揚揚自得。狗彘不食汝肉矣。言已。翩然竟入。良久不出。世昭入視之。則抱其子自經死矣。世昭悲哀甚。然卒不悟於心。殮而葬之。仍去之官所。

未幾。曾國荃攻金陵急。洪秀全死。李秀成輩搶攘無計。世昭在圍城中。知事不可爲。仰而歎曰。吾悔不聽室人言。今死無地矣。我死。何以見室人。又何以見祖宗於地下。子經子經。誤我甚矣。已而城破。世昭被戮。

傅善祥

傅善祥。金陵女也。幼習文史。年二十餘。粵兵陷江寧。逼取民間識字婦女。納之僞宮。充女簿書。代爲批判。善祥婉媚頗合意。後遂恃寵而驕。牒有不當。輒肆批罵。屢言首事諸酋。狗矢滿中。蓋極詆其不通也。語侵東王。王怒。乃借善祥嗜吸黃煙事。枷號女館。未幾善祥病。乃以牋呈東王云。素蒙厚恩。無以報稱。代閱文書。自盡心力。緣欲

夜遺睡。斃。致干禁令。偶吸煙草。又荷不加死罪。原冀恩釋有期。再圖後效。詎意染病。二旬。瘦骨柴立。似此奄奄待斃。想不能復覩慈顏。謹將某日承賜之金條脫。一金指圈。二隨表納還。藉申微意。幸昭鑒焉。東王閱牋。遽釋其罪。并令閒散養疴。各女館任意游行無禁。善祥因是得漸愈。亦因是遂逸去。大索不得。噫。女亦狡獪矣哉。

朱九妹

東王自傳善祥逸去。主簿書無當意者。而於是九妹特聞。九妹姓朱氏。湖北人。年十九。能詩文。既慧且豔。陷敵後。依僞百長。廣西某女館中某。與九妹意甚投。且憐其柔弱。屢次不以應選。初粵兵殺人。必假名天父。鑿言某事。以神其說。至是事微洩。東王遂作天父下凡狀。指出九妹。卽傳衆女官入王府羅跪。先問九妹曰。爾識字否。對曰。不識。問某百長藏爾否。則直折之曰。館中非我一人。何謂藏。王怒。令杖。杖數折。血痕過膝。遂昏絕。又問某百長。對與九妹同。遂令挖目割乳。且剖其心。而後梟首。謂是天父意。非此不足以儆衆也。九妹拘僞府月餘。創稍平。卽陰結某王娘。將以砒石毒東

王謀泄。遂被殺。同館九人亦與焉。

趙碧孃

同時又有趙碧孃。趙本良家女。丰姿秀美。年僅十五六。惜未詳其籍。初被賊擄。三日不食。與同伴不交一言。或慰之曰。我輩所以忍死者。圖有完聚日耳。幸無自苦。可緩以求脫也。碧孃頷之。始進食。未幾。選入繡館。乃爲賊精製二冠。而陰以穢布作襯。冀以壓之。卒爲同館者訐發。東王初令杖責。及取冠裂視。大怒。令於翌日旦點天燈。示衆。點天燈以帛裹人身。漬油使透。植高竿倒縛於下。以火燃之也。時碧孃方杖暈。棄桂樹下。夜半始醒。醒乃自縊於樹。得免慘焚。賊怒無所洩。遂殺守者及同館知情不舉之數十人。夫碧孃一小女子耳。然其絕意偷生。蓄志復仇。是固九妹之同志。若善祥之媚賊求脫。不相去霄壤哉。

洪宣嬌之歷史

洪宣嬌本天王異母妹。天王父早死。後妻生女僅數歲。棄而轉嫁。不知所之。天王幼

涉江湖。好結交。不問家人生產業。而性頗友愛。托其妹於族兄仁發處。十歲時。鄰人有習技擊者。宣嬌往從之。頗能領略。復習刀劍術。亦能擊刺。忽仁發廬宅爲火所焚。失所庇護。乃促天王返視之。時天王方偕同邑密友馮雲山（卽南王）往師朱九濤者。信奉上帝會。九濤死。天王卽傳其衣鉢。聞族兄失產。恐妹將失所。卽歸。是時宣嬌已爲人所虜。覓之無蹤。後因教事進行方亟。教中徒黨俱請天王速歸桂平。而馮雲山以費用不給。知武宣有蕭氏者。富厚饒資產。欲往就焉。天王從之。果得蕭氏某之資助。且請行教於其近鄉。洪氏乃與雲山謀。移教之機。關於桂平武宣交界之鵬化山中。蕭氏某卽朝貴父也。時朝貴年未弱冠。勇悍有力。能擊刺。其父及天王皆勸之。聞道奉教。夷然不顧也。且天王方參綜天主教義以動人。朝貴益斥之。不稍顧。偶觀賣解者。鬻技於市場。携一少女。眉目妖好。心愛好之。旣而見此女頗能習刀劍。解技擊。益爲傾倒。遂往見賣解者。欲購其女。賣解者駭然不肯。朝貴譁然曰。吾訴爾於官。捕爾拐人勒贖也。賣解人益大驚。請以五十金相讓。朝貴允之。歸而竊父庫中金償。

之。挈宣嬌歸。云得諸野外者。不言金購事也。父知朝貴愛此女。亦聽之。是時宣嬌已及笄。朝貴未娶。甚嬖之。以其業非處子。詢賣解人淫惡狀。突持刀往。覓得賣解人刺刃焉。亡命入鵬化山。與其父遇。不得已。涕泣告殺人狀。父曰。既至此。退往求洪教主。則可免。朝貴遂投天王。述往事。天王驚曰。此女白晢而眉目有風致者耶。體不肥而行步招展者耶。能小小技擊而語音朗暢者耶。朝貴皆曰然。天王曰。然則吾妹也。吾當返視之。遂詣朝貴家。則果宣嬌也。兄妹相叙。悲喜交集。蓋不見已四年餘矣。於是宣嬌述其被賣解人姦誘狀。及肅朝貴之救己。因爲己報仇而殺人亡命。天王曰。吾已知之。設今尙有朝貴。其人在者。子願從之乎。宣嬌曰。吾誓不他適矣。天王曰。子言俱在。吾能證之。朝貴甫經患難。始欲求道。志願未堅。三年後必當爲夫婦也。宣嬌不得已。遂諾之。仍居朝貴家。蕭而以官吏數來捕緝。移居桂平之大黃江地方。其間居民類皆燒炭。如俄國之燒炭黨然。其人大都凶悍有力。而有山主楊氏者。饒於資。炭工大半爲其所役使。楊氏族黨繁盛。有子曰嗣龍。性狡黠絕倫。能以智力服其衆。敢

爲大言。不事工作。常懷陳勝輟耕之歎。衆畏其多才。競趨奉之。嗣龍益喜自負。閒好酒及色。數里內婦女有姿。雖非倚門者。彼亦得爲所欲爲。桂平俗。窳惰。不以醜行爲恥辱。有婦女能事饒富得勢之人。人且爭羨之。是時宣嬌居桂平。近楊氏居。蕭翁以朝貴亡命。爲官吏敲剝。家漸落。貨田與楊氏。嗣龍因過蕭氏。見宣嬌悅之。漸與通。未幾而孕。宣嬌懼。夜與嗣龍奔鄰邑。洪氏聞耗。密遣黨徒偵之。知嗣龍權譎有才力。乃嗾其黨說嗣龍。使歸服洪氏。共圖大業。嗣龍聞言。頗洽己志。果與其黨見洪氏於鵬化山中。相語大悅。約爲兄弟。嗣龍因自陳悔過。願以宣嬌歸蕭氏。朝貴憤不肯受。洪氏勸之曰。吾四人皆天所命。奈何以小故敗大謀。今當約爲兄弟。甘苦患難。彼此共之。區區家室之事。何足介意。卽吾之眷屬。亦何妨與諸弟同臥起。要之同心救世而已。不問其他。朝貴乃心折。嗣龍感洪氏情。亦改名秀清。以符異姓兄弟之記號焉。自是洪楊馮蕭相結。努力進行。而楊之智力過人。洪氏倚重之。出蕭馮上。蕭馮不怨也。宣嬌以屢經患難之身。深知世途甘苦。人情變幻。故亦得周旋四人之間。贊助帷幄。

機密。凡偵察官吏舉動。及勸募資用。使人樂從。宣嬌功爲多焉。初馮雲山受洪氏之委任。傳上帝會於桂平武宣間。官吏以其妖言惑衆。逮捕之。并誘洪氏。將請命於上官。立施誅戮。惟楊秀清跳而免。乃與宣嬌及其黨謀救洪馮之策。或獻計曰。此間有豪強善訟。黨羽衆多。官吏皆畏其勢者。亦知之乎。楊曰。惟黃玉崑。或曰。旣知之矣。盡求其援手。楊攢眉曰。彼不信教。且饒於資。復不可以利動。平時魚肉鄉里。自稱雄長。頗有與吾黨勢不兩立意。且此次獄事。或者彼與有力焉。奈何。求彼救援。衆皆默然。宣嬌奮然曰。吾能以計求之。遂裝束薰澤而往。旬日。洪馮果出獄。陽陽若無事。而黃玉崑竟歸依上帝會焉。其收效之神速。衆莫不舌橋口哆。微聞其事。則宣嬌夙稔玉崑好色。乃艷妝鬻技於市門。玉崑每晚策騎過此。果注目焉。宣嬌故作態以媚之。玉崑大惑。遣其黨邀入府中。命侍酒奏技。宣嬌能舞劍。左右旋轉如意。雪聚雲迴。恰好而止。益增其媚。玉崑亟贊之。輒以金帛。不受。強之。斜波瑩瑩。汪然欲涕。玉崑大憐惜。問所需。宣嬌不卽言。長跼嗚咽。玉崑掖之起。百端慰問。宣嬌始言兄與夫俱遭人陷。

害一身惶惶。未知死所。明公若哀而憐之。使兒夫妻兄妹再獲團聚。則雖奴婢終身感且不朽。玉崑見其詞婉而意迫。心不覺大動。因問何人。宣嬌始語以姓名。玉崑驚曰。彼等邪教徒也。子奈何爲之眷屬。宣嬌從容曰。明公不察其細。狃於道聽塗說之語。固以爲邪教耳。豈知吾兄熱心救世。慈仁爲當代第一。吾夫亦聰明絕頂者。惟能知天道有在。故深服於兄而師事之。其他生徒皆一時秀傑。待人無貧富貴賤。皆如兄弟。世道衰亂。大劫將臨。吾兄等發大願力。令人悔罪懺過。得以免劫。如此存心。尙有何罪。如此設教。又何得爲邪。明公多財仗義。夙以救人爲心。實與吾兄及夫同志。奈何誤於細人之言。而坐視不救耶。且吾黨夫婦兄弟視同一體。明公苟許援手。吾即可自後入侍明公。一身皆公所賜。何敢自愛。明公果有意否。玉崑當宣嬌涕泣乞憐時。業已心醉。又經婉轉陳詞。意明達而語軟美。不覺顛倒失志。急撫慰之曰。吾誤矣。吾必出死力以助子。免子之兄與夫於阨。且如子言。若輩皆志士也。吾當敬禮之。此間吾小有權。請爲美人効力焉。是夕。遂與宣嬌定情。不三日而洪馮釋歸矣。蓋官

吏惟玉崑之言是聽。若劫盜已申詳者。業取他盜代之。上下其手。不勞一反掌也。洪氏既出獄。遂與玉崑相晤。暢論教義。玉崑心折焉。因願奉洪氏爲教主。洪氏表玉崑副首領。僅亞於雲山朝貴。後玉崑知宣嬌爲朝貴妻。稍稍引嫌。然猶時時續舊歡焉。初洪氏將舉事。而患資用不足。括蕭楊等所有。爲數甚微。玉崑亦以揮霍喪其產。不足資餉。若專事搶掠。起事之際。又無以籠絡人心。乃思求得富豪者入黨。苟達百萬以上。卽歡迎焉。而爲最初兄弟之一。於是知貴縣有富民韋氏者。家產過三百萬。主人年四十餘。止一子。甫逾冠。頗權奇倜儻。溺情酒色。父母以爲憂。欲爲之娶婦。子意在自擇所歡。恐不當父意。朝夕營營。物色佳偶。時宣嬌設小肆售餅餌於其宅前。子朝夕出入見之。驚其艷。因互相語。愛情漸密。子語其父。請取餅師女。父大駭。不從。子乃匿宣嬌處。不復歸。父怒。遣僕搜索。宣嬌乃往見其父曰。吾某教中貴女也。世界大劫將至。惟汝子遇我可以免。吾非肯爲爾家婦者。實欲以救汝子耳。汝若不聽。吾卽挾爾子入山中。他日官吏知之。必治爾私通亂黨之罪也。不如早從吾見教。主父子

可以團聚。身家亦從此永保。不然死於官。死於亂。無一而可者也。父聞言大懼。蓋當時貴縣居民亦大半入教。官吏無如何。且署中吏胥等均與教徒通聲氣。韋氏夙聞之。知抗之必無幸也。乃不得已。往見洪氏。鵬化山中。盡捐家財以助餉。洪氏遂得起事於金田。邨而名其子曰昌輝。後封北王者。是其後宣嬌仍從蕭朝貴。而常往來於韋楊玉崑間。天王心惡之。假事杖玉崑。玉崑羞忿投水死。及楊韋俱敗。宣嬌不願居宮中。清咸豐七八年間。金陵患糧盡。驅婦女出城樵採。宣嬌爲之率。旋失蹤。不知所之。

碧娘貞烈記

碧娘。管氏。毘陵世家女。父兄皆明經孝廉。科甲如蟬聯。大都在京中供職。惟碧娘及一幼弟與其母居原籍。年笄矣。秀慧甲儕輩。習禮明詩。秉其家訓。女紅尤精絕。江南大營既潰。大吏之以毘陵爲安樂土者。至是倉惶奔避。紳耆挽留之。反被戕十餘人。大吏竟獨騎逸去。紳民忿怒。登陴固守。太平軍猛攻之。越六日而城陷。太平軍遂大

掠搯紳婦女。送金陵女館中。是時第一次之女館已遣散。天王因蘇杭既下。所得婦女尤多。四方致獻者數逾萬。宮闈不能容。且此時天王懲於東楊之敗。不更縱情聲色。一切宮中奉養。方務裁減。故東南新進佳麗。視之蔑如。除取一二賞賜功臣外。擬遣使發回。有某甲者。性頗平善。時爲丞相。乃奏天王曰。發回誠善政。然軍事倥傯。道途未靖。若有刼而去之者。漫無稽考。愛之非適以害之乎。願我王仍復女館之法。暫行安插此輩。俟東南底定。然後飭地方有司。沿途照料。或飭其家屬。自來認取。如此則體卹人情。仁至義盡矣。天王以爲然。遂下詔復設女館。制如舊。碧娘旣至金陵。初隸女百長某麾下。旣而各考技能。就其所能者分館。如文書刺繡機織裁縫烹飪。下至種菜掃除雜役。各自爲館。惟自烹飪以下。別置館長統率。種菜以下。則仍隸屬普通百長之下而已。碧娘當被擄時。卽以一死自誓。意以苟有犯者。或得間擊殺一人。然後自裁。否則亦當見機潔身。決不忍辱儉生。因身藏小剪。秘不示人。幸自常至京。皆以女伴擁護。且防閑甚密。同行者又互相勸慰。故碧娘亦不復決裂。有名蕊仙者。

無錫人。亦自稱世家產。頗柔婉善解人意。途中常引碧娘爲知己。與叙冤苦。則携手揮淚。親密如姊妹。既至館。復同隸一百長下。每碧娘思家。涕泣不肯食。蕊仙必慰之曰。我輩所以忍死者。圖有完聚日耳。幸毋自苦。可緩以求脫也。碧娘感其意。不覺微頷。蕊仙又持飲食來。力勸充饑。碧娘輒爲之進一餐。蕊仙年長於碧娘一二歲。春風二九。正芳菲爛漫之時。亦知書能作翰札。字跡秀媚。如衛夫人簪花格。碧娘規之曰。子必無以能文書自銜。一入賊酋之門。更無日可以求脫。且旣以才見賞。則漸親漸近。安能常保無瑕之璧。故我始終不肯自陳知書者。以此也。必無已。刺繡裁縫。循例爲之。尙可自藏完璧。蕊仙亟服其有見。無何。僞旨下。命考選各婦女分部受職。蕊仙與碧娘同報刺繡。女百長令書名。蕊仙無心。不覺繕姓名於冊。並爲碧娘代書。碧娘示以目色。若勿解也。女百長喜曰。子能書乎。字跡工整若此乎。甚善甚善。蕊仙始覺之。紅暈於頰。然事已不可反汗矣。旣退。碧娘尤之曰。相約若此。而姊忽然破壞之。彼賊豺狼也。恐不能免其毒。奈何。蕊仙亦懊喪不能語。越日。果有使者銜命召蕊仙。令

待詔金馬門下。蓋天宮中有女侍書之職。現正闕乏。欲試入格者以充此選也。蕊仙初不肯去。百長自入促之。且牽其手令出。蕊仙不能脫。趑趄而行。及門。兩婢捉入肩輿中。如飛去矣。碧娘揮淚送之。彷彿易水上之白衣冠焉。自是碧娘在繡館中。塊然獨處。蕊仙亦不復來。一日。館長謂碧娘曰。天王謂爾等針黹佳。命特製冠履數事。將以賜安福二王。此大典重務。須好爲之。苟得天語褒獎。不患無重賞也。碧娘領命之下。心憾不已。若曰。此等妖孽。竟不速死。尙覲然衣冠以章身耶。吾爲女子。恨不能擊殺此獠。然吾聞古之烈女。噴血斃賊。今吾何妨略師其意。以洩無聊之憤。古人云。以冠苴履。則爲不祥。況以履苴冠耶。吾之意更不止此。且將以婦女之穢布苴其冠。其爲不祥孰甚。苟不祥而至於死。是不啻吾手刃之也。遂毅然取舛時所棄穢布。摺疊入冠之函中。以爲襯。冠成。百長大喜。以獻宮中。忽典衣官急傳碧娘訊事。碧娘不肯往。百長百計勸諭。碧娘終不答。未幾。仙騎來縛碧娘去。上座者卽安王洪仁發。天王兄也。厲聲問子製此冠。中間以何物爲襯。碧娘知事發。然亦不懼。侃侃曰。襯必以布。

何問爲。命予杖。且提證人至。則同館女子之一。其親密與蕊仙無異也。碧娘自思。實未嘗告此人。奈何知之。猛憶蕊仙自來勸吾。吾不之理。且厲聲呵斥而去。去時竟挈此女與俱。而平時侍我之小婢。亦一去無蹤。吾以謂爲百長所誘。售諸他人。而不知即與此案同一鼻孔出氣也。噫嘻。吾死矣。正欲覓囊中剪刀。突以受杖暈絕。比醒。則身縛挂樹下。微聞人語曰。須謹守之。明日將點天燈。約丙夜後有人來料量也。又聞人唯唯受命。蓋命守者之語。而守者應之。碧娘微啟目窺視。則可駭之。發令人。正扶一麗姝出庭。而麗姝則前此情如手足之蕊仙是也。碧娘急閉其目。作負痛狀。一若不省人事。旋聞微歎曰。何苦爲此。徒捐生命耳。頃之寂然。則已去矣。及夜間。守者稍懈。碧娘始摸索囊中得剪。猛力自刺其喉。血溢而絕。竟未受慘刑。安王聞之大怒。盡誅守者。蓋蕊仙已得爲安王之冢媳云。

按前編趙碧娘與此毘陵管氏女事跡相同。而敘述較詳。當是一事前編云趙姓者。恐是趙碧城之傳。譌碧城爲東楊。所祖護碧娘入女館。在東楊敗後。其爲兩人無疑。惟同以繡女遇害完其貞烈。故傳述者遂致沿譌耳。

太平天國軼聞卷三終

太平天國軼聞卷四目錄

太平天國布告天下檄

太平天國詔

洪氏之檄告

其二

林彩新繪青岩檄

萬大洪告示

錢江上洪秀全書

張申伯平定江南文

賴汝光之供狀

李秀成供狀摘要

(一) 洪秀全與五王

(二) 李秀成之投洪

(三) 定都之始末

(四) 李秀成之階進

(五) 李秀成稱國時代

(六) 洪秀全之猜忌忠王

(七) 李秀成六解京圍

(八) 秀成之降蘇州

(九) 洪氏之自溺

(十) 金浙之陷

太平天國軼聞卷四 目錄

太平天國軼聞卷四 目錄

二

(十一) 李秀成之於蘇州

(十二) 洋兵與洪軍之關係

(十三) 李秀成讓城之主張

(十四) 李秀成部將之投清

(十五) 洪秀全詔食甘露

(十六) 忠王得封之由

(十七) 忠王之被嫌

(十八) 招降十要

(十九) 天王之十誤

劫後金陵之景象

金陵問答篇

安徽失陷之原因

洪大全詞

李秀成滅事詩

陸建瀛爲第一罪魁

金陵雜述詩

吳家柏金陵紀事雜詠

詠女館

曾文正興復秦淮

楊秀才歌

王魯生

浙江亂後樂府

太平天國軼聞

卷四

太平天國布告天下檄

檄云。爲實情勸諭。棄暗投明。共出迷途。各保福祿。夫天下者中國之天下。非滿洲之天下也。寶位者中國之寶位。非滿洲之寶位也。子女玉帛者中國之子女玉帛。非滿洲之子女玉帛也。慨自明季。凌夷滿虜。肆逆乘釁。竊入中國。盜竊神器。而當時官兵人民。未能共憤義勇。驅逐出境。掃清羶穢。反致低首下心。爲其臣僕。迄今二百餘年。濁亂中國。鉗制兵民。刑禁法維。無所不至。而一切英雄豪傑。莫不爲之制而甘爲之用。是則令人惡之痛心。恨之刺骨者矣。然從前爾等官兵。爲滿所用。本係被其迫脅。且前時未逢聖主。首出無所依歸。爾等又不能共創義舉。自不能舍國他適。亦猶黑暗之中。未睹天日。暗中摩搔。不辨方位。何能不誤入迷途。以待天曉乎。茲者三七之

運告終。九五之人已出。恭維天父天兄。大開天恩。命我真聖主天王降凡御世。用夏變夷。斬邪留正。誓掃胡塵。拓開疆土。此誠千古難逢之際。正宜建萬世不朽之勳。是以不時智謀之士。英傑之儔。無不瞻雲就日。望風景從。誠深明夫去逆效順之理。以共建夫敬天勤王之績也。惟是爾等官民人等。雖曾爲滿官滿兵。亦皆是天父之子女。不過從前誤爲滿用。不能不聽其驅使。助滿爲害。跡雖可恨。情實可原。今旣逢真主當陽。自宜棄暗投明。共歸正道。滌舊染之汚俗。作天聖之子女。且我天皇恩德高厚。援救蒼生。果能敬天識主。傾心歸附。莫不一視同仁。無分畛域。本軍師等誠恐爾等執迷不悟。受滿蠱惑。用是不惜援手。竭誠拯溺。特將順逆之大原。利害之實跡。爲爾等明諭之。夫滿洲之籠絡漢人。首以官職。爾等試思。凡有美缺要任。皆係滿人補授。而衝繁疲難者。則以漢人當之。使之虧空挂誤。動輒得咎。名雖爲官。何異桎梏。若夫陞遷調除。滿人則通問保薦。各踞顯要。一屬漢人。不遭批駁。卽受阻隔。縱使功績赫奕。終亦非賄不行。至兵則滿兵雙糧。漢兵單餉。一遇戰陣。則漢兵前驅。滿兵後殿。

故每天兵臨壓。立成齏粉。其肝腦塗地。死首堆山者。惟漢兵最多。而滿兵在後。雖前鋒失利。而鼠竄奔逃。故世俗謂鄉勇爲擋死牌。而呼漢兵爲替死鬼也。至於頒賞犒賜。則又滿兵多得。而漢兵無與焉。且爾等之所以拋父母離鄉井。被霜觸暑。出生入死者。非欲圖建功名耶。而滿虜於軍中功名。則又無所定準。任是紅藍白頂。皆是虛無假借。故俗以軍功頂戴。謂之太平消。蓋以急則與之。緩則奪之也。爾等又何苦以百戰之餘生。而博此虛假之名器乎。且千里徵調。飛符迅急。千山萬水。跋涉從戎。露宿風餐。辛勤畢備。身未建夫功名。生已喪夫鋒鏑。良可惜也。况爾等爲兵爲勇之人。半以平日誤作非爲。是以借兵勇爲逃死之地。其視爾等如同蛇蝎。而滿虜又嚴其法網。多方責治。而使一旦歸鄉。人卽共相誅殛。非活埋諸土。卽生棄諸淵。此實本軍帥在粵時。並躬歷八省。實所親見。爾等無論不能躬致顯榮。卽或稍有附進。亦終不能榮歸故鄉。諺有之。富貴不歸鄉。如衣錦夜行。乃爾等從軍。則有死無生。還家則以生就死。容身無地。死而後已。午夜自思。曷堪悲痛。是皆爾等爲滿所用。故乃一至於

此。然。此。不。過。就。爾。等。爲。兵。勇。者。大。約。言。之。至。於。荼。毒。生。靈。貽。害。黎。庶。則。又。截。南。山。之。竹。書。罪。無。窮。決。東。海。之。波。流。毒。無。盡。者。矣。故。滿。虜。之。世。仇。在。所。必。報。共。奮。義。怒。殲。此。醜。夷。恢。復。舊。疆。不。留。餘。孽。是。則。天。理。之。公。好。惡。之。正。何。反。含。毒。忍。恥。爲。之。奴。隸。違。背。天。朝。不。思。歸。附。是。何。異。購。安。宅。而。不。居。舍。正。路。而。不。由。嗟。嗟。可。恨。也。已。爾。等。須。知。我。天。朝。廓。達。大。度。胞。與。爲。懷。不。分。新。舊。兄。弟。皆。是。視。同。一。體。大。功。大。封。小。功。小。賞。上。而。王。侯。將。相。下。而。兵。士。婦。孺。得。使。衣。食。得。所。居。處。相。安。有。家。者。和。樂。致。慶。無。家。者。婚。姻。及。時。雖。在。軍。旅。之。中。仍。不。廢。家。庭。之。樂。以。視。爾。等。流。離。異。域。橫。死。疆。場。者。真。不。啻。有。天。淵。之。別。也。況。於。共。扶。眞。主。各。建。殊。勳。千。載。一。時。功。名。何。既。矧。太。平。在。即。不。三。四。年。俱。爲。開。國。勳。臣。爾。時。分。列。茅。土。衣。錦。榮。歸。此。皆。大。丈。夫。之。所。爲。爾。等。何。又。昧。於。徒。速。而。不。早。圖。變。計。乎。天。朝。天。恩。高。大。往。者。不。追。果。能。悔。悟。來。歸。定。能。量。材。錄。用。弗。以。曾。爲。滿。官。自。懷。疑。懼。回。首。及。早。速。出。迷。津。本。軍。帥。實。有。厚。望。焉。儻。仍。至。死。不。悟。甘。爲。滿。奴。轉。瞬。天。兵。大。至。噬。臍。無。及。爾。時。悔。之。亦。已。晚。矣。本。軍。帥。念。切。中。土。被。滿。披。靡。故。實。

情明諭。雖痛切不知所言。孰得孰失。當自思之。速先成之識。勿貽後至之誅。庶無負本軍帥等諄諄曉諭之至意。布告爾衆。咸使聞知。

太平天國詔

此詔爲信陽柴君蘭亭。從秀全營中抄出。詔曰。朕祖洪武掃蕩羣夷。克復中原。開三百年之丕基。造億萬姓之厚福。此誠三代以來之盛主也。不幸至我懷宗。闖賊猖獗。奸黨開門。致有甲申之變。爾祖乘我之亂。包藏禍心。篡我之朝。竊奪神器。弘光被弑。忠臣死者千餘。宗室遭殘。親族亡者數萬。當此時也。地裂天崩。山枯海涸。爾胡逆賊。我世不共戴天之仇也。况夏爲夷變。二百年不見日月之光。漢受滿欺。六七世常聞腥膻之氣。弑兄弑叔。迹類豺狼。納妹納姑。行同狗彘。賣官鬻爵。士子之誦讀何庸。加賦勸捐。庶民之脂膏已竭。犯人不薙髮。是欺漢人爲囚。狀元不招親。是視漢人爲寇。不封王。不爵位。是忌漢人有柄。不將兵。不樹帥。是畏漢人有權。名雖君臣。實則陌路。鹽分南北。法失重輕。貪官污吏。滿寰區。處處是殺人利刃。善士良民。遭荼毒。人人懷

切齒深仇。以致旱虐連年。水災屢降。民不聊生。人皆思亂。爾忝居大位。尙不側身修身。而猶縱淫貪欲。置民瘼於罔聞。謂天威不足畏。此誠昏庸無道之極。所謂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者此也。今朕非他。乃大明太祖之後裔。弘光皇帝七世孫也。名正言順。天與人歸。一爲祖宗復仇。二爲蒼黎發暴。謀臣如雨。戰將如雲。大興湯武之師。用慰雲霓之望。鋤其酷虐。救民於水火之中。修我戈矛。取殘若鷹鷂之逐。旌旗蔽日。船筏彌江。士卒爭先。水陸並進。天塹無難飛渡。投鞭亦可斷流。將軍所至。迅如掃葉之風。兵帥所臨。震如當空之霹靂。車威整肅。號令森嚴。耕市不驚。秋毫無犯。簞食壺漿。迎之者喜其先至。翹首引領。望之者恨不速來。至有摧枯之威。破竹之勢。趁首夏之清和。分兵西往。據高秋之逸爽。遣將北征。傳檄江南。連兵河朔。分兵進討。問罪燕京。共梟胡逆之頭。以洩呼天之恨。凡屬滿營生擒者。割其股而吸其髓。但係旗下死亡者。食其肉而寢其皮。滅盡胡兒。克復中原之土。安全黎庶。重覩滿（此字疑誤）世之天。凡我士民。無詐無虞。同心同德。永登仁壽域。長享太平春。欽此。

洪氏之檄告

洪秀全攻長沙。圍其城五十日不克。夜又解圍北趨。途中出示曰。

奉承天運太平國總理軍機天下大元帥萬歲洪爲愷切曉諭伐暴救民事。照得天下貪官甚於強盜。衙門酷吏無異虎狼。皆由人君之不德。遠君子而親小人。賣官鬻爵。壓抑賢才。以致世風日下。上下交征。富貴者稔惡不究。貧窮者銜冤莫伸。言之痛心。殊堪髮指。卽以錢漕一事而論。近加數倍。三十年之糧免而復徵。民之財盡矣。民之苦極矣。我等仁人義士。觸目傷心。故將各府州縣之賊官狼吏。盡行除滅。以救民於水火之中。刻下大兵雲集。廣西已定。湘鄂二省以及江西江南一帶。不得不先行曉諭。凡我百姓兄弟。不必驚慌。農工商賈各安生業。富貴者須備辦糧食。助吾兵餉。多寡數目親自報明。各給回借券以憑日後清償。你等如有勇力者。智謀者。宜同心協力。共襄義舉。俟太平之日。各予榮封。現在各府州縣官員。逆吾者斬。順吾者生。着先赴還原籍聽候。他日起用。其餘豺狼差役。概行勦除。懸首示衆。恐有流氓土匪。藉

端滋事。准爾等指名投稟。俾加懲治。倘有鄉民敢助清官爲虐。以敵吾之士卒者。無論各府州縣村鎮。天兵所到。必予誅夷。凜之慎之。毋違特示。

其二

咸豐帝知洪氏大勢已成。橫行無敵。心甚驚憂。故慮次催徐廣縉赴西追剿。然徐則故意遲遲其行也。洪黨於十一月初三日克洞庭湖之岳州府。各路防堵皆空。洪黨先使八十餘人。坐大船二隻。小船四隻。十一月初九日。駛抵湖北之漢陽府。在鸚鵡洲泊船。等候大隊齊到。攻取漢陽。十二日鸚鵡洲之洪兵。見漢陽城外清軍。皆住筍營內。有一大膽漢倡議曰。清兵頗畏我輩。我等若先去攻之。可立克也。於是八十餘人。各携鳥鎗軍器火藥包。令一人手執大旗先登岸。高聲吶喊前進。城上清兵大驚。以爲洪氏大隊人馬前來攻城。各放鳥鎗數聲。卽棄械而遁。洪兵趕到城邊。擲藥包數十個。火着民房。烟燄迷漫。官兵已無踪跡。遂乘勢破城。分佔各門。後大隊到。乃入劫漢陽府衙門。掠取倉庫。命人焚葉名琛之村。掘其祖墳。一面出示安民。示曰。

大漢軍師兼理內外政教。統屬官吏軍民。開國丞相左爲上諭。宣布中外事。照得安邦定國。弔民非所以害民。發政施仁。戡亂非所以擾亂。村鄉市鎮。不用驚惶。士農工商。各安本業。夷滿當滅。皇漢當興。久合必分。亂極復治。天地古今。循環自然之理也。茲因君弱而暗。臣暴而貪。殘酷日甚。我民何堪。況且朝中文武。權重者盡屬旗滿之人。外省職員。戶位者無非捐納之子。士人雪窗勤學。終屬徒勞。難扞抱負。雖懷經濟之才。安有展用之日。朝無善政。野多遺賢。大臣盡是貪賍。小吏能無索賄。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故張家祥等。遂致阻截江河。擾亂鄉里。逞其虎狼之性。魚肉生民。肆其狐狸之淫。閭里受害。如渠等類。聞風而興。招集匪人。凌暴黎庶。沿江取稅。到處搶掠。商民當之者。迎刃而倒。士庶聞之者。望氣而逃。官司不肯究詰。貓鼠竟至同眠。嗟嗟我民。際此聊生。何賴。是以我聖神文武皇帝。心懷惻隱。日夜焦憂。用是聚天下之義士。弔民伐罪。大舉義旗。以清妖孽。八月初一兵入永安。陛下待庶民如保赤子。本官深體陛下之意。自從出兵以來。不許部下妄搶一物。妄傷一人。倘有抗拒不遵。本官定

必重究。各省州縣地方所在。必宜更革。編髮左衽之非。奮厥乃心。成茲偉績。效力有功。定給爵賞。且俟東南底定。然後戮力北燕。擒獲虜酋。問其累世猾夏之罪。光復中華一統之休。賞德論功。明刑設罰。我國家自有常典。爲此特示。凜遵毋違。

林彩新諭青岩檄

天朝九門御林開朝勳臣殿前忠誠一百六十二天將林。爲勸諭四民。急散團練。速卽投誠。以保身家事。照得亂極思治。順撫逆誅。理固然也。緣爾浙省。經我侍王雄千歲。自去年克取。爾民均皆向化。傾心共立版圖。各郡邑已委大員鎮守。招徠安撫。民皆耕讀如恒。共樂堯天。到處秋毫無犯。爾東邑小縣。何得誤聽謠言。信妖蠱惑。甘心去正歸邪。胆敢扶老攜幼。躲避珊琳各都。團練壯丁。糾衆拒敵。以七尺身軀。抗數十萬之王師。竟不思父母乳哺之恩。未報兒女教養之事。未了一日持戈而乘旂。頓作刀頭之鬼。豈非誤信妖言。招敗家喪命之禍哉。本天將恭承旨命。領兵出京。原欲掃蕩四方之醜類。安撫淳良之百姓。於今春師抵爾省。蒙我侍王雄千歲派令進徵。欲

復臺溫而通處仙。取寧波以靖浙地。豈知雲縉小邑。妖心不足。胆敢結連匪衆。強抗王師。本天將一鼓誅滅淨盡。諒爾民共見共聞。今欲直取臺溫。與爾民共躋仁壽。國恩浩大。王師若霖。爾青巖區區小寨。焉能抗拒天兵乎。本天將懷念爾民。久向天朝。蓄髮二載。不肯重加荼毒。聞爾民畧有漏網殘妖。故令本部士卒前來掃盪。以分民憂。與爾民無干無涉。王師臨境之日。但願鄉員士庶。壺漿以迎。倘有糾衆聚黨。潛藏青岩穴內。壯者持旂抗敵。斬一丈而屍橫遍野。血流成河。老弱奮力嘶喊。誅一處而室家罄空。雞犬受戮。獨不思團練可以保家。團練即所以敗家。貪圖六七品之軍功。拋棄億萬人之性命。可憐父子離散。劬勞之恩。難以報。尤甚夫妻拋棄。魚水之情。即時休。本天將體天父好生之德。天兄救世之心。天王愛民之念。侍王撫恤之情。有不忍不教而誅者。爲此特行勸諭。仰爾各鄉員士庶人等一體知悉。務宜急散團練。痛改前非。勿以當妖爲榮。勿以團練爲事。照依舊規。請令設局投誠捐糧。納貢輸餉。安業如常。貿易相依。有智勇過人之輩。投營立功。共圖大業。封妻蔭子。可謂棄暗投明。

之豪傑。其餘百姓。歸家樂業。各安本分。春祈秋報。以保身家。永享昇平之真福。倘仍執迷不悟。甘心從妖。本天將再興大師。將爾等盡行勦洗。玉石俱焚。那時悔何及矣。自諭之後。投誠之日。倘有不法官兵。下鄉姦淫擄掠。無端焚燒者。准爾民捆送卡員。按依天法。輕則枷號杖責。重則梟首遊營。本天將言出法隨。決不寬恕。爾四民各宜凜遵。咸使知聞。切切此諭。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國壬戌十二年十一月

萬大洪告示

萬大洪告示見某氏太平天國史中今錄如下。奉天承運太平天國總理軍機都督大元帥萬大洪。爲剴切曉諭。伐暴救民事。照得天下貪官。甚于強盜。衙門活吏。無異虎狼。皆由虜朝之柔懦。遠君子而近小人。賣官鬻爵。壓抑賢才。以致利風日熾。上下交征。富貴者縱惡不究。貧窮者有冤莫伸。言之痛心。殊堪髮指。卽錢漕一事。近益數倍。三十年之糧銀。免而後再征。民之財盡矣。民之命苦矣。我等仁人善士。觸目傷心。故將各府州縣之賊官狠吏。盡行除滅。救民于水火之中也。刻下大兵雲集廣西。已

定長州太平。將近江西等處。不得不先行曉諭。凡我百姓。不必驚慌。農工商賈。各安生業。富貴者須備辦糧食。助吾兵餉。多寡數目。親自報明。各給回借券。以待日后清償。爾等如有勇力者。智謀者。同心竭力。共成美舉。俟承平之日。幸資榮封。現在各府州縣官員。逆吾者。斬。順吾者。昌。著卽付印回籍。其餘豺狼差役。概行勦除。懸首示衆。恐有流賊藉端滋事。爾等指明具投。隨時征討。倘有鄉民敢助滿賊官兵。以敵吾之士卒者。無論各府州縣鄉村。盡行洗滅。凜之慎之。毋違特示。

錢江上洪秀全書

伏以大王起事之初。筭髮易服。欲變中國二百餘年索虜之俗。志謀遠大。創業非常。其不以武昌爲止足之境明矣。今日之舉。有進無退。區區武昌。守亦亡。不守亦亡。與其坐而待亡。孰若進而冀其不亡。不乘此時爲破釜沉舟之計。長驅北上。徒苟且目前。懈怠軍心。誠無謂也。清初吳三桂舉兵之時。不數月而南六省皆陷。地廣衆附。稱帝自雄。可謂驟矣。然遣將四出。不越湖南一步。搶攘十數年。終抵滅亡。前車可鑒也。

或謂武昌依阻江湖。襟帶漢湘。扼險自固。然後問道出奇。以一軍出鄖陽。攻潼關。趨陝西。擾彼關內外地。以一軍出荊州。攻夔慶。趨成都。先取四川爲基業。不知秦隴四塞。地錯邊鄙。人悍物嗇。糧食維艱。且重關疊隘。縱我攻必克。大費兵力。勞而莫必。固宜後悔。得不償失。盡棄前功。況削其肢爪。究不如洞其心腹之爲愈也。至四川小局。昔日已形。在蜀漢當日。先以諸葛之賢。繼以姜維之勇。六出九伐。不得中原寸土。且江南水邦。賴吳據之以爲唇齒。聯絡援應。尙難得志。況今日哉。天下財賦大半萃於東南。當此逐鹿於寧謐之中。而欲一以隅敵天下。江決其無能爲也。以江愚昧。不若舍西而東。金陵建業。古帝王建都之所。鳳泗汴梁。眞聖人龍起之方。江謂宜先取江寧。以裕軍餉。繼取汴梁。以爲犄角。終趨濟南。以圖進取。扼齊魯之運河。可以坐困通倉之食。截南北之郵轉。可以牽制勤王之師。然後約我老萬。以攻梁厦。檄我丹山。以攻溫處。所過則秋毫無犯。所至則招納賢能。而民有不完髮易服。簞食壺漿以迎者。江未之信也。南京不下。則江東不得渡。豐沛不陷。則青兗不得進。山東不搖。則燕京

不得戒嚴。糧漕困於內。人心離於外。孟子所謂不嗜殺人者能一之。正此時也。今日之事。勢成騎虎。萬一頽情。轉致蹉跎。成敗之機。間不容髮。我軍遠離鄉井。志切從龍。聞進則同心同力。踴躍爭先。聞退則畏首畏尾。存亡莫保。戎衣兩截。捨命冲陷。渡湖而後。無復有南還之望者。皆欲立功名。享富貴。誓九死以垂勳。不願一生以伏莽也。誠因時而勵之。羣策羣力。一可當百萬戰。何敢辭。時哉不可失。席前之箸。江願借而籌之。馬上之策。江願指而先之也。俟南京底定之後。招集流氓。秣厲兵馬。扼衆南堵。揮軍北上。左出則趨江北以進戰。急則可調淮陽之軍以繼之。右出則握河海以拒敵。急則可調開歸之軍以應之。南陽汝寧。則發一軍以突其西。略取河內州縣。乘勝入晉。直抵燕冀。無返旆。杭嘉金衢。則發一軍以冲其東。應我沿海舟師。相機定浙。伺間窺閩。無輕舉。兵不止於一路。計必出於萬全。內固江南之根本。外安新造之人民。修我政理。宏我規模。則西而秦蜀。南而豫粵。可傳檄而定。此千古一時也。自漢迄明。天下之變故多矣。分合代興。原無定局。晉亂於胡。宋亡於元。類皆恃彼強婪。賺主中。

夏然種類雖異。好惡則同。亦不數十年奔還舊部。從未有毀滅禮義之冠裳。削去父母之毛血。儀制甚匪。官人類畜。中土何辜。久遭荼毒。若斯之酷者也。帝王自有真天。意果何屬。大任奮興。能不勗諸。更有期者。旌旄所指。與民無逆。提劍號召。是漢卽從。使天下咸知今日之舉。並非無名之師。亦使天下咸知中國之仍爲華。不皆終於夷。王者發軔彰明較著。陣堂旂正。不容秘詐。軍行令肅。所至如歸。彼縱有滿洲蒙古。殫心竭力之臣。吉林索倫。精騎善射之旅。苟不望風投順。我百姓其許之乎。方今天下以利爲治。上下交征。風俗之壞。亦已極矣。人心之憤。亦已久矣。納賂損名。覲然民上。搢紳之途。亦已污矣。而英雄豪傑之士。抱負名節。伏處於山林莽野之間者。亦已困矣。磅礴鬱勃之氣。積久必宣。有真人起。孰不欲去其舊染之污。拭目而觀新命之鼎哉。佈置調度。此其大略。欲成基業。願勿他圖。夫草茅崛起。締造艱難。必先有包括宇宙之心。而後有旋乾轉坤之力。知民之爲貴。得民則興。知賢之爲貴。得賢則治。如漢高祖之寬洪大度。如明太祖之夙夜精勤。一旦天人合應。順時而動。事機之來。無可

言喻。否則眷戀武昌。預懷得寸則寸之思。偏隅自足。因循歲月。疆宇不增。糧竭衆危。四面受敵。大勢已去。不能復振。噉臍之悔。誠有非吾屬之所忍言者矣。江合觀天下之際。詳察地理之宜。謹撰興王之策。十有四條。伏乞採擇施之。（策已軼）

張申伯平定江南文

堪嗟服色隨張角。却令聲名笑褚淵。此兩句。相傳爲蘇州孝廉張申伯之作。張於咸豐時。補廩膳生。文名頗著。時天王洪秀全下詔。開科取士。張爲儕輩所推舉。雄心勃發。改名褚維星。奉詔至金陵。入場。題爲平定江南文。仿制藝體。張作頗雄壯。拔置解元。忠王李秀成待之甚厚。相傳其起講曰。東晉司馬之興也。南宋康王之渡也。長江數千里。莫不恃爲恢復漢族之基。豈以江南之人。獨具忠義哉。蓋其後由江南而擴張。平寇之功勳。必其先由江南而手定皇都之鞏固。石頭無恙耶。鐵甕猶存耶。試一觀江上之風雲。覺東洛冠裳。西京鐘鼓。不啻天與之。而人歸之已。其起股曰。銅駝荆棘。吾民之苦深矣。自唐虞三代。迄今四千餘年。中原文物之邦。竟一息奄奄如病夫。

之不起。堯舜禹湯文武神靈之痛哭何如。問何時殺盡妖魔。上答天恩之高厚。泥馬風波。吾君之厄至矣。自唐桂二藩避地一萬餘里。故國衣冠之裔。竟長此寂寂。讓與種以稱雄。燕趙韓魏齊秦。禾黍之淒涼。奚似。願從此掃除腥穢。重開一統之河山。其語竟應在今日。亦奇極矣。

賴汝光之供狀

賴汝光者。賴皇后之族弟也。天王發難於金田時。汝光出入行間。年纔尙少。而英姿勃發。已嶄然而露頭角。後扈從至金陵。爲東王所忌。閑居數年。東王旣死。遂總師干。外援諸將之危。內解天京之困。功勩甚偉。迨天皇崩。天國亡。汝光遁至北方。猶擁衆數萬。縱橫馳突。瞬息千里。使有清諸帥。奔命不遑。後之敗。由於衆寡之不敌。天命之靡常。非戰之罪也。茲覓得其受擒時之供狀。附錄下方。蓋聞英雄易稱。忠良難得。亘古一理。豈今不然。憶余生長粵西。得伴我主天王聖駕。於清道光庚戌年秋。倡義金田。定鼎金陵。今已十有八載矣。但其中軍國成敗。事機得失。形勢轉移。予之學淺才

疎萬難盡述。惟有略書數語。以表余之衷腸耳。憶予於太平天國王子二年。始沐國恩。職司文務。任居朝班。於丙辰六年。值國家多故之際。正君臣嘗胆之時。是以棄文而就武。奉命出師江右。招軍以期後用。荷蒙主恩廣大。賞罰由余所出。遇事先行。後奏其任不爲不重矣。丁巳七年秋。詔命回朝。以顧畿輔。戊午八年春。我主聖明。用臣不疑。且知余志向。故命往攻江北。協同成天安陳玉成。佐理戰守事宜。永固京都門戶。受命之下。兢業自矢。誠恐有負委命之重。安敢妄怨有司之不從。且忠言逆耳。良藥苦口。誠哉是言也。於辛酉十一年秋。安省失守。斯時余有諫議云。當茲安省既失。務宜北連張苗。以顧京左。須出奇兵。取荆進襄之地。不出半年。兵多將廣之時。可圖恢復皖省。俾京門鞏固。此爲上策。奈英王等畏曾國藩如神明。視楚軍爲饕虎。是以英王不從予議。遂率師渡廬。請命自守。復行奏加封余爲遵王。遵命與扶王啓王等遠征。廣招兵馬。早復皖省等情。此乃英王自取禍亡。累國之根也。又有忠王李秀成者。不絕知幾。違君命而妄攻上海。不惟攻之不克。且失外國和約之大義。敗國亡家。

生死皆由此舉。至辛酉歲底。予偕扶王啓王勉強遵照。由廬渡淮。那時予知有渡淮之日。終無轉淮之期。是以過五關。越秦嶺。抵中原。出潼關。於壬戌十二年冬。由鄖陽而進抵漢中。一路滔滔。攻無不克。戰無不勝。於甲子十四年春。由漢中而還師東征。圖解京都重困。未果。以致京都失守。人心散離。其時江北所剩。無所依歸者數萬。皆是蒙亳之衆。其頭目任化邦。牛宏升。張宗禹。李蘊泰等。誓同生死。萬苦不辭。請予領帶。以致報効等情。此乃僧帥好戮無仁之所致也。誠可謂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如此思之。真千古不易之良言也。予視此情狀。君辱國亡家敗之後。不得已勉強從事。竭盡人臣之忱。而聽天命。不料獨立此間數載。戰無不捷。踏雪披霜。以期復都於指日。孰意李鴻章者。智足謀多。兵精而將廣。且能仰體聖化。是以人人沾感。仁風不已。予維材微識淺。久知獨立難持。孤軍難久。是以於丙寅十六年秋。特命梁王張宗禹。幼沃王張禹爵。懷王邱遠才。前過甘陝。往連回衆。以爲犄角之勢。當茲大勢至此。無奈天數有定。夫復何言。古之君子。國敗家亡。君辱臣死。大義昭然。今予軍心自亂。實天

敗於予。予何惜哉。惟一死以報邦家。以全臣節。惟祈鑒核。早爲裁奪。是荷。

李秀成供狀摘要

(一) 洪秀全與五王

洪秀全在深山內藏密教。世人敬拜上帝。積歲成衆。所知事者。東王楊秀清。西王蕭朝貴。南王馮雲山。北王韋昌輝。翼王石達開。天官丞相秦日昌六人。東王楊秀清住在桂平縣平隘山。在家種山燒炭爲業。天王信用一國之事。概交與他。軍令嚴整。賞罰分明。西王蕭朝貴是武宣縣盧陸峒人氏。在家種田種山爲業。天王妹子嫁爲妻。故亦重用。而且勇敢剛強。衝鋒第一。南王馮雲山在家讀書。其人才幹明白。六人之中。謀立創國者。出南王之謀。北王韋昌輝。桂平縣金田人氏。此人在家出入衙門。是監生出身。見機靈變。翼王石達開亦是桂平縣白沙人氏。家富讀書。文武備足。天官丞相秦日昌亦是桂平白沙人氏。在家與人做工。並無才情。只有忠勇忠義。故天王重信。起事教人拜上帝者。皆是六人勸化。在家之時。並未悉有天王名號。每村每處。

只知有洪先生而已。

(二)李秀成之投洪

道光三十年六月。金田花州六川博白白沙石同日起義。起義之時。天王在花洲山人村。胡以晄家內密藏。俱在金田山人村。是平南縣所管。起義之處。與吾家西隔七八十里。旱路兵皆由我家中經過。自梧州籐縣五十七都大黎里。而上永安。因在家貧寒。父養我兄弟二人。弟李明成。家中之苦。度日不能。種山幫工就食。自八歲十歲時。隨舅父讀書。十歲之後。與我父母尋食度日。至二十六七歲。方知有洪先生教人敬拜上帝。至天王由思旺到大黃墟。分水旱兩路。行營上永安州。路經大黎。四面高山平地。周圍數百里。旱路兵由此經過。是西王北王天官丞相羅大綱帶水路兵。是東王南王所帶。西王北王帶旱路。在大黎里經過。屯紮五日。將里內之糧食衣服。逢村即取。西王在我家近村居住。傳令凡拜上帝之人。不必畏逃。同家食飯。何必逃走。臨行營之時。凡時拜上帝之家。房屋俱要放火燒之。寒家無食。故而從他。

(三)定都之始末

西王到長沙攻打。在長沙南門外中礮身死。後李開芳具稟回。榔天王同東王移營來長沙。實力攻打。數十日未成功。連開地道數處。放倒長沙大城。我兵不能勇進。外面清朝向張大軍圍困。在長沙對面沙州。殺勝一仗。殺死官兵數千。以後破城。仍然未下。我朝軍中有糧。而無油鹽可食。是以城攻未就。天王在長沙南門製造玉璽。呼稱萬歲。妻稱娘娘。封東西南北翼王。封王在前。天王稱萬歲。在後。製造璽成。攻城未下。計及移營。欲由益陽縣。靠洞庭湖邊。而到常德。欲取湖南爲家。到益陽。忽搶得民舟數千。改作順流而下。過林子口。而出洞庭。到岳州。分水旱而下湖北。破岳州。得吳三桂之器械。搬運下舟。直下湖北。一攻破漢陽。得漢口。困武昌。然後開道破城。此是東王掌令。李開芳。林鳳祥。羅大綱。掌兵。攻打二十餘日。而破武昌。後又未守。直到陽邏。破黃州。取蘄水。蘄州。九江。破安省。俱是水旱並行。那時胡以晄。李開芳。林鳳祥。帶水陸之兵。東王。北王。翼王。天官丞相。以及羅大綱。賴漢英等。帶領水軍。得了安慶。未

派軍守。趕下江南。將南京四面圍困。七日破鳳儀門。開道破城而進。水面舟隻萬餘。各盡載滿糧食。此時天王與東王。尙欲分兵鎮守江南。欲取河南爲業。後有一老年。駕東王坐船之湖南水手。大聲揚言。親稟東王。不可往河南。云河南河水小而無糧。敵困不能救解。今得江南。有長江之險。又有舟隻萬千。南京乃帝王之家。城高池深。民富足餘。尙不立都。而往河南何也。他又云。河南雖係中州之地。只稱穩險。其實不及江南。請東王思之。後東王復想見這老水手之言。故而未往。遂移天王駕入南京。後改爲天京。東王佐政事。事事嚴整。立法安民。

(四) 李秀成之階進

李秀成自幼生在廣西梧州府藤縣寧風縣五十七都長恭里新旺村人氏。父李世高。母陸氏。一路自粵西而來。我本爲兵。前之內政。俱不經我手。後至南京破城之後。那時我已隨春官丞相胡以晄理事。後春官丞相胡以晄帶領人馬。去打破廬州府。破郡之後。調爲指揮之任。至翼王與安福王兩鬪。他往東北。王又死。秦日昌因韋昌

輝與東王相殺。秦日昌亦死在其內。國中無人。經朝臣查選。查得十八指揮陳玉成。二十指揮李秀成。贊天安蒙得恩。侍天福李世賢。這班人出來助國。此時翼王在安省遠去。幸我招張樂行。龔得樹。這班人馬聲稱百萬之衆。是以天王降詔來尋。加封我做地官副丞相。那時和帥自下鎮江。張國梁困打鎮郡。分軍來逼桐城縣。是清朝軍門秦定三領兵圍困。清朝帥將大小營寨百有餘座。自廬郡三河舒城六安廬江巢縣無爲等處。節節連營。處處嚴密。困逼桐城。此時我爲丞相。力守桐城。保固皖省。那時已有張樂行。龔得樹在三河尖造反。李昭壽在我營中共事。李昭壽與張樂行龔得樹有交。特通文報與張樂行來投。張樂行接得文件。當卽復文。已肯來投。安省得隱實我之力也。蒙行恩是久日在朝。是天王愛臣。永不出京門。後封爲正掌率大臣。朝中內外之事。悉歸其制。連我與陳玉成亦歸調度。自翼王出京之後。殺東北王之後。至蒙得恩手上辦事。人心改變。政事不一。各有一心。主上信任不專。因東北翼三王弄怕。故未肯信外臣。專信同姓之重。那時各有散意。而心各有不敢自散。因聞

清朝將兵。凡拿是廣西之人。斬之不赦。是以各結爲團。未敢散也。若清朝早肯赦宥廣西之人。解散久矣。後有人奏聞天王。各有散意。卽加恩惠。下各又振作同心。自此一鼓之銳。振穩數年。此時成天豫陳玉成屯在太湖潛山。我屯在六安霍山。曾經騎約成天豫赴安省會議。云朝中這亂如何停止。斯時天王加封我與陳玉成二人。陳玉成又封正掌率。仍任成天豫實任。那時我爲合天侯任副掌率之權。提兵符之令。我自爲兵出身。任大責重。見國亂紛紜。主又蒙塵。盡臣心力而奏諫。懇我主擇才而用。定制恤民。申嚴法令。肅正朝綱。明正賞罰。依古制而惠四方。求主禮而恤下。寬刑以待萬方。輕世人糧稅。仍重用翼王。不用安福王。因此奏諫。當被我主降詔革除我爵。後再復一本。將天下之大勢情形。並陳奏諫之來歷。奏本由朝臣手過。見我本章。明順朝臣親上殿奏諫。仍復我職。

(五) 李秀成柄國時代

張國梁之廣兵雖精。未有曾帥之兵力勤勞。廣兵好勇而心不齊。雖有滿兵數千。未

有曾帥南兵之壯。是以八九年之困不碍。斯時朝臣薦用我弟李世賢帶我原日舊部士將屯在黃池灣。斯時朝政悉歸我一人提理。主信我專令法得嚴。故穩固也。那時東北已困。獨有南門。將那革職林紹章調其回京。後保爲地官又副丞相之職。調任京務。那時觀勢不同。外無調度之將。不得已先與朝臣計議。我欲出京外調救解衆人苦留。主人不肯。又過數日。復鳴鐘擊鼓。朝堂傳奏。見事實實不能。故而強奏。擊鐘鼓之後。主卽坐殿。盡心力奏。斯時朝不當絕。却未當滿。主上復明。故卽准奏。次日出朝。將京中之事概行清白。交與蒙得恩林紹章李春發掌管。奏免不准長次兄理事。交清朝中政事。辭主而出朝門。由南門一日一夜趕到蕪湖。與弟李世賢斟酌。一人敵南岸。一人敵北岸。斯時清軍勢壯。四面皆軍。人心又亂。又無逃處。且初任重事。又不周詳。糊塗而作。此時國未當絕。亂作而成。亂行不錯。故而保至今也。那時韋志俊與陳玉成同進固始商城等處。天王欲治韋志俊之罪。又經我在天王駕前力保。後封其定天福之職。卽與陳玉成合隊。那時陳玉成欲上德安招足人馬。而救天京。

那知天不容。去在羅田麻城。一敗而同。在太湖潛山屯紮。此是八年五六月之間也。陳玉成去遠。李世賢力擋南岸。我獨在蕪湖。將部下精兵五千餘衆。一由蕪湖渡江。一由東梁山渡過西梁。皆到含山齊集。那時部將獨有陳坤書。蕭招生。吳定彩。陳炳文而已。在含山齊集之後。和州失守。清軍屯紮廿餘營。不得已破昭關。順流而下。和州先攻破何林舖清營。然後破和州。廿餘營。德帥兩浦救兵趕到。和營早破。救之不及。那時我引軍先取全椒。滁州來安。分浦口德帥之勢。各城已破。德帥之勢已分。奈無兵可用。取到來安爲止。後勝宮保馬軍來敵。連戰數場。我軍失利。退守來安。仍回滁州。交與李昭壽鎮守。我自守全椒。無兵可用。主與我母被困在京。那時在全邑日夜流涕。雖招有張樂行之衆。此等之人。不能調用。只有部將陳坤書。吳定彩。蘇招生。譚紹光。陸順德。各將願拚死救京。都當調精銳。不足五千。欲先掃清兩浦。隔江通信。以安京內人心。每日在全邑演操精熟。卽由全椒下大劉村安營紮寨。由橋林進兵兩浦。那知德帥由浦口調集馬步萬餘。到大劉村迎戰。外有勝帥馬軍三四千頭見。

仗我軍取勝。次日開仗。我軍大敗。新舊之營。概行失守。失去軍兵二千餘。敗軍皆到湯泉一帶。我帶數騎而轉全椒。那時眞苦之不盡。流涕不盡。實無良策。後通文各鎮守將。凡是我朝將官。概行傳齊。擇日約齊到安省。樞陽會計。那時陳玉成由羅田麻城敗轉。不約而到。各誓一心。訂約會戰。陳玉成之兵。由潛山過舒城。破廬郡。出店舖。攻梁固定遠。此時攻定遠。是陳玉成令吳汝孝帶領龔得樹之兵圍攻。陳玉成由界牌而下滁州。斯時我已由樞陽回全椒。整隊卽領人馬到滁州烏衣。會遇陳玉成。那時德帥在浦口發動人馬。由小店而來烏衣。勝宮保之馬軍。亦由水口而來。馬軍押戰。大戰於烏衣。那邊德勝兩軍。這邊陳李兩軍。兩家交兵。勝德兩軍敗陣。我軍乘勝而追。那德軍失去千衆。次日到小店。遇張國梁由江南統帶精銳前來救解小店。張軍敗。順勢追下浦口。陳玉成攻德帥之前。我攻德帥之後。德軍又敗。死於浦口數千人。此時得通天京隔江之信。此時一救於天王。後陳玉成去攻六合。我上天長到揚州。此數處俱無清兵把守。隨到隨得。獨揚州有兵。不戰自逃。揚州知府被拿不降。將

該知府送由仙女廟而去。

(六)洪秀全之猜忌忠王

自攻破浦口六合之後。楚軍又由黃梅宿松而來。內無軍餉。外又無救兵。南岸和張兩帥之兵。又雄不敢見仗。營中火藥炮子俱無。朝無佐政之將。主又不問國事。一味靠天。置軍務政務於不問。我在朝實無法處。力守浦口。後被見疑。云我有投清朝之意。天京將我母妻押到對江。不准我之人馬回京。那時李昭壽有信往來。被天王知道。恐我有變。封我忠王。樂我之心。防我之變。我實不知內中提防我也。那時江浦上是張帥之屯困。我見時勢不同。經騎回京奏主。主又不從。在殿上與主辨白。問主留我鎮浦口。則外應救望何人。前軍主將陳玉成。在潛太黃宿。與楚師相敵。不能移動。韋主俊業投清朝。劉官芳。賴文鴻。古隆賢。徒有賢名。未能爲用。楊輔清爲中軍主將。在池郡殷家匯東流。亦有曾帥之軍制戰。左軍主將李世賢。已在南陵灣沚一帶。京城四門俱被和張兩軍重困深濠。朝內積穀無多。主又不准我出。誰爲外救。與主力

辯當被嚴責一番。又無明斷下詔。不問軍情。一味靠天。別無多話。不得已再行強奏。定要出京。主見我無可再留。准我出京。當即將浦口軍務交與黃子隆。陳贊明接鎮。自浦口動身。到蕪湖。三四日之間。浦口城外靠大江邊營盤。概行被張帥之軍攻破。九洲亦已失守。此時京城又困。此是五困京城矣。和張兩帥密密加營。深濠更深。合朝無計。京城困如鐵桶一般。此時我朝氣數未盡。不應絕命。人心再振。我在外四路通文。各處肯從我意。任我指揮。自因天京五次。皆苦我一人用盡心力和氣待人。我今日人人悉我忠王李秀成名號者。實在我捨散銀錢。不計何軍將官。與我對語。亦必厚待。民間苦難。我亦肯給資。故而內外大小。人人能認我李秀成者。因此之由也。非我有才。朝中非我之長。我王重用者。第一幼西王蕭有和。第二王長兄洪仁發。王次兄洪仁達。第三王洪仁玕。第四駙馬鍾姓黃姓。第五英王陳玉成。第六方是秀成也。

(七) 李秀成六解京圍

英王死後。主將之事。交與我爲。那時天京困緊。實實無計。我因見和張兩帥困我主。及我母親在京。知和張兩帥軍餉。出在杭州蘇州江西福建廣德。故出奇兵。扯動和張二帥江南之兵。我好復兵而救天京之圍。非有心去打杭州也。打入城內。連戰數日。滿營未破。後和張兩帥果派江南救兵。來救杭州。令張玉良統帶到杭郡武林門。兩家會話。知是江南和張之兵分勢。中我之計。次日午時。在杭州新製造旂幟。以作疑兵。此是兵少退兵之計。不意張玉良果中我計。退出一日一夜。未敢入城。我故而得退不礙。張玉良帶江南精兵。去救杭郡。未回。被我軍隔斷於外。營中糧餉不繼。我朝之兵又衆。是以一鼓而解京圍。自六解京圍之後。軍威更勝。將士更多。纏身難謝。日纏日重。更難離身。自六解京圍。亦未降詔獎勵。並未令外戰臣見駕。朝臣亦是未見。我主不問政事。只是教臣認實天情。自有升平之局。自後息兵三日。天下嚴詔下。頒命我領本部人馬去取常蘇。限我一月回奏。人生斯世。旣爲其用。不得不從。當排隊伍。擇日行軍。由丹陽進發。三日隊到丹陽。張國梁兵屯丹邑。次日開兵。在丹陽大

南門迎戰張軍敗死者不少。張帥死在丹邑南門河下。軍士尋其尸首。用棺木收埋。在丹陽寶塔根下。兩國交兵。各扶其主。生與其爲敵。死不與其爲仇。因代收埋。得丹陽之後。順下常州。那時張帥水旱俱敗於丹陽。至常州城。有蘇州發來之衆。並遇張玉良由杭郡回來之軍。概屯常郡。大小營寨四十餘營。是日軍到。次日開兵。兩家會戰。張軍又敗。其營盡破。金陵和張大營已失。外兵未有戰心。俱未會戰而逃。連攻數日。常郡自降。入城之時。郡內之人並未殺害。惟畏威自投水者有之。隨即安民。息兵兩日。趕下無錫。常郡張玉良軍屯無錫。何制臺自行儉搬家眷下舟。他逃不知去向。那時和春自江南大營失利敗軍之後。和張兩帥各走一方。張帥計屯丹邑。以保蘇常之穩。和春獨一人而下蘇州。舟往潯墅關。聽見副帥張國梁戰死丹邑。和春在潯墅關自縊而亡。我得無錫之次日。行營而下蘇郡。初到閶門。將分因各門看閶門街房等村百姓。多有來迎。街上舖店房門首。俱貼字樣。云同心殺盡張和兩帥官兵。民殺此官兵者。因將丹陽之下到蘇州。水陸民財。概被其兵搶擄。故恨而殺也。

(八) 秀成之降蘇州

自李文炳何信義等獻蘇城而降。我卽引兵入城。收其部衆五六萬人。自我收得蘇城。未殺一人。清朝文武候補大員無數。滿將多員。俱未傷害。各欲回家。無盤川者。我給其資。派舟送往。得城之後。富卽招民。蘇民蠻惡。不服撫卹。每日每夜。搶擄到我城邊。我將欲出兵殺盡。我萬不從。出示招撫。民俱不歸。連亂十餘日。後見勢不得已。我親身帶數十舟隻。直入民間。鄉內四處之民。手執器械。將我一人困在于內。隨往文武人人失色。我舍死一命來撫蘇民。矛鎗指我。我並不回手。將理說明。民心順服。各方息手。收其器械。三日將元和之民先撫。七日將元和吳縣長洲安清平服。以近及遠。縣縣皆從。不戰自撫。

(九) 洪氏之自滅

在京時。常與合朝文武。在我府會集。聲言衆位王兄王弟。凡有金銀。概行要買米糧。切勿存留銀兩。買糧爲首。今收得蘇常。下無再困。上困而來。利害難當。前困是六困。

乃張和之師七困。定是曾帥。此軍有中堂之善算。將官之用命。南軍能受苦堅。軍名常勝。未見敗過。倘有來困。必然嚴緊。若皖省可保。尙未爲憂。如皖省不固。京城不保。各速買糧。我奏主亦然如是。主責我曰。爾怕死。朕天生真命主。不用兵而定太平。一統。我只得退出自嘆。因教蒙得恩。林紹璋李春發堅守江東門。雨花臺營寨爲首。各要買糧。我這出京四百餘日。方見我信。合城文武遵我之言。果買米糧。那時洪姓出令。衆欲買糧者。非我洪之票不能。要票出京者。亦要銀買。方得票行。無錢不能發票也。也得票買糧。回者重稅。是以各不肯買糧入京。今日之國破。實洪姓之自害也。

(十) 全浙之陷

我領新招將士及童容海。全軍下浙江。杭省孤立。外府縣概行收得。杭郡王有齡。甚得軍民之心。甚爲堅守。我困城之時。射諭入城。分軍民滿漢。分別言語。順言而化。肯降者即可。不肯降者。不足爲要。浙江瑞將軍帶領滿衆。在我圍城七日之前。具本懇我天王。准赦滿軍回國。文由浙江來往二十餘日。御批未下。我先破大城。破入大城。

四日。尙未攻其滿城。專候御詔下赦。一面與瑞將軍和議。云願放其全軍回家。渠總未信。我奏准天王。御詔降下。准赦滿人。渠亦不信。開鎗打死我兵三千餘人。然後攻其內城。各男女投水死者有之。被獲者有之。後瑞將軍及都統之死。當卽差員在河下尋其尸首。用棺木埋之。其本已信我奏准放回國。不欲加害。我亦射諭入城。城內軍民可悉。我云爾奉爾主之命。鎮守杭城。我奉我主之命來取。各扶其主。爾我不得不由相成之事。免傷男女大小性命。願給舟隻。爾有金銀並行帶去。如無給助資送。到鎮江而止。滿洲之人。過我大國爲帝。此是天命。而非自由成。滿待漢人。其情本重。今各扶一君。兩不得已。存我之心。而爲此事也。被獲滿洲兵將。當卽傳令諸軍。各獲有滿人落在營中者。不准殺害。私殺害者。賠命。各願投營者。卽在營中。不願者。准其回國。後有滿官大膽者。卽到府與我談及給費回家。爲兵膽小者。各自日夜逃去。亦有落在營中者。與營官日久。兩家相好。營官自行給費放者亦多。此非我之虛言。杭省軍民可悉。滿洲人衆。必有知情。卽在省候補清官無數。亦給費放回。蘇省前日亦

是如此。至圍杭州之時。每日與王有齡兵戰。那時城內無糧。民亦無食。兵將餓倒。不能爲戰。王有齡亦是無法。外戰張玉良。況文榜而已。屢戰不能見效。內攻不果。實實無由。王有齡與其師爺計及。託信與忠王。叫忠王免害杭城軍民。師爺回言。大人此信可寫。兩國交兵。何以稱呼。稱得不好。重害爾民。稱得好。皇上罪爾。投他。王有齡聞之。無言可對。捶心而歎。不必寫文。杭城不能保守定也。坐在大堂等忠王入城。視忠王何等之人。見其人而死。其師爺回言曰。此人入來。萬不與爾死。後而無法。我軍四面越城。一踴而進。我親自上城。搶得一騎。單人直衝到王有齡衙內。尋取此人。入屋四尋不見。尋到後花園。見其吊死。當令親兵放下。業已死矣。後抬到大堂。擺與衆視。是否。叫其部下之人來認。不差。後用棺木載之。將其衣帽朝服一應歸還。放其木內。令其部將親自看守。次日調其部下之員到堂。當衆明宣。各肯從軍者。卽從。不從者。皆由自便。其親兵俱是福建人。餘軍兩湖者多。俱而盡赦。各有金銀什物。不准兵攔。仍然帶去。後將王有齡之屍首。在其親兵之內。點足五百人。送其棺木由省動身。給

舟十五條。費銀三千兩。路憑一紙。送其回鄉。各扶其主。各有一忠。令其忠志之故。惜看英才義士。故用此心。生各扶其主。兩家爲敵。死不與其爲仇。此出我之心願。其中尙有米興朝。林福祥兩人。外有麟趾一人。亦是杭省布政司之職。到省尙未接任。原任乃是林福祥。亦言被獲。我亦不殺。禮而待之。又未鎖押。落在書房。與文官閒叙。夜靜。我與米林談及世情。後並將林福祥家小兒子。一並尋回。交還林福祥。將米興朝之馬匹。亦尋出付交。後米興朝將馬正。送與我將汪安鈞。麟趾乃是滿人。次夜逃死。並不追趕。然後過了十餘日。林米二人欲去。不願在營。卽備舟隻各一條。由杭州到上海。各給兩三百兩。後兩人不敢要。各領百兩。臨行各具一信。與我辭行。云今世不能爲友。補報來世不忘。並云爾忠王本是出色。未遇明君。可惜可惜等語。斯時將杭省清將。應從不從。安排定疊。卽省內難民。一一安撫。在城餓死者。發薄板棺木萬有餘個。費去棺木錢二萬餘千。難民無食。卽到嘉興載米萬石。載錢二十萬千來杭。將此米糧發救窮人。各貧戶無本資生。借其本而資其生。不要其利。六個月將來繳還。

還糧米發救其生。不要其利。兩個月之內。將杭省一並周妥。

(十一) 李秀成之於蘇州

克浙江之後。那時我上江西去招兵。將蘇州浙江嘉興軍務民務。統交陳坤書執掌。我回到蘇省。民已散。房屋破折。良民流淚來稟。那時陳坤書自愧。對我不住。我由杭州回到嘉興。渠在蘇州帶隊。逃上常州。將常州自霸。使錢買作護王。此人是我部將。因其亂蘇州百姓。恐我治其罪。故買此王而拒我也。自得浙省以來。英王之隊。歸我之用。黃文金劉官芳。後歸我轄。天王見我兵多將衆。忌我私心。內有臣之弄權。封陳坤書爲王。分割我勢。我部下之將。見此各恨於心。那時主見我部轄百餘萬衆。十分忌我。蘇省之民。又被陳坤書擾攘。後我回省。貼出爲民之錢米。用去甚多。各舖戶窮家不能度日者。俱給本錢。田家未種。速令開種。我在省時。斯民方安。仍然照舊發米二萬餘石。發錢十萬餘千。發此米錢之後。百姓安居樂業。豐足之時。各民願將此本歸還。我並不追問。其自肯還我也。後又將郡縣百姓民糧。各卡關之稅。輕收以酬。

民苦。後見京中之事。日日變動。屢具本奏。主不從奏。越奏越怒。又逢佞臣弄權。我見屢奏不從。亦有不悅之意。君臣各有私怒之心。越是明奏。天王越更不信。降我之職。暗中密革我權。我手下部將見此不服。未有戰心。各籌一路。童容海乃我部將。一片真心。後被讒惑。背我而逃。此是王次兄之亂奏。欲歸其轄。暗放謠言。童容海心變者。因此之由也。

(十二) 洋兵與洪軍之關係

巡撫李公到上海。接薛巡撫之任。招集洋兵。與我交兵。洋兵攻城。其砲利害。百發百中。打壞我之城池。洋鎗砲連響。一踴而進。是以我救不及。我兵死者萬餘人。失此二城。該洋兵即到太倉攻打。外有清軍前來助戰。打入城者。洋兵把守城門。凡清朝官兵。不准自取一物。大小男女。任其帶盡。清朝官兵不言。若多言。不計爾官職大小。亂打不饒。我天王不肯用洋兵者。爲此也。有一千之洋兵。要押制我萬人。何人肯服。故未用他。那時洋兵已至太倉開仗。我亦到來。外有清兵萬餘衆。洋兵三四千人。清兵

自松江四涇青浦嘉定寶山上海連營一百餘座。城城俱有洋兵把守。我到太倉。當與其見仗。兩邊立陣迎戰。自辰至午。勝負未分。兩家受傷千餘卒。次早又立陣於東門。開兵大戰。自辰至巳。力破洋陣。當斬數十。追其下水死者百餘人。破清營數座。得大炮洋鎗不計其數。次早行軍。卽追其尾。困其嘉定城中之洋兵。未得出來。上海來救之洋兵。是廣東調來。由南翔而來。當與迎戰。兩陣並交。連戰三日。俱是和戰。兩家傷二三千人。當卽飛調聽王陳炳文。帶萬餘衆到。再與交鋒。洋兵敗。其救嘉定未得。被我追殺大半。又得嘉定城。派官把守。卽下青浦。又將青浦洋兵圍困。外又有松江洋兵用火舟而來。我早駕火炮等他。第一炮正中其舟。火舟燒起。其救青浦洋兵。自行退去。下水而亡數百。下路地方。動多皆水。實實難行。有緊急之事。錯步性命難全。是以洋兵驚退。下水卽亡。此之由也。收得青浦。順攻四境之營十餘個。下到松江。以及太倉。大小營寨一百三十餘營。概行攻破。松江城外之營亦已攻開。獨松江一城。是洋兵所守。次日又有上海求救之洋兵。用舟裝洋藥洋炮十餘條而來。經我兵出。

隊迎戰。洋兵敗我勝。將其火藥洋炮洋鎗。爲我所搶。那時洋兵。並不敢與我見仗。戰則即敗。將松江困緊。正當成功之時。曾帥之軍。已由上而下。破我蕪湖。巢縣。無爲。運漕。東西梁山。太平關一帶。和州亦然。有如破竹之勢。直至金陵。逼近京都。那時天王一日三道差官奉詔。到松江追我。詔甚嚴。不得已將松江兵退回。轉蘇州。與衆將從長計議。萬難周全。知曾帥之軍。由上而下。利在水軍。我勢彼逸。水道難爭。其軍常勝。其勢甚勇。不欲與戰。我想將各省府財物米糧火藥炮火。俱解回京。待廿四個月之後。再與交戰。其兵必無鬥戰之心。知曾帥大兵來勢甚猛。故我不打。正當議定。應欲舉行。天王又差官捧詔來催。詔云。三詔追救京城。何不啓隊發行。爾意欲何爲。爾身受重任。而知朕法否。若不遵詔。國法難容。詔逼如此。不得不行。是以調抽兵馬。起隊前來。蘇杭之事。概交各將任之。連母親以及家眷。概交與主爲信。表我愚忠。自奉嚴詔。不能再辭之後。計議抽調各處將兵。擇日起馬。主逼甚嚴。我亦無心在世。不過見母六十餘歲。育我至大。是以委曲就之。見勢如此。亦知不能久圖。主不修德。盡我人

生一世之愚忠對天。後將蘇杭軍務。概交各將管理。然後連我母親以及家眷。一並回京。交主爲質。

(十三) 李秀成讓城之主張

我啓奏主云。京城不能保守。曾帥兵困甚嚴。濠深壘固。內少糧草。外救不來。讓城別走。那時天王大怒。嚴責難當。不得已跪上。復行再奏。若不依從。合城性命。定不能保。曾帥得雨花台。絕南城之道。門口不能行走。得江東橋。絕西門不能出入。得七瓮橋。在東門外安寨。深作長濠。下關嚴屯重兵。糧道已絕。京中人心不固。俱是朝官文者。老者少者婦女者。甚多。費糧費餉者多。若不依臣所奏。滅絕定矣。奏完。天王又嚴責云。朕奉上帝聖旨。天兄耶穌聖旨。下凡作天下萬國。獨一真主。何懼之有。不用爾奏。政事不由爾理。爾欲出外去。欲在京。任由於爾。朕鐵桶江山。爾不扶。有人扶。爾說無兵。朕之天兵。多過於水。何懼曾妖者乎。爾怕死。便是會死。政事不與爾相干。我次兄勇王。執怕我出京。城內人心不穩。朝臣苦留。闔朝弟妹。聞我出京。合城男女。淚涕呼

留我心自願。故未敢行。我今之禍。因主不從我奏。一味蠻爲。常稱有天所定。不必爾算。遵朕旨過北。接陳得才之軍。征平北岸。啟奏臣聞。啟奏不入。實佞臣惑主。忌我之勢。密中暗折我兵。然後失去蘇州各縣也。後蘇兵帶洋兵攻打乍浦。平湖嘉善三處失守。蘇州太倉崑山吳江等處俱被李撫台打破。那時九帥破雨花台。京城驚亂。主不准我下蘇杭。奏三四回。亦是不從。自此之後。印子山營又被九帥攻破。主更不准我行。蘇杭各將告急。日日飛文前來。不得已又啓奏我主。主及朝臣要我助餉銀十萬方准我行。後不得已將合家首飾以及銀兩交上萬。我主限我下蘇杭四十日回頭。銀不足交。過期不回者。依國法而行。我勢見下路勢急。亦願遵從。總想得出京門再行別計。

(十四) 李秀成部將之投清

我在蘇州。與洋兵開仗。連戰數日。勝負未分。兩不能進。後親引軍由閶門到馬塘關橋。欲由外制。暫保省城。將兵屯紮馬塘橋。意欲回京奏諫。請主他行。不守京都。獨自

思議尙未舉行。蘇州守將慕王譚紹洸。是我手下愛將。留守蘇州。內有納王邵永寬。康王汪安鈞。甯王周文嘉。天將張大洲。汪花班。這班反臣不義。邵永寬等。亦是我手下之將。自小從戎。教練長大。至今做到王位。與譚紹洸兩人。是我左右之手。這班之人。久悉其有投大清之意。雖悉其所爲。我亦不罪。閒時與邵永寬。汪花班。周文嘉。汪安鈞。張大洲。汪有爲。范起發等。談及現今我主上蒙塵。其勢不久。爾是兩湖之人。此事由爾便。爾我不必相害。現今之勢。我亦不能留爾。若有他心。我乃國中有名之將。有何人敢包我投乎。各回言曰。忠王寬心。我等萬不能負義。自幼蒙帶至今。誰敢有他心。如有他心。不與忠王共苦數年。我爲渠長。渠爲我下。不敢明言。我觀其行動。知其有他心。故而明言。我見勢如斯。不嚴其法。久知死期近矣。因我粵人。無門可投。該將等在我部下。久有戰功。我威名者。皆渠等之力。實是心腹之談也。不意該將等與慕王譚紹洸二人。少年結怨。後果變心。將慕王殺死。投與李撫台。獻城未及三日。被李撫台殺害。是以至今爲頭子。不敢投者。因此之由。

(十五) 洪秀全詔食甘露

我由外入京。亦有隨身之將數十員。那時專作守城之事。某處要緊。卽命我守京城。惟富豪及兵有食。窮家男婦俱向我求。我亦無法。主又不問此事。奏主云。合城無食。男婦死者甚衆。懇求降旨。應何籌謀。以安衆心。我主降詔云。合城俱食甘露。可以養生。甘露何能養世間之人乎。甘露卽地生各物。任人食之。此物天王叫做甘露也。我等朝臣奏云。此物不能食。天王云。做好朕先食之。所言如此。衆又無法。不取其食。天王在宮中闢地。自將百草之類。制作一團。送出宮來。要合京依行。毋違降詔。飭衆遵行。各家備食。天王亦早知有今日糧少之難。京城不固。久悉其心。因自好高。不揣前後。入南京之時。稱號皇都。自己不肯失志。靠實於天。不肯信人。萬事俱是有天。先二三年之間。早經出令。各多備甘露。每家要呈繳十擔。收入倉中。亦有遵旨送繳者。亦有不從者。天王久在宮中。俱食此物。我主如此。我真無法。城中窮家男女數萬餘人。纏我救命。度日圖生。我竟無法。先十三年七月八月間。我有銀米。以救其生。開造冊。

者有七萬餘窮苦人家。各發洋錢廿元米二擔。俱到保僊領取。有力之人。卽去保僊領米。無力之家。領銀作些小買賣救急。斯時王次兄以及洪姓。見我滋愛軍民。恐我有圖害國之心。說我忠而變奸。不念我等勤勞。反說我奸。我本鐵膽忠心對主。因何信倭臣而言我奸。是以灰心而藏京內。又逼氣而陪其亡。我將兵數十萬。在外任我所爲。而何受此難者乎。

十六 忠王得封之由

自翼王他去。保國者陳玉成與我爲首。那時英王名顯。我名未成。日日勤勞。幫爲運算。凡事不離。天王見封其弟兩月之久。一事無謀。已知愧過。難對功臣。故先封陳玉成爲英王。後見我日有戰功。對我不住。那時正在浦口鎮守。李昭壽與我有舊情。見天王封陳玉成爲王。旁觀不忍。行文勸我投清。來文到案。此時正逢天王侍衛七八人來浦口踏看軍營。誰知李昭壽之文未到。先有謠言傳到京中。天王差侍衛一探軍營。二探我有何動靜。那知李昭壽膽大。特命其親使送文前來。此使舊日在我身

邊爲護旗。後李昭壽投入大清。渠卽隨去。令其帶文前來。被把卡捉住。解送到案。其使云爾不必捉我。我專到李老大人處。把卡士卒送到衙前。合營人衆視之。在其身上。拾得文書一件。拿來觀時。那侍衛同在其場。彼侍衛回京。合京人人知我有變。知我同李昭壽舊好。封王不到。謂我定有他變。那時我母亦在浦口。家室亦防我有變。後將中關舟隻盡封。不准我兵來往。那時有人奏到天王耳中。一二十日。未見動靜。天王降詔。封我爲萬古忠義。親自用黃緞子書大字四個。稱萬古忠義四字。並賜綢緞前來。封我爲忠王。我爲忠王者。實李昭壽來文之誘。而樂心封之。防我有他心。自此之後。日封日多。然封這有功之人。又恐前有勞之人不服。故而不問何人。盡亂封之。有人保者。有些有銀錢者。俱准司任保官之部。得私保之。無功儉聞之人。亦各封王。外帶兵之將。日夜勤勞。觀之怨忿。不肯出力戰守。各不爭雄。有才能而主不用。庸愚而作國之棟樑。主見失算。封出許多之王。言如箭發難收。又無法解。後以封王俱爲列王者。因此之由來也。後列王封多。又無可改。王加頭上三點。以爲王字之封。人

心更不服。多有他圖。人心由此兩舉而散多也。天王從前保將封官。擇有才而用。我全陳玉成二人。是主之所愛。而改如我等之名。陳玉成在家書名是不成。天王見其忠勇。改做玉成。我在家書名。號爲以文。天王用我。自封忠王之時。改我號爲李秀成。天王從前擇人而用。後來自亂。九帥之兵。嚴困內外不通。無糧養衆。京內窮家男婦。疊在前門求救。國庫無存銀米。國事未經我手。後見許多淒苦。我實無法。不得已將自己家存之穀米。發救城內窮人。自轄之兵。又不均勻。再不得已。將母親及婦女首飾金銀。變給軍資。家內無存金銀者。因此之由也。

(十七) 忠王之被嫌

我有妻舅宋永祺。來九帥營下。同九帥部下師爺談及。勸我來降等語。渠有兄弟。我不知其姓名。現在中堂轄下帶水晶子。可以保我。宋云祺所云。此人我未見過。故未敢定言。此人聞在泰州。未知真假。至宋永祺由九帥之營回轉京內。來往十日有餘。與郭老四同事。郭老四南京人。宋永祺與我談及。云有此事。未見九帥之文。渠云不

過與九帥師爺談及。未有實情等語。此人好飲酒。是夜與我談及。次日與朋友飲酒太多。與人多語。卽與陳得風談及。云與忠王所言如此如此。陳得風半信半疑。此卽行文前來問我。有此事否。此日在我府會議糧務。補王莫仕葵。章王林紹璋。順王李春發。王長兄長子洪和元。干王長子洪葵元。在我府會議。正逢鬆王陳得風。遞到此文。本城文到。何人防有私乎。莫仕葵順手將此文扯開一看。見此情由。各人並踴來視內。言問忠王。真有此言否。此時莫仕葵在此。問我曰。爾謂宋永祺到場。我問來情。我爲天王刑部。今有此事。定要訊問。不然我便先行啟奏。爾做忠王。恐有不便等情。後不得已。宋永祺又不能逃。莫仕葵發動人馬。在我府等候。此夜宋永祺正到我府。與我家弟敘及此事。莫仕葵將其拿獲。後又將郭老四並獲。此時惹出大事。合城驚亂。我平日幸得軍民之心。不然誤我全家久矣。朝臣共有忌意。不欲救我之罪。後將宋永祺押入囚內。欲正其法。我與其親戚之情。不能舍絕。將銀用與莫仕葵。而後寬刑。不治其罪。奏旨輕辦。此事連及我身。幸合朝人人與我情厚。不然合家性命早亡。

自此之後。時時有人防備。恐我有變心。此時大約四月將尾。我在東門城上。見九帥之兵處處地道近城。天王焦急。日日煩躁。即於四月二十七日服毒而亡。

(十八) 招降十要

供狀曰。爲大清計。要速平定此難。力戰不如招降。招降不如暫寬爵賞。在彼原有反覆之罪。在我却有寬厚之名。又何樂而不爲。須知此寬厚之名。既出自能引人入勝。四方皆來。則清兵可不勞而定天下。豈非善計。我意今欲招降。大約有數種要策。不可不用。第一事是寬其既往。我等從天王起兵。原是因四海困窮。不能得安身樂業之所。所以思想一誤。得了主子。便想跟他取了個富貴的地位。並未有對於清朝起深讎宿怨之念。即如他們要殺盡滿人等語。此乃欺人駭俗之言。並非事實。如今主子不聽忠言。自取滅亡。我等亦無法可挽回。只得仍向清朝安身立命。兩家都是赤子。何苦多殺貧民。事既不成。人心都有歸向。何必天朝之人。定不可容於清朝。況業已投降之後。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矣。何必定疑爲不可靠。而一網打盡之以爲快。

乎。倘若不肯稍寬。恐此後戰爭。尙未速了。第二是警其將來。投降之中。豈無歹人。今日天朝。明日清朝。又明日見清朝兵敗。再想天朝。此等翻雲覆雨。絕無廉恥。若察得其證據。自當用法嚴懲。但必有實跡而後可以懲罰。不得每人疑其如此。此是用人之正道。人自樂從。不可全用權詐也。第三是但與職業。不必重賞。凡軍營中當招降喫緊之時。不惜官爵重賞。濫施濫與。人不知感。及其防患過度。又復濫殺。此最害事。要知人當窮極求降。本有棄邪歸正之念。但貸一死。已屬邀恩。何必加賞。然在寬大之朝。以正道待人民。終不忍使之失業。所以但就其才能。與以職業。人人自必樂從。而天下可太平矣。第四是曉以大義。勿加輕棄。同爲人類。同受天地之氣。同有善良之心。豈有生成梟獍。不講情理之事。況同爲中國之人。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原是如手如足。當初起義用兵。不過爲了朝廷。一二人意見不同。又因饑寒乏食。致成禍患。漸引漸遠。意見愈不合。拍禍患愈加酷烈。十年以來。生靈塗炭。殺機橫溢。耗傷天地之元氣。斷殘民人之道德。甚爲可惜。如今一勝一敗。勢力已不相敵。意見亦漸歸消。

融當此之時。如有仁厚之主。正當哀傷民人。前此之自誤。勸之及早悔過。且令人編撰淺說俚言。把這道理講解明白。令妄思反側之人。消去其殺人反抗之念。并使他尋覓自己本分之職業。教之可以安身。可以立命。如此則彼自然不再擾亂天下。總之人民同處一國。但得賢明之君主。良好之官吏。不妨害其產業。不奪去其生計。則彼亦一君也。此亦一君也。人亦何苦而叛亂乎。人苦於不自知。各拘於一面之談耳。彼歷代之起兵立國者。當初豈不盡是若此。必曰彼爲梟獍。是好犯上作亂者。此豈平情準理之言哉。彼必有不得已之苦衷。而後出於亂。漢高祖唐太宗明太祖。此三人謂之犯上作亂者。亦無不可。今乃稱之爲弔民救世。成敗之見爲之。要之眞知治世道理者。不如是。果是漢祖唐宗而敗。亦當勸彼爲良民。不是漢祖唐宗而敗。亦當收之爲赤子。農工盜賊一體同仁。但戒其以後不再犯法耳。倘執定尊己輕人之念。意謂我是清朝官員。讀書士子。是最上等人。他是盜賊叛逆。犯法小民。是最下等人。便不是了。要知當其未敗之先。各爲其主。大事果成。也是上等官員。無分彼此。如今

不過敗了便叫他是盜賊叛逆。摧拆之。剉殺之。安得謂之公道乎。況此等招降之人。有良有莠。也同清朝軍民人等一律的。良者當賞。莠者當罰。人人自然心服。叛亂是永遠不生。果是賞罰公平的朝廷。斷沒有輕棄人民的道理。曾公九帥都是極明白的。可是這種道理。第五是不可縱兵殘殺劫掠。清朝既是官兵。堂堂仁義之師。自不當輕棄兵法。放縱兵丁劫掠。就是這城池已經服了太平天國多年。然人民也是不得已。並不是有心抵抗清朝。況且他們也有日夜望清來救命的。豈知來了官兵。反是一陣狼吞虎咽。比前此難過得許多。這便心中怨恨了。可是極不應如是的。至於太平朝的官員兵役等。也不能謂其甘心從逆。任意蹂躪。只因他們也是一個人。也有人心。所謂各爲其主。從前已講過。如今既然窮極來投我。我便以中國人民待之。方才是清朝寬大的公理。若不如此。一味恃蠻報復。可憐累及無辜。何必要此仁義之師。便與盜賊叛逆無從分別了。並不是我敢罵及清朝。實是一種直道之言。我從前在蘇杭收取城池。並沒有放縱兵丁搶劫。也是這個緣故。要知我們帶兵的官員。

既是各爲其主。總得替主留些好名譽。也替自己留些好名譽。何苦傷殘這些百姓。驕得那兵丁如盜賊一般。清朝官員中。儘多明白的人。中堂九帥。都是讀書極通達的。我這說話。可是公理。況且我們城池換主的時候。內中土匪地痞。殺人放火搶家伙。百姓已經苦極了。如今好不容易望得官兵來。倘若仍是一番搶劫。百姓的骨髓都完了。何以成爲國家。所以如今要人心服。並無別法。只消紀律森嚴。兵丁不再搶劫。我可斷得其効如神。第六是先收降人的軍器。既云招他投降。意思就是要他不再叛亂。總而言之。乃是要絕他作亂的根據罷了。他們作亂的根據。都靠着軍器。刀鎗弓箭。火鎗火銃。倘若叫他都行繳出。就許貸其一死。他自然誠心悔罪。不敢私藏軍火。他曉得清朝之官員。熱心待人也斷無故意藏匿軍器。自取殺身大禍之理。第七是責他們互相勸導。陸續收降。我在天朝。將兵多年。那些守城池的。都是我手下之人。他們又各有兄弟之誼。但須中堂等待之有恩。御之有法。他們自然心服。如是他們互相傳播。必無有敢久抗者。中堂等不勞師糜餉。而可以奏凱。又何樂而不爲。我

願從中勸導。使他們如此。只因主死國亡。不必多事殺伐也。第八是安插婦女小孩。不可令兵丁戮辱。人人都有愛其骨肉之念。質其妻子。則彼自有繫戀之心。況又保護其眷屬。豈有不知感恩者乎。故收復城池。打破營壘之際。倘若捉獲婦女小孩。須要保存。以待他日領取。不可聽兵丁任意污辱。或殘殺之。或賞賜與兵丁爲家室。從前天朝也曾立此等制度。原是一片好意。但是辦理不善。遂致有頭無尾。中堂等倘能遴選誠實可靠之人。管理此事。仁聲一播。彼等反抗之人。自然感恩戴德。誠心屈服。此事並不難爲。只消立法嚴整。防兵丁擾亂而已。第九是投降的兵丁等。給資送他回籍。他們都是爲着飢寒。希圖取得富貴。如今曉得江山打不成了。便有無家可歸之痛。不然橫着念頭。散了出去。猶作打劫的生涯。如是則天朝雖已打破。百姓尙無安樂度歲之望。將來各處緝捕盜賊。此輩也成勦敵了。我意不如及今一勞永逸。凡是繳過軍器的人。量他可用的。編入防兵兵籍。若是沒用。便給發川資。遣人沿途照料。送他回籍安插。此等差使。却也要誠實可靠的人。免得半途走漏貽誤。仍是留

着禍根。此爲最要之一着。至於第十件之事。論理我不敢說。雖然今日我仍是天朝之大臣。本來自辦一死。中堂等信我爲人。宥我之死。許我自新。我也不甚固執。若其不信。我也不怨。所以我心中反無憂無懼。不妨直說。爲聖爲狂。聽憑中堂等評論可耳。爲何我要說此等話。只因這天朝與清朝對敵的一場大事。當初起時。在清朝主子原有些不是。試問他爲何用人顛倒。爲何使百姓饑寒無告。爲何偏心愛他的同族滿人。猶如我主晚年專愛同族一樣。所以天國不久敗亡。這不是清主也有些不是乎。如今上天保佑。天國敗亡。清國江山仍是鐵桶。豈不是萬幸的事。我聞古人當此滿足之時。非但不敢驕傲。正要反躬思過。才是道理。如今正可請清主下詔罪己。說得格外哀痛。如此不但天朝的人都感動反正。就是清朝百姓也愈加欽敬主子的仁心。中堂們深知古典。可不是禹湯罪己。是興王的氣象。

(十九) 天主之十誤

供狀又曰。天王因四王一心一德。本意要建國興邦。創成大業。不料既定天京以後。

便把大權盡托東王一人。東王的才能甚大。前此已經述明。但是權力太重。就生了野心。未免僭越位分。惹起衆人之不平。卒致身遭慘禍。此爭彼奪。殺人如麻。我主並不能立施決斷。靠着一個忠正之人。平定此罪。石翼王實是有才之人。我主竟看他不出。反而四顧無人。一事不辦。後來就用了婦人之見。專信同族親戚。安福二王。實無才能。我主以爲自己家裏人。總可信得過的。因此妨礙翼王的辦事。我主也不過問。那安福二王。恰是成事不足。敗事有餘。未及一月。已經鬧了許多笑柄。翼王反被押制出京。長征不反。自此以後。干王。邨王。小西王。相繼出世。小西王尤見信任。實皆無才無德之人。自從彼等執權。未嘗有一善政。但知貪賄妬忌。天朝大事。從此去矣。此爲天王之第一誤。天王自失東王北王之後。不知謀慮。不問政事。一味只知靠天。上帝教原是起兵時的第一着。但是既立江山之後。總有許多軍民制度。一切愛民的政治。天王迷信過深。竟謂天父天兄自能佑助。不必將政事辦好。可笑。安福王等不思開導。反多附和。從此天王實認天是真權。眞力。其他一事不管。後來人心也亂。

了糧食也盡了。還是只講大話。全靠天心。不挽回大局。直至殉國。只守此心。信道可謂極篤。然國破家亡者。皆此之由也。此是天王之第二誤。此第二誤實是第一誤之根。惟其信天。所以不能任人。故第二誤亦可謂之第一誤。既有此兩誤。於是諸誤相環而起。言之實可痛心。當時安福王既大壞朝事。又以爲不足。更用一小人蒙得恩。天王甚寵愛之。日夜講說天道。於實事絲毫無補。人心本來要想各散。後來因聞清營中凡捉着廣西人。謂之老賊。皆殺無赦。故不敢投降。我所以招降十要中。深爲清朝太息者也。此爲天王之第三誤。後來我力守浦口時。天王不知聽信何人之言。忽然疑我有投降清朝之意。天京中的命令。把我母妻子女押到對江。不準我人馬回京。前已述過。我此時有冤難伸。也不知何人忌我。後來始知是千王等作用。天王竟不審辨。此時清朝的軍正圍金陵。內外信息不通。漸致大局危急。此是天王之第四誤。當蘇杭既收之後。我第二次入京。察看京中情形。第一怕缺少米糧。故建衆王兄弟有銀必須買糧之議。天王大怒不從。責我怕死。又說天生真命主。不用兵而太平。

統一 氏帖 當自 上海 民我 抗干 民心 得礙 得手 一有 不許 國法

王等代理蘇杭事。不惜棄之。此是天王之第七誤。我到京內。見天京諸事顛倒。萬不能守。且此時蘇杭得手。何妨力挽東南。虛讓江左。意欲勸天王出京避難。且因京中糧食已盡。來源斷絕。不如就食他方。尚可再圖恢復。天王又大怒責我。說出許多天話。定不許我問此大計。願聽小西王等坐視滅亡。前已陳述。當時我雖留京度歲。日如坐針氈。此是天王之第八誤。當蘇杭告急時。我若早臨。必不致前功盡棄。乃天王聽信小西王輩之言。疑我自占去路。必要索我賄銀十萬。方準一行。後我苦不得銀。宛轉多日。方能湊足。主又限我下蘇杭。止多四十日。豈知此時已不及去。亦徒然。不過我心終未畢耳。此等機會。若非內有奸臣暗主。擊我之肘。決不至於坐失。此是天王之第九誤。自我見蘇杭之連失。又不得不速即回京。便再陳無兵無餉。不能坐守之說。天王仍是靠天說話。後來索性連日伏處深宮。不能見面了。城內一切巡查管理之權。皆在洪氏及幼西王之手。天王無食。乃至團百草爲甜露食之。我雖欲救盡飢民。終有力乏之一日。前般已經說明。我有好心。反爲安福王等指爲有心買服。

人民於洪氏不利。我便灰心住京中。不再出力求去。天王尙是一味信天。如印信文字。必稱天父天兄等事。又因城中乏食。不許男婦出城。尙聽奸人亂殺良民。因此漸逼漸緊。終至殉國。天京遂破。此是天王之第十誤。

劫後金陵之景象

同治三年歷元甲子。爵督曾滌生閣部。克復江甯省城。計賊踞金陵。已閱一紀。祠宇官署。盡爲所毀。惟貢院尙存。曾侯乃飭各營督弁修葺。不三月而工竣。奏請卽於是年十一月。舉行江南鄉試。時邑之赴試者。皆於十月中啓行。憶自滬至崑。炊烟縷縷。時起頽垣破屋中。而自崑至蘇。境轉荒落。金閶門外。瓦礫盈途。城內亦鮮完善。虎邱則一塔幸存。餘皆土阜。由是而無錫而常州而丹陽。蔓草荒烟。所在一律。其於宿莽中。時露磚牆一片。或於巨流內。橫豎亂石數堆者。皆賊謁負處也。兩岸見難孩數千。同聲乞食。爲慘然者久之。餘若奔牛呂城新豐諸鎮。向稱繁庶。今則一望平蕪。杳無人跡。偶見一二鄉人。類皆骨立聲嘶。奄奄垂斃。向之則云一村數百人。今什不存一。

矣。而又日不得食。夜不成眠。行將盡死耳。其言極慘。不忍卒聽。越日出月河關過江。浪駭濤奔。曾不改昔。而焦山山色蒼紫奪目。疎林中精藍燦然。風過時梵唄聲隱隱飄至。其所以不毀者。聞僧於賊會中有舊故耳。又見白塔孤立雲表。下無一樹一屋者。金山是也。倏過鎮江口。見傑閣飛空。崇樓壓水。則爲洋人互市處。泊至燕子磯。雖茅屋參差。稍有市集。亦僅數十家而已。江甯城濠兩岸鉛丸累累。沙中白骨縱橫。想見歷年戰鬪之苦。城較舊時高數尺。轟塌處亦已修整。入旱西門。經制府署。訝其式不類衙宇。蓋即僞西王府也。城中房屋惟西南尙稱完善。然亦十去四五。東北則一覽無餘矣。偶出聚寶門。見山石高聳處有營四五座。詢之居人。知卽雨花臺。竟不復識其路徑。所惜者報恩寺塔。千古壯觀。亦歸烏有。而秦淮水遏不流。岸曲阿房盡成灰燼。憶當年珠簾翠幙。鳳管鸞簫。不知玉碎花摧時作何光景也。皇城舊址蹂躪尤深。行四五里。不見一人。亦無一屋。人言賊到處。加飛蝗食禾。疾風掃葉。頃刻都盡。不信然歟。計闔城賊館不下千餘處。曰僞府。則有轅門二。大門三。高可數丈。門內牆壁。

皆綵畫鳥獸。後有堂室園囿。多至數百。少亦百餘間。若偽衙。則擇民居之高大者。加以綵畫。其餘或用紅箋作聯。或以黃紙寫硃字。徧貼大門。以爲觀美。偽幼東王府園。入門有亭。亭畔有花椒二株。蔭可半畝。圓實蕃衍。馨紅可人。自亭而北。疊石爲山。綿延不斷。衆山之麓。清池繞焉。今已枯骨滿中。不堪逼視。池後有樓。危峙天半。因亂石阻路。不能上。亦不欲上也。洪王僞府。以前制軍署爲之。在城北。壯麗勝他處。大門額曰榮光門。二門曰聖天門。皆以真神冠之。兩傍有柵。柵內橫匾數方。皆僞僚所贊頌。左右有亭。高出牆外。覆以琉璃瓦。二門內僞朝房。東西各數十間。西有一井。以五色石作欄。上鑄雙龍。石質人工。俱極堅緻。似非近時物。僞殿前牌坊一座。上下皆雕龍紋。飾以金彩。僞殿尤高廣。樑棟俱塗赤金。文以龍鳳。光耀射目。四壁綵畫龍虎獅象。僞殿之東。有牆一圍。鑿池於中。池方廣各數十丈。池心以青石砌成一船。長約十餘丈。廣五六丈。艙面已毀壞。北岸又有半亭。高僅數尺。式如字藏。中空無物。詢之士人。言洪屍自船掘出。亭則設以供位者。攷洪王崇信邪教。死不設位。曾侯奏稿。祇言得

屍僞宮。並無石船字樣。土人之說。母乃傳疑。至僞殿後一片瓦礫。牘有敗屋危牆。皆搖搖欲墜。遂不徧歷其境。其餘僞府尙多。或作官署。或屯兵勇。俱不得入也。若向來名勝。已俱蕩焉無復存矣。可慨也夫。

金陵問答篇

思邈主人金陵問答一篇云。密默子薄游金陵。有逆旅主人過而言曰。自昭代龍興。我江南沐浴生息。晏然不見兵革者二百有餘載。劇寇壓境。三辰失序。金陵遂淪爲異域。令東南行省。甲兵財賦。將才物力之盛。誓師城下。喪敗相繼。蠢爾么麼。駸駸坐大。煩兩朝之宵旰。竭生靈之膏血。自癸丑迄甲子。十有二年而始復。其失也若隕籜之易得也。比摧山之艱。天不降康。民其何罪。吾子積勞兵間。熟悉情狀。其能以金陵已事諭予乎。密默子曰。不知而言。不智。知而不言。不忠。賊萌芽乎金田。咆哮乎永安。跳盪乎長沙。橫決乎江漢。其間命將出師。兵事連歲不解。功罪之迹。利鈍之機。傳聞異詞。請從蓋闕。泊乎棄武昌。躡彭澤。掠皖城。趨采石。舳艫千里。直指石頭。如飛蝗蔽

天莫敢仰視。猛獸出柙。市廛盡空。夫以江南惰窳偷玩之俗。脆薄柔靡之民。倉卒遇敵。應時崩摧。勝敗之故。無待蓍龜矣。蓋賊之覬金陵。非一朝取之以積威。而據之以全力。蹂京口。掠廣陵。瞰中原。窺半壁。天贊廟算。先機謀帥。琦文勤刊上之捷。向忠武鍾山之師。夾江而陣。控扼南北。賊自是不敢過蘇常高寶一步。吳越生民。驚魂復定者。又七八年。然金陵依山阻江。城高廣甲天下。賊渠楊秀清。以梟桀之姿。擁百萬之衆。據形勝之地。我兵初至。士氣單弱。中旨敦迫。嚴責師期。堅城在。前。芒刃久頓。賊得以其隙。憑陵楚皖。橫溢江淮。羽翼四張。爪牙森布。雖朝命重臣。分路致討。而往來有牽綴之懼。彼此無聯屬之權。吟域既分。事機屢舛。迨庚申辛酉間。官兵撓敗。江浙沈淪。賊意驕氣盈。酣豢淫縱。無復鬪志。猾虜之貫已盈。元元之禍應革。沖聖當陽。疇咨方召。東南再造。悉畀元臣。於是乘建瓴之勢。鼓行而東。盪滌江滸。直擣腹心。而金陵始復爲我有。傳曰。多難興邦。殷憂啟聖。又曰。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何其盛哉。主人曰。寇之顛末。旣聞命矣。抑吾聞之。向公嘯暗宿將。和公亦身負重名。手握牙璋。與

行天罰。慨然各以平賊自任。而乃百計仰攻。僥得僥失。卒以囊底之智。受困潢池。覆轍相尋。其故安在。密默子曰。向公受任危難之際。奉命顛蹶之餘。方其下潯陽。趨建業。裹創疾馳。倍道追躡。始至江南。兵不滿萬。累戰累捷。拔鍾山而守之。未幾。賊由浦口分道北犯。浦東皖南。後先告警。羽書日數至。璽書譙讓。趣令濟師。良將勁兵。分援南北。無虛日。丙辰春夏。揚鎮兩軍。相繼覆敗。賊竿涌不可遏。孤軍中懸。肘腋單露。不能不左次以避其鋒。然且與疾視師。屏蔽南服。帳中符印。付託得人。而公亦從此逝矣。兵法云。搗瑕則堅者破。又曰。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和公初克潤城。氣吞江表。大建旗鼓。會於金陵。時我師在城下者。裁五六萬。而沿江數千里。賊蹤延蔓。幾十倍其數。首尾銜貫。隱然敵國。爲和計者。連衡湘楚。力爭上游。芟薶羣凶。迎刃斯解。是爲上策。重兵扼徽甯。奇兵拔采石。水陸列戍。蹙賊使東。是爲中策。全軍孤注。併力攻堅。外撲內衝。冀博一當。是爲下策。且夫古名將之用兵也。淬厲其志氣。而勞苦其筋力。內形既充。百用不賴。而乃開塹築圍。星羅棋置。連營列柵。二百有餘里。備多則力單。成久

則師老。器施敝而無用。士醉飽而就嬉。當事者且謂擣穴擒渠。功在眉睫。人人有裂土拜爵之想。而不知李秀成輩。方日夜磨聚。謀所以覆其局也。執偏隅而昧全圖。狃近功而忘遠畧。價車負乘。又何責焉。主人曰。向公初薨。張高要名震天下。厥後庚申之蹶。論者謂高要督師。必不至此。然則和張之優劣。可得聞歟。密默子曰。和公之初至江南也。高要已被總統之命。金陵將卒。皆其心膂。奉號令惟謹。和公深沈而機警。知三軍皆爲彼用。且高要方膺殊寵。負中外重望。遂一切委任之。推賢讓能。歡洽無間。高要忠勇善戰。輕財養死士。兩軍相角。當幾制勝。一時罕有其儔。至於長駕遠馭。深心大用。審緩急之序。而決成敗之幾。則兩公皆不能無憾。主人曰。吾聞庚申之變。和公擁饒數十萬。將士饑疲解體。東南半壁。遂以不支。信乎密默子曰。和公天姿刻深。自奉儉約。無聲色裘馬之嗜。甫拜命渡江。與制府約。將帥主兵事。地方籌軍實。覈計水陸軍需。月五十萬金。糧臺籍其數。上之督府。督府以授藩司覆核。輦金常州。依時散放。各營弁目。至丹陽關領。而行間實不名一錢。以若所聞。督師果擁厚貲。則當

賊勢披猖。饒道中絕。懸金募士。何敵不摧。又安主徒手叫呼。上下坐困。而卒爲悍賊乘哉。史公曰。要之死後。然後是非乃定。夫受鉞登壇。膺丈人長子之任。喪師失律。何所逃罪。乃悠悠之口。騰播無稽。一倡百和。幾成冤獄。嗚呼。亦可哀也已。主人唯唯。遂撫問答之語。綴爲是篇。按此作叙事詳核。立論亦平允不偏。錄之以補官書編纂之所未及。以備他時史乘功罪之所攸歸。

安徽失陷之原因

金陵之失。祁文端詩歸獄沔陽。可謂允矣。山陽魯一同通甫類稿。安徽巡撫蔣公神道碑。復述安徽失陷之詳。碑云。當日陷敗。由於壽春鎮之去。自古以孤城當賊衝。未有不爲犄角之勢。而能禦敵者。壽春鎮公之手足。而皖省之肢體也。陸制府旣奪公之手足。而斷皖省之肢體矣。易之以江南新兵二千。駐之城外。二千人皆客兵。王鵬飛又客將。其心已與撫標不一。彼見制府統大衆趨上游。耳目聲息。皆視上游爲進退。制府走則二千人之心去。二千人去。則守城數千之兵。與城中數萬之衆之心俱

去。雖有孫吳之法。墨翟之守。不能善其後矣。藉令制府奏調之日。公上疏力爭。以本鎮不可調。新兵客將不足恃。賊至猶可一戰。乃公舊爲制府屬吏。而制府矜而徧人。也。而朝廷新向用。制府知恩鎮之能。便於自助。而不恤其他。恩鎮有治軍之長。用違其方。而卒見枉害。公有深遠之慮。抑於統帥。孤立無援。而全局去矣。又曰。賊入湖南。公奏言。安省庫帑無餘。請將司庫續收地丁契雜蕪鳳兩關徵存。一併存留。以備軍需。制府以爲迹涉張皇。漸生異議。又奏調江蘇兵三千。制府以江蘇重地。靳不與。已而制府督師至皖城。公戎服出見。乞海防之舳板船。陽許之。又不與。又曰。三年正月。賊陷武昌而東出。與官軍遇於九江。賊綜蔽江。建瀛大懼。壽春鎮恩長敗沒。益惶惑。不知爲計。遽登輕舟東走。順流達皖城。遣人報曰。賊衆不可當。制府歸守江東。已過矣。沿江守兵遂散。賊大至。公知事不可爲。草遺疏向關叩頭。吞金不死。息僅屬爲家人縛入肩輿。遇賊被害。通甫所述較文端詩尤詳。一夫輕退。而兩藩陸沈。沔陽洵死有餘辜矣。竊以蔣公之抑於統帥。孤立無援。碑文誠非曲護。然公自本藩開府。經營

累年巡撫爲古連帥節度。蘇皖中隔大江。不得以祁方伯之同城僚屬相例。當全楚騷動之時。不能博訪賢才。收羅名將。簡軍儲饌。固我疆圉。而僅倚一壽春鎮爲長城。比狂寇突來。又不聞有晝江一旅之師。嬰城一日之守。蒼黃引決。禍及東南。公在九原。當亦耿耿有遺憾。特其心可原耳。公名文慶。漢軍人。追謚忠愍。

洪大全詞

髮逆洪大全。湖南人。少時穎悟異常。兒年十三。卽能默誦十三經。尤工詩詞。屢試不售。憤而降賊。其就擒也。自題小詞曰。一事無成人漸老。壯懷要問秋風。六韜三略總成空。哥哥行不得。淚灑杜鵑紅。好事者錄而傳之。噫。有才如此。竟罹國法。世之恃才妄作者。可不知其所戒哉。

李秀成感事詩

李秀成亦工翰墨。喜親文士。據蘇州後。常月夜泛舟虎邱。引杯覓句。金陵被圍已久。李恒西望咨嗟。憂形於色。或有勸進者。則怫然拒之。有感事詩兩律云。舉觴對客且

揮毫。逐鹿中原亦自豪。湖上月明青箬笠。帳中霜冷赫連刀。英雄自古披肝膽。志士何嘗惜羽毛。我欲乘風歸去也。卿雲橫亘斗牛高。鼙鼓軒軒動未休。關心楚尾與吳頭。豈知劍氣升騰後。猶是胡塵擾攘秋。萬里江山多築壘。百年身世獨登樓。匹夫自有興亡責。肯把功名付水流。其睥睨一切之氣象。真不讓翼王答曾文正四律也。

陸建瀛爲第一罪魁

咸豐三年金陵失守。中外輿論咸歸咎制府陸建瀛之愆事。蓋萬口一詞矣。時祁文端公弟文節公幼章方伯以守城悲憤歐血殞命。文端哭弟詩云。巖巖制府公。抵掌運才智。提兵扼九江。庫藏悉羅致。神礮五百餘。盡數充武備。原注上海購礮六百尊。僅以四十尊留備守城。京帑六十萬。併取母遺置。原注部議三十萬給軍三遺之以危城。置之於死地。又云。疆帥控上游。初議豈不壯。舳艫亘千里。江皖賴保障。前矛甫遇賊。一戰總戎喪。翩然乃退飛。踉蹌棄兵仗。匿迹歸白門。吾民復奚望。城中千萬戶。湍決各奔放。大府方閉閣。猜嫌仍未忘。又云。追思憤事繇。後儒而前亢。若使謀乃進。據險審所當。縱退時猶

紆援軍勢可仰。原注時向軍門自湖北巖城民氣固。內外力足抗。原注弟借帑各關密民不驚。徙若前軍。徐退小孤。東西梁山。此錯竟誰鑄。此災實無妄。讀公此詩。可見重險不徹。則向軍援至。勝負未可量也。制府之貽誤大局。實軍興第一罪魁。嗣以辭蒞黃巾。身膏亂刃。顯皇帝憫其一死。卽亦不復追咎封疆。此正聖朝體卹之深心。包涵之大量。竊謂鄭祖琛何桂清輩。本以試帖楷書進身。駸昧空疏。游膺節鉞。猝罹禍變。顛蹶何奇。沔陽制府平日賓禮賢士。拏究儒書。迹所施爲。尙不肯自居庸懦。不意臨變失措。頓喪生平。以致東南門戶。江皖藩籬。盡壞於九江之一著。較張浚符離之敗。房琯陳陶之潰。殆有過之。士大夫與人家國。謀人軍師。顧可不自審量。貿然一出與。

金陵雜述詩

衰頽休笑老。蟻翁歲晏猶能意氣雄。風雪一天山兩岸。高吟直送大江東。
鄂州試上火輪船。震耳風濤廢食眠。兩晝一宵飛似馬。船名飛似海馬中關欣遇酒如泉。十二
六日晨抵中關。至張仙舫處與同船。
朱樂賢吳芷生朱子典一醉解寒。

訪古到江南。聞說天留妙相庵。秋海棠空僧去盡。池亭非復舊精藍。妙相庵秋海棠壁最

勝今壁已毀餘象亦非查聞賊改爲御花園也

當年兩叟重儒林。講藝鍾山與惜陰。橫舍荒餘無寸甃。回思緒論愴人琴。王寅居此與潘少白

胡竹邨兩先生譚藝最密

夫子宮牆無處攀。秦淮仍作泮池環。何年禮殿重修復。兩廡頽垣夕照殷。文廟僅餘兩廡紅牆

半壁

先除兩害力能殲。竟肯低心事畢佔。想見讀書據危石。摩挲時上虎頭巖。周孝侯遺書臺遺迹

在虎頭巖左

沿河不見柳絲搖。步雨青谿長板橋。丁字簾前猶仿佛。更誰閒話到南朝。秦淮河惟長板橋尙

在

屹立鍾山閱廢興。鷄鳴古埭亦崢嶸。全荒十大功臣廟。未敢摧夷到孝陵。登鷄鳴山

閒居好事鄴園汪。葱草春深處處香。纖腕妙題餘駐鶴。於今亂石不成行。鄴園石峯上刻頗橫

波駐鶴兩大
字不可復見

乾嘉風雅萃隨園。詩畫淋漓紫雪軒。遺冢荒涼無可覓。倉山何處託吟魂。

昔至紫雪軒詩畫尚

滿壁今並遺
冢無人識

雨夜談詩邢醴泉。後交令子得姻連。慘聞父女全忠孝。舊地重經一泫然。

余初識邢醴翁後交

子尹以女妻吾六姪杭州再陷父
女皆自盡舊地重經簡齋聯語

名園無處問隨邢。十里烟蕪草不春。步上清涼山上去。歸然留得翠微亭。

清涼山上翠微亭如

昔

貞白燒丹有舊邱。張郎觴詠劇風流。三間柏木廳猶在。可惜藏書轉角樓。

陶谷主人張汲齋藏

書甚富今餘
柏木廳址

縱觀金石墨緣堂。大隱歸來雨夢涼。曾爲牡丹花一醉。更無人識晚香莊。

蔡友石丈晚香莊昔

年牡丹最盛有
墨緣堂石刻

萬竹園中萬鷺鷥。翩然飛向海天涯。它年城郭如重到。剩有泔泔水一池。

鄧家萬竹園鷺鷥聚

焉昔子久中丞在家余
聞日必携兒孫來慰

瓦礫叢中仄徑攢芒鞋半日已摧殘心憐廢井頽垣裏多少陳人骨未寒西園鳳皇臺一帶殘
毀最甚

釣魚臺畔舊行窩剝下怡怡共歡歌二十三年揮手隔且沿池水盼庭柯壬寅春夏

愚兩弟奉母居釣魚臺行館大
孫招生今屋宇一新園景未改

衙門倉庫總成泥街巷留名問尙迷無數列王都建府入城官吏得鷄栖賊臣多封

員皆以僞
府爲衙署

南樓高矗入雲霞四面江山壯觀誇俛瞰一城空壯闊炊煙濃處幾人家南門城樓

六代流風到有朋欲憑佛力鞏皇京報恩寺煢成焦土畢竟堅牢是石城報恩寺

可歎么臂太味機負嵎何計避霆威十年壯麗天王府化作荒莊野鴿飛偽天王府

多鵲極

向帥遲回孝陵衛。曾公徑逼雨花臺。從知膽畧殊高下。坐看堅城力戰開。沅陽中丞直逼雨花臺。人人危之。竟以成此大功。豈不偉哉。

城上神威礮萬斤。枉資劇寇挫吾軍。後來地道終殲賊。智勇深沈第一勳。南門樓上威將軍礮。

潛制龍驤許誰知。制勝從來貴出奇。一體軍民呼九帥。元侯兄寫紀功碑。沅陽行九帥駐軍南門外。雨花臺乃由東北龍驤子挖地道入。破賊開。相爲紀。大略刻石。

銳師颺發起潭州。提挈羣才忠勇謀。郭李范韓難比並。固應拜相更封侯。湖南湖北江蘇次第克復。實滋生節相之全功也。

爵督來敷有腳春。直從草昧出經綸。金陵王氣今銷盡。爲掃繁華返樸醇。中丞成功後。卽乞假歸湘。濂侯來辦善後。庶事草創。力任艱鉅。

風雪爭將健筆降。沈沈鎖院靜無塵。武功初奏文場啓。士氣歡騰上下江。江南鄉試舉行。距克復僅四閱月。可云奇快。今將放榜矣。

相公懷抱海天寬。節院論文靜不寒。席帽聯翩羣彥集。一時舊雨接新歡。連次招飲坐客莫子

偃程穎之汪梅邨歐陽小岑李申夫李梅生皆吾寒峻舊交也

四十年前歷下談。江南薊北酒懷酣。分襟灤社才如昨。雪夜江南話濟南。彭雲渭邀佳朱履巷

海內談碑幾舊交。不堪兵火卷蓬茅。半椽樓屋塵囂裏。古意槃園寄小巢。楊石卿寓采霞街一

一小樓携帖畫盈篋

僞府俄成攷古廬。胸胸耆碩共稽居。謂宜刊罷船山集。徧梓人間有用書。僞恭王府今爲書局

規刻王船山遺書歐陽小岑程穎之楊見山湯衣谷汪梅邨莫子偃皆在局中

連晨策騎似追逋。鄧魏劉黃喜導吾。萬竹園家好昆季。地形游事合成圖。自二十八

日出游有魏環仲劉開生鄧季雨黃禮吾相陪始能識途季雨莊城郭形勢鉅仙畫游迹合成圖卷

勝賞難忘琴隱園。水光竹色照庭軒。高門奕世傳忠烈。可有遺孤一脈存。湯雨生一

古餘張子舊庭階。瑜珥瑤環韻自佳。楠架遺書多易米。墨緣猶喜在吾齋。每到張家書聲滿耳

時家已零落。余得其金石文字數種。

密竹林中叩五松。淵如祠宇渺無蹤。平章書目兼碑記。名論猶思陳雪峯。孫氏祠堂已毀。昔陳

雪峯評淵如收藏各書帖甚辨。

略有園亭經草蕪。石安好古不嫌麤。嬾尋萬竹堂遺址。金石詩編稿在無。甘石安輯金石詩編

余爲作叙其園屋久毀。

神識碑經野火芟。蕭梁雙碣峙題銜。甌椎此日眞閒却。唐迹裴胡足解饑。蕭梁兩人額今無人

知者裴抗書白鹿泉碑。胡證書狄梁公碑。從莫子德借看。皆昔所未見。

廢壘臺城尙未磨。登臨北望止烟波。太平門外無人迹。元武湖中鬼火多。

貧士偏耽古籍儲。楊張里巷已邱墟。梅邨幸有歸來日。閩井浮湛老箸書。楊雅輪久逝。張容園

近亦作古。汪梅邨客鄢歸。余昔年訪之。余卷其門聯云。庸保雜作閩井浮湛。

烟水荒寒不可收。昔年曾作冶春游。湖山自有佳時節。兒女寬心且莫愁。昨至莫愁始至莫愁

湖但見水光一片。

吳家楨金陵紀事雜詠

金陵自古帝王州。虎踞龍蟠擁上游。二百年來逢浩劫。秦淮鳴咽水東流。明末時清兵南下明

六朝都會舊陪京。半壁江山幾戰爭。猶憶當年郎制府。曾將一戰保危城。順治辛丑

江寧被圍危甚總督郎廷佐一戰破之

三載掄才鎖院開。門前僞示忽飛來。七千里外藏奸細。堪笑諸公夢未回。壬子鄉試時貢院門

首偏貼僞示地方官並不查究

雞鳴十廟建前朝。法象金容簇絳霄。忽現低眉菩薩像。頓將雙眼失中宵。賊未到時雞鳴山各

廟神像眼俱挖去皆奸細所爲

開府東南擁重兵。書生萬里作長城。陸機竟有河橋敗。辜負封疆廿載名。總督陸建

疆素負能名江寧失守實尸其咎

犀甲樓船氣概雄。牙旗斜颭半江風。六壬神課燈前卜。自詡周郎赤壁功。陸素善六壬占得吉

必勝特

扁舟黑夜到龍關。千里長江一夕還。飛渡中流天險失。青旗已過小孤山。陸敗後小舟逃回賊

兵從後追趕前隊俱用青旗

忠孝傳家世共知。誰云難弟竟難爲。劇憐羊侃身亡日。正是臺城急難時。邨方伯係壽陽相國

胞弟憤鬱積勞吐血而死

十二重門晝不開。驚人突起地中雷。校場戰敗青州卒。已見西城鐵騎來。賊用地雷攻城滿營

兵與青州兵爭門賊遂乘虛從西門扒城入

誰肯城亡亦與亡。甘心一死是劉郎。睢陽厲鬼常山舌。覓得頭顱骨亦香。上元令劉公冠纓罵

賊被害其僕竊取顱骨逃去

登陴健婦竟成羣。矢死同仇禦賊氛。懸首城闔生氣凜。路人猶識故將軍。賊攻滿城婦女俱上

城守禦將軍被害兩目怒視顏色如生

條眼街頭盡白旗。北門傳說閉門遲。網開一面人爭避。黃口紅顏泣路歧。城破後街巷徧插白

旗各城門俱有偽官禁止出入。惟北門賊首鍾力禮許百姓出城逃避。出者數千人。婦稚擁擠致斃者無數。

挨戶傳催進貢單。約期三日一齊完。那知刮盡金銀後。依舊沿門不放寬。賊假稱進

免搶掠民爭先饋送。後仍逐家抄擄。

高臺百尺入青雲。天父傳言下界聞。第一惑人藏幻術。陰晴三日預先分。賊中偵令

傳語陰晴三日。前能預知以此惑人。

棘闌先設女科場。女狀元稱傳善祥。堪惜揚州朱九妹。含冤六月竟飛霜。賊將女館

子考試。取傳善祥爲第一。喚入偽府。令司批答。揚州人朱九妹亦工書算。謀用毒鴆暗殺。楊逆未成。被殺極慘。

銅鉦列隊等雷轟。五色雲幡擁繡龍。廿六輿夫飄翠尾。一雙童子擊金鐘。楊逆隨從

繡十餘對。五色繡龍長數十丈。輿夫三十六人。俱戴花翎。美童二人在輿前打小鐘。以記里數。旗幡簇擁如雲。

綠旗黃纓女元戎。珠帽盤龍結束工。八百女兵都赤脚。蠻靴紫袴走如風。女賊蕭三

帥有女兵八百人。或云實係戲旦。假裝以惑人者。其兵亦男女參半。

傳期拜上聽宣揚。黃紙簽名寫綠章。男女分班齊下跪。火華爲父水爲娘。每逢七日

稱爲拜上有火父水
娘魂得昇天之咒

高堂午夜沸笙歌。紅粉兩行列綺羅。彈到琵琶合手調。男伶不敵女伶多。賊每夜宴男伶女樂

分列兩隊對彈琵琶以爲行樂

六軍女館重關防。廿五嬌娃聚一房。輪盼今宵逢月建。滿城飛遍野鴛鴦。每女館住二十五人

有大足廣婆看守每日給米四兩犯奸者立死逢月晦日賊衆各取一人任其奸宿

誰使雄飛竟伏雌。難分撲朔與迷離。血光湧處刀光燦。重到轉輪殿上時。賊取幼童十二三歲

以上者六千餘人盡行閹割連宵囊剝去得活者僅七百餘人

么鳳香塵步步蓮。研羅雙幅繡行纏。如鈎新月纖纖樣。縱不淩波亦可憐。閹割幼童姿色粗笨

者俱令服役名爲打扇端麗者悉行裹足有一童子不肯卽斬足示衆

幻緣忽現女人身。鸞鏡蛾眉赧效顰。躑躅街前分隊立。黃羅帕子素羅巾。裹足幼童俱作女裝

楊逆先行挑選合意給黃羅手帕剩下者給素羅手帕分賞羣賊蓄爲男妾丞相以上多者十餘人

十丈氍毹貼地黃。烟噴貌鼎夜焚香。霞觴競獻屠蘇酒。萬朵紅雲忽吐光。楊逆令黃

綴地衣除夕張燈開宴宮中墮一火毬如
斗雲時烟能匹起僞造宮殿悉成灰燼

糕菓攢成百壽形。衙前新選女娉婷。今朝誕日開筵宴。競把黃金鑄壽星。李逆生日女館送禮

俱用米糕做成百壽圖。式僞丞相蒙得天送美女六。人各僞侯俱送金壽星僞指揮以下俱送銀壽星

銅駝石馬列宮庭。小樹迴環勢建瓴。欲奏通天臺下表。遺臣無處哭冬青。明祖孝陵殿樹木焚燬殆盡

鬼燐如火滿山紅。十里松楸盡故宮。白骨千家同日燼。冤魂夜夜泣秋風。城外塚墓盡遭發掘

斷取棺木製造戰具

前朝古刹號承恩。龍象莊嚴舊跡存。一夜罡風吹劫火。風流剩有小桃園。賊衆焚燒承恩寺附

近道院小桃園獨存其

中道士俱年輕貌美

銅殿巍峨二丈餘。頒來內府想當初。九蓮菩薩陳娘造。一縷青烟返太虛。銅殿一哩高殿均二

丈數尺明內府鑄造賊衆鎔化作砲中有九蓮菩薩像背鐫陳娘娘造字樣下爐時化作青烟冲天而起

丁字簾前舊板橋。紅樓兩岸夜吹簫。合歡杯酌鴆媒酒。知是魂消怨也消。秦淮妓女王憶香用

毒酒藥死僞
都督施姓

紅顏亦肯矢孤忠。易水蕭蕭烈士風。百尺高竿懸掛處。天燈光燭滿城紅。金陵李姓女用寸許

小刀藏在髮內刺傷楊逆左肩被剝皮懸在高竿上縱火焚燒名為點天燈自後楊逆奸淫婦女先令裸體散髮而入

連朝跣足走長街。昨日新穿厚底鞋。更羨紅靴新樣好。何年旅帥進官階。廣西老賊多赤足破

城後爭穿鞋襪以厚底為尙僞旅帥以上俱穿紅靴

參苓逐戶遍搜求。纔進刀圭疾已瘳。朗豁雙眸雲翳淨。奇珍新賜補天侯。楊逆就色臥病有醫

人尹姓用藥調治又患日疾復薦一僧人醫愈僞封補天侯將東水關于姓房屋給之賞賜甚厚

珠冠十二女傳宣。拋却鸞釵與翠鈿。從此不知丞相貴。隨班聽鼓候門前。楊逆僞府前有女傳

宣十二名均朱冠黃風帽僞丞相以下進見俱由傳宣通報

滿街傳箭掩雙扉。新令齊穿聖庫衣。藍印換來紅印繳。憑教牌尾去如飛。賊因男館內暗通官

兵令在衣上添寫聖庫勝兵等字又加用藍印以作暗記將丁男編入牌內其老幼附入牌尾者令出城自去

撼山難撼岳家軍。少保先聲遠近聞。如此書生當大任。定看麟閣奏奇勲。胡宮保以翰苑起家

在楚北殺賊威聲大振賊恐其泛上游直下甚爲驚懼

將星耿耿燭天南。一月居然奏捷三。諸將竟甘巾幘辱。世間到底有奇男。向星使勦賊連獲大勝賊餘頓衰

辜負胸中百萬兵。彼蒼未必願承平。天津橋上逢裴度。莫笑龍鍾事竟成。陳生張繼庚等糾合同志向官兵約日獻城已爲內應不成而死

一葉扁舟渡石頭。常州行過又蘇州。大江東去銅琶唱。難洗胸中萬斛愁。予當時逃出城後附舟過蘇常遂至滬濱賃屋以居

飄泊天涯歲月催。敝廬已付劫餘灰。挑燈夜讀蘭成賦。說到江南劇可哀。

詠女館

洪秀全陷金陵時。於秦淮間立有女館。令人自擇配。有女官媒以司其事。止許月晦同宿。餘日不得犯。上元吳家楨詩云。六軍女館重閑防。廿五嬌娃聚一房。輪盼今宵逢月建。滿城飛遍野鴛鴦。蓋咏其事也。

曾文正興復秦淮

粵匪亂後。江甯省城荒廢。秦淮一水。無復簫鼓畫船之盛。曾文正亟命興之。以規復昇平氣象。後其弟國荃繼任爲兩江總督。下禁娼之令。全椒薛慰農先生時雨寄以詩云。六朝金粉久荒涼。纔有生機上綠楊。修到秦淮風月長。豈宜飛牒捉鴛鴦。曾見之一笑而罷。

楊秀才歌

楊秀清。本諸生也。蹂躪東南數省。十餘年。卒爲曾左諸公所滅。某作楊秀才歌。秀才造反真怪事。投書忽起窺神器。天鍾戾氣金田村。何物仙人太遊戲。某也當爲王。某也當爲帝。某也大將才。某也宰相位。他筆一。一。分位置。黃旗一舉驚天地。一戰吳楚破。再戰江皖棄。乾坤反掌祇尋常。眞人重瞳殊自異。那知鐵騎從天來。如貓攪鼠鷹搏雉。井底蛙跳空自尊。箝中狐鳴何足恃。始歎作賊固自難。不如學作時文易。寄語人間諸秀才。總須安守頭巾氣。結句殊堪發噱也。

王魯生

王魯生先生名復常熟人。善墨梅。詩學清贍。當麟公見亭督南河。雅尙文藝。先生名重公卿間。世傳闌中題壁句云。薄采慈姑償夙願。濃煎益母慰相思。臨行互翦羅衫袖。珍重嘸痕好護持。先生作也。及客贛署。年已五十餘。而談論風生。意趣瀟灑。如故。粵賊之變。先生有江干紀事詩。錄其六云。大將旌旗度嶺頭。五溪毒霧點鸞愁。人過峴首思羊祜。賊喜祁山失武侯。篝火頻聞狐語幻。兵符旋屬虎牙收。更誰解佩元戎印。天意干戈未肯休。千里狼烽一一升。臺城空率健兒憑。劫深仙佛靈難救。山礫金銀氣不騰。戰艦連檣通北固。援兵無路隔西陵。艱難獨有諸軍帥。若覓輕舟載庾冰。萬衆環城似守株。桓桓使相握兵符。雕鏤器皿供行帳。絡繹珍羞學御廚。箋奏漫陳淝水捷。詔書空發羽林孤。丹青他日麒麟閣。添寫行軍富貴圖。潰圍萬衆忽縱橫。對簿俄看忤貴臣。豈爲償軍誅馬謖。似聞歸罪殺袁真。淒涼鞍馬分諸將。寥落殘兵聚海濱。不死沙場死廷尉。英雄千古恨難伸。瘡痍餘生拜馬頭。遺民流落古揚州。水邊

林木營巢燕。望裏烽烟喘月牛。半夜淒風哭新鬼。一城焦土換紅樓。追窮莫泥孫吳戒。瓜步城宜力戰收。岸虎何如水上龍。廉頗老去倦彎弓。推心幸得降人力。持重難收盡敵功。諸將兒嬉同霸上。三軍喜氣雜桑中。行間特拔君恩渥。珍重威名慎始終。又觸藩祇計成禽易。出柙誰知制虎難。官騎甘甯能卻敵。三登董父更翻城。皆一時實錄也。先是廣西獨秀峰有題壁三十首。遜此遠矣。

浙江亂後樂府

浙江自庚申辛酉遭賊竄陷。經左宗棠轉戰數年。至甲子歲始行戡定。百姓辛苦流離。爲賊匪所殺。爲飢寒所殺。爲疾疫所殺者。不知凡幾。哀我人斯。將無子遺矣。幸爵相入浙。創立軍府時。卽首爲賑濟。加意撫綏。出水火而登衽席。殘民始有更生之慶。蔣鄴泉中丞佐之興利除弊。各事極意講求。馬端敏公繼之。勞來安集。以養以教。民乃得鵜其居。浙之得以熙熙攘攘。漸臻富庶者。三公之力也。然當賊氛甫息之時。凋敝之情形。流亡之困厄。鐵人見之。亦不免下淚。當時某君有聞見篇四章。古音古節。

真不減杜老之哀。江頭諸作。因備錄之。俾吾浙人無忘在莒時也。豬換婦。朝作牧豬奴。暮作牧豬奴。冀得牧豬婦。販豬過桐廬。睦州婦人賤於肉。一婦價廉一斗粟。牧豬奴牽豬入市廛。一豬賣錢十餘千。將豬賣錢錢買婦。中婦少婦載滿船。蓬頭垢面清淚漣。我聞此語生長吁。就中亦有千金軀。嗟哉婦人豬不如。屋劈柴屋劈柴。一斧一酸辛。昔爲棟與梁。今成樵與薪。市兒詆價苦不就。行行繞遍江之濱。江風射人天作雪。飢腹雷鳴皮肉裂。江頭邏卒欺老人。奪柴炙火趨城闐。老人結舌不能語。逢人但道心中苦。明朝老人無處尋。茫茫一片江如銀。孃煮草。龍游城頭梟鳥哭。飛入尋常小家屋。攫食不得將攫人。黃面婦人抱兒伏。兒勿驚。孃打鳥。兒飢欲食。孃煮草。常食不食兒奈何。江皖居民食草多。兒不見。門前昨日方離離。今朝無復東風吹。兒思食稻與食肉。兒胡不生太平時。船養姑。月彎彎。動高柳。烏篷搖出桐江口。鄰舟有婦初駕船。亂頭粗服殊清妍。櫓聲時與歌聲連。月彎彎。照沙岸。明星耿耿夜將半。誰抱琵琶信手彈。三聲兩聲摧心肝。無窮幽怨江漫漫。或言婦本江山女。名隸烟花第一部。

頭亭巨艦屬官軍。兩妹亦被官軍擄。婦人無夫惟有姑。有夫陷賊音信無。富商貴冑聘不得。婦去姑老將安圖。嗚呼婦去姑老將安圖。婦人此義羞丈夫。

太平天國軼聞卷四終